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四冊目次

儼山外集四十卷（明）陸深撰　明嘉靖陸楫刻本	〇〇一
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明）胡應麟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吴勉學刻本（四庫進呈本）	二二三
鈍吟老人雜錄十卷（清）馮班撰　清康熙刻鈍吟全集本	六〇〇

儼山外集四十卷

（明）陸深撰

明嘉靖二十四年陸楫刻本

儼山外集三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之文，其子楫裒為一集。凡傳疑錄二卷、河汾燕閒錄二卷、春風堂隨筆一卷、知命錄一卷、金臺紀聞二卷、願豐堂漫書一卷、谿山餘話一卷、玉堂漫筆三卷、停驂錄一卷、續停驂錄三卷、豫章漫鈔四卷、中和堂隨筆二卷、史通會要三卷、春雨堂雜鈔一卷、同異鈔二卷、蜀都雜鈔一卷、古奇器錄一卷、書輯三卷。其中惟史通會要撮劉知幾之精華，櫽括排纂，別分門目，而採諸家之論以佐之，凡十有七篇，專為史學而作。同異錄為進御之本，採擇古人嘉言，撮其大略，分上下二篇，上曰典常，下曰論述，專為治法而作。古奇器錄皆述珍異。書輯皆論六書八法。其餘則皆訂證經典，綜述見聞，雜論事理。每一官一地，各為一集，部帙雖別，體例則一。雖閒言瑣語，錯出其間，而核其大致，則足資考證者多。在明人說部之中，猶為佳本。舊刻本四十卷，今惟汰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科場條貫、平北錄六種，別存其目，故所存惟三十四卷焉。

陸文裕公外集序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儼山先生外集者輯畧古義有傳疑錄在史館立義有史通會要以編脩官入試院有科場條貫書法造極三昧有書輯性嗜古有古奇器錄考求

聖祖刈夷之蹟及扈從

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錄及南巡北還日錄其寓游歷覽有淮封南遷日記有河汾燕閒知命停驂錄有蜀都豫章雜抄有金臺紀聞玉堂漫筆其燕私有春風中和堂隨筆願豐堂湯書春雨堂雜抄及谿山餘話又有同異錄蒙明格心之業是皆可以昭世軌歆人情名一家言也予究觀之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畧大昭時憲而細綜物曲蓋兼子史稗官之要而寓經世之畧古稱大雅博達誠何以加焉公平生無他好弄飲食政事之外必與翰札相親其對晤賓客劇談指斥必古今通畧尤好接引人雖卑門後進茍可與言亦氣類相許與而畢其餘論以是論著之多允可以式獻當世付之記室無不纂錄云夫窮居抱藝之

士營營卒歲猶不能自了其業乃公筮仕來外直史館內侍 講筵簪筆含香之日蓋將三十年及外補司省轍迹所至幾半天下其家居不過三數年而已中更料理酬應歲時周覽安所從暇乃有窮居抱藝之士為之不逮公獨以其餘力能自廣如此公慧悟之性自少絕倫且志向遠大學有要領雖其究竟精

到殆亦未嘗苦思弊力故緣情注錄體裁各具是豈恒人所辦哉吾松濱于漲海猶以名郡邑著稱初非有珽玉珠璣之產徒以人文跨越江左而已至稱大方之家則自機雲而後千數百年始得公一人焉公又出自華宗源長有委遺在廊廟而理擅民宗顧其為志實欲匡贊當世不徒馳情藝事與文學之士相

雄長而已故所述紀九典法倫教可以興革布措可考見于後世者靡不及焉豈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偉望者耶先所次詩文集共若干卷此因名外集于楫校授中表黃子標銓次如此云

嘉靖乙巳歲八月既望後學郡人徐獻忠譔

儼山外集目錄

第一帙

卷一

傳疑錄上

卷二

傳疑錄下

卷三

河汾燕閒錄上

卷四

河汾燕閒錄下

卷五

春風堂隨筆

第二帙

卷六

聖駕南巡日錄

卷七

大駕北還錄

卷八

淮封日記

卷九

南遷日記
卷十　知命錄
第三帙
卷十一　金堂紀聞上
卷十二　金堂紀聞下
卷十三　顧曲堂漫書
卷十四　谿山餘話
卷十五　玉堂漫筆上
卷十六　玉堂漫筆中
卷十七　玉堂漫筆下
第四帙
卷十八

停驂錄
卷十九　續停驂錄上
卷二十　續停驂錄中
卷二十一　續停驂錄下
卷二十二　科場條貫
第五帙
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一
卷二十四　豫章漫抄二
卷二十五　豫章漫抄三
卷二十六　豫章漫抄四
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上

卷二十八
中和堂隨筆下
第六帙
卷二十九
史通會要上
卷三十
史通會要中
卷三十一
史通會要下

平胡錄
卷三十三
春雨堂雜抄
第七帙
卷三十四
同異錄上
卷三十五
同異錄下
卷三十六
蜀都雜抄

卷三十七
古奇器錄附叢書目錄小序
第八帙
卷三十八
書輯上
卷三十九
書輯中
卷四十
書輯下

儼山外集目錄終

傳疑錄上　儼山外集卷二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荄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
嚴斯言必有所本

周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
時也至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丕字清廟之不顯
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

禹貢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周禮九州揚荆豫
青兖雍幽冀并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
周禮多幽冀并而少青徐梁爾雅多營而少梁或
謂幷徐於青分梁於雍豫舜肇有十二州分冀為
幽并分青為營禹貢之成周前舜典與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博士
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南
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於經術莫如
高貴人主之學與韋布異不能不為之浩歎

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
作之名曰天府黃帝曰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九室如井田制南向者曰明堂北向者曰玄
堂東青陽西總章中曰太廟大室四方之中室皆
曰太廟四方之旁室曰左个右个春居東夏居南
隨時闢門大室則每季月末十八日居之
其位在國之陽三里外丙巳之地
其制上圓下方重屋四周中起大室環以辟雍東
西廣九筵南北袤七筵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諸侯
述職於是乎布政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九夷
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禮今所傳者儀禮禮記大戴禮與周禮別有后蒼曲
臺記數萬言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常引以
註周禮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孟子亦有別本與今
之刻本一類者不同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雜采呂書以
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剿取之據不韋
之書月令特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埶埶卽藝字之誤隸書
埶執字相類埶樂也是卽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

為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
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拔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
折腰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唐太宗即位從封德彜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德
彜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
公之法也

穎濱蘇氏曰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
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自生齒以
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
日引月長思之所必窮者也今聚而養之厚之以

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
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其
非人情也

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

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侯王世及無嫡則絕

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
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
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

唐制諸侯王世子嗣襲王嗣王雖有降爵爲公侯者
有數年後嗣封王者

宋制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

唐宗正寺歲薦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
李程李賅皆爲舉首

宋制宗子特立學以教養之而取才爲其出身仕宦
與民庶等者嘉王取狀元汝愚爲宰相其顯者

本
朝親王之國無子則取回宮養除其國通曰
寧秀遷是也皆　憲廟爭至於周王絕則繼晉府
新澳是也不知絕於近支而繼乎遠派必有深意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鬨聚都
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

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
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才然其言不可廢也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土圭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廢井田漢興始以
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
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至今版圖皆準之

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
二百四十步爲畝

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使八家同之自黃帝始世儒多
謂難行予行東西南北皆溝里自吳越外田多荒

廢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從便昔在山西按察時
嘗與于布政淵議欲於京城外倣菜園之制每二
三十畝鑿井一區用以澆灌黍麥庶歲穫可期而
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於　朝而不果漢時
龍首渠因亦鑿井有深四十餘丈者往往井下相
通行水蓋古法也

民出力以養兵兵出力以衛農此兩言似是而實害
天下之大端也其究至於兵農兩弊而後已何則
農之所養者兵或不得用而農之所賴者兵何嘗
衛及耶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五口之家常

有一人爲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今
閭巷兵平昔雜役而京師之禁旅亦且占役矣焉
得臨日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
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爭戰唐府兵之法
猶存至兵農既判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甚於
爲農按昔與之論則屯田之策不可不講也

古者求才其實並其相始於力田而其稍繼於孝弟
實耻之際此鄉舉里選之法也故因之人才爲盛
至于宋儒之論目士大夫爲[illegible]矯蔽[illegible]之文而治
務以訓詁之學與術來[illegible]而皆有意於

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
宜復古孝悌之科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
下明知天子之意以副上之所求庶乎風俗可漸
復矣

自古取民之制計歲故謂之歲辦貢賦徵皆什一漢
法最輕史稱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
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
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當時民力可想也兩
稅三限作自楊炎始唐書食貨志兩稅具載並無
三限條格然介夫云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

如此止是兩限爾想兩稅俱限以三次征輸亦有
緩征之意歟然炎固萬世罪人也

世以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旨謂之尺
一亦以一尺版書詔皆封加璽又謂之璽書

近有梓行史漢異同論隱文字頗有工獨闕相如傳
贊而不論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豈子長所得採
摭耶

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
會稽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濟
耶

洪武四年嚴圖譜局得非以彌文太感乎魏晉豈中
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自秦不師古
焚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辯後世
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與傳曰別生分類蓋姓之
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此姓氏之說漢室去古
未遠凌煙圖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
名蓋男子之美稱爾後之姓有氏男女通稱與左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
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
大禹姒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

祖謙云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
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
而一變竊恐氏亦類以自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
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
駟之後所謂以字爲氏者也又有以郡爲氏者晉
魯秦吳是已以謚爲氏者文武成宣是已以官爲
氏者司馬司徒是已以爵爲氏者王孫公孫是已
以居爲氏者東門北郭是已至於巫乙氏匠陶氏
又以所行事爲氏皆不容變如吾陸姓宜稱吳氏
所謂朱張顧陸吳郡四大姓也漢制侯爵凡五等

區邑關內鄉亭陸以鄉侯爲氏裴陸龐閻是也
復有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
族以技以吉德以凶德以爵系國系族系邑系之
類凡二十餘有複姓三字姓四字姓之類具見鄭
氏通志故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
婦人稱姓氏別貴賤姓別婚姻貴者有氏賤者有
名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大抵姓可呼爲氏氏
不可呼爲姓也

一說帝堯姓伊祁名放勳堯其謚爾夾漈鄭氏曰
堯舜禹湯皆名也

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閟宮之詩是已按姜
嫄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
追隆之祀乃有取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
父謂之何哉

古今說春秋者只於春王正月皆不得聖人之旨夫
四時定歲天道無忒時冬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
實非春也東遷陵遲政教不綱無王矣而謂之王
故書曰王實非王也本十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
正月實非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褒貶
之說恐後來穿鑿耳葵丘首止皆非美詞

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
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
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
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
爲之腹心上安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
此蘇頴濱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涉泥乎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
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也東西九千五百
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
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詩有

千里蓋萬里餘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廷道言
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鴈門予行蓋五
千里餘云

南滁都太僕好古書籍在京嘗爲言水經予因借出
抄行近刻之吳中予覽之有三疑桑欽著書能成
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
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偏及夷夏非一
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酈道元注道元後
魏時人其書該洽浩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
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
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
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但謂是順帝以後纂
序也且云所作或詭今無憑據擬於吳越春秋越
絕之流亦不知有桑欽者卿博洽之儒其論當可
信與漢書孔安國傳載徐敖以毛詩授王璜子
眞傳桑欽君長此當是西漢末人與水經同乎否

予在代州戍將生以河間保定轉官騎合爲問意欲
爲處置之策傾耳聽重大郭欽江統之論不可不
熟慮也唐術闢薛謙光上疏蓋謂戎夏不雜自古
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

至謂冒頓強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
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土之風
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
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
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
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
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
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
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
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

縉紳麴蘗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祥終為其
用耶言甚剴切可嗣後戎帝觀變金元與五季二
宋相終始卒為中華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
曰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通鑑也

山濤為晉吏部尚書最有名實世稱山公啓事偶錄
其一通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珉州刺史高簡
有雅量在官體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
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顯
陽之秀亞意儀惜濟賢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
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
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巳以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
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其體例明確如
此誠可為法

時日之忌固小道也世俗亦有所自來子卯謂之疾
日又有往亡日檀弓曰子卯不樂蓋本於桀紂之
事唐朝新格又以正月五月九月為忌月至今仕
宦上任避之此本無謂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
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王政莫權量平人於粗迹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
小斗用以指姦聚斂高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
亦在於始所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是物也

權以權輕重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量以量多少也五量之法龠合升斗斛十龠為合
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度以度長短也五度之法分寸尺丈引秬黍一為
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衡以準曲直也五則之法衡規矩繩準衡運生規
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夫權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
兩之為兩故曰兩一兩二十四銖也乘之而為石
石一百二十斤也

量起於黃鍾之龠十龠為合以十乘之而為斛後
世斛容五斗黍穀出入兩斛當一石凡糧稅入籍
為石者皆兩斛也此或便於料輸俗因用之漢書
糶穀稱斛鹽亦稱斛莢菜稱石注曰石百二十斤
也斛石權量用同

度起於黃鍾之長後世十寸謂之尺十尺謂之丈
凡公私所度皆以丈計矣
衡起於黃鍾之平權與物鈞而爲衡衡平而權鈞
矣
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而已但累
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道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
禮樂之本也
虞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
後紛綸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
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律測晷景及冠冕制用

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或云隋制以三
兩當一兩三升當一升一尺二寸當一尺然後魏
高祖已有廢大斗大長尺之令矣
漢書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
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杜氏通典所載黍同
而以二龠爲合當從杜說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以
十乘之至鈞石則不合矣故兩之爲兩兩龠爲合
兩斛爲石古今宜然
累黍之法
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一黍一

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此分也秬黍黑黍也
愚按子穀以黃州羊山所出爲中但時有豐
歉質有虧成固亦難准在和其氣須候之
候氣之法
於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
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內卑外高而以土埋
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
每地氣至於律宮待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
氣應矣
凡節氣有早晚故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

卽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
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各有徵應大抵管
灰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不動爲君嚴
猛云
一說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
飛而通
北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以測二十四
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
應無少異
旋相爲宮之法

律呂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

宮者君也之義十二律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

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

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

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

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八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夾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五聲　宮土　商金　角木　徵火　羽水

黃鍾爲宮八十一	濁	君	復	子
太簇爲商七十二	次濁	臣	泰	寅
姑洗爲角六十四	次濁	民	夬	辰
林鍾爲徵五十四	次清	事	遯	未
南宮爲羽四十八	清	物	觀	酉

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

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爲商
爲角爲徵爲羽
律呂相間以次而短故黃鍾最長至應鍾而短
極
黃鍾之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
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
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
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二變
變宮四十二 小分六

變徵五十六 小分八
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
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
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
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古人謂之繆和蓋所以
濟五聲之不及也
角聲既不可行必當有以通之故因角數以九
歸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
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

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數又不
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
宮商角徵羽各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變
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
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
四聲不可爲調非正聲也
揚雄琴清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
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弦五弦
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弦爲少宮少商按此

豈即二變爲七聲耶一說商以前但有五音
劉歆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
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
次濁故次於宮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
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
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
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
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愚按蔡
言特指絲聲耳八音皆具五聲
愚按通典以應鍾爲變宮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
於正音故為繆按二變不得為調以其非正聲也
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濟助耳贊案有繆刺
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

十二律

黃鍾子管長九寸空圍九分
太呂丑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
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十
太簇寅管長八寸
夾鍾卯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
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
十五
姑洗辰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中呂巳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
二千九百七十四
蕤賓午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林鍾未管長六寸
夷則申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
十一
南呂酉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無射戌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千五百二十四
應鍾亥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一說黃鍾長八寸七分一　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一　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　羽
中呂長五寸七分三分二　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　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　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　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　羽

律者候氣之管也漢書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
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
六雌鳴為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

律本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古用玉爲律漢末用銅律史記注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說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俱稱律故曰十二律

按劉昭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

其法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每管皆差一分吹之而聲濁倣之而氣應則黃鍾可得矣

氣至升降之數

冬至黃鍾九寸 升五分一釐三毫

大寒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升三分[illegible]六[illegible]

雨水太簇八寸 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

春分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升三分七釐七毫[illegible]

缺

穀雨姑洗七寸一分 升四分□□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升二分[illegible]□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蕤賓六寸三分八釐 升二分八釐

大暑林鍾六寸 升三分[illegible]

處暑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 升二分五釐五毫

秋分南呂五寸三分 升□分□[illegible]絲

缺

霜降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升二分二釐四毫八

小雪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漢京房作律準後魏陳仲儒按京房準九尺之內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離婁之明亦不易以辨也

十二律解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姑洗所以潔修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太呂助陽宣物也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中呂宣中氣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南呂贊陽秀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見國語
黃鍾復卦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踵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
太簇泰卦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

姑洗夬卦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
蕤賓姤卦言陰氣幼少故蕤委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
夷則否卦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
無射剝卦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九月
六律之呂
太呂臨卦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
夾鍾大壯夾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厠位於卯二月
仲呂乾卦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助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遯卦林茂也盛也六月陽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六月
南呂觀卦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姙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坤卦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見史記
愚按六律六呂律屬陽呂屬陰通謂之十二律古稱黃帝所作其名必亦黃帝所命有理有象大抵取諸聲氣云夫聲以器出氣由物形非可附會也國語是先秦古書但言其義與其用耳史記所敘兼及壓卦而義衍居多亦未指名其始爾二書未詳本始果出於何人也若毛鄭以

義說詩曲聲氣遂亡淡偽之火大槩俱然又按黃帝初斷十二筩以聽律蓋竹管也淮南子謂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此與嶰谷之事合又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則非徒取於義而實有其器本律名鍾者亦因但古器毀闕遂生後來紛紜之論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夫謂十二律爲十二辰可也以十干并爲五如甲巳爲角以配五聲子雲之學未足若此

八音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金之屬　鎛鐘　錞　棧鐘　方響　鎛　銅鼓　錞于　銅鈸　鐃　鐲

石之屬　磬　編磬

絲之屬　琴　瑟　箜篌　筑　箏　琵琶　阮咸

竹之屬　簫　篳篥　管　笳　篪　角　七星　簫　笛

匏之屬　笙　竽

土之屬　塤　缶

革之屬　鼓　鞀鼓　齊鼓　擔鼓　正鼓　和鼓　羯鼓　節鼓　雞婁鼓　撫拍　毛員鼓

木之屬　柷敔　舂牘　拍板

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　桃皮　貝　葉

然時用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

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變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徵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後音有其聲無其調見唐鄭安節樂府雜錄

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

陽管六　黃鍾　太蔟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陰管六　大呂　夾鍾　中呂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五百七十六蕤賓爲變徵五百一十二數

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謂之丑寅者津也津者塗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辰者振動之義此月物皆震動而長故謂之辰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

謂之午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者身也言萬物皆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者猶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者劾也言陰陽氣劾收萬物故謂之亥

漢儒十二辰解蓋依月令而傅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礙矣大撓作甲子本以周天度數以日爲上故因日生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以其餘四分度之一推測盈虛而閏焉用以起曆冬至夜半乃曆元也十二辰爲十二宮蓋周天之位次耳字書日之所寺爲時因日之所寺以紀昏明陰陽之候如日在子宮爲子在午宮爲午餘以類推未必可以義解也

曆法有月建辰在辰與建交錯貿易處其在天體似表裏然

十一月建子辰在星紀　十二月建丑辰在玄枵
正月建寅辰在娵訾　二月建卯辰在降婁
三月建辰辰在大梁　四月建巳辰在實沈
五月建午辰在鶉首　六月建未辰在鶉火
七月建申辰在鶉尾　八月建酉辰在壽星
九月建戌辰在大火　十月建亥辰在析木

傳疑錄下終

儼山外集卷二

河汾燕閒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聯翁以為誤字欲更為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猶見澗底層冰積雪體體尚衣薄綿再加一綿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為予言北上鴈門更寒雪中更寒然煖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踈又高凡木

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此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三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六月廿三日予以傷足臥分司承總司聞會議救荒事內申明弘治間南科給事中羅鑒建言部議聚行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遞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此外遞增者准權遞減者斟酌是或可行之蘇松等七府亦為彌文耳若山西則豈能本行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路逕崎嶇搬運極難加以地瘠天寒歲豐稔之歲十里之間所收亦不滿一二萬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則民無歲不飢矣莫若約以十里之內令其勤力耕種每歲加收數千官司增價糴入倉中以備救荒庶幾民食於利而開墾日廣則粟多而民自可給乃是救荒之策此勸農之官不可以不設也信乎立法者以隨時通變為難

戲在丹時蕎麥麪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新唐書突厥圍煬帝鴈門煬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

汾水而下募兵赴援今鴈門近滹沱而不通太原汾水絕遠況稱圍中投之失實

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唐制宰相不正名初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皆號宰相然不輕授故常以他官居職而假

以他名自　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始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始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假他名猶故自高宗已後宰相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門侍郎郭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倩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乃不改焉

令撝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呵名乃入定臣耻之遂隱居陽羡常惡元白詩體纖艷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

漢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字書及繼爲絕後乃更爲斷失初意矣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適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公詠金門詞讀之爽然使如傳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門發能復相濟否備盡崎嶇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以濟物其初心一爲人作廝大亦何所不至紛爭者究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言人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讒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人之禍福蓋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光學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夫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

微笑是時蘄少卿貫字友道徐仲甫頤穆子舜和皆
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暇間皆喜談五星三
命故術士游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
予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為
拘頗學士然陸子九和素善此以為汝不信自不
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
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
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
哉其論則正大矣

序記之家銘詞本于漢書諸贊如劉逈等贊云昔子
胥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
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
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
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滅去首一二字分明一
篇七言古詩特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為拙
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
逢則成韻語矣

王荊公變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
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
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
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
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
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
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
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
方監司無糾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
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
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
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
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
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
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
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
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
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
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後來事功不出於此國監舊有荊公文集板介[illegible]

最禮侍維中爲祭酒時兼爲修補予雖介谿爲祭
酒命典簿廳摸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録王琦
署典簿至廂房中感額曰日好好世界如何要將
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
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切詳密其數義有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
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此之謂密對疎而
言蓋謂君臣之間事機之際皆須密密而行令無
滲漏罅隙可乘非專主於隱秘也趙清獻公晝之
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
謂密也其密在不敢爲非在不敢告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
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觀此則知其所本
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
之前真豪傑哉

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
周覽其地觀其起伏脈絡意即一山所分也予
因記道山亭亦謂粵之太末與之豫章爲其通路
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蜿蜒尤

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記曰路閩者陸出則阨於
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
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
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
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
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
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
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
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蟻鏤其旋若輪其激若
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予入閩然後
知其文之工也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
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
左長史　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
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此恐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　太宗同起
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
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
當繫之江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社稷之配祭所緣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祀后土爲社今　制祀稷爲稷仍祀句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外紀其一稱共工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

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卽一人又按禮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然句龍之爲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乎以爲祭專報功若稷爲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恭所嘗爲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句能配稷以后土配此義殊不可曉

句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句芒氏則又少異矣

我　朝準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第在庭立班亦然宋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畢仲游議官制云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頗與今制同獨不言兵部遷禮部今制禮部並出兵部上而兵部資高自宋時已然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

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其二義乃備

河汾燕閒錄上

集卷三

河汾燕閒錄下　　儼山外集卷四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或以爲未精先儒方正學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者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與唐正唐矣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賢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不徧於海宇不應混一之義由是觀之惟我　皇朝功德十宇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　明而宋不得與焉

晉水潤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垻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疏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與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楂[illegible]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缺者乃荒唐之說不足深辯天一氣爾豈有損壞可補謂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別自有記

石守道作怪說以譏楊大年之文體吾鄉　國初有丁敬先生守宋常作文妖以譏楊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辯妖恠之目誠過矣

將相之材尤貴度量先以鎮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將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一節亦貴不可及嘗觀曾南豐所記云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今每命將託勢請行者無限有將帥之任者宜以此爲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温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嘗著自訟
文以爲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
之明寔前賢之高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
焉又若爲予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
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
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
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
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
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

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
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
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
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闇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
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
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
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
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
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

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
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
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
者則又中予之沈痾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敘用田賦一事左傳則
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
芻缶米不足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
左

樂府中有蘇莫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

國西州也
頃見盤瓠蠻哲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
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
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狗
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
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
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蠻言殊
殺也其言質野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約之體裁具
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南詔乞書藥文其
後曰古人有云察貨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

已之人幸逢相遇言音未同情意相契吾聞夫子
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
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
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
天之生才未嘗限量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况區
區蠻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
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此數
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
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錄歷代之錢究紙譜之奇形
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
禎錢艾納鼒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
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
皆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
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
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
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
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
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

昔開元寶為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為準然自
宋通達大體而錢議為得要領至南齊孔顗則曰
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
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
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論
而伊川程子亦有推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說其
變通之道亦畧可觀矣
世恒言韓范富歐固自有次第哉歐不脫文人宜列
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置勝負於度外好水
川之敗為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此成與敗不計之說但韓公論兵卻是主張太早在兵家所謂置勝否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謂聖人無死地者韓公料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范公英發勘磨城郢乃是閱歷少而議論多故為呂許公所困後來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宣父子之間當有真見歐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錄晦菴固是懸斷耳富文忠公嚴重以英宗冊立之事頗慽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公必遣人為鄭公生朝慶壽鄭公竟不報謝但答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年鄭公微傷於隘歐陽公不信易繫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見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真天人也王荊公與之並政至詆之為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貌好耳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何由一望其風範哉觀其調和兩宮一事真能包荒藏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頓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真有福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為鈔法令商人就

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中給引之始

比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陰盛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為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胛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世間靡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薄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為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爾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

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雖人主一時亦有
難者
四明謝貞宇友規國初人爲吏謫臨洮卒年三十六
爲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錄其與速魯
麻序別口神答二文其謫臨洮自泗洲一時交遊
有詩文贈行俱佳作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九霄
風翮架滄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含初志
即看發用紓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天吳在
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州其詩亦
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當是袁

景文一輩人漫記于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與姓貞王俱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
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
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
劉謐撰本朝學士無所謂劉謐者想亦一僧之辯
而黠者所爲託名以傳其言捃摭甚淺頗類今世
一種議論甚可笑也其所譏詆者程張而下皆不
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蓋其謨法之論

皆不足深辯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壇以爲
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頔貶朝
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詩黃陵廟數事雖
出於仇讎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
一事不謹而爲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
二十三日巳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
法莫問來年閏便數冬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
月大盡則冬至所餘止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
朔生閏之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併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
頗爲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毋貧
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
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說
而行各爲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
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養右以助左足以便
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壁如殘
右以均左則爲廢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溫
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私債欠還息與
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

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
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內一欵應爲
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
般科敷一年前代恩典曠蕩若此
世恒言秦所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
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縣是始皇
所爲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闢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
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榷茶始於張滂爾
雅檟苦茶茶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
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爲茶以晚採者爲茗又名荈）
云

河汾燕閒錄下　終

儼山外集卷四

春風堂隨筆　儼山外集卷五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
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爲海棠每欲取名
花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
種爲四闋終年而不得花乃南歸訪得至南浦見
堂下盆中有樹婆娑葉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即山
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
白花耳却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爲第一　宣廟喜繪事
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
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
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
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
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
好但恨鄙野耳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
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
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王
士元宣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爲精慮入
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
文進妬之定爲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

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光貢出自東夷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此司馬宣王過溫歌宜入詩事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百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累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琯非此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北齊書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缽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爲人命所屬莫知所起閱宇文護母閻姬貽護書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爲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疑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在

道與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設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爲青苗荊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爲虐政一

也
王忠簡公翱字九皋鹽山人爲太宰時每呼二侍郎
爲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爲朴直此字亦有所
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
魏公爲韓家若今人則爲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一尺
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
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
四五寸並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
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蒳香吾鄉錢
舜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
一琴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宋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不豫罷朝兩月餘是時
儲嗣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四月初仁宗疾始御殿
時王堯臣文彥博劉沆富弼四人同在中書密議
曰方今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以安人心時未敢
顯言亦不暇與密院同謀彥博謂堯臣曰必得賢
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養育於宫中者耶彥
博以指書案作實字堯臣復以指抹下作貫字衆

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若得請不可如常例退
殿應令堂吏書押旨劉沆欲袖紙筆當於上前擬
書親目於御榻前奏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
位先儲令曰臣等既叨輔相之重當任社稷之大
計也乞賜開納仁宗欣然加獎曰知卿等盡忠然
大事朕更熟思之堯臣等再三論奏曰知臣莫若
君知子莫若父惟陛下必素蓄意嘗選賢者育於
宫中計無易此仁宗雖默而首肯之四人拜賀且
謝乞早賜明諭之堯臣尤激切仁宗曰既是大事
未可輕出須日當盡議時五月天熱且旰食不便
衆退堯臣歸密草詔意懷之明日登對復申前請
彥博在御榻左弼次之沆在右堯臣次之堯臣越
次奏曰願陛下早定此議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
既已定矣卿等無憂時亦聽其衆議退是年八月
召韓琦充樞密使遂定策立之議當時事體可謂
慎且密矣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但難得宋呂文靖
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
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
欲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閑他衙門中尚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即有之元豐時有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潑袴刑都比門總是冤悞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網與後時事不同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二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虀麪兵職駕庫嚴兼呼聲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本 朝國

子監自 祖宗以來倒不剛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 旨護署印務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嚴至起息掛借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勣者黜之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曰薄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椰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譏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錢蓋譏之也吾聞張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叠假山以此爲奇大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流而成文海船取以壓風者往年

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墻有其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叠雲者爲甲橫文叠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豎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屏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禁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獰狠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歙石製硯識者以爲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

售硯序因刪次其語爲歙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爲硯遂聞天下山在羊鬭嶺之巘兩水夾之水盡處乃巖硯石有坑一曰紫是次曰羅紋今呼爲舊坑又次曰非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更異舊坑又自羅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迥異自非基北行二里泝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斲矣

舊坑絲石爲上生在石中斲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然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爲浪出至慢處爲絲愈慢處爲羅紋故曰緊處爲浪慢處爲絲如木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爲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洒墨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硯寳蓋石之精云惟棗心坑或有之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黝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

佳石有白文繞兩龍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哥窰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即官窰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窰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孫楫　泣血校刻

春風堂隨筆 終

儼山外集卷五

聖駕南巡日錄　　儼山外集卷六
嘉靖十有八年已亥春二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先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焉　冊立東宮分上　裕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拊印內制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章服之制一新皆出風辦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為也諸司印信次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為翰林學士抹落

侍讀　理亦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曰行在翰林院印直橋為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宮僚　命下深得攺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曉報名明晨入　謝畢尚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畧具一飯從樵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至涿巳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蔚殿比修行二十里餘
過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蒲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皐許公讃
戶部左侍郎東巷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留小酌松皐
先去四人飯畢同行巳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原杲家不遇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土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四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此寓次甚隘又吏持牌曰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入
城寓楊生宅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　論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
此牌于廟以為詩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為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峯甚秀奕
南出郭松皐自後來予遜之先松皐但曰悶悶强拉

同行並輿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纚纚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勸　廻鑾爾松皋首肯曰然然又南度滹
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皋別候吏
導行滚上自西而南為傅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
公名坐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
嘗許為序其文集未脫稿為之憮然倦甚就南牖下
假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爾岡胡用夫至頃之方山
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巳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
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眞定鈞州眞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傅莊唐甥來候以中書供事　勑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於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於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為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憩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衛
所發行牌為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
而去卯至新樂縣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峯楊
公志學同行未至眞定入北門寓於晚三春坊見過
留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
晨出　行宮候　駕巳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
廨次隨門於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
祖時像與老僧相對指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碑
已頹圮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閣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搨求守僧搨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
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

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
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
陽和樓樓下兩傍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
不濡灑四面隨風皆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
相與飲王鎮家鎮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郡寓宿
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
尚三峯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晚以附供先去各取回
　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
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
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衛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皋返騎而北晚至欒城寓御史汝學彬道寓次坐話別去二十二日辛酉月初出即上車偶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可抵按庠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指三十八年矣晚抵趙州寓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殁過柏林寺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一堵作波濤狀其起伏之勢皆成四周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透靈碑石甚光潤而黝黑一摶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

二十里入鋪舍小憩過右副都御史顏東兗公守衛以予與其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大同顏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柏鄉寓次自此見西山發脈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頃至乃河沙爾復過松皋知昨宜爲散賞故也夜至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府寓不得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居胡至小酌既而還寓市樓小憩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擢照磨鶴九皋來謁少敘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河聞車人苦沙深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洺寓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旁見兩人折柳枝而持之云以充餓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樂參政護龐廉使浩王副使周都御史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纘宗以治河至敬菴易紀用謙以巡撫至巡按馬御史宋御史偕入道旁茶話而別暮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　趙王儀輿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洎

洎流即洹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白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敘契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還國之禮始知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第囑之曰從行二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　召之事過內閣直廬桂洲云有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過高三峯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洪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駙都尉崇和
始見　御筆稱御事盡因戶身禮侍似以舊官入衛
蒙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涯識之會清汀陽來於
內閣貞庵知　物止　汝王遠迓寓孫生家宿三更
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迎清汀同至
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
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廂殿　上升座文
武官傳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以行也王退復入東廂
殿從官　朝參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旒失　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峯亦奔倅半年怒　旨條詰撫按官甚嚴以聞
之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子崔候得允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　行殿災
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候
駕鄭王　朝于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
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瀆既有　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　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滸還覓得席寓小憩三月
一日己巳質明陪祭禮畢隨　駕至河堧奉　上升

於午抵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淡胡御史守中同濟
抵衛州少泊南岸乃騎至榮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災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稱
發紫　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　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行司有鄉紳示衆者兵部院長湊川王公子衡
外相救命於災所檢括一日庚午發榮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　伊王來朝中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出　行宮候　駕晚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于室中朱胥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蹤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徽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鹼寨巳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錦落散官之命視介谿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過宋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窗榻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官車行
開雨隨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
濕陰細雨後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皋席寓聞　回鑾有期從工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外待其七日乙亥晨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皋爺依二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忭也午抵林水恭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曉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親王也與浙汀陽峯俱待罪三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
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
參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潘邸西門會工部
侍郎東橋顧公華玉璘與敘與閣同飯午後始得東
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
十一日己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
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
以督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
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幷報名謝　恩是
舉也深　資次稍後進擬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棒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慘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屬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罷之得閣老未齋顧
公敘此行於發日得黃楊埽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
陵同浙汀從過松皋二人隨　駕樓轎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晋酌觀賜衣

酒杯適繁工至奏伐東橋陽峯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峯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敘侍予
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于里第從一適檢得本朝
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云九峯所遺從訪得之謾錄于
此
解學士縉永樂元年入四年故

黃文簡公淮　永樂元年入十三年罷　洪熙元年復入尋卒
胡文穆公廣　永樂元年入十七年故
胡祭酒儼　永樂元年入十四年出
楊文敏公榮　永樂元年入正統五年故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元年入正統九年故
金文靖公幼孜　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溥　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　宣德九年入四年去
張尚書瑛　宣德九年入四年去
馬學士愉　正統五年入十四年故
曹文忠公鼐　正統五年入十四年故
陳少保循　正統八年入景泰七年去
高文義公穀　正統十四年入天順元年去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鎡　景泰年入天順元年去
苗文康公衷　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　景泰元年入天順元年去　成化三年復入十三年去
彭文憲公時　景泰元年入本年去　天順元年復入成化十年故
王毅愍公文　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　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　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　天順元年入本年去
許侍郎彬　天順元年入年去
薛文清公瑄　天順元年入本年去
李文達公賢　天順元年入成化二年故
呂文懿公原　天順元年入六年去
陳莊靖公文　天順七年入成化二年去
岳修撰正　天順二年入月年去
劉文安公定之　成化二年入五年故
萬文康公安　成化五年入二十三年去
劉文和公珝　成化十一年入二十一年去
劉文穆公吉　成化十一年入弘治五年去
尹文和公直　成化二年入二十三年去
彭文思公華　成化年入
徐文靖公溥　成化二十三年入弘治十一年去
劉文靖公健　成化二十三年入正德元年去
丘文莊公濬　弘治四年入八年故
李文正公東陽　弘治八年入正德七年去
謝文正公遷　弘治八年入正德元年去

焦守靜芳 正德元年入 五年去

王文恪公鏊 正德元年入 四年去

楊石齋廷和 正德二年入十年守制 十二年復入

劉尚書宇 正德四年入 數日去

曹尚書元 正德五年入 本年去

劉野亭忠 正德五年入 六年去

梁厚齋儲 正德五年入 十六年去

費文憲公宏 正德六年入九年去十六年復入 本年去嘉靖十四年復入

靳文僖公貴 正德元年入 十二年去

楊邃菴一清 正德十年入 十一年去

蔣敬所冕 正德十一年入

毛礪菴紀 正德十二年入

袁榮襄公宗皋 正德十六年入本年故

石文隱公珤 年入

賈南塢詠 嘉靖三年入

張羅峯璁 嘉靖六年入

李序菴時 嘉靖十年入

翟石門鑾 嘉靖六年入

桂見山萼 嘉靖八年入

方西樵獻夫 嘉靖十一年入

夏桂洲言 嘉靖十六年入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鄖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箎因答　榮府王長史正宗昔正宗字嫡夫子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賀宜　長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祭還二十一日己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還

聖駕南巡日錄終

儼山外集卷六

大駕北還錄　　　　　　　　儼山外集卷七

四月二十一日己丑早入朝賀　上御麗正門受朝
學士張君治以奉命行薦學士廖君道南以接　駕
面　見退于過　內閣出廳柱湖留飯因宗　御製
宣諭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
先行後發出循漢江而北中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
寅曉發狩與步柳巷中旭日清風蕎花蕊麥珠令人
忘疲春衣映草色脉沐岩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橋過北涉小澗有側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
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
菴涉文藝以詩鳴于時予嘗與游為之憮然問復通
姓名曰呂淮巽日修謁當呈師偈頌文業舉手而過
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柳陰
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顏襄城豈所
謂鄢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鄢縣又北過宋玉墓未
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予前歲赴京時識
之屈指丁酉三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
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憲墓又北過
淳于髡墓已抵渣口入市居邀焉楪城少卿同飯而
別楪城名崽光祿舊僚也已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

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楪城不
能從為予撫江山之會甚勝下山出襄陽南門轉西門
渡浮橋次樊城仍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
此三面阻江而西峴結北在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
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府門諸山自嵩嶽發脉
一枝盡于安陸今　潛邸也南為河陽漢陽皆在漢
水之北河方言淡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　駕
過漸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鏞俸二級遲至也大雨
恭逮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
出候　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
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㦖也顧襄
樊屏齒而樊城秀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
志之得　旨免朝先行　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
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燈火星
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曉至新野
寓次不暇櫛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
白水眞人者即此午飯林水晚至南陽渡江而北宿
舊寓中夜閣　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
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筍分贈云　上
賜也品格俱絕佳晨復陪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常上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
墓曉下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
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旹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
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
圓纍纍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澗河
合於滍上人又謂之裴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
雲懸其顚如蓋頃之風甚急過葉縣寓萬安寺僧作
筍蕨供邇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發沙
里許殊妨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
已盛開中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

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　行宮接　駕免
朝得　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鄭受朔飯介谿蕭寓
不入城而行夾路饑民老稚號乞輒以錢與之勢不
能徧有瞑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溱
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産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
猶爾入城寓范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
北過陳文惠公墓憾得正肅爲奎文惠爲莛佐皆宋
名臣也匆匆迫暝雨不及瞻禮昏黑抵村店投宿雨
定寓次聞柱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遐假
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砦門遇浙汀云候松皋同

行間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僧
朱銀亭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于苦雨而行遂不知
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參議也寓南門沈居氏
午發鄭州中丘滎澤借寓巡撫　公館聽塘渡河抵北
岸甚快見松皋呂當接　駕留宿舟中二日己亥晴
巳刻　上自滎澤渡北濟從官候　升輿騎從趨亢
村中入蕭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
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辰發請
行宮免朝待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爲言鈞州迤北至
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

入蕭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爲之動容傳發
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
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
寓大行少宗學士甬川張公北信知世安病愈有詩
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
叫號發北中郎驅衆往乃一內侍爲賊所刼速令護
應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拵傷衣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頓坊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
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憩

村店秣馬飯夫復自滹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似是張客香火以兼雜役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寓郭氏雨中學浦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發淇縣滹深從間道行過衛河上橋石岸屈曲盤轉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過龍湖華三四人於道旁趨淇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申抵宜溝同飯於蕭寓北發曉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在渠巳北上李主事繼先買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比發午涉漳河觀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爲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西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出暮過車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敘而別夜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曉發邯鄲辰過沙河縣寓壁縣宋文貞公璟墓碑顏魯公書敘唐元宗東巡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巳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河沙瀰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水源高而漲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

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爲便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皐嘗謂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因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天寧寺觀照磨李自治其陰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見土阜纍如礫當亦操疑塚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貴之人必多一葬崇高假丹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爲誰爾曉過內丘乘月北邁二更抵柏鄉宿八日乙巳晴發北郭過錦衣指揮趙君德秉君天章云已有旨令日少駐柏鄉 上欲召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陰起 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巳抵趙州橋寓次過

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入城午過柏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未縣人工所撰寺記云復觀其不測奇一老僧云是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韭畦黍糜城堞井檻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之北郭過高三峰閣 御札改程甚有惻恤之意巳渡滹沱入眞定城北出候 駕午朝 行殿如儀鴻臚面劾失儀官有 旨逮治退偕松皐慰寺擒賊事

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　內閣直廬會桂洲遂
午中過伏城小憩仍發葬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駕
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駕次桂洲致
書至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滹陽更餘至保定復駕
傳莊宿十一日戊申晚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
直廬賦　御製　表　賀桂洲問候遂過介谿午
駕至免朝遂發過劉徐公申至安肅仍發乘月行三
鼓至定興過何戶部家少敘而別宿蕭氏十二日
己酉曉發定興巳至涿駕次午發過定國公徐公延
德禮部尚書王齋溫公仁和於道左敘云　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駕次宿十三日庚
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以向午　駕入得
旨免朝還宿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彭義門光
祿少卿草亭彭道顧邀於江氏園亭候　駕治具留
宿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存守來迎如儀自宣
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
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錄終　　儼山外集卷七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正德七年閏五月望戊子是日將以　奉天
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侍　制遣官行冊封禮　充
淮府副使暨日儀成宗戒嚴飭成禮隨　節冊由奉
天門東偏而出入東朝房更衣往禮部領　冊還至
朝房別上學士王繼伯充鄉葉相吸米飲小憩王太
常時陽來視疾遂先與趨臥幾與少卿王大又別孫秀
才崇先崇光賞從子學是行也有凡經理與有力焉
閣戶假臥過午由崇文門而出同館預設餞于八河
莊姚常定之園亭王有易欽之崔子鍾景伯時同鄉

巳時陽少坐卽往臥西齋病始小間諸君歡飲薄暮
而別余凡三出都門矣壬戌春以落第戊辰冬以先
儲人憂及是更以疾云是夕宿定之館定之舊官中
書家有花木之勝多交名流自云善養生數具問余
病不能盡答蓋非深喻也吐納而已廿六日己丑晴
姦吸米飲別定之辰時入通州城察院暫息午出東
門由水路而南予尚未耐鞍馬也申初抵張家灣過
座船正使武平伯陳熹來訪茶話而別作京中報書
與欽之畧云坐驛舟下潞河行二十餘里鳴金伐鼓
與棹歌互答兩岸蒹葭楊柳渺然極江湖之興此後

舟行日念欲斷棄文藝花業甚有其趣復恐成懶惰
耳其間更有用力處當尋求之聊以撥是下猶不多
及薄暮方郎中學曰升顏郎中可學與成過余舟二
君皆同年復同有事與成携酒殽過舟言病斷葷喫
蔬相對成王事周汝從自京至汝從于鄉榜同年以
假還約同行六月下澣與成舟四人盛坐啟余遂解
維十七日庚寅晴晨發滑下申抵和合驛水漲及吳
員外蘭吳鍾潤舟[illegible]往來坐談遂泊宿是夕
余始喫藕蛸十八日辛丑晴早涼發舟附廬陵劉子
晉午後大風作舟欲進宿葉清店十九日壬寅晴早

發午抵河西務鈔關謁主事延[illegible]來訪遂答拜其館
人趙鉉來云自賊退後此中人心尚搖動也微風暮
宿南蔡村二十日癸巳微雨巳過楊村驛暮宿天津
是夕復小恙二十一日甲午風雨臥疾午後過楊青
驛暮宿靜海縣二十二日乙未晴教諭王良佐字
良弼吾松之能古文者嘗作校官又罹兵荒殊可念
也入舟力疾與坐聞前路有警乃以探馬先行午後
過流河驛暮宿清縣二十三日丙申晴早發巳過興
濟乾寧驛申抵滄州聞賊在南皮遂宿二十四日丁
酉晴熱早發院吏陳璟送至此遣還附徐子容諸君

書申過新橋驛暮宿夏口二十五日戊戌晴熱辰過
東光縣午過單橋縣驛過河中結浮橋云甯都堂兵
過午後風雨小作旋收抵安陵宿晚雨二十六日己
亥雨辰過良店驛余去歲北上時方月二十五日適
過此宗人瓊病歿驛丞姚夔以[illegible]深資骨令取
去而夔復來迎余因問馬公中丞撫賊事答之甚詳
云初馬公挾德州甯知州河間指揮并徃劉六劉七
等四十餘人皆跪於驛前迎之備日劉表劉寵等接
老爺入驛堂悉拜於庭復扣頭曰老爺活我馬公諭
之曰爾等改過為好人我與爾奏知　朝廷皆應聲

曰我等二千餘人願布附近衛所與　朝廷殺賊公
令一二人為首者與甯知州關指揮定議二人聊溫
辭慰之賊詭欲充兗州護衛甯答曰既然地方俱是
朝廷地方軍亦是朝廷軍東西南北想有處置乃命
飯於庭樹下適有兩驛馬至劉七者以目瞬之衆閧
然而出相視莫測須臾劉七復來曰適見探馬疑有
伏兵各出視無之故來馬公亦慰之云我豈失信於
爾輩劉七等曰老爺允了朝廷允了只是某人要殺
我等馬公云此不由我奈何奈何於是衆賊變色喧
譁無復聽撫之意甯知州關指揮等始悔之各退回

首而烟談亘天矣馬公卒坐此得罪變云衆賊唯劉七狡縣後再至驛擄三婦人一宿而去晚晴抵德州河下始及盛檢討希道船胡郎中濂宗周來訪與希道同坐宗周大宇辭以病不能答禮希道小雨舟中宿知州河宇伯東宇同年也與病在州聞予至亟出送留同坐與談兵興以來事指城而曰此中曾供餉百萬官軍所　且馬公事略同及暮而散是夕予作腹痢二十七日庚子晴熱希道過船爲予處方服之午後過故城暮宿鄭家口　二十八日辛丑晴熱巳過甲馬營驛過申抵武城河中結二浮橋度許游擊泰軍而西秦來占留坐問勦賊事泰唯引罪自歸歷敘皮子厓邳州長垣大小戰陣出示滕上箭痕盛陳不敢退留觀望秦被總制所參故也秦將家子嘗舉武舉第一都人以狀元呼之事綴於諸將中最有名觀其人材稍涉文義辭氣慷慨云暮宿渡口驛二十九日壬寅晴腹疾稍間辰過夏津過曹縣丞遊部運而上得家書午後抵臨清閘管閘裴主事繼芳紀功梁給事奇德美與御史堂子升來訪暮宿觀音嘴六月一日癸卯晴鈔關曾主事與來訪陸兵侍完全卿來訪兵備副使趙繼爵世忠至遂往答拜留飲兵侍公

館與論諸將以馮禎爲首次郤永次劉暉至泰許以大將之才而責其見賊畏懦及談軍夏前事午後發舟風雨作遂泊南馬頭二日甲辰陰巳過魏家灣雨暮宿東昌三日乙巳陰與太守大有入舟金陵人也微雨過劉都憲愷示憲提水運過舟坐談而別暮宿安平鎮四日丙午陰微雨午後過安山驛雨甚小留守備都司王祥入舟與坐祥保定人喜談兵識劉暉頗能道暉爲偏裨時事祥云暉少負人也暮宿靳家口初五日丁未微陰午後過分水閘暮宿安居初六日戊申晴熱早抵濟寧管閘東主事郊希宋兵備王倉事棟陸吉來訪棟戊辰進士知開州以軍功陞有才名知州張寧入舟寧大同人善射學乾象留與語道賊攻圍時以死自誓指衛官而罵之曰爾看吾面皆忠皮故矢石難及其言可壯云都司宗欽志學入舟梁參將冑廷信來訪俱不及答是日聞賊掠瓜州解維暮宿魯橋入遞運所作浴初七日己酉微陰午晴熱申過沙河驛與希道入驛小坐暮宿廟道口初八日庚戌微陰辰過沛縣阻風同希道避暑于東嶽祠王守約秀才來陪共飯祠下申解維遇同年張御史承仁元德巡按浙江還各泊舟相敘遂登教場閱武

與元德較射元德贈弓遂留酌訪以浙中人材問章楓山先生起居夜發泊宿江漲中初九日辛亥晴熱辰過夾溝驛午後抵徐州管洪戚主事德孺子良偕管糧張主事孟中來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來訪晚子良再至舟中蓋同年也小酌而別暮宿潰廳前初十日壬子晴熱入城答拜留酌陟吳德光寓所還赴子良與閘都諫尚敏希道三人共酌洪上廳余登廳後層樓觀江山信所謂如玦而闕其西十二徐故都會也子良構樓本以防寇因問名於予予未有以答麵題其廳曰濟川遂發徐州洪午後過呂梁洪

切之禍無過此地煨燼極目令人憮然管洪李主事焞來訪遂發夜過新安遇沈仁甫憲副赴陝欲取道酒濟爾告以大水不可去之故遂同返棹將泝淮而上矣五更抵邳州十一日癸丑晴熱知州周尚化入舟與語尚化有聲治州者舟至池頭灣阻風與希道仁甫共飲淺鋪暮解維抵沙方淺風復作泊宿十二日甲寅陰晦微雨大風欲將起而予舟蕩風而南舟人爲之失措是日泊南岸爲希道作玉華十六詠出都以來始作詩云遂宿十三日乙卯陰晦遡風抵直河驛候希道仁甫兩舟至入驛候風飲驛中暮解維

夜過宿遷驛遞十四日丙辰晚風少息早過古城驛辰過桃源驛遞申渡淮泊清江浦與仁甫酌別宿十五日丁巳霧晴抽分主事邢亦昕來訪故僚濟川汝舟弟也別仁甫途中遇同年管上事文旬上衡時管鈔關留酌公館希道至同坐午後抵淮安理刑顧主事宗良安來訪同年也入城訪葉省卿貴良愛留酌而別巡撫御史朱筬來訪馬推官冈入舟同年馬太守卿齊宿也留坐久劉祥太守爲賊所虜事入驛作浴月下解維十六日戊午晴早過寶應縣同年范昂時美入舟過湖而別午過界首驛遞晚過高郵十七

日己未晴辰抵揚州入城訪同年高汾頴之給事王世英主事留酌頴之遂訪徐進士穉俞吉士啟還訪張都憲俊朝用聞江上賊事云已越金陵而上數里而別晚解維宿瓜洲十八日巳未晴早東壩辰渡江抵京口驛武昌太守張愷並舟來訪答禮午後入城訪原御史公栽楊御史鳳文明入楊承家宅小坐出南門原楊二御史來訪晚候驛關不至月下發舟十九日庚申早抵雲陽驛再候京口關文不至遂倒案叅官別起關文而行晚過呂城驛二十日辛酉晴早抵常州毗陵驛過山東叅政張津廣漢來訪李大

守嵩唯獄借推官粟侪來訪往答禮酌廣漢舟中遂
赴唯獄拯飲驛中而別夜過無錫縣二十一日壬戌
晴辰刻過滸墅鈔關主事鄭君大繼之同年中之最
少者好學綃文留酌鈔廳過同年丁儀文範持服南
歸與希道偕和數詩贈繼之而別繼之復拏官舟送
余未中縣南至楓橋同訪巳少參甲貞夫別繼之貞
夫坐余舟送至閶門別夫遂宿閶門二十二日巳巳
早晴貞夫再至舟中與希道論金丹之事甚候賓主
歸來訪移舟至驛前巳入城謁王公守谿少傅公留
酌園中貞夫偕談出俞都憲諫良佐來訪與坐驛中

論太乙數主客大將當以先動者為主洞金歌云遂
入城答訪劉太守傑以貞訪沈良德官論是夕宿竹
堂寺晁今方求思道坐事病臥寺中因訪之不及出
城二十三日晴往訪朱侍讀懋立至吳學士南夫家
訪楊君謙於南濠小渡入舟杜子開啓君謙來訪遂
解維宿婁門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南遷日記　儼山外集卷九

嘉靖己丑三月廿九日甲子小曉自曹氏南園行送
者長弟穎世安唐甥鏊黃甥標方抑門與之別午抵
潞河是日晴爽不甚疲憊入長船中小憩少頃兒女
乘舟從行者姚文學時望浙生澤別買一船同行
未刻張編修衮字補之以二扇至求為寫舊作答以
小東云坐遲迎命兒子動作作寫二扇頭又一境界
也遂作書與新祭酒鄒東郭先生守益甘泉同年也
蓋論監中錢穀事併領俸錄應得之物以佐路費又
書與林司業介立先生字懋易從渠報公事文憑也

又作書與孫博士冠曰查盤諸君近俱遷惟正伯在耳
可速作報鄧典簿老儒恐未易辦此蓋危疑去國之
人不得不過為之慮　聖明在上必有能知之者附
回先師傅文穀公文集二冊還其子中舍陳太僕
雲章所借書五冊還之是夜宿大通橋東三十日乙
丑晨起為許刑侍寫二軸是早朝詩亦舊作也許名
讚字廷美號松皐學士廷綸先生之弟託諸子與主
事還之與旅宗伯介谿先生書致謝憫恤保全之意
答唐事顧未齋先生皆曰此行恐適不意　君臣朋
友之間一旦冗解若此此罪何止誅殛未齋蓋有所

報也又曰昨排得邂逅意象可知今當過家告墓處置
家事而後行就祿一兩年爲買田武夷九曲間作終
老計緣故鄉凋悲戈戟森然一子幼弱斷不可居縱
使　平明賜環有口料理氣血衰憊不堪鞭策徒自
苦耳故生還旨在亦復婉避矣此意非老兄不可告
亦不敢告也亮之亮之今假後簽判南坦青名麟字
元瑞有賢行見記之惠與記者新刻康齋日記也曰
命之矣曉微雨滴滴飛寒有醉者宿借泊孟夏朔日
丙寅命童檢博古圖閱之以其字大便病目也時望
云昨從書肆見山西新刻極佳爲之欣然此書是蔡

京王黼制作但文字頗尚義理以見宋之極盛而宣
政君臣留意文玩若此則南渡之稱重可歎也第一
卷商持刀父巳鼎所論子職極有精義父癸兕戈鼎
乃或未然蓋古之祭祀內事用柔外事用剛師田外
祭謂之外事將兕田而戈師耶第二卷文王尊彝云
云想見紹述諸人雖於一器之微必欲取快況天下
事快心所極爲之掩卷周雖公緘鼎銘十有四月者
古器多有是文疑三者即古二字模刻時或遺泐也
後或從省古籀文增損不一多可考見至秦李斯漸
歸一定霸疑古魄字或聲相近或通用月既死霸紀

日月也十有四紀年也亦如是否絲鼎絲女疑是一
字變蓋人名云午後世安自城中至得太宰方公惠
書南京少宰李先生蒲汀時在告以三詩爲贈是行
得詩自先生始先生字夢翔乙丑禮闈座主也頃之
標甥移家在坳世安將挈標小酌舟中再宿舊泊二
日丁卯聽大風送世安復入城展刻遂解維標以馬
端肅公三記來一讀之三記者其一征討石城其一
撫安東夷其一興復哈密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
州人丁初舉進士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位冢宰時
年八十猶守硎朗聲吐如鐘明年致仕而時事一變

矣定本　朝名臣云博古圖十卷樂司徒貞樂非必
姓氏蓋司徒掌樂猶云宗伯爲禮爾十六卷周姜敦
敘稱岐陽十鼓雖存而文字剝闕石不足恃而君子
有貴於銅焉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也意亦悲矣
殊不知金石同歸於盡而淪落潛秘不少槩見於時
往往因文字以進考千古金石之珍麗如是書者銅
又安足恃耶然秦銘魏刻非無工也而過者愈焉蓋
世果有是恃者而不在於文字形器之末也於是重
爲之悲歎十九卷爵鐓說罰鼎有義而爵無義恐未
然大爵之言爵也易曰水火不相射惟有物以隔之

乃相爲用今以金隔火而制水則郁斗濟而氣味和
故謂之禹夜宿李稺兒寺北里午以水游故也三日
戊辰晴移舟甚懇廿三卷周怖乳鐘李照訓鐘之有
乳以節餘聲大乳取於養也鼎乳以養口鐘乳以養
耳皆養也廿六卷周饑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
恐只是泗濱浮磬非誠玉也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蓋
亦以石爲玉云按是皆三十卷號稱博雅禮樂文物
之器頗是以覩三代之盛王而王荊文公字說頗亦
緒見於此紹述之際王學盛行至與周孔並大抵有
見於義理之故而無究於神化之方其失也流而爲

穿鑿爲附會用以禍天下而有餘如是書所載自相
矛盾者亦多矣聊記於此以備參考薄暮風沙遂息
是夜宿和合驛四日己巳晴曉發世安自家中致十
七史舊本至偶發一篋得晉書讀宣紀仲達能知孟
德於始事而竟爲之用孟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
遺之資英雄之可笑者如此文紀庚寅奏晉傳所無
自古興亡何限而是非之心不待有所愛惡而自在
報復之理亦何必因親疎而始有哉此帝王之所慎
也申刻抵槳清店世安自城中遣出報程齋威希道
先生復自講筵改秩遂附辟助教僑書曰學庸原塾

還之方太宰夜大風怒號波浪喧豗遂泊店北吹燈
趺坐恐恐至三更餘乃假寐五日庚午早解維舊隸
陳脊自城中致介谿未齋非渠介立弁馮正伯報書
見報始知程齋爲科中所劾程齋名端明壬戌庶吉
士後守授檢討陞學有議其與予出處進退極相類
公之慨然當中所報公文亦到而倅隸亦已領南歸
有濟矣頃間風復作泊元紀宋典以策鞭帝馬而笑
與隸也不力事甚相類與並俎此遂宿店之南六日
辛未小滿晴曉發辰刻抵河西務令人納鈔而後行
主事張君名水作庶知予舟即爲放關且投以刺乃

遣謝辭道二吏一隸還報介立書泊關南遂宿七日
壬申晴泊楊村二僕自京至少師蓬翁先生題畫爲
賜有曰卒然之別黯然之情少傅張羅峯先生寄會
錄賜以文幣遂宿八日癸酉晴早發答蓬翁書致謝
遣遂隸還與莊渠小東未過楊村夜宿桃花市新月
遠水始推逢一望九日甲戌晴早發辰泊丁字沽備
舟楫之具風復作李蜜傳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
簡大雅詩與凡人言宜碎君子之應世如此今伯固
通才也晚宿天津月有光十日乙亥微雲頗募舉揚
帆而南晉書隱逸傳可無作孫登忍死隱潛慎生何

逸之有是日讀東漢書范曄論光武歷稱符命不及
其他此亦可見當時所崇尚如此雷雨旋霽風便舟
行夜深抵靜海宿十一日丙子早發乘風行未時過
青縣山西諸水皆自此合流其上接滹沱河一名青
日云郭皇后紀稱其宗廟恩澤甚有深意夜宿興
濟縣十二日丁丑晴早發更始傳論周淡之始事亦
是符命之說劉盆子傳記呂母者可謂女俠立盆子
事最可笑探札得之將午過滄州隗囂傳方望亦是
西州豪傑惜不知其所終范史宜爲立傳晚得風舟
行甚駛亥起露坐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又是一境界
也夜宿戚家堰十三日戊寅晴早發辰刻抵新橋驛
俗名泊頭舟停乃有僕馬喧擾云是本處巡檢詣予
舟勢甚張令人告官巡檢乃上馬去若使昏夜遇之
家累輩爲之一恐巡檢康得山西人郭俊僕不爲需
索乃能如此亦幹吏也竇融有文武才而知畧亦自
拔出傳稱其畢恭已甚意必矜慎之士及覽其疏曰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教令杜門畏事恂恂循
道不願其有才能又何其長者也予今年五十三而
兒栟適十五讀之惕然因指以示栟已發數里同年
馮憲副子際名時雍時致仕居萊所以便服攜酒禮

至謝之再四不獲遂延入舟中茶罷是日予始以野
服送客登岸去京蓋五百餘里矣馬援傳論援謂覩
物之知有餘而反身之明不足意太刻矣向晚散步
柳陰中里餘過標船露坐小酌行舟與時望輩論十
七史世代抵東光縣宿十四日己卯阻風泊王丹孤
介寡合而與周淡末乃有此人王良說徵過友人友
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
屑不憚煩也惜史失其姓名恐亦是子陵等輩人杜
林獨有功業宜傳儒林桓譚典雅可愛但其持論或
不經如勸傳晏幾尤疎謬夫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此固未易以一言盡也至謂士以才智
要君如以媚道求主則邪罪大矣郅惲所上王莽書
大是危言若因無道竟不能殺當時符讖累人籠絡
若此以光武之聖猶不能脫然矣人借一說以誤人
主如天書之類可畏哉午發宿吳橋縣地名連窩月
明十五日庚辰早發辰刻阻風野泊鄧融不識范
畢亦奇范節槃高史識其倚寄慮士之孤貞爲難舟
中頗暄起坐柳陰納涼風少息未發夜泊安陵說月
高五丈許忽見白氣自金星傍直射及月如匹練少
頃方散是日月宿於心金躔在星此氣自去歲立春

之夕發見不常司天者以爲長庚吐氣今或似之按
天文書自有長庚星如匹布著天十六日辛巳早發
有風滯行張純傳筆力分曉可讀劉般傳束脩至行
束脩二字亦訓謹束脩潔申末泊良店驛地名桑園
遂宿觀月出自陰雲中煜煜臣鄉每以此夜月卜歲
凡陰翳則雨澤匀而有年爲之欣然須陰晴氣候千
里自別不知吾鄉所見何如少焉開霽風止第五倫
氏出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稱然他數未之前
聞何也是夜終危坐舟中備嚴五更初聞雨乃就寢
十七日壬午早發雨甚泊舟中露濕殆過於連驟雨

無復措手家人輩爲之遷次子亦移臥僅免圖書而
已旋霽風順行舟袁安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
相下則希牧守鄉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故未嘗以贓
罪鞫人史稱其爲陰德覃及後昆或恐未然夫贓吏
不除雖堯舜無以致治故爲之地則善人常少而不
善人常多將安底極哉陳寵傳有十二月文猶云三
陽之月非數也不稱正亦無稱於十三云爾寵稱人
臣之義莫不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
在公家而已安得此義復明於天下也巡河楊郎中
履亨舊識也告以道梗故即命守備都司張某護送

張爵某偕時推官李某知州事知之即遣四騎來
予甚德之夫盜賊縱橫在城郭之外而守備者忽焉
爲之坐數申刻即泊宿德州城南十八日癸未早發
晴漢安帝詔樂成王萇曰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此言
見王澤若後世便以爲小罪也梁節王暢上疏質而
切其有筆力當時王國亦自有人兩漢人文章匪但
此類者永寧元年諫議大夫陳禪諫安帝觀西南夷
樂當時離席大言非發憤者不能尚書陳忠劾奏以
爲廷訕朝政帝雖勿收猶左轉障尉詔敢不之官上
妻子從者名占立之難自古如此禪既行而朝廷多

訟之國是猶在也忠豈探上意而爲佞與國事可知
也夫國是無救於國事東漢之末是已夜宿第十屯
未至下方遷數里四騎者環舟而守夜分子猶起船
面與時望輩小坐十九日甲申早發卯大風泊蔡邑
傳第五倫所論豈亦時文之弊哉豈欲效法司馬遷
而竟因遷故以殺身文藝果足恃耶夜宿鄭家口四
鼓乃寢廿日乙酉早發有風滯行荀文若死不可曉
孟德以子房待文若意已可知至文若爲孟德策無
一而非高祖之事何愛於九錫哉當時史官蓋失其
情遣還四騎至甲馬營宿仍夜深乃寢二十一日丙

戊芒種晴早發劉景升傳張當舉措不似荊楚人景升妻蔡能知尚之賢可謂難矣而愛琮毀琦卒成稱降哲婦傾城信哉連日考閱黨錮諸賢其見東漢宦官之禍其起始於左幼耳夫左幼勢不得不重母后重母后勢不得不任宦官宦官之始亦必有一二人忠勤者以基其勢勢成而利害判矣由中以制外倚親以棄疎雖有忠賢亦難措手當見將宦武何進爲第一策袁紹宦官爲第二策曹操爲第三策用而漢祚移矣范史每寓意於興廢之有數而陰歎夫轉移者之無人蓋其勢然也故宦官之惡足以禍漢

而忠不在於傾漢群雄之力足以扶漢而意已忘於與漢亦其勢然也故天下之受禍則同而二幾之操術各異大抵挽之在始昏黑猶進舟夜宿油坊閘隔船皆史而夜譽稍解矣廿二日丁亥晴早發巳抵臨淸得家信見世安家南來人閱皆分紀惟光武屢見英風偉氣千載如新文苑傳都無意義如邊韶只爲卻師生相嘲一段鄙爽其謬士也主事譚君名濟以刺來遣人挽予舟頃北牌泊譚君與二主事阮君朝東李君義壯同見訪予辭以疾修刺答之獨行傳張武吳郡由拳人也按由拳縣廢基今在華亭泖中則

武當是松產宿歸下痢齒痛甚不寐廿三日戊子微陰待歸泊因憶夫歲北上亦以四月是日抵淸源人生去住具有數也李光傳有言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逆爲子孫計哉予他日身後傑得附之獨行足矣戴就傳役考掠楚酷見漢法之嚴若此鉄斧字疑有誤或是鐵斧當將此因太守贓罪勢已若此想見黨錮之禍尤烈譚生政而至揚正郎至都辭以疾予東南楊訊騎天黃南沙晚霧宿待泊夜齒痛廿四日己丑晴泊東夷傳沃沮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此長臂國之始繫

氐氏始末與鹽神女夜郎竹九隆皆怪誕豈因玄鳥巨人之事以神其先將天地之初氣化有不測者耶有欲者論以闢之夜仍舊宿齒痛少甦廿五日庚寅晴泊道人納鈔免之西羌傳載詡教任尚追尾掩截釋者尾猶等也恐只是截其尾今邊將悉用此以敵虜亦古法也西羌論反復委曲三致意焉近日甘肅兵議恐亦不能出此王嫱出嫁范史描寫殆盡何緣得有毛延壽圖畫事東漢四夷東夷巧詐西北勁悍固水土之所困夫水屬知多明其弊蕩土屬信多決其弊很忍天地所不能違者乎未時王戶侍藏鄉

先生舟至遣人投刺予報之各辭以疾戴卿名忻揚
州人以致仕南還與聯宿歸下廿六日辛卯晴辰刻
過歸後二舟不能及遂泊是日讀史記修次周紀宿
歸東廿七日壬辰晴泊得江天啓晋天啓名玄錫予
鄉試同年也官太僕卿致仕得友鄭廉宜簡書錦衣
百戶黃鏈字良器為予刻戊航雜紀寄至良器能詩
辭皆徽庠也未過中閘遂宿待後舟廿八日癸巳晴
泊是日始題一絕句於錦寄讀主政茶關給事東名
閘字尚友聯後舟始及聯宿廿九日甲午早發晴始
過臨清馬頭水漲滯行修與世家野宿三里灣南五

月朔日乙未早微雨陰緩行夜宿魏家灣二日丙申
雲陰緩行水漲遂泊野宿是夜三日丁酉晴仍泊待
水牽挽過一歸午後家人自南來得家信野宿夜大
風四日戊戌晴泊水漸涸風野宿是夜甚警無寐蓋
饑民屢來窺伺將來甚可慮也奈何奈何五日己亥
晴泊小酌于舟中感節序也午後家人知予南還
來令兩人迎至得四月十五日家信大風晦冥宿
雷雨仍野宿夜嚴五更雨六日庚子晴辰得水[illegible]
舟數里過一歸仍泊方儀自京追及得非退[illegible]
寄至新武舉錄知世安試中不諧夜宿歸[illegible]月七

日辛丑夏至晴待水仍泊午後太僕卿陳宗獻先生
得告南還至投刺予報以刺各辭以疾宗獻名璋予
同年也夜宿[illegible]泊而[illegible]稍解矣八日壬寅泊大風宿
九日癸卯晴發舟觀漲[illegible]阻滯之情為之一[illegible]近過
高[illegible]予[illegible]北上兩舟快駛不及請問為致奠
予儀同年[illegible]酒以酒[illegible]之而去午過東昌王太守
汝陳[illegible]予以疾辭[illegible]名[illegible]人傳識也予入別
舟前行道中見一長船泊西岸數人坐舟面北望云
是祭酒船皆有垂涎奪攘之意予見之始知果有尾
予舟者命家人嚴備月下打七級歸宿歸閘三更

後後船有聲予親執弧矢以待至五更乃靜蓋予行
北河垂三十年所見盜賊不等未有駕舟聚衆不顧
形跡如此者自德州來兩岸人家藉藉頗知之時亦
有為之虛張其勢者竟無詰問追捕之人何也其人
每夜皆來拋磚或爬行作狗至水濱伺便舟中呵護
發聲即急走去蓋一時饑民之忘命第不可長也奈
何奈何十日甲辰晴發舟月下抵安平鎮宿是夜復
見白氣射月十一日乙巳晴早過浮橋船戶入報而
後行佟正郎應龍遣人護行留舟欲相見予辭遂解
維而南須臾聞三賊舟皆就擒其指示蓋出於佟云

與兒女輩舉酒相慶世路竟何如耶夜宿安山閘見白氣環月如暈實非暈也十一日丙午晴早發是日始安行午後逢舊行人予労各投刺乘月行抵南旺北歸宿十二日丁未晴舟多失行避船積水泊師南以俟後舟午後鄭通府伯棟因予曲教之任吾松以舊屬來候入舟敘談晚樊僉憲准改任吳南見訪爲予談宣府滴水崖之獄予以罪謫不敢問時事唯唯樊甚慷慨有怒氣予舊知也白氣環月與前夜同是夜家眾始同舟月下行至分水祠宿十四日戊申晴移舟是日始順流矣自發潞河凡四十有二日南行

濡遲惟此爲甚晚抵濟寧馬頭宿予女一舟尚越在分水閘外望之甚懸情十五日己酉晴泊驛前李主政邦直來訪潘亞卿竹澗先生名希曾字仲魯來訪留坐舟中時以禱雨致齋攜疏具對飲清言盡日而後去晚後舟始至宿雨作十六日庚戌大雨午後雨稍收移舟宿趙村閘十七日辛亥晴發李主政遣人護行晚園月出岸柳碧天如洗東岸遙山隱隱列翠西望平疇麥黃初刈若淡金在鎔極目浮躍微風新漲聯舟而下間以鼓吹亦平生歡月最佳處也宿魯橋驛十八日壬子晴早發午過谷亭轉八里灣青山

如畫張帆下水快事快事至沙河驛遣還護騎待月船頭行二十里抵沛縣甫泊而大風陡作驚喧俱極宿十九日癸丑晴發外河順流東下江風滯行同年吳憲副德徵遣人迎至合滿德翼名翊時兵備徐州午後風雨雷電交作修桂野宿夜大雨廿日甲寅移舟過夾溝驛風雨寬寬已開發午後抵徐州于主政思睿來訪舟中談敘吳憲副來訪聯舟在攜具舟中夜燕爲予易一鎮江舟甫夫命子壻謝之廿一日乙卯小陰微雨放洪德翼復攜酒送四十里外古所謂知己之交予冊四引辭遂悵然而別巳刻放呂梁洪

處上政紳來訪茶話久之遂發觀翔蝗蔽天下抵邳州待月行晚過宿遷廿二日丙辰行清河甚駛薄暮乘微雨渡淮甚安宿新莊閘廿三日丁巳小暑陰雨發午抵淮陰總帥楊希仁名宏舊識也入舟談敘頃之鄉人李主事尚絅名日章至舊太守木字仁甫至茶話而別遂發宿山陽平河橋廿四日戊午早發過過寶應微陰太僕方寺丞宜來訪遣平范貞外時美韶鄉同年也聞人知縣詮過舟移舟時美季子姪求銘其父墓予諾焉夜宿界首驛廿五日己未早大雨頃止發舟午過高郵黃正郎兆見名行可來訪黃知

州士和過舟遂解維曉晴北望夕陽送水頗有奇趣瞑泊烈女祠前與時望標步入祠下相傳此地多蚊有女子夜行不肯傍人為蚊所嘬露筋以死土人祀之廿六日庚申陰微雨早發午至維揚待閘陶太守時莊來訪名儼嵩與人皆知也劉知縣良卿入舟倪主政維來訪遂解維御史宋君廷汝令人留舟相見予峻辭之夜行抵瓜洲宿廿七日辛酉早大雨頃止泊宿壩下廿八日壬戌陰雨未定待渡申刻濟江雲物山水皆佳舟行金焦之間真畫圖也晚入京口閘與姜幼章正郎聯宿姜名綱金華人南歸廿九日癸

亥晴泊京口驛前晚揚劉太守名可來訪與之借舟楊尚寶承家名紹芳還翁子也入舟中少敘徐二守萬榮至予國子門生也過幼章舟遂解維夜抵丹陽宿六月朔甲子晴早發有風甚涼不類伏暑二家人來迎至午後過常州太守張君大輪來訪坐談江上之寇甚有區畫別去遂解維夜宿橫林二日乙丑晴早發辰過無錫知縣鄧士魯名繼曾來訪士魯前吏科都給事中謫官於此得知也酉過滸墅鈔關康主事河來訪河康修撰德涵從弟為問起居夜抵閶門宿三日丙寅陰傳主事夢弼來訪以監兌至王郎中

亥成大化來訪以監寄至巡按御史魏君伯深有本來訪小坐遂解維韓希仁撫三子岦臣岪臣兪臣來迎敘見移舟過婁門以行後舟文學王槐楷畫至舟中閱數軸別遂宿瞿墩舟至四日丁卯晴發午過崑山典史出候夜抵太倉宿西門五日戊辰晴晚過南門舟行南岸州官陳瑞放舟來候時周桂廷以給事中言事謫判於此入舟談敘別去發舟午後過嘉定陳知縣寬入舟談敘同年陳大理宗猷弟也隨路有親故迎送者絡繹不勝出矣夜過南翔有偷兒舟患推挽夜宿江橋六日己巳晴由吳淞江行者并

數親知從外江迎余不可追者午後抵家連日親友相賀擁滿堂越三日辛未始得東渡過家祠并詣諸墓矣是行也自發舟凡六十有二日

南遷日記終

儼山外集卷九

嘉靖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入關曉山揚州西門過胡
安定祠入謁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司徒廟
未成觀所謂蜀岡者蓋地脉自西北來一起一伏
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亦名廣陵以與蜀通
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舖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
折足鐺煨生柴當上爀炭光焜然此有野意因念
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以自適願
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爲之慨然

盱眙縣令在山椒背淮面野不甚險塞臧質守盱眙
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復可見或
謂臧質傳宋文帝所爲殆非實錄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究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
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今夫天一生
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
然水克火火生土土復克水火克金金生水水復
克火餘亦復然但生數疎而克數密豈猶報恩者
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爲可以報恩之難而忽

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內兩株
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剝露其下西根一條大可拱
把纖直如椽長過東根迤綴如一甚奇木固有連
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舉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詩同
一亂世也若單舉一字爲義如亢稱蕩蕩云則板
當可訓亂也

邵大僕玄敬嘗爲予言姚少師廣孝選吳中數事內
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彝同學太史有姊

每歲爲少師總髮撫之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
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慫恿之曰
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
堂中少師望見之卽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
戶云我不要個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此
麼好人少師怡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
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
兎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
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欲令事女主
公大慙此二媼頗相類可謂英烈矣

太華山蓋不甚柯坪高自此以上則攀緣鐵索矣
小魁希夷峽供菜做塔擬希夷疏骨作黯淡黃色
入手堅實而骨節頗大大者如雞卵骨頂有二竅為異
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盛而之所敘州守趙偘字
廷文在傍拈骨骨一拔云亦漸變爲紅色亦絕屬丘
有餘年信異人也雅賴乎作書附余今同晦菴少
師爲應了時秦命祭告以六月登絕頂前其下白
霧瀰漫如大海時見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
視兩日當人同行亦有兩司官下山始知大雷霹
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烟突即雷也而不聞其古云
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既倦趁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灞滻
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在焉隱隱若山當
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紫英簇絳擁與東下浴
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晦菴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諡文
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觀賈南塢閣老所撰墓
碑頗不稱公相業還過其家問其孫承學中書說
事說公不甚言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而逝武功
康修撰德涵道此共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
以裨家傳之闕德涵云往歲余喪西歸見公於洛
陽里第留入臥內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
黑髮自幃中語云往歲陳淵編修借來余玦參同
是汝批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既而揖對則
一老翁也大聲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
丁寧再三德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
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傳云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即馬嵬坡
楊妃葬處岌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楊妃粉
宅土四尺餘可得如礓砂石研之可傅想亦一時
傅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一區即劉瑾所生之
宅劉本姓談云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
西南巴蜀東接荊襄不惟轉輸之易而饒沃亦甲
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虛談也異時亦
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
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
里惟鳳縣嶺雞頭關二處最險鳳嶺則迤邐而高
雞關則陡峻而矗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連屬

有甚孤危處其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者十一爾按宋大安軍閣經六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 朝洪武間曹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從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

武夷山形勝佳絕品題者形容不能盡獨所謂釣臺者遠不及嚴灘之奇褒城雞頭關北五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子陵但自高下趺而嚴

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人 澄京師人與陳給事侃俱使琉球高還會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大與中國風不同湧浪有如山故後天巽位亦置東南巽風也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幰褒斜二谷名卽今棧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漢鄭子眞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與可守洋洲卽此地篔簹谷與團池得跡東坡所爲題咏者尚可考幸按洋字本从水从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若上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不知山中何取以名關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云

洋縣之俗有歲遇伏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遇葛藤纏繞處卽解之謂之解纏蓋古祓除之遺耶禪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葛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

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實漢水之源至若險陡陀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爲傳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興元府賈胡過其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闕焉

寶雞南二十里爲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卽秦嶺一支不獨爲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

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字書
江河本諧聲今質之南北方言似亦得會意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孫[illegible]洛臣校刻

知命錄終

金臺紀聞上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

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倘有所得敢漫書之蓋自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爲一卷題曰金臺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于翰林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原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一有爵位者須自思吾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縣於壁且祀之

諡一日太祖幸而見之俊語焉大人跪答之曰此吾蜀中張儇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儇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名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弑之賊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儼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又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揚雄死與皆徵士陶潛卒則爲特筆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德丙寅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瀕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天地次之故製字者以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三小之文若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江浙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官內閣侍中官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時爲首相司禮監官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二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闇出其餘或使少監並用事者傳命而已

脊口上以石盤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蚣蝮昔鴟鷄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蚣蝮好飲即今脊口所置是也

郴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石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剜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丘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骷髏節骱嵌入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樂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平江伯陳瑄好飲涼酒京師貴稱曰平江不飲熱酒怕火熙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火篩長偉赤類驍勇善戰兵勢頗張　孝廟遣平江鎮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　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家居未幾卒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翰林晚退吏適來報云明早入　朝俱須早赴但云出院長劉先生仁仲之命叵測明早　奉天門駕退中使宣　旨府部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翰林院官皆待　命　闕下未幾左順門開出一朱櫃中使六七人作傳宣狀余等皆立內閣門外北望洶洶適刺房中舍過云非進呈通鑑纂要書札作　旨令特布示時西涯

在告焦王二公皆詣闕須臾中官復出手持若詔旨於是衆皆叩頭謝而退即日科道官舉劾而修書官自西涯以下皆得罪明日有　旨內閣二公不問外自禮侍劉公[illegible]學士劉春侍讀徐穆編修王瓚皆[illegible]周文通等皆調外中書沈[illegible]人[illegible]放為民外[illegible]以為是舉也意不出於　上上嘗有主之[illegible]時將俞[illegible]數日閣內擬票皆惜其不[illegible]之列故事將成奏　御必有[illegible]或謬官加俸至是蔣公獨得免塞翁之喻豈不或然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為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為蜘蛛所咠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頃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來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使

桃三千歲一結子當見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 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韓公文司空李公鐩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 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 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 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既而守谿公被賜會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龍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閱兩月閔公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

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山王公翺忝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遷以少卿費然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七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滿入官而今則帶銜云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云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云云雄後遷不應預引余嘗疑此傳非遷之舊不然此一贊必是班書竄入耳遷史甚多無謂者武帝本紀與封禪書不差一字亦豈應然且非紀體疑別自有武帝紀而不傳或以其爲謗書故耶

金臺紀聞下　　儼山外集卷十二

公穀文法悉著何孚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録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秪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掌中江浦人與定山非孔易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

稽是日極肆談鋒盡社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勵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李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　朝作對聯云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稽仲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以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旼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榜杆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閑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眞息齋之竹眞而不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

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
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别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
人之冠兒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
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
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
東朝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
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
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
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不
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
每念之曰東海走卻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即其
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爲凱誠風矣
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
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
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
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遊從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
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
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
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
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
於便殿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
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　陛下規
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祖即援毫左右揮灑
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　陛下江
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
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
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
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
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
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
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illegible]

監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 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閒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北見石林一說六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時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閒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國學書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因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故之可也竊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竊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延安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在閒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勑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會司業鍾振之欲乞終養選戊辰四月中郎謀之夜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 旨矣俄爲吏部將終養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

日謝　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
漏與共興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歟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
之北能幾何耶二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
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財
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興其水不為害者天幸爾
苟一治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閉築難以言善

金臺紀聞下終　　儼山外集卷十二

願豐堂漫書　　　儼山外集卷十三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西涯先生以翰林[illegible]
考試官策問中有及　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
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
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
患此特場屋常耳漫無要領迄今首選程文所刻
乃欲推鈔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
嘗與劉侍御之令制鄉　將準殿下亦歲給祿米
二百石　金枝玉葉日以蕃衍傳之千萬年之後
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蓋坐因之道也宋神
宗時王荊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
訴馬前荊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
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疏少長皆
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
生子則冒為己子以利其請給其醜若是今太宰
遂菴楊先生一清謂宜自　國王而下以次制其
妃媵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
飛鳥而銳喙肉被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illegible]
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鼉鼓然[illegible]

黑雲靉靆閒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為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形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使為庶僚時奉 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頂見山下白霧瀰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俯視突煙驀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之從者以為雨作也及下山村叟人云適有驟雨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嘗圖處其巢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髡發宋諸陵有裒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為唐義士玨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為林義士熙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為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官云

張莊懿公蓥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奔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官春坊從德贊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僧侍御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夫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證類至千餘言不能郡中一閧一時遊宦從之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

元余忠愍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為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偽於晉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於

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子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此如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爲鎌傷流血不止衆說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爲物所勝已而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乃復捐而夜往焉

顧豊堂漫書終　儼山外集卷十三

谿山餘話　儼山外集卷十四

周喬延之尤溪人字希旦宋熙豐閒人知虔之新淦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未年三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長樂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如相見藜杖簑衣箬笠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人時門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稱此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衣冠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中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爲賦一詩曰

大明啓運接虞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使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於初志負升堂公戊會元入翰林爲編修以四叢山應制上疏諫上遂謫外長時羅一峯倫多論時相與復後先謫上論翕然稱之謫還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十年孝廟末始用論薦起爲南京國子祭酒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起南還南禮侍再不起乞致仕家居復以翁薦陞尚書年八十六卒祭賜葬賜謚從公食其幼子皆異典也業南雍撫賞公器待時年二十六今五十三

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為後生輩反覆講說終日不
倦其言指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所謂國家
之著蔡若人是已每為諸生言甲子歲史天下多
事云云乙丑　孝廟賓天而劉珙擢楷　武宗朝
事無一不驗所用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有
一二事得於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修使
淮府時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
謁公於白露山下公留飲於廳事惟虞佐與深侍
公一詢　朝事併及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深不敢對又曰當
論昭穆昭穆亦有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
也武之穆也則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
時以刑城尹持服衰亦議論是時亦默默公微笑
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
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議
引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遂
謝不省何謂公亦遂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
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遷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
喪還家戊子始召遷祭酒明年三月以　經筵面
奏再上疏得　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

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
則在于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忠定故
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
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勳業萬萬不敢望忠定
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
定為深喻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
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渙書於南劍州之九峯吏隱
處
予為庶吉士時一日侍坐於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
予曰德懋可為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
聲曰以爾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為
日講　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
得德懋居山林久未閑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
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
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
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
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
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
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我　朝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

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公
東陽載在交泰錄比來南劍開之蕭少卿九成部
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
其禮如何當在何處當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
殿常見臨　殿前檻見吏部尚書王公翺問對畢
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指揮呼還問衣破何不
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
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月間遂　召
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遂來楊
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官會推恭順
侯吳瑾　英廟以為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
以為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
人好獨爾以為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
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
乏人　英廟即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別
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合如此　孝廟有意修
復眞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
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

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
旨行之而一時　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
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於照詳類行報罷一時聞
然時駙馬都尉樊凱掌紀歷將軍特過兵部為言
此非不宜裁革東山堅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陛殿凱在午門外語衆人曰都革不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就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
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
究凱奏昨兵部已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
大夏敢如此　王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
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
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有為事機一失乃
至於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疎畧甚可惜也
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衙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
大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眞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
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
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眞帝

王之度哉

宋詩自道學諸公又一變多主於義理而興寄體裁則鄙之爲末事如明道詩極有佳者合作處何下唐人龜山詩筆自好大篇如岳陽書事開闔轉換妙得縱横如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之句尤爲奇偉其見筆力小詩如簷雨樓臺平有無興致寫湍描寫甚工

亡國之君多吝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興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並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鋹疑猾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豈有才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庵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

礙識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特於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須務定從則官田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當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爲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爲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授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違期應刻佃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官田所名目之設其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叅考

宋林艾軒先生名光朝字謙之謚文節與朱晦庵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皆在乾淳間以道學名而艾軒年最長平生不喜著述喜讀書以解會爲樂嘗曰每一開卷便覺眼明又曰終日在案頭翻故書

以此爲實歷日子又曰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柸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但見空屋数椽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又有來與友人論作屋云自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柸飯且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夾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煨雜芋觀此尚可想見其清嚴也亦喜作詩以自豪論詩極有卓識文集十卷近刻在莆田

鄒霈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栟櫚有栟櫚先生文集栟櫚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先生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栟櫚以冠帶寓之辭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留帶曰儻無千幅竟不還栟櫚爲寄一詩曰歸帽納毫眞得策要賤留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若求益我已忘腰何用渠閉戸羽衣聊自適推窻柿葉對人書帶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輩風流調笑藹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柁工不相爲用鄒栟櫚稱閩水曲折行亂石間跳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其言如此異世悲之我輙　寇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人傳報　憲廟臣色憮然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去也不久矣　宵天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信淸心寡欲自是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愼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爲精博自眞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謂聯句始著於陶靖節而盛於東野退之則失考矣若論聯句寔始於賡歌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謂雙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

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肴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儼人之言便其褒彈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章惟陸宣公可敵

己丑十一月九日予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即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酧云

谿山餘話終

儼山外集卷十四

玉堂漫筆卷上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每有紋横界而層層相沓謂爲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者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闢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頂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充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横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
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
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
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
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
月影辯因識之

虞伯生作豳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
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
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
其一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
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
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　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
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
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之三
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
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
毀之禮親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
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傅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
地外地水皆在天中管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
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
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卻倒
說

嘗見閩閫尚有憲副云能捕媢民爲我　文皇帝白
溝之役時中歐陽圭齋南司中已有此語想是元
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
其言曰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烏之雅以其
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
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
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
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　朝有事於太
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
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
西而北窮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
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已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學行在翰林院印扈
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
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爵關防禮部行在
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湖張公禮部印則甬
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
右侍郎二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
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
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
中飛出滿稍入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
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
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爲擠之也今抑
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
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
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蔡用之詩後
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
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榜文淵而不在
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
而榜爲東閣云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
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
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
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卑官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
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
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
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
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
制誥謂之外制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
楊文貞公以爲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
奉 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
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
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

相類少一發筆下作文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盖
鎭遠侯顧公臣之賜葬也正丙申歲歸　太祖累
立戰功　靖難師起輔　仁宗居守北京内難平
論功封鎭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
功臣未有壽考如臣者也臣最有功於貴州出鎭
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
恤兵民未行有誠心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
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
難得者偶與姚少師論其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璉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
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閉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
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
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卽日召見與語
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賛甚寵多命爲翰林
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
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稱君子數諭之曰卿
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黃綸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
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班靖文
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詰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
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
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
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係鎡邸府長史作　宋臣臨岡時忠知可觀卽文簡
公稍之希仁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宇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令以參議擇表
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

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胷
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
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
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己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　命閑居少
宰張先生用川以革朝遺忠錄見貽題其檝曰及
謝客時一覽予閒讀之義例無雜似是藁草前
有二序文不知誰所爲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予嘗有意整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
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為第一爽恭以江陰相子
先為國子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
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孝陵碑鄞人樓得達亦
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
云

玉堂漫筆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五

玉堂漫筆卷中　　儼山外集卷十六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
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
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
召游還山金州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
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
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
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
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
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
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
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
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吾高
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
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
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
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
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
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道龍虎山道士奉書云

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
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
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下宗道字景宗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
樂二年國子助教王達薦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
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

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
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二則祝希
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
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
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
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
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
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嘗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
行視謂之巡撫事訖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
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能去正統
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
浙江福建無巡撫昨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
撫北直隸則有兩巡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為光祿入 朝面見候五
日乃能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
學上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曾
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為難彭惠安公韶弘

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事常
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
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
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
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
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 朝
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
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
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
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

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旋
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
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熙治 聖明耳目
開達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
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
考群臣典事則見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
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
見可敬可服戊戌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
座仍許禮部都察院糾劾丁掌府事印日往衙門
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晝會一時冷局為
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 御座設黃幄於上將
朝廷欲修午 朝故事耶因讀憲安新集備記於
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海瀆而求水之奇
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
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 有
華蓋殿侍宴退 朝詩云團團楊羅傘被服金文
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
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
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國見
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為
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
改曰展武因陷為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
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
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
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 皇
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皋平
靜安寺在縣西北十里中有赤烏碑陳朝檜
永定二年割海鹽鹽官隸海寧郡上海又嘗屬錢塘
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
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鑑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徵明父子之手燦然可觀內蘇轍一跋云予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月謫高安時所爲豈有所諱耶將別有字行而予轍子由特顯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所爲時已入閣似指今 內閣而言空青曾紆紹

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焉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爲內閣本此指宋內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 朝無秘閣用字微有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字草法稍作轉摺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爲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鉉臣兄弟篆意尚存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柳書所疑南窗下兩目作花援筆浩歎

兵戶侍西磐劉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薛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最可觀後來爲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中以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大學士以病免起爲國子司業

永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丙午進士蔣癸洪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進士丁卯爲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永樂乙酉科永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爲狀元自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爲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爲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爲許觀榜是年五月重試則韓克忠爲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爲張信榜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然花狀元歸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甑節處可製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即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

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為畫爾妄論衆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崔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獃自今觀之獃豈獨蘇哉

玉堂漫筆卷中　　儼山外集卷十六

玉堂漫筆卷下　　儼山外集卷十七

富韓公嚴正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録記其一則曰弼常病人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人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為小人所勝不過徐待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　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䍦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徙凶服乃用白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為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閈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人欲晉以代已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慫恿文端言文端直諒人

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歎謝以爲非君不能
闢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
狡猾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爲之備驛遞中皆先置
所親與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忘其功名之盛故
謗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
於數百里外陳幄幙油靴傳言杉朴訥循理儼然
謹愿人也宋中惟聞言蕭然爲惡之具悉屏去而
親戚皆畏稷交舉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弃以
疑其媢已及還　朝遂出之於吏部初　仁廟時
官僚最不悅授陳德遵循以狀元滿三考　仁廟

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爲太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懟文貞未
發　仁廟賓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
還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
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既卒鄉人訴其子於
朝中官巨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
不相能及是遂曰既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
下撫按耳文貞以爲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
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既來白其

辜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爲尚寶官而去德
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爲宰相之子　朝廷
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且業速其來上王
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敕故事處之逮來
獄成當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
必恤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勑稷之敢於爲惡亦有所恃也稷既繫獄文貞得
疾猶欲援　勑以贖稷死命次子遺檢勑冀密秘
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丹徒靳宮諭
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　君臣之際
爲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
事其處元帝於開平也開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
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
吾　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
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矣
文章貴簡明上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
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
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嘗爲文章而不知

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爲
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
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傳臚前十名御藥院先
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
至公考官自是悉信無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
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眞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
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群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
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
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
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
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
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
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
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
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爲廣三千里周天大
畧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
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
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
一里又按摩林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
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
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
天貫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
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
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
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五行之精
爲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爲宿咸列布於天運
行經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蟻右磨疾蟻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
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闊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況色乎曆家入筭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曰抱背曰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行曰散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鬬環之曰勾繞之曰巳早出曰贏晚出曰縮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孫 楫 泣血校刻

玉堂漫筆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十七

停驂錄　　　　儼山外集卷十八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今
歸德州即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
亦既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
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己巳年刻之後正德
己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逆
瑾之變作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云夫文獻
之廢興非特有數抑亦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
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深麗有太平氣象天

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
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
予初登　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
每與亡友王宗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　孝
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
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
蝟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
詩史亦略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愼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
好嘗約獻吉遊吳下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

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寄齎渡江留京潤一兩
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
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
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既燃燈
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
李杜事微失古劉名徤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
孝廟凡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
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
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
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箇醉漢撇下許
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
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每以
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
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
累今五十有四矣種種矣盍知其言之有味嘗見
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

往與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淵時遂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外無他語但道予行役無受炎涼乎予笑曰不至是小人炎涼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棠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即引手令其診脉姚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既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頷之最後姚曰大人根羅上別有一竅出汗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秘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即治行果十二日捉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illegible]守清之向在長安為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畧云僕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閭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病翁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仰起朝躐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窖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聽事以警子孫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官田為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為名言 夫有所享者必

有所養燈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爲予鄉前
輩陳晩菲先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
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
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
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
令石取二升爲鼠雀耗我 太祖則每斗起耗七
合石爲七升蓋中制也江南摽稅每石加耗已至
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爲
也近時廵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

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
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續停驂錄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季札觀於周樂爲之辯微微理信美矣頗疑左氏之
傅會未必實有斯事也又疑左氏亦爲後人所傅
會未必盡出於左氏也何以言之按論語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
時孔子年已六十有八矣前此詩樂蓋嘗散亂存十
一於千百此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用
以被絃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也季札
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
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稱定者皆吾夫子

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傅會以此又季子
之所論皆樂其旣作聆音尋義或有據依獨於歌
秦則推其所來是於音義皆何所取而於列國若
興例爲疑後人之傅會左氏者以此先儒以爲左
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豈因有
所辨耶
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
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
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焉
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冊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

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寓詞是也而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當乃為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　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了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

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入于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乃詠嘆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求元審聲宿悟神解者世合有異材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為沂山在今青州府臨朐縣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吳山為西鎮在今隴州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為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為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醫巫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嶽為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北嶽北鎮相望千里而山脈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江南而間隔絕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勻停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在東南五嶺為案而江河兩水為襟帶嶺南諸山為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為外明堂我　朝形勝真天造地設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戰皂林烏鎮相繼而敗生禽其兵六萬十四日取吳江士誠遣銳卒迎戰于尹山橋康靳公持戟督戰銳卒盡殲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劍林立金鼓雷震將士蟻附城中食盡至煮靴以充饑凡十閱月城陷時吳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籍士誠送京師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　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

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
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
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
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
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
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
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
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
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
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

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
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
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
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
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
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
里荊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
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

興兵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
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
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搗其近郊首
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
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
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
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

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
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
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
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
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
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
臣僚果能明識時務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
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
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糧以供軍
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

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即當移兵剿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得大體勝已上於此固不待捨士誠而後爲烈也檄中所指實以斯成罪以情免當以衆親而勠仇有司者役而復當此元之末造啓　運之資也詩稱殷鑒又安得甚裝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建者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墾田所費不貲又勸造至正交鈔物貨騰湧又勸求禹故道使黃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萬河夫多怨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亂蘄州有徐貞一本湖南人姿狀厖厚以販布爲業一日浴於鹽塘水中身有光怪妖彭之衆推立爲帝以據漢沔欒城有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起徐州其僞詔亦云彌勒佛下生以紅巾爲號未幾討誅之其黨已命山東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汝穎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帝改姓韓國號宋改元龍鳳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劉福通等自

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爲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龍鳳豈林兒即山童子耶按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十二年也明年我　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劉福通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所謂擾我疆埸者蓋指此而我叛將當是指諸暨謝再興也　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命降遣元不能制士誠爲鹽場綱司牙儈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然資性輕財好施頗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爲主據高郵以叛元命脫脫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平在旦夕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有疾其功者曰不待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追還及再攻之不下會脫脫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洗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入海運遂絕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脫脫之總師南伐也丞相哈麻譖之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適

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先是脫脫有弟野先
不花爲中臺御史大夫㡳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
寧脫脫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御劾脫脫奏寢遏
不許建言進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爲矣亞麻矯
詔既殺之後亞麻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
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
采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改元大義我　太祖親征
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
其下復立其子理於武昌改元德壽進兵攻圍一

年理出降
竇儼水論一曰數二曰政大畧謂水之行紀於九六
凡千有七百二十八歲爲浩浩之會當其時雖堯
舜在上亦不能弭過此以往則係於時政以貞元
之水乃唐德宗任用裴延齡棄黜陸宣公之應告
君如此可謂探本之論矣然大禹疏導之功抑豈
可少哉近予西來魏太常莊渠會於吳門夜論河
事亦以爲水災常逢六數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
變云六陰數也理或宜然
歐陽文忠曰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

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惑而取名如元結之徒
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
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
卞御卿惠示一碑與園池記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
弊矣元次山有集亦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谿先
生家同年洪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朴如中興頌
則典嚴法度矣歐公尚稱歎之使公在今日又當
如何爲歎耶
亦嘗謂後世文章之快暢者若阿房亂辭陽冰篆贊
可謂千古如新自過不厭者也贊曰斯去千載冰
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誰能
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
此刻中山禹錫之作姚鉉文粹所編有之歐陽公
集古錄乃謂不知作者爲誰豈公偶未之考爾
讖緯起於哀平之間相傳總八十一篇如尚書考靈
耀河圖帝覽嬉春秋元命苞孝經援神契春秋合
成圖洛書甄曜度孝經鉤命決春秋考異郵尚書
璇璣鈐之類紀載雖異名命畧同疑皆一時術士
隱叟所爲故出一轍漢光武以赤伏符受命尤所
尊信其書曰河圖會昌符自此以後風流漸靡而

文體一變矣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亦本緯書今世傳者文字結構頗爲古質時作韻語多所根據頗有過於文人華靡之作當其本於行持心思之寄者非口耳比也明帝時教與東來其文字又別出矣嘗見石趙時麻襦與佛圖澄語曰丙戌受玄命絶歷終有期金離銷于壞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窮巳巳之首當濟澄答曰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虛遊間言多隱寓有不可解視參同之文一類也宋儒謂大藏翻譯多中國文士助筆亦恐或然將三竺亦自有授受耶蓋不獨道有異端而亦有異端之文矣

王雱字元澤荊公子世傳荊公與明道論新法時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法乃得行其氣象舉措是一紈袴無賴子弟熙寧中神宗再召荊公衆問荊公來否元澤乃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隣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其雅馴謹厚又如此豈二人耶又嘗聞荊公每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須指下元澤曰大哥是一箇其次即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皆至宰相而元澤以早亡荊公雖偏拗不至溺愛豈毀譽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漏水之製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天池三平壺四萬分壺口上而下一管低一管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氣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作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畧也議者謂冬寒水澁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丸圍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晝此外別有燈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瓏儀皆巧製也

馬嵬坡題詠甚多惟杜伶一首極爲婉麗楊柳依依

水拍堤春晴芳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
殘紅襯馬蹄
唐姚合嘗武功有縣居詩十首壬辰歲平定閒居
讀之甚愛乃盡錄之將來能盡者分段爲圖懸之
山居以娛目
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
樓逋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
詩題
久屈天然性爲官世事疎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
書因病方收藥緣殘學釣魚養身誠好事此外是

空虛
微官如馬足祗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
人簿書銷眼力盃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過
此身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
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本自心中樂從他笑
寂寥
晚鍾驚睡覺世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
閒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嘗羨劉伶醉高眠出
世間

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昧人
非閒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
心違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鬼年老漸親
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
相偁
詎念東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
忙醉臥慚知俸閒書不正行人間尚踈簡與此豈
相當
窮達應天與人間事不論微官長似客遠縣豈勝

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惟寫五
千言
閉門風雨裏落葉與堦齊野客嫌盃淺山翁喜枕
低聽琴知道性採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閒行只
杖藜
詩中多作何有盡手難盡處但三年綠衣與故人
得路之句似欠貿然仕宦之不得意者亦是本
色語爾庶都長安武功密邇首題曰縣去京城遠
又曰遠縣斯豈實錄耶

續停驂錄上　儼山外集卷十九

續停驂錄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

宋种諤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盡平砦莫悖因而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千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為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為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為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擧也

石城滿四名俊人以滿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滿氏把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欵附　太祖高皇帝斥平京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為利號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火能為腹心馬驥南斗為股肱咬哥保哥為爪牙滿能滿玉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縱渠入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能制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嘗談兵嘗與余議以鐵作三木鑽刺地如錐散列以蹶馬足予為名之曰土鑽

少林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有履席之不能去宋仁宗嘗作一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箇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説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此金丹之説不知仁宗御製耶抑代言也

前齊衡陽王鈞好學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謂之巾箱五經宋惇學宏辭科許士子持書入試故巾箱板行其書甚多巾箱蓋始於六朝

道鄉先生鄒志完敘遷上表有云賜骨癡聾信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古人所謂經患益能遭蹶得便者意蓋如此雖然苟非踐此實境終為未能深知蘇東坡有表云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猶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又云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

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此語使他人聞之或未知其工也惟亡讀之則有悲喜交集者矣古人謂不行萬里道不讀萬卷書者不得杜詩有以哉

洮河緑石出洮州衛上關西與西番接境唐以來名人多採之以製硯宋失其地故士夫尤貴重之色有淺深澀有老嫩猿頭斑瓜皮黄蚤子紋者爲佳雪花無點者不足貴今沢州亦産硯石似一類云

清明前三日謂之寒食節天下皆然其事出於介子推山西尤重王惲有詩云晉人熟食一月節居舍無烟竈厨冷

山西三關比諸邊爲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爲山植榆爲塞因地形制險最爲上策近有拔柳之法尤便易於榆拔古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爲將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說探諜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兒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矣

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則卑者不得入又曰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塋魏晉始合又曰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又以漢祚長而魏晉短乃合葬之驗其言頗流於術家至謂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乃爲不論

沉香出林邑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棧香乃是一種木耳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黄出西域土人於烏糞中得之生極高峯鷙鷹鵰之屬打食於上遂吞而復出其大者極難得一云生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扶南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得二說未知孰是云畏羚羊角則同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紡作布若垢污

投火中燒之復精潔余嘗得少許作白色乃蕉麻
之類疑後說近之又南海中有蕭焚洲有獸名猾
猾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惟從鼻上竟
脊至尾處有許有毛白色長三四分土人捕得之
投烈火中薪盡而此獸不傷見抱朴子豈火鼠類
耶
昔甲公兩收當國時嘗稱記人者巳用未用姓名置
作當行已行條目謂之記閣之前時云我　朝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
名姓使之撫中暇即披閱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仕至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杜
子美所指李邕欣識面者即其人也其父名善注
文選文選有五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
翰并李善為六臣皆唐人也意當時奉旨注釋故
稱臣唐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金谷園記者不知
即一人不耶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　太祖加耗以為仁政按周
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
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
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廪耳又謂不宜取而

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耗是也其貸
善矣我　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
費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巳至三斗餘而漕政廢
弊兹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
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
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
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
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
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
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耳

於官將賑濟多矣
朱文公為浙東提舉時與丞相王季海書曰今上自
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作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
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
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
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
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
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吁可謂危言矣當時猶能容之季海殆未易及也

蘇黄門古史序曰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蜾蠃翁極歎服之以爲非子長所及東坡范文正公集序亦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甚以如出一轍若其名理則當以水之濕爲勝世有溫泉湯泉寒固不足以盡水也

林竹溪論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詞必己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但體製相類筆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

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書歐陽公亦謂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譏規其長自見耳非後世相傾之謂實謂原父所行修書制詞可謂高出一代相傳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豈獨長於此耳

宋朝王氏文章之盛出於一時者臨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禮和甫王安國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澤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冏容季皆一家又有揚州王令逢原並稱大家又有王鞏定國王詵晉卿王無咎補之稍後有王適子立蘇頴濱壻也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傳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爲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黄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非實數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

益者何等書耶洪咨夔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
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
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籍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
求一日之內三館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
著錄者溢出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
南宋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
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
新得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
儲蓄乎我　朝文獻日新今秘閣所有者多宋元
之舊間有手抄本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

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
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
矣爲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務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
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
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
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
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

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
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
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
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
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

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
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
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
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
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顯德中遣使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
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
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
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
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
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
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
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為
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
庫為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
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
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
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
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
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
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
徽宗政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
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
舉秘書省以聞聽書過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
或有所闕不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
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頎所進二百二十五卷
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頎進士出身東
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
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
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
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者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
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
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
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　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勑翰林院凡南京　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請求遺書劉炫遂造偽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易以卜筮傳若醫藥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續停驂錄卷下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史記列傳詳於戰國而畧於春秋或以爲左氏國語子長所未見故爾然諸儒明言采世本左氏國語戰國策諸書豈子長自有深意耶宋眉山王當嘗爲列國諸臣傳効遷史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亦有裨於人稱其議論純正文辭簡古則子産叔向諸公當無憾矣特今世少傳其書爾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宏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宏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司馬子長有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似是未嘗見左傳者

葉石林有春秋傳其序謂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其論過矣大抵左氏以事傳經故詳於史而義畧公穀以義釋經故深於義而事畧各名一家之書也故三傳難於獨行而可以兼考丹陽洪興祖有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泥斯言得之矣

孟子爲長者折枝枝當解作肢體之肢猶云折腰也

枝支字古或通用

類書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本以簡約便於文字之譽據今其書頗多煩碎不該反覺費力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候若梁武帝與沈休文徵栗事之類唐宋之間則以資科舉應試尤便於詩賦韻脚與剪裁餖飣之用故先輩嗤之以為韻府群玉秀才是也

朱子注楚詞在今餘干之東山其意蓋為趙汝愚作也復為後語以選古人之辭世有議其去取之未當者蓋楚詞之文至東漢而病矣況後世乎文公之旨則以無心而冥會賢於不病而呻吟者有此為第一義也

中山劉禹錫敘韋處厚文集曰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贊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其辯似管夷吾其推賞甚盛矣今處厚之集人間少見信如所序當居陸宣公韓文公之右矣然跡其所論次者亦可為摘文之典要也

高似孫子略摘取文子精語云神者智之淵神清則知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似有見者但論知即是例之當曰心者智之府心平則智公

馬班並稱為史家極致後有作者不能足過然毀與之言亦自一家聊見人倫之鑑其稱馬者則曰太史公書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蹤跡者矣非之者曰以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全用俗文間以俚俗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其稱班者則曰西漢著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作者莫能及其彷彿為之者曰六帝之前盡竊遷書既不以為慚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不但互相短長而已學者將孰據耶

自三代以來廟制各不同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又謂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而宗文武則七廟故天

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
有其人不得過五王廟謂君臣同制者非也夫爲
之父無皆郊矣而不廟文王猶事殷也而百世不
遷然則親親尊尊何說耶
文公論昭穆亦具二說按昭之爲言朝也取其向明
也穆之爲言比也取其深遠也古者宮室皆東向
故昭穆之義起於南北而無取於東西也文公謂
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
而南爲穆故中庸章句亦謂之左昭右穆云其論
太祖特廟則云生居九重窮極壯麗沒祭一室不
過尊丈之間以爲孝子順孫之心有所不安若然
則秦皇漢武之所爲厚葬猶爲合理與恐於自[illegible]
人鬼之義皆爲未精豈一時有爲之言耶
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以象神
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成羹墻之
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
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他歆享此近
於巫覡之說
班固贊漢帝系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卽太上
皇自豐公已上無聞焉其後申屠嘉等議以高帝
爲太祖之廟文帝爲太宗之廟漢之廟制如此未
嘗上推最近於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其論美矣雖子房亦亟是之所
謂阻三面而守一隅以制東諸侯此亦乘秦之弊
而言衛其宮於內而畧於外甚矣山東諸侯皆吾
中原故土施德行仁文經武緯何所不可自今觀
之關中形勝乃當西北一隅故漢唐都長安數有
虜患皆緣於東諸侯正難以[illegible]一論也
唐張齊賢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
遷漢高起布衣無始封祖卽高祖爲太祖魏晉亦
然想當時無禘祭有祫祭而已商周之稷契正如
人家門第偶自有人苟無其人何必模倣以自誣
其上世也
姚崇宋璟並號名相當玄宗將幸東都適太廟四室
壞宋璟則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
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姚崇則曰太廟屋
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
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
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
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玄宗大喜從之楮無

亮以爲附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
以立太廟乎此詔便之言耳玄宗亦弗聽自古帝
王樂於適己況玄宗乎但姚崇豈應如此舉措姚
宋之優劣於此見矣

漢宣詔尊孝武爲世宗夏侯勝議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
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
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
民不宜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
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得罪下獄而世宗竟立廟後
勝不詳本朝而執議甚堅此可見漢世士大夫質
直如此猶存古意惜言不行可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
免爲庶民就田里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
爲兵六十而免之制按此法甚善今宜用之於三
邊始於軍餘及於土着厚其資糧給之器械則勝
兵可得比於鎮兵京營調遣遇之遠甚

南宋名將稱張韓劉岳葉水心論之曰究其勳庸多
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縱有小勝不能補過卒用
屈己講和之策以成安安江沱之計予以爲此眞
備之詞耳又指其實而議之曰自靖康破壞維揚
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
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
內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
是時也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
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此其論宜
公矣然二吳韓岳尚未免此耶及觀汪彥章之奏
劾有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身爲大將
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又曰張
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
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高宗再有館頭之行者
張俊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
守九江其措置要害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
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
之計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𤫊卒不爲用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　朝夕飲宴賊至數
十里間而不知則失建康犯兩浙乘輿震驚者世
忠王𤫊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

光世使之也後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
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執縛縣宰以取
錢粮雖寇盜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
張燈高會璞自信入閩所過遯索千計公然移文
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當時事勢若此
高宗周旋其間亦難矣彦章欲先斬王璞以次論
法又欲於偏裨中擇人陰爲諸將之代當時偏裨
中不知果有出於諸將之右者乎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設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州虎
落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
徒爲國而亦各自爲其家皆通論也

後魏經畧江淮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水次倉自此
始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
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
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
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至忠之言侃侃綽有
風裁惜乎承嘉出於私意一時語塞若有至公之
心盍應之曰如彈大夫即白大夫有何不可今制
御史有劾必告都御史者亦即其旨此尤可見公
道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
雖善而不問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聒耶夫
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
近遠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棲
心塵表爲下篇劉歊兄弟歲其中篇凡一百三十
七人予頗愛其有義例不必風猷具姓名亦可也

蘆織席任恩有之吾海濱人謂蘆廢自六朝已有此
語從草從廢名見劉歊傳鄉人謂織席將蘆舞飛
起故飛蘆轉而爲廢亦方言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
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殫日月以俟其自
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
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

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蓬溢生於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泛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傲

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燕經費咸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稽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尤難恐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

事於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唐玄宗時事說者以爲瀘州荔貢耳荔枝鮮味不堪遠寄漢和帝時明言南海獻荔枝龍眼則來長安遠矣

宋神宗初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蘇軾有文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

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黃河水與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礬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時泛漲曰客水其勢移徙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擱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捲逆漲曰上展

順漲曰下促直流中原山横射曰陘穿水猛驟移
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拔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
輒能溺舟者曰驚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
初秋則黃滅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
沙也
茶之名見於王褒僮約
黃小虎制尺氏始生爲黃四歲爲小
與地以河南爲中而汝寧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陽縣
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測影植圭莫準於此
予爲國子司業時彭幸菴澤以太子太保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　本朝
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
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
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任爲霍州蒲州學
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御史毋能
其祠堂有曰　聖朝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
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略釋太極西銘
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

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辟
倫其稱述如此又按荐菴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
都憲李松山先生充嗣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
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
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
負高質知求聖門爲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
親本先化俗率身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
庠學正二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庠衆虛往
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
典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

留葬於彼吾聞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
其祠而詢其冢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
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
爲縣尹龍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
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
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
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
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
四書詳說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嘗
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東所指卓菴即黃諫廷臣

先生也
異端文字不能不作要有儒裁揭文安公傒斯嘗爲元宗室作長明燈記有曰夫燈者所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而不能恒乎夜月雖至明而不能燭乎晝故必假膏火以濟其明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明亦不可已當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盛不能徧觀必假乎臣以達乎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其文暢達可以爲法

東漢淮瀆廟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崇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齋絜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敬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祀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祗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其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紛紛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詞曰浤浤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抑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千萬億按漢碑之傳世完好能讀如此者鮮矣或云浚儀吳炳嘗重定其文而書之

論語詩書執禮傳者云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似費分疏恐執字有誤疑即埶字耳埶藝古通用所謂游於藝也不知是否執禮之文再無經見況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者按古稱六經亦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耳蓋易具性命子所罕言樂一埶也故又曰成於樂

吳幼清曰兵服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

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

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此可謂通論於今可行

盤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名見漢書田蚡傳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為中庸講疏然已有知中庸者矣非但始於宋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訟修學校親為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風翕然以盛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見河南通志

續停驂錄卷下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科場條貫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官請用其餘同考五員於在外學官請用

本朝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惟前癸未年因　太宗渡江用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科場災至秋復試以明年甲申殿試

會試

會試錄亦稱小錄見於正統七年禮侍王英前序是年同考則有永新縣知縣陳孔昭京衛武學教授

紀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彌封謄錄對讀官俱用部屬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二十三名南昱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溫松陵驛驛丞

十年同考則有禮科給事中侯潤一教授二教諭是歲中式者無他流

十三年侍講杜寧為副考官同考有二教諭一訓導有辦事官舒庭讓中一百二十五名

景泰二年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副考官修撰林文同考則有刑部主事錢博廣東叅政羅崇本一教授一學正一訓導

五年考試官商輅輅正統十年進士聞三科爲正考官巳至兵侍兼翰林學士春坊大學士同考則侍講兼中允楊鼎贊善兼檢討錢溥皆巳未進士先一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官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兼取以充是年郡縣教職爲同考者絕矣而受卷彌封對讀官則用知縣知州等官爲之

天順元年副考山原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同考錢溥尚寶司少卿兼編修李泰尚寶司丞兼編修是時　英廟復辟官制更改徐俶以翰林典籍爲房考彌封官則用府同知矣

四年閻禹錫以國子學正爲房考

七年科場火移于秋試是科五經刻文三篇論刻二道文盛於是矣

成化二年供給官則用禮部精膳司員外張顯矣五經亦刻三篇第二場刻詔

五年每歲翰林同考敘官同陞者序科是歲惟周經以庚辰序於丙戌之後

八年科場條貫畧定矣

十一年編修林瀚敘於巳丑之下

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廿二年尹閣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各北四南六旣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從言者又各退二卷以益中數云

舊制俱以八日鎖院至成化二年裁定以二月七日鎖院唯弘治五年以郊祀齋命先一日蓋六日云

洪武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會試同考八人

正德六年劉閣老忠主考序云舊制五經同考總爲十四人近以易詩卷浩繁各增一人爲十七人據正統元年才八人至景泰五年增二人爲十人天順四年又增二人爲十二人成化十七年又增二人爲十四人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士之就試者一百三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待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睦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宋濂而序出於濂八月京畿鄉試會試合河南陝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

中式者百二十人而吳瀚復為分考復為之序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
洪武十七年始頒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
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
詔
永樂十五年南京始命翰林春坊官主考
景泰元年令鄉試同考用五人專經考試
洪武辛亥秋八月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
業宋濂為主試其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皆廷
臣云

科場條貫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孫[illegible]泣血校刻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潘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
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綠
荷包飯趁虛人是巳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
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
滿其語多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亦墟或有聚
散之義焉西蜀謂之痎痎之者曰如瘧疾間而復
作也其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亦謂之積豈疾即
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
以丑卯酉日為市故曰兎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
為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晦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
潔巳奉公修壇壝與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綽有政
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黃暐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
太守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員皆生南昌皆
有能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赴廷試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則備萬嘗為　本朝狀元第一而無
錄傳焉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拔

薦除翰林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卒與通志微
不同按　本朝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
則以辰戌丑未年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兩甲
申其一以　太宗渡江其一以文場火故也　太
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爲
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從乙丑則程以善爲狀元
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
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爲狀元今金川玉
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　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
記載　高帝嘗夢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
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爲
狀元世傳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蓋據
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人矣
辛未則許觀[illegible]以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
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安
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
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大遠名利之畏途而從
事於黟山之勝是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鶴鳧
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
試皆第一世稱爲三元　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
人
泰和尹文和公直言瑣綴錄中所載倡鍾雅珍二公
以名相雌事間有偶然者因憶予乙丑科內閣試
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書欽
佩作歌行爲耆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名巏爲太僕
少卿過訪欽佩亦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
云宋闕十一書沈沈嵩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
歎賞曰絕似溫李予曰本是王昔蓋指摩詰蘇州
以戲之爲之一笑吉水徐舜和先生名穆爲翰林侍
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
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與予易房時徐
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大行酒大聲曰
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
笑
誠意伯劉基字丞高安登至元間進士蓋重紀至元
云
黃恭正綬聞頓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已謙卑蒞事
勤慎興學校勸農桑以愛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

江人由來人
世間戲之具惟奕盛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
近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別有七國象棊以為出
於溫公或未必然亦猶俗云堯以奕誨丹朱也至
南史諸紀傳中却載闘棊在第幾品此尤可笑古
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棊亦不復見
矣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
元滕王宵自敘少時以采棊蟻闘為戲不知所謂
蟻闘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
謂小五出來骰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

不如十二以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覧之茫然殊
以博洽為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
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追修學校建譙樓縣
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
終守之
宋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
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晦庵時為
侍講不以為然以為殷周之祖是謂稷契與偰不
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興與
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為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
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為正逢吉字說
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頗糴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償於小戶有
糴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者邑
三鄉咸雖並從大家有立戶在此一鄉而田畝在
彼一鄉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編免謂
之熟作荒亦相倡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安福凡十年甲辰鄧國公
愈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

巾者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
紅巾破九江閏三月蘄黃河陽紅巾破江州江州
即九江我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
等二十四人始起義畧定定遠後戊戌紅巾徐眞
一下陳友諒始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己亥爲
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
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僞陳泰政據泰和改稱
龍鳳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
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
壽二年仍改稱龍鳳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辰

至丁未爲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　太祖高
皇帝改元洪武按癸卯即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玉
珍僭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宋南亦稱紅巾云
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
大抵賦稅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銜如前
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
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
滿四千戶四曰緊三千戶以上五曰上千戶以上
六曰中不滿千戶七曰下五百戶以下凡注爲令
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
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
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
若是宋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行一曰敦
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月
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
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
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前代官制漫錄於
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判官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illegible]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皆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一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司獄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各一員不與添差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州判各一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一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及大使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泉州南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為普庵道場周里餘甚為宏闊四圍皆山前汶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衆在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園中有側柏甚高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上分為兩岐至頂則垂而拔翳如根相傳以為普庵手植今何氏之此難下信但木不枯枝堅如鐵有風霜所不能摧折為之興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為吉路皆氏有一柏植路上絕似慈化但殊小而頂尤尖茂此樹與江南番絲檜是一類但柏身

柏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為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陳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僖集語也按曾棨謚榮襄金忠謚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謚文而謚亦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作有麟書定世將流傳帨與初不稱是以為輕重其實讖緯之始也若兆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趙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虞詞如讖緯之艱澁者疑皆東漢後好奇者為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滸復任九月六日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鄭大參時夫朱少參子純共觀而異之十一月二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汊於西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盡所餘二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小盡若非推步之誤則曆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

予庚寅歲在山西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推閏訣指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其定不差殊謂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十二月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與建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傳甚奇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　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以隱語代革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閩憲副尚文謂余云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

一統云揭維禎廉夫以方巾見　太祖問其製廉
夫對以四方平定巾　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
亦佳名也商文毅公輅作用有編民亦以此巾見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
秦裕伯爲待制宋濂王褘爲翰林應奉裕伯大名
人從父任元都漕運司監子弟累官至福建行省
郎中避亂來官寓揚州後避地松江之上海以
養母聞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徵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
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

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
上書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徵起之裕伯
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
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
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皆爲辭說　上欲命以
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
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
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
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
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
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
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
可用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用貪若果貪愚
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
府鄉試命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
裕伯爲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

志載裕伯事甚略止具錄　手勑故人得傳之今
海濱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邗
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鉶家收
有裕伯上中書書草云其閘港住宅即裕伯故居
初有　勑書接被擬和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
詳細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爲翰林侍讀學
士又爲待制備顧問又爲治書侍御史豈皆非世
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
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間見于元文
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後訪之若吾邑志宜題

曰流寓今閘港有裕伯題橋訛而呼為俞伯奇橋
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疴初起春陰欲開權得與度石梁掩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波光雲影與僧次相推盪澀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公差過滁亭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辨為惠始得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子向嘗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為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即理也一言為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由谷至以太極圖為周子之真贓實犯此何言與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是之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剌惱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會于赤賓其流浸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為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混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傅革以濟僅容二人纔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麓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

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衝是謂哈剌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北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為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

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西河州過應吉里州
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也世言黃河
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
也
右河源考惟此二說為近因刪次元臣潘昂霄所
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
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伏至臨洮出焉今洮
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而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
下流散之沙磧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
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
隅實維河源
又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陵門之山河出其中
水經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
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
漢張騫使西域以為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云
織女支機石者妄也

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瑤
池並為仙人所居云
西域記稱阿耨達大山即崑崙山
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
吐蕃傳亦稱一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其言殆是宋人北之役頗據火者或合元柯
九思以為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
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
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
凡一日程以日程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

力約可百里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
詳諺云推車步登是與馬之蹄跨開闔停勻馳穩
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答罕蓋胡語
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
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
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
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
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
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程日也
余既刪次河源為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

有海匯爲二澤流合三水岐爲九渡行二千餘里
經崑崙山出山南又合三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
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一千餘里至于積石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豫章漫抄三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點畫之間吉凶所招亦
不可誣也吾鄉縣首有高樓四跨以棲更漏皆
呼爲鼓樓嘉靖初爲颶風所折時莆田鄭洛書啓
範作令以鐘樓易之予爲題百里弦歌四字後啓
範召去以東南壯觀易之人自後縣祭俱乏淸舉而
當膺文汝賓予同年守德子也至以民夫因憶正
德壬申秋予以翰林編修使　淮經吾府時陳威
民望爲守吏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
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忽然爲予曰何名壯觀自
我西音乃賊官也相與一笑予還自饒至富陽陸
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書海日公王先生于
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新建伯守仁之父
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梁喬爲守先生陪入郡齋
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攜予手登越王臺觀蘭亭石
刻還過廳事指所扁牧愛二字笑謂予曰往年成
編修羅文瀟還謂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自下望
之乃收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爲可對吾松壯
觀蓋一樣一形云今市閭之處人家門值路者必
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識忽畧人有

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昨與方伯戴曾溪書出過
南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
七政曆丹一本丞乃爲漆正録過求之相與撫掌
曰漆正録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訛偶
書之以資雅謔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僚　湖使於都司戴陛二方伯
與予立庭中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翔鳳毛
翎簇簇文彩爛然儼若府彼回首之象至都司廳
事與三司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
浙移蜀道過滁亭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即問之

曰先生夜來曾觀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
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于滕王閣天
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
遠昴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遂事
有捷也

朝廷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綱紀文
章之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
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
陶安至已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日令二
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
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
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駁乎一
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
龍　上當其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
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陳綵帛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
上敗故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

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
能知未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
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
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
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
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賜郵其家諸儒臣
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
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
鎮江云

揮麈錄載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

若眞當板鋟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跋其言此
與張道印板之日孰爲後先耶
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
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
株横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
畫爲奇格而不知冒雪有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民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亦用之無
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璞李太白詩雙珠出海
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

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
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
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
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此眞註釋之例後有
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詩相傳即貍首
之逸頗爲近之
元練晦處州麗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
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爲松江知府嚴酷人
呼爲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
甚深拔而西偏拗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
力所爲造異之者謂桑然上人以爲有茯苓云甚
可愛說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
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
寺道旁長松、、百餘株一一挺森然若龍起就列大
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
亦已五百餘年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
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
化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
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
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
恥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昔所鄙之人一旦得好
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
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
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
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

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爲奸人而因失好官者則
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
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
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
人者今夫文莊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
曰此變則有之若文莊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
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
惟在自處何如耳豈容留心於毀譽耶因記之以
警俗

鄱湖之濱民以巨笱漁乃洞其底以笱承之設逆簾
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颺網而覩魚
之有無以漸紉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
約下至入笱而水始裕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
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有同事同意而措詞各有工拙如唐人云請君試問
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痛快矣不如大江
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爲沈著又不如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尤覺深婉予行章江過武寧覩瀑頗悟
其旨

宋比都時每年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比之我　朝

多二百五十萬米運自江淮入汴頗爲近便所稱
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
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
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
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大易成亦有鱗縮其
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　欽差總
旗王道見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綱戶

餘干新志載至正十二年彭瑩兵起湖南遣項普略
取饒州吳塘人吳宏字德廣聚義兵復之後授翼
江南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庚子番陽院判于光取
饒州鄧愈撫之遂通款　太祖時友諒舟次康山
宏嘗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
番陽陳常瑊之試守吾松嘗爲予言宏奉母最孝
太祖自池州來過宏拜其母卽奉歸金陵曰猶吾
母也宏戀其母遂以城降以爲　太祖用兵多奇
謀類此新志雖載拜母事乃在于光取饒州後瑊
之言當有據又云饒州城亦宏所築時被攻圍宏
一夜先毀其家磚甓石砌爲倡各家效之不日而
就此當是與元左丞老老復饒州時事耶漫記之

以備參考彭翼即所謂妖彭者十八年爲友訪所
殺

豫章漫抄三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豫章漫抄四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illegible]
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多少和平

叙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爲養士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
疊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齋
在懷孟而容城在保定魯齋之出仕也實過靜修
而一出一處至今議者怨魯齋而責備草廬以其
應嘗登宋科第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
義果何如耶不然則靜修爲中行矣而竟不與於

斯文也昔夷齊微箕孔子均謂之仁人豈道無定
在死生仕隱之間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杭終
身不背北向坐見北人則峻避之謝翱居越著西
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姓居湖去爲應仕推封三
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於以肩敏受知列聖荷
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此與黍離麥秀之歌
巨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疑其間而未釋及
讀道園集有曰爲臣之道一也無古今異代之間
則邪淫甚矣伯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

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偏遊江南四五年
間得書三十萬卷溯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
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
二伴徙新自北方載在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
彼善於此矣中則有府發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茂苑曲水漁磯樓閣
參差岸綠邊近或白水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
雨孤騎朝林掩映誠絕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
餘干良田流水平林遠山觸目爲鶯干越亭久廢
今爲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
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
要爲實錄
虞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爲李筌僞書與余
意合惟文人移玄牝乳牝以爲此決古書也每論
之便擊節不置以爲稽河南嘗來物書其來已久
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
相尚此文靖之所爲歎也
滕王閣扁毀傳朋書虞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
端潤今閣既易地而扁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推鐵
柱宮扁最佳豈亦傳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

藝所急漸以廢亡而惡札徧布爲之三歎
李璋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
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僉事吾鄉黃汝申翰江
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
之曾鼎除安慶忠安皆陝西顏璞陳琦皆江西陳
貴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學爲進今由進士有十年
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
親例除僉事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遞降壽州
知州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
跋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
此其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在元時著述無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銜當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松雪翁妙解音律自言至老不能琴而松雪之號復
有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未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鵝峰溪下時新月在未
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躔牛二十度
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

致又明日過鈆山見費少師觴湖首問及此欲以
爲星與月相去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田皆異他
産饒信之間柏亦異冬初葉落緒子放蠟每顆作
十字裂一叢有数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
多在野水亂石之間遶逕成林真可畫也

丘鄉所云斤九從用以目將人之精思者不知所本
弋陽德興産梨顆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
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芋言魁也

浮梁縣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
之陶焉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
雷雨繼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巳屬大雪矣乃有
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始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
執貴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
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西山真氏之後
者非少蘊也

瓜經見於詩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
之瓜果又謂之茶瓜蓋以之實籩而饗客矣至于
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
爲美故燉煌郡有瓜州云廬江今廬州南康九江
之地亦名廬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食瓜殊不佳
蓋西瓜也五代史載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
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
設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
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啖者乃西瓜爾省城産瓜
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剖仁故江西瓜仁至充
贈遺爲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魁
玄表丹裏言裏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
無耶彼安梨火棗之云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楨
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瓤有此何物也豈本
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其種族
類數則有括據定桃黄䴸白傳金文蜜筩小青大
斑玄骭素腕狸首虎蟠按括據本草所載今之苦
瓜也惟以入藥孫合宗之水芝上芝三品則皆甘
瓜也張載又稱羊骹虎掌桂枝蜜筩而廣志又載
魚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豈同産而異名與惟
月令所假王瓜生今類以閩中早熟條瓜有刺者
呼之閩尚友謂之云此非也王瓜本生土中俗稱

土豆者是也張秋岸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
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匏瓜
亦非瓜也乃是名今中國之瓜凡圃者總名曰菜
瓜止以充蔬傳曰田中有瓜海之以爲菹者是也
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
皆大條而短者曰生瓜亦曰背瓜微小而色黃者
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長尺餘者曰
絲瓜別有並蒂生者曰滿瓜則不常產云有花類
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
也閩中復有一種上生如柿曰土瓜味尤甘美南

人亦以充果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
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無所
發明當亦自成一家言其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即
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
太玄頗爲易簡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合馬桑
哥盧世榮之徒易爲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
燒金佐國費世祖尤寵遇之其餘禮西僧本於劉
秉中國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卒以淫
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豈宜示人以意向哉
古語有言爲名與爲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宮之東南隅方丈甃池
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甲
午冬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
非鐵也亦不作柱形宜厭勝所爲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於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岸談元
末事秋岸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漠漠風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莫
言率土皆王化且說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頻祝

付春風先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　太祖者漫
記於此

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順帝時徵處士杜本不至投以官故云）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柔軟非刑部可用阿魯圖曰選儈子耶若選儈子
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
官何用強壯者爲

學士巙巙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救於亂亡豈不能任用耶
王景彰懷遠縣人名見淸溪遊荆塗二山記即建文
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開府師至江上適桅壞江東廟有樹可爲
桅將取之倚于神降之讖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
粒一毫各有主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
矩 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
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已焉故金陵江東廟遂著
名云

豫章漫抄四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輟耕錄第十五卷内一則載寒號蟲云出五臺山今
保定地方山中亦有之當嚴寒脫毛之時夜間鳴
若曰凍殺我凍殺我天明覓个窩笼天暖時毛羽
已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余
問其土人果然常舉以爲懶惰者之比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爲賊淵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
三間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史言若此矛盾與
岳正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自處淡
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
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夷考
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閒世後所見如此信乎
人不可以不處患難也
韓退之自視不下李杜況以退之之所長槩李杜之
所短亦豈有緩急小大之倫觀其調張籍一篇則
所以推崇衛護者不遺心力非獨古人德厚無媢
嫉傾擠之習亦其學力足以深知李杜之所到與
文有事同而鑄詞優劣夐異者史記曰渭水盡赤漢
書曰流血丹野
漢靈帝中平元年郎中張鈞因張角之亂上書以爲宜

斬十常侍頭懸南郊以謝百姓帝怒曰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是雖漢綱既頹不可再振而靈帝柔懦無復快意之舉若此度之於理亦豈能必然此進諫之所以貴漸而釣之自致於殺身也悲夫

原道所論老佛孔子處以爲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按孔老同時說家所記問禮猶龍之類是已佛則遠在數十萬里之外至後漢時方有指名其謂曾師云爾不知何所於據耶想齊梁之間佛學盛行必有一種文字漫漶推附不可窮詰故退之闢之如此

武王伐紂伯夷非之天下不非伯夷而亦是武王世無兩可之說而有各自致之道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伯夷叔齊非有利武王之心也是故惟伯夷能諫武王而武王能受伯夷之諫而自致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予嘗欲節取韓文自爲一編以附諸子之後吾鄉曹安先生云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則韓公亦已自有斯志特未知二十六篇今是何等文耶

詩人多以一聯一句得名傳世甚以一字不朽者有之宋陸放翁游歛於作詩自詠曰八十年來萬首詩今劍南集所存誠富矣可以傳不朽者恐亦無幾五代王仁裕平生作詩亦萬餘首集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就學年七十七卒贈太子少師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鍾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鬪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云集今人間希有萬首之中豈無春草澄江之句黃鶴樓之一篇耶詩殆未易以多寡論也

西漢風俗最近古但其趨勢附炎雖士大夫公爲之顧不如後世者特甚觀之田竇灌衛與翟公之門殊可致慨雖有灌夫任安輩稍足以激俗然逝於

嘗矣後來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又何怪乎其所由來非一日矣

世本叙黃帝以來祖姓所出史遷所從取以作史記者隋經籍志謂漢初得其書蓋出於秦焚之後宋洪景盧謂其書今亡不知於何時亡耶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其意以為為善雖無近名然善不可不為為惡雖無近刑然惡不可為或曰無以近名為善無以近刑而不為惡二說為得老氏之旨

雜談諸書所記張元吳昊事謂趙元昊之為宋患二

人為之主謀至韓范文正公遣急騎追之不及乃意元昊自是點虜因二人而知中國事機則有之謂元昊之事盡由二人恐或未然也好事者欲以激邊帥之待士耳按當時張元吳昊與姚嗣宗俱關中人以氣俠相友善嗣宗題詩空同山寺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元有雪詩云五丁仗劒抉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有鸚鵡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皆露狂豪負氣之士而嗣宗聽松春眠之句頗為蘊藉後嗣宗遂入范公幕府不其見勳業彼二人者獨能震蕩一時耶

來所之詩為伋之詩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見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

是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生壽又生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數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間消破此事不得當時以問稽檢討伯潛伯潛以為宣公烝烝之事當在未即位之前果然則夷姜生伋子時其父已在不應遂認為己子終未得其說耳

士之遇不遇信乎有命也洪武時有自負為郎者問之曰昔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廣照數亦自謂當高宗時尚吏已嗣儒武府尚法已獨黃老居封嵩山耶

士已廢豈非命哉

詩三百篇聖人悉被之絃歌蓋樂章也其所刪者非獨以其詞而已今詩中有三章而詞義無大相遠者如螽斯樛木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闋三疊是已

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笵曰小雅笵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卑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者旋轉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實告成皆在寒凉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爲雨雪是也

陰陽和而雨澤降和者兩交之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交於其中則雨天氣健故降速地氣重故升遲是故雲雨去地不遠若地氣升而天氣不下接則散而爲風天氣降而地氣不上承則雨而爲霜霜本露所爲蓋水土輕清之氣上騰而薄天之氣則結而下降故有嚴霜必有烈日其氣清明也南方有厚霜若花者土人又謂之花頭霜是日立雨蓋氣升而上遂和氣則不能結而畢墜雪霰亦然山極高處無霜露水土之氣微故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上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於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實窺測陰陽之際者

火炎上水潤下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此五行之中氣也凡過則爲災而金火尤甚五星惟熒惑太白出必爲禍而木則謂之福德土則謂之鎮星所至必有福焉

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爲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孺在漢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而下讀者如新韓退之一生用力於文章求如漢

人此語者無之推編修倂子鍾而以予言爲然

陸務觀有言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蓋指溫庭筠而下云然長短句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蓋後世倚聲塡詞之祖大抵事之始者後必難過豈氣運然耶故左氏莊列之後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後而騷賦莫及李斯程邈之後而篆隸莫及李陵蘇武之後而五言莫及司馬遷班固之後而史書莫及鍾繇王羲之之後而楷法莫及沈佺期宋之問之後而律詩莫及宋人之小詞元人已不及元人

之曲調百餘年來亦未有能及之者但不知今世之所作後來亦有不能及者果何事耶

東坡小詞山谷亦謂其於音律小不諧亡友徐昌穀禎卿嘗爲予道東坡一日顧一優人解音者問之曰我詞何如柳耆卿答曰相公詞須用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柳學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一笑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堂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柳耆卿爲輿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韓故杜林倉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賈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其下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於李文

選閣先其書願與未得不合亦多備人所未發云

正德乙亥六月一日未時龍下東南隅自雲中接地玄雲一縷中蜿蜿須臾雲盡散騰驤於虛中望之可縛冉冉而墜已而一龍下少南若初煙霧中雙垂蜒若兩龍然雲亦盡散而墜塡間復自下從蒼雲而升余居海濱四歲數見龍未有若斯之奇者也是日北蔡民項凱家爲龍火燒焚壓死者凡七人亦龍災也

劉瑾弄國日納賂其門者謂萬爲方千爲干宋時以萬爲力千爲撇至今尚有謂千爲撇頭者俚語亦

有從來哉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前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有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為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之類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下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昔人收蓄蘭亭多至三百餘匣當時好事其盛若此今何寥寥耶豈有流傳摧泐之餘考其工拙往往俱有可喜晉云蘭亭無下本信哉吾於傳有數刻家臥時搜得一石於砌齋及承之園子復得一石於旅邸所合為一帙兒匣藏一種夫金珠犀玉之珍雖號一時精絕安知後出者不愈勝耶惟是懷易啓寡之物好古之士宜以目惜之可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為光於同異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電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伸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憂旱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吳淵穎立夫所著有樂府類編辨次其時代又有楚漢正聲專取宋玉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四家之作惜未見其全書

每歲濱海之地至秋間輒有颶風挾而推潮而上謂之風潮然不常作作輒損秋田木綿豆尤甚余今

年四十有六凡經幾次惟今嘉靖元年七月廿五
日尤異余所居小樓頗堅亦動搖不已其尤異者
則北風挾雨攤入北窗如注而皆自下而上飛濺
屋梁先塊新建兩石亭皆推倒〻夫婦相對而泣
兩年精力一旦盡矣自餘各處小房屋類塌數十
間皆可不問惟壓死一小兒夫水逆行謂之洚水
若茲雨者不亦可謂之洚雨乎

蕉文莊公木東日記載熊天慵先生朋來文深所推
與余近見其鍾鼎篆韻序文尤博雅朋來墓誌見
檳文靖集

王源字啓澤別號葦菴永樂甲申進士福建漳州龍
巖縣人爲松江同知奏免逋租數十萬金寶文集

洪武三年庚戌徐士全榜見蘇志十八年乙丑景清
榜

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
客軍吏賓客所費尤廣凡遊說探諜之人皆是此
雲中鴈門尤要策也宋田錫謂厚賜將帥使之賞
用足克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刻減軍士抑
亦可矣

龍鳳十二年實爲丙午丁未爲吳元年

蕉宗行松江上海人永樂間以言事稱　旨擢知錢
塘縣清白自將均徭役簡詞訟民甚親之卒於官
浙江按察使周新自爲文祭之曰惟錢塘之山水
與公萬古同清

宋守相王冲字季海本　朝黃閣老淮字宗豫皆溫
州人元大德間有王淮字巨淵博學美容儀嘗受
業於石塘胡先生大德間授瀏陽州教授歷松江
路判官處州人

陳廸字景道少倜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
學訓導尋爲郡撰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除翰

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參議
捕蝗弭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廸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綵
幣之賜召入爲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
言廸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
子少保辭不受靖難師起廸與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　文廟召
廸等責問廸抗辭不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
同日伏誅子孫俱盡廸旣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
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徽區區不泯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若
頭從來保者拾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姻悉戍邊徼
洪熙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汝辰者字彥章水
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充璞府作商靖難師起嘗以
力諫被誅先是汝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是至果
然于得之上給諫叢六
張泰字景陽湖隱人由吏員仕至刑部右侍郎
唐以雄緊望三等分別內郡縣以上中下三等分別
外郡縣
馮湍字損之慈谿人永樂九年鄉試衆人咸有時名

水東日記載其以人才薦內閣試記里鼓賦曳白
而出以爲無實後以館於曹欽家與謀逆伏誅嘗
爲隴西教諭近見清道觀天開圖畫記文亦時作
孫權有觔名馳馬曹真有騎曰驚帆正堪作對
唐庚子西眉州人及登東坡之門子在蜀時欲爲刻
其文而未成詩刻在綿州亦嘗爲補亡數首近見
尖強幼安冬日旅舍五言六殘歲無多日此身猶
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埃
白髮新與鄉何信遠誰寄一枝春又尖留別七言
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稍行覺異倫往事已空

誰叙褚好詩作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
羈紫家臥鱗力前宜稍如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
其文筆尤勝嘗云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爲史
記而不取漢書當是爲新唐書發憤之過也又謂
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
故文章卒工此論亦當
王文恪公言記稱王行止仲才敏蘇志傳在文學止
仲嘗識姚少師廣孝於未遇中目爲王脩伯之人
然止仲死於藍黨固豈其學術所遇有幸不幸哉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龍陸雲隱

鵠皆喻其文也見玉籍雜記
附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訖大業
共五千卷爲一部今所存者無幾
天文分野角亢氐屬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
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
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屬宋
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
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尾箕屬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
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

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
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屬吳越揚州九江入斗
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
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
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屬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
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
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屬衛并州安定入營室
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

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
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
壁八度奎婁胃屬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
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
一度昴畢屬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
度恒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入度
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入度安
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觜
參屬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
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

參入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
屬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
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
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屬周
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
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屬楚荆州南陽入翼六
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
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
六度此二十八宿分屬十有二州星家相傳若此
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

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
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
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況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
九百餘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
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通謂之揚州實當
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此又地廣而天狹矣
此其難通者三也姑記所疑以俟深明此學者辨
焉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中和堂隨筆卷下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建置第一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
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
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　歐陽修文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
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
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
之職始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黶魯
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
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
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
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若
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
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
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
爲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
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
從事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
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

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
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
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
盧植續漢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書始成
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
衛凱繆襲侍中王粲延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
長史孫該司隷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
作郎職隷中書晉元康初又隷秘書著作郎一人謂
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
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
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
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
華嶠陳壽陸機束晳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
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
晉康帝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
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
爲撰史學士又有劉涉謝炅許善心之類皆與爲北
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
儁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
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劭

魏澹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祖濬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爲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起於梁云若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許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稱也武德時史官爲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實敬播之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妍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國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歷上判館撰次大中祥

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右中允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正史事特宰相爲提舉參政樞副爲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參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省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卑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備任國族登立賢之路未廣乎哉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褘爲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塤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汝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褘復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今修史以勲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内閣官充總裁以學士等官充副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焉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晉之解黍以國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卽其事也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獨漢稱王崇許蓋又郤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太史令可孚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爲偽漢嘉平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凉之劉慶南凉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略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符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有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並著國史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若有意於徵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緯宋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録已文錫之記蜀事范坰林禹之記吳越聊備一隅若夫史歷之述遼亡劉祁之識金滅亦首丘之義存焉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司文史並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亦有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

宋之張璠范曄時方類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歷代史官採其名姓凡章章者若干篇職業有上下學識有淺深與夫世道推移粗可覽觀矣

家法第二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定爲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删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成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畧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乎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褒貶袞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

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于魯悼別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

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即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總史氏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于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曰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品流第三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如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笫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正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贑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微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闕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廛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敘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別出名目不復編於此

[illegible]第四

觀夫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史春秋之嗣書也詎可闕與凡以師其意而不屑屑其跡故各類而論之
夫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如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何紀之有夫紀者我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則書之於年月其瑣屑委曲付之列傳而已近代魏齊一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類傳體何哉迷而不悟也
夫史之有世家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如古

諸侯乎古之諸侯皆即位建元有世可傳有家可宅周之東遷王制大壞五伯七雄至於楚漢其事異矣司馬遷之記諸國也編次之體與本紀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名爾至如陳涉世家可謂自相矛盾者矣

夫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迨于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為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而成篇陳勝胡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為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為難也

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標記時事春秋戰國之世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統世年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張一目盡見若兩漢御曆四海一家矣又安用表厥王侯若彼班氏之表人物也則又異矣區別九品網羅千年論世則闕語姓不同亦何藉而為表乎且不關漢事而編入漢書可謂贅疣之甚矣何法盛雖改為注蕪累亦多晉氏播遷五胡鼎沸崔鴻著表

頗有甄明比於史漢有切要矣

夫史之有志也其昉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略其名殊其實一也析而論之則有禮樂刑法律曆郊廟食貨天文藝文五行百官輿服地理符瑞祥異釋老大抵其流十有五六而已通其因革之宜兼以名物之數信作者之淵海也至於名實之際有可咸者矣夫天文志體分濛澒色著青蒼月會星占渾天伊鑑之說施於國史何代不可藝文志篇目多同頻煩互出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流萃於一代頗乖節文畫蛇添足豈類是歟凡作史者宜除此篇必欲為志但書其時事孛氣稜晦明薄蝕如熒惑退舍月犯少微之類是已名賢撰述文儒校讎萃在一時所宜收拾如宋孝王關東風俗記唯志都中之類是已大抵史所可志其最有三一曰都邑二曰氏族三曰方物何者宮闕制度朝廷軌範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是故宜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五材所需百貨饒布任土作貢會計職方是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未斬是故宜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諸如此類並從隋揚故曰

紀傳易而志難信哉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也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
左氏立傳顯其科條若干令升之勒成晉紀可謂史
例中興於斯然凡天子廟號皆于卷末而晉孝武不
曰烈宗凡人以字行者並書其名而齊斛律不言明
月茲識一己之難乎
夫史之有別也蓋以職分左右紀有事言古者言爲
尚書事爲春秋是故桓文盟會事之大者也而尚書
闕紀繆公誠誓言之大者也而春秋無錄其斷可識
矣左氏爲書文兼乎事史漢則不能然如賈誼晁錯
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而已後史相承不改
其轍至于我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氏其臣下委曲
仍爲譜注頗爲時所宗焉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欣疆里別其源流爾昔尼
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左氏之傳經
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文理於義非濫軼
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何者馬記
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持漢標
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過此以往不其駭與
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豈非濫與亦有

天

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
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汝其事斷入於吳
書夫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獨
與奪各有國史越於而成說自攸宜
夫史之有門目也始而成章先出大例上古墳典其
來尚矣逮乎史漢始有紀傳繼以傳論之有文少
者以附出者名附列如東方朔是已有字者惟
者如代相附者陳留者爲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
者則是數以繫之若三袁四張二公孫是已降及蔚
宗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內子孫
代出附之祖先魏收因之則又甚矣題司馬以僭晉
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
夫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誠欲
觀其旨必貴先容今之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大
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於文苑儒林序列
首簡不有類於畫蛇乎自蔚宗而下彌文勝矣
夫史之有論也蓋從省文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
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耶班孟堅曰萬石君
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楊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
皆以補書本傳所無重出者也後來作者每卷立論

天

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述曰撰曰奏或自
顯姓名或列其所號或通稱史臣咸矜衒文采淺知
載削之旨哉
夫史之有附出也累附他傳以顯名稱若紀季入齊
顓臾事魯或託附掛所謂青蠅尾是也今夫邵平
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得以傳之不
朽者焉有假於編名作傳哉
夫史之有補注者古之傳也傳取其解注取其流義
則一也觀人撮衆史之異同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
之三國志陸澄劉昭之兩漢書劉彤注紀劉孝標之
世說頗有補裨焉至於拾厥棄捐務爲客澤殆其失
也
右義例十餘作史者參伍以變曲暢而通製作之道
其庶幾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爾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

書凡

荀悅有言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釋之曰
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言則書之
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劉知幾廣之以三科一曰敘
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禮儀用舍節文升降
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
萌兆則書之

修詞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詞命專對古之所重
世若尚書所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
泰誓春秋所載呂相絶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
魏絳對戮揚干史記所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
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則世雖文降矣是以
選言布策者雖有潤色討論終存體質梗槩夫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
不其惑乎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
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

行乎宋齊之日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辭雖言則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議者又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殊不知苦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何止得古人之糟粕而已

敘事

大史以敘事爲本而史之敘事以簡爲工故尚書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貴於省文若文約而事豐尤

述作之美者也自漢而降斯文日煩可謂費矣蓋敘史之體有四有直紀才行有唯書事跡有因言而知有假論而顯尚書稱堯標以允恭克讓左傳之敘大叔曰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漢書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所謂唯書其事跡者武王之墓罪獨夫也但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隨會之論楚事也才曰篳簬藍縷以啓山林所謂因言而知者史記衞青傳後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所謂因論而顯者若四者相

兼而畢書其費尤廣矣簡約之中復有二類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書華耦稱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見爲敏此省句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此省字也大抵省句易省字難洞識此心始可與言史矣

効法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

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爭各於魯國言云我而已如與午既嘗統一干寶晉紀所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衞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輙自問答者豈敘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輙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

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敘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成

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上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減孫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諸侯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其應者如左稱叔孫聞日餘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孫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季式破敵於

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梁血滿袖夫不言奔北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梁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雋永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然有定理而史之敘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晉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書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六

篇目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

西漢書一百卷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善於是采舊事徵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續未詳乃起元高皇終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尚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死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詔馬續所作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七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百篇窮覽舊集刪煩補畧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晉著作陳壽作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補注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勅修時太宗與焉故又總之曰御撰云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

裴子野又删爲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
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
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
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
陳嘗删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思廉續其業唐貞觀
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本紀十二列傳十二

志十宋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
李德林在齊嘗撰者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
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
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
巽家本校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
無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
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
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
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
二卷令狐峘等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删
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梁唐晉漢周事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

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
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
卷已上三史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修
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三
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
士宋濂等奉　勅修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

叢篇一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修於異代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而薛協帝毋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俗所出云

書之二典不獨記其事亦與其深微之意傳之蓋當時執筆皆聖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 曾鞏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君舉必書用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 蘇頲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 詩大序

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温嶠表

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姦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李翺文

夫天之生人也有賢有不肖若乃其惡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與蓋史官之責也

史之爲義也不隱惡不虛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與也

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人君但爲善事不患史官不書若所爲錯忤史官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陳君舉文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做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始終書篡弒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叢篇二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袁崧文

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 劉知幾文

史之敘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古之國史聞則書

國史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

史之為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

夫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顯然存大體而已若錄及細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專言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史以好善為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史官嘗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二者皆過也

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張世偉著馬班優劣論以為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非通論也

史氏所書以正為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贅矣

史論文理當雅正

夫歲以首年而因年以首統大旨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大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自有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釀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出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

叢篇三

夫飾言為文編文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

史之為道以古傳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諸國賦詩左氏惟錄其篇名史漢語在某傳是已

史漢作傳多以品類相從如韓非老子以其著書俱
有子名董卓袁紹並生漢末名稱英雄耳
莊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孝身止
掾吏而謝書有傳後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顯必為
操筆其立傳也止具官階驟與若斯而已乎
司馬史記子長太玄皆成一家言傳之以傳世可也
至於短編小說多載傳中甚矣其煩也若梁孝元撰
同姓名人錄一卷是已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
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者大抵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

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己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司馬相如傳子長錄其自敘孟堅因之宋書臧質魯
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而敘事多虛
夫晉宋以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有殘
疏詔策並皆偽飾然欵曲頗煩猶云備其文物也若
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作史者固宜削之以
見例也

叢篇四

史才不其難乎班固之譏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
崇勢利而羞貧賤傳玄之議因曰論國體則飾主闕
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詳
詞章而略事實劉知幾之譏王孫令狐曰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
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君子皆不以為過惟新唐書
成表進有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損於舊議者謂
歐宋之失正坐於此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厥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
効少宋之國是實待斯言我　朝丘文莊公濬擬題

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
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叢篇五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
思自勉皆可立成矣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馬氏故能垂諸不
朽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議矣是以伯
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非過也
唐修晉隋二史仍用衆手志則李淳風于志寧紀傳
則顏師古孔穎達然用當其才不失所長

宋修唐書歐陽文忠則表志宋景文公則紀傳各出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

五代史成於一人之手歐陽可以上踵班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事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發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長箱六

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illegible]

司馬遷氣不好奇復因論事遭刑意多憤激故葛洪論之曰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論者又謂武帝表章儒術而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儉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此武帝刻深群臣多誅須當刑者得以貨免其察貧賤者以此其進姦雄者蓋歎時無魯朱家能脫已於禍耳李方叔謂之用意深遠此類是已

陳壽嘗爲諸葛亮書佐得撻百下其父亦爲亮所髡故蜀志多誣妄云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翁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魏收性憎勝己喜念舊惡名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致及高曾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世號穢史收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前後伏訴者百餘人賴僕射楊素高德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長箱七

司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小人欲中傷之乃倡爲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

柳子厚曰月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於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劉知幾曰史曹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或終年卒歲竟無刪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飧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

丘文莊公濬之論史官其略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

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
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苟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嘗聞之王文恪公鏊曰史家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史通會要卷下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平胡錄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

嗚呼元政不綱久矣其亂亡之成實自順帝之至元二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首難光卿增城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作亂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岡時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作亂稱南朝趙王至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甫作亂圍州城殺守將撫思監袁州人周子旺作亂稱周王改年號亦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殺河南平章廉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辛巳改至正元年冬湖廣燕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猺人吳天保起殺湖廣右丞沙剌班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啖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壽輝羅田人與倪文俊鄒普勝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畧地建都設官欒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

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同以紅巾起事既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福通等奉之攻陷州郡衆至十萬而元不能制矣李二號芝麻李者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壬辰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拔濠州據之至十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屈已事之癸巳五月泰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十二月郭子興入滁州稱王乙未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改元龍鳳都亳七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二月我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三月我師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婺州己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溫台等三郡降於我秋八月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處州十二月陳友諒稱漢王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諒弑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采石改元大義都江州辛丑二十一年我師伐漢拔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

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稱隴蜀王明年己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稱帝於成都國號夏改元大統是歲張士誠稱天祐元年二月上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我師擊走之七月漢陳友諒圍我洪都我　太祖帥師討之友諒敗死子理立張士誠自稱吳王是歲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陷吉安甲辰二十四年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是歲漢王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伐漢理降漢亡丙午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四月我師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十二月韓林兒卒宋亡丁未二十七年　太祖稱吳元年九月我師伐吳執張士誠以歸吳亡十月我師北伐定中原十一月頒戊申曆方國珍降我師克燕元亡明年戊申爲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國號大明都金陵改元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初四日也

宋

宋主諱林兒姓韓氏（陶九成云本李氏子）欒城人也詭稱宋徽宗九世孫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即至正十五年乙未歲也）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

賀極江南富誇塞北初宋帝上天龍山丞相陳宜中走後丞見殺以動衆王辰再匹川後爲國公下地宮等於山州從御史徹徹之濟也時帝走賀起者以二宋爲名故也又曰虎賁三千直搗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當承平時銳欲立名以垂世首勸丞相脫脫與屯田更鈔法明年辛卯夏四月復勸脫脫求禹故道開黃河身任其事潁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河夫多怨韓山童等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河道埋之掘者得之相驚而從亂旬月之間衆至數萬人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如謠云山童者林兒之父也母楊氏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時潁州人劉福通等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倡言山童當爲中國主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林兒逃之武安福通據成皋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縣人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君用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君用稱永義王早住

號老彭稱魯淮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復上蔡殺韓咬兒十二年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八月元兵破徐州芝麻李遁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皆屈己下之而二人遂爲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尊遂據城稱王

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帝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時遵道專權福通殺之自爲丞相稱太保六月我　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主走安豐元將答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之於太康遂圍亳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

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三月我　太祖克金陵

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

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破汴梁遂分兵畧地
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趙明達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
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遂陷鳳翔爲李察
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
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
元行丞董摶霄初貴入據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
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摶
霄方駐南皮縣魏家莊遂死之摶霄字孟起儒
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破薊州田豐遂保東昌

貴畧柳林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
汴守將竹貞出走乃自安豐奉林兒居之以爲都
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
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
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
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宮闕
己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
貴續繼祖殺均用（續繼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爲讎殺）秋八月察
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
庚子龍鳳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友諒弒主
稱帝
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
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擒東平復爲書招豐
及王士誠皆降
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六月田豐刺察罕
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
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壘遂爲二賊所刺蓋夙謀
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取
其心以祭父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
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張士誠將呂

珍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人左君弼助
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餘兵復攻
上都元將擊降之
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　太祖
建國號曰吳
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
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
殂丁未我　太祖稱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
（葉子奇記小明王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既盡復陷一城北人甚不道若說當卿）

稱通耶當時又有劉六者
知樞密亦登嘗爲太保耶

天完

天完巳諱壽輝如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
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蘄水改元
治平元年先是瀏陽人彭和尚名瑩玉號妖彭能爲偈
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
民信之其徒遂衆思欲爲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
鹽塘水中體有光怪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天下應響
壽輝本湖南人姿狀庬厚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
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群下建空名耳以鄒普
勝爲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
死之天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衆爲亂亦以紅巾爲號泰和志分注辛卯冬紅巾賊劉九江江西省進兵守條
壬辰至正十二年治平二年春正月陷漢陽諸郡十
四日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達陷漢陽及興國府鄒
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十一日陷
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
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
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略陷饒州徽州信州
饒志作彭與道項普略破吉安路閏月十三日蘄黃紅巾自江州

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郷氏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
杭州董摶霄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
十月陷江陰兵自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
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
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
者署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輦以去先是壽輝遣
項普略引兵掠徽饒於于杭城中無備參政樊執
敬與賊死之一將拌管往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
皆捷焚掠得于斬兵多死僞將潘大翁梅元等俱
降進克廣德路饒通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者擒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
趙普勝周驢等掠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
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
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
癸巳至正十三年治平三年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
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蘄水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誅之
乙未至正十五年治平五年龍鳳元年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
陽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
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

恩奴敗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
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起兵取太平
丙申至正十六年（治平六年　龍鳳二年）春正月壽輝據漢陽
丁酉至正十七年（治平七年　龍鳳三年）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
初文俊欲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
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
下玉珍爲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據之蜀中郡
縣皆附
戊戌至正十八年（治平八年　龍鳳四年）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刎清水

塘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
己亥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　龍鳳五年）六月友諒遣其黨王奉
國攻信州屢爲援兵伯顏不花的斤所敗友諒弟
友德攻城益急奉國穴地梯城陷之的斤戰死的
斤鮮于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
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得龍興欲徙都之友諒
不從壽輝因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
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爲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
庚子至正二十年（治平十年　龍鳳六年）夏五月友諒弑天完主

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
太平失利怠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
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死（一云壽輝既稱帝湖江浙一省城池多陷沒開遷臺省於蘄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專兵攻金陵未克其伍乃弑於采石是年五月陳友諒弑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啓天定豈友諒已不用治平矣）
洪
漢主陳友諒姓陳氏沔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號
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天完治平十年　宋龍鳳六年）友諒始起爲縣貼書兄弟四五人相

從爲盜而好兵初居倪文俊部下時壽輝雖號爲帝
權皆在文俊文俊頗驕恣待其下無恩友諒與其黨
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
於友諒矣僞封漢王欲舉兵收金陵至采石稱帝而
後下乃以五通廟爲行殿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
先爲丞相群下立江岸稱次行禮值大雨至暑無儀
節既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　漢大義二年）秋八月我　太祖
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　太
祖令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

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爲洪都府王溥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衆來見陳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年漢大義二年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據蜀自立初玉珍聞友諒弑逆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漢大義三年蜀天統元年春正月玉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我上友諒圍洪都我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即位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漢德壽元年蜀天統二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理降漢亡

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秦誼有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吾未嘗不隕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功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可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金元之際尚忍言哉宋室不競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衆脆宜有餘力矣元之滅金戰伐彌苦弓馬戈矛之間生民之幸不爲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恃孰不憐之殆庚申君之殺滅也領袁首禍猶假大金卒以妖民託宋亡之　天命其人神武不殺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吾云括雜究蛟起以血氣然哉聊因僞僭以錄驅除抑以頌　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平胡錄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

宋初王贄方奉命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

王贄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損減王曰今兩浙已爲王民其可復循僞國之法畝稅一斗自贄方始今兩浙之稅繁重或云起於賈似道公田或云張士誠以租爲稅今遂因之大抵減稅者必當治朝加稅者必是亂世

孝廟升遐　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蓋犯前文昭端肅公文升作吏部考選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命題諷之今　上入繼紀元內閣初擬明良次嘉靖次紹治　上特用嘉靖云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謚莫美於忠獻而文貞次之至宋以避諱始易貞爲正世遂以文正爲儒臣節惠之極實則不然夫貞者正而固也義尤該洽宋宰相韓億謚忠獻當時稱爲長者四子綜繹維縝同奏名禮部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

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明第宰甚誠懇而已　仁宗嘉歎而允據此一事雖涉於避嫌之過然存正有體足以磨鈍勵世者多矣忠獻易名夫豈徒然

容齋隨筆記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今考之唐朝科名高宗顯慶中有志烈秋霜科乾封中有幽素科上元中有辭殫文律科武后垂拱中有辭標文苑科永昌中有蓄文藻之思科有抱儒素之業科長壽中有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證聖中有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通天中有文藝優長科神功中有絕倫科大足中有拔萃科有疾惡科長安中有龍黃科中宗神龍中有才膺管樂科有才高位下科有材堪經邦科景龍中有抱器懷能科有茂才異等科睿宗景雲中有文經邦國科有藻思清華科有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有道侔伊呂科有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玄宗開元中有哲人奇士科有逸淪屠釣科有良才異等科有文儒異等科有文史兼優科有博

學通議科有文辭雅麗科有將帥科有武足安邊
科有高才沉淪草澤科有尚才未達沉迹下僚科
有博學宏詞科有多才科有王霸科有智謀將帥
科天寶中有文辭秀逸科有風雅古調科有辭藻
宏麗科代宗大曆中有樂道安貧科有諷諫主文
科德宗建中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外又
有文辭清麗科有經學優深科有軍謀越衆科有
力田聞於鄉閭科正元中有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科有洞識韜畧堪任將帥科有清廉守節政術可
稱堪任縣令科有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復有博

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元
和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達於吏理可使
從政科有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至長慶寶曆泰
和之間多循舊章並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與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軍謀宏達材任將帥博通墳
典達於教化等科特小異耳別有軍謀宏達材任
邊將一科似爲尊設云大抵名義瑣屑因時就俗
固不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與秀才茂異之雅重
也若究本論之則孝弟力田聞於鄉閭一科猶有
鄉舉里選之遺意施之實用有足徵者按唐室名

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
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
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顔魯公眞卿之忠
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世謂科目不足以得士
寧可據哉開元天寶之際文章宜朗是時有風雅
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不在茲選往往
皇甫鎛牛僧孺輩通玄之流皆大科高選謂科目
盍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又按手筆俊拔超越
輩流有科頗類專爲字學而設始知唐人工書亦
有自來矣

武舉緣起於漢羽林期門唐宋設科取士法制漸密
蔭襲外誠不可少慶曆間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
下固不若 今制以弓馬爲去留以論策爲高下
尤密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
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 皇太子問以曾參說
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群臣莫
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
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國其
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

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按此旨裁深厚優容直帝王雅度漢武元光中初策公孫弘帝猶怒以爲不能似有總核之意雖然並駕馭賢豪之術也質文則有間矣

劉晏興利士大夫所恥然觀其總理之密亦豈易及哉只如委士人以出納吏人惟書符牒一事最得要領當時以士多清修以名重於利吏多貪汙以利重於名雖非名理抑可謂察於世變矣

三代而下惟光武其聖人之儔只圖讖一事甚爲累德鄭興賈逵以附同顯融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此去求仙覆轍何大相遠往事可勝歎耶

唐高宗時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計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當時傷其多且濫也典選者往往以僻書隱學爲判目峻爲黜落之計遂至弊壅大抵銓衡之法尤貴知數入官之數與入流之數相爲乘除此補偏救弊之道若夫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唐之所以失也故曰省事不如省官

宋慶曆中黄庶字亞夫嘗考所屬貴司理者曰治訐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往往輿聚於其間居一歲凡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皆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者每抱具狀必傅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找在容齋隨筆每見今世考語只用一二語遂定殿最彌文者或用駢儷語至數十言於

事實頗畧私心病之乃知宋時綜核如此儻可據以爲法耶

周禮六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後世惟漢制最得簡易之道只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誠所謂運天下於掌上也使人主擇相相擇九卿九卿分職各擇其屬雖世守之可也宋承唐弊神宗有爲其意以爲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定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其意可謂善矣

唐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修書以張說爲

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欲奏罷之惜哉也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近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裨將之上頗多無地處之於是設館修三大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書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修廣記五百卷亦皆優爲供給益將以馳騁一時之人才使之槃而忘老其本意初不爲書籍也明君賢相其自有度

錢唐徐子健以醫術游江湖間故兵部尚書徐寅之孫也爲予言其祖征交阯時過鴨黃灘爲飛石所拒有兵卒曰李公東孩兒把舵上設伏機其下只用一人引機發之石遂亂飛能渡江推擊其灘闕一二里許中堤如神又聞有水底連天砲先沉銅鐵大砲於水中以蘆葦接長洞中藏藥線於其內水戰時用之亦曰神妙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已上至三師爲之其上相爲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

爲太祖乾德間以趙韓王普爲相始置參知政事以副之參知政事者與參庶務以貶大政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及勅尾署銜降一等至道元年詔與宰相禮例並同親王樞密使兩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勅惟宣勅除授者勅尾存其銜而已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之職徽宗政和間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間復爲左右僕射高宗建炎間改尚書左右僕射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間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云按唐宋置相沿革如此陳平有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確論也元儒馬端臨亦謂相業無所不統不容拘以一職乃有同

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
名又謂宰相總百官殉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
其上不當復有貴官矣唐自開元以來郭元振李
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
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宋自元祐以後文潞公呂
申公相繼以平章國家重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
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為之宜
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
鎮帶同平章事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
之並盜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為而

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
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為之宜也自此
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
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
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為而
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
平章者如此其感歎於世變者深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　楫　泣血校刻

春雨堂雜抄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三

進同異錄序

臣愚才拙器疎力小闇大故嘗狹陋漢唐之治
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
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真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
益思自奮第愧誠意未孚不識獻納之宜言出
禍隨動與罪會仰賴
陛下仁聖而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
講筵出佐延平延平實文獻之邦楊羅李朱四賢
之遺風猶在水土相宜職務易稱臣頗得以讀
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切於大典禮大政事

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又蒙
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
非臣捐糜所能報也比在山西巡行之暇偶出
舊編粗加詮次分為上下謹用繕寫上塵
乙覽伏惟
聖人之學貴得其要
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儻事博覽洩觀殆非神明化育
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昔日有限文籍少
隨不免拄一而漏萬譬如涓埃何益海嶽然裒
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伏

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
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
賜骸骨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
一家之言庶爲
萬幾之助因知可否若蹈淵冰不勝恐悚待罪之
至臣謹序

同異錄卷上　　徽山外集卷三十

[illegible]

典常上

臣溥釋曰典常經久之意上簡帙之首也是編皆古人之成說及今時之急務第原所由起將以簡冊爲緩急之序而區區一得之愚亦因以自見於其間云

歐陽修唐紀贊略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

司馬光應詔論略

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舉天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官衞邪正辨畧

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歐陽修禮樂志畧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

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劉頒輔弼名臣序畧

昔者三王成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皆曰學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弼仁勸道補政益德中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謀謨陳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

徐積書鄭案傳畧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爲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

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禍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逸臣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勞甚難

蔡襄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畧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遼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民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寬饒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

歐陽修請補館職疏畧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眾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畧也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斥逐剗削罷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棄存者無幾○○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所軋已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為而○○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

臣濬謹按摯此論蓋當王安石變法之日然安石猶知畏名義創宮觀以處異議而朝廷之體不失至使宋社丘墟金狄搆禍其源已兆於此摯之論可監已臣又按章內空白二字乃前朝

臣子守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係做此

劉摯論人才疏畧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眞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汻故善與惡類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爲而爲非也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懁者則作聰明變理任智輕肆狎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嚮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唐制畧

給事中得以封駮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駮謂駮正詔書之所失

孫覺論言疏畧

凡人臣當密言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値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謀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抗爲直惜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何所利乎

臣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密說之所由始也竊詳密之爲義其數端有緘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役密有機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幾之間大抵緘密之意居多而非必專主於秘密也語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云者正密之謂也何者有緘密則秘密該焉有秘密而無緘密此禍亂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趙清獻公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謂密者乃不敢爲也非不敢告也

宋祁慶曆兵錄序略

世之言兵者繇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留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上著有恪死無叛上唐制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共弊弱者當分裂者常併故列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共弊勞併則疑力疑則隨故藩鎭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卒不遑廉潰而爭宋興剗五代餘亂一天下之權倂藩納地梗帥娶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慓者充之或挽彊或塌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衞鎭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鎭塞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閱者帬儲歲一閱焉非軍與不得擅行

臣源謹按所論歷代制兵甚有要約又斷之曰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亦深著鑒戒宋之後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禍又令人慨然於藩鎭之設也

潘興嗣通論略

昔者井法人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寓兵於民藏兵於兵以令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因小矣而歲省調費而勝之不若以令制也於是以萬人耕田畢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鏃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假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踰險涉波而上不足以給秦養重商賈之利出內

帑之金不足以佐折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旦有事則連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

臣深聞之先師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時猶及見國初人道遇白髮翁下馬問遺事有告之曰太祖時屯田皆自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有如一粒米每以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北今江浦六合諸屯是也其法每一軍授田三十六畝歲收一十八石為子粒除與月糧歲十二石間加一石餘六石上倉其分番宿衛上直幷打差應役一應軍人於數內支給口糧又餘以充倉廒之費行之數年倉廒皆蓋完備而儲偫豐足自後屯田悉為勢家所侵其法漸廢而江北諸屯荒蕪者亦多今制民出力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分而後兩舉沿邊諸鎮則歲運府藏以給之驕兵債帥天下之民有不勝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講也

朱仲晦應詔封事略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梁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賞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之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張齊賢諫北征略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閒因得以訪問三關事宜皆諸邊守此上策也但所謂邊吏擾致

之令則不然今日之弊乃在報功耳當大舉入寇之時邊將盡皆束手無策敗衂則朝廷任其責寇既出境乃要利剗截幸得蔽罪之餘者數級則以奏捷要賞也

蘇轍上神宗書畧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監廄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悉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所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而宗室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〇〇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深謹按王安石當熙寧之間亦嘗裁減宋宗室一時宗學諸生擁馬爲之大閧安石立馬從容諭之曰譬如祖宗親盡而祧何況賢輩宗室旋服其言而退則亦天下之公議也固當不以人廢

馬端臨封建叙畧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又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已私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滅六

國再傳而滅西漢之初剗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剗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剗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雖大封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漢魏而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賈讓治河奏畧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當水衝者泛濫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皆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一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

相率治渠雖勞不能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某謹按河事要領無過於此矣故采其尤切要領者若干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讓論自東北入海以爲順今日則除之而南行入海故爲逆以本

朝定鼎燕都漕運道故也臣謹案江河下流皆當瀦其入海之處江流視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則力微併則勢悍力微則爲利勢悍則滋害又河流或斷而江流常行斷則易淤而流行則順利而深其所壅滯固然也況江源出峽則洞庭彭蠡爲之瀦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嘗少河出洛陽行梁宋間土既疏而無所游泊併爽夏數十百之水而縱其所如安保其不爲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讓之論爲不球矣

馬端臨戶口序畧

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强民寡則其國弱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驚農安於犂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家之盛衰

高錫勸農論畧

勸農者古典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夫農之病者由制度廢也制度廢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之所出者穀帛夫以耕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故有重而入稔旣輕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皆坐而獲利焉詎肯勤於農哉若欲勸農先思舉制制度舉則

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淫澆詭者盡息矣農不勸而自勸也

臣 謹按錫所論著皆傷農害農之故然於國家勸農之法則疎矣采其要者如此

蘇軾徐州上書畧

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悍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臣 謹按宋都汴故軾以為左肘子瞻徐州形勢務守之論也亦其明切矣然則徐州形勢四達之大者以百物所輸多從南下今日之漕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猶未盡彭城之利害也

同異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十四

論述下

臣謹釋曰道無精粗法有倫要故析爲下篇並皆奇文奧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蓋有神明之道焉各仍舊籍故曰論述

楊時求仁齋記畧

吾邑距中洲數千里之遠所由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上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術窮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屠夫販父積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彼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欲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

臣謹按楊時字中立宋徽宗時人世稱龜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將樂縣人也程門高第弟子贈將樂伯宋史有傳我朝從祀夫子廟庭臣在延平訪其遺文讀之首錄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宋京余龍山文集序畧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覘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朝則以強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婉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懷聽其言終日而莫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謹聞之唐臣劉禹錫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哉今世論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云蓋言文既弊而宋亦晚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

武觀於文公所稱四五十年前正當氣山之時又觀氣山前所云者習俗已自變矣宋之盛時可想見也已於此事頗有所感故知文體所繫大矣

唐庚辯同論略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王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

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王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委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諸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比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文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歿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慍何者閨門之内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議人亦若干人引義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市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

天下而不容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恐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上不爲少矣而東征之議皆僞士大夫予覺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己者爲有餘矣舜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偶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人所

以貫和而賤同者慮此

臣琮謹按唐庚字子西威宋時人而文亦雄健條暢臣每愛之殆不下蘇氏兄弟也

劉更生災異封事畧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文武周公崇推讓之風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春秋之世災異並起禍亂輒應弑君亡國不可勝數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轉相是非毀譽混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魯君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

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

在上位則引其類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令以○○明知識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

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濬始至延平偶得漢書舊本一册讀之因節此文并正家疏畧之自此已後則隨所得入錄矣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畧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矣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息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詳覽統業之事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戒所以崇聖德

韓愈柳宗元墓誌銘畧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富弼辭樞密副使奏畧

臣稟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自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

蘇軾上神宗書畧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故臣願○○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

奔趨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自建隆以來未嘗罷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陳瓘論蔡京疏畧

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蘇轍快哉亭記畧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近歲臺諫官纍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與蓋皆頗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潔去與背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

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
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
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撓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
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
一言一事輕決去就故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
無所裨補愚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
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上條疏其言及助役法
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
足以感悟則其負○○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臣
至如此

張舜民史説畧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
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觀
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皆於金石凌於雪
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卒不回心低首求免
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
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
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
于道願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
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

其言懷惓而同其咫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
終其身而不屏

崔鶠楊副復論畧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
子不之察欲强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
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譞
佞志在諛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
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
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
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
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
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
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
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
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
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
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

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言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唱則千百爲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唐庚察言論畧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决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躡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宫馬武是已閒求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禄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効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

同異錄卷下 終　　儆山外集卷三十五

蜀都雜抄

儼山外集卷三十六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　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從此下不許與他姓爲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穎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

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北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縣垂虹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廓廨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栢二千尺人譏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以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廻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恠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鶬鴿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躋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恠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覩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燿有光采疑

光惟卽此石所爲也耶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
近余編修承脩楚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愼用修
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其五色俯視在雲壑中
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
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
飛入佛殿中常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者耳佛殿自
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
中燃燈云此西域晃爲山當所謂日月相掩映爲
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而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
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
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徙出晴霽時可見嵯峨
才三百里闕宋田錫賦許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
十四盤青雲端並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
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西北三百餘里而
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
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際則有五色光
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屢視之大類水
晶
嘉定高任說侖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虎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
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子雲
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
公武
成淳間文尚忠字敬甫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
並大觀堂菜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
治具招遊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
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
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鑾岡亦
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
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
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曰化日州治
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昔宿養之歷霜雪
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
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

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殑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熱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殑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曰紐如彼果有核者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柏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喫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與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皆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予可南雲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然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過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上有一竅傍刻支機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跡想俗相習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爲在寧川衛李小旗家間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萬里術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頎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賀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衍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數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亦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亦

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
後世臨文亦宜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李侍御楓卿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
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
行不背又云五塊爲南筍大泥石爲北筍云
永康林石介大參鑿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
床瓦甌酒殽延之作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
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命名

因以書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浦江倪朴
文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
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
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
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荊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
澄向使荊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稱
朱等輩人也荊公値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
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陛對論力

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
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
涕者
進宋史表成云歐陽玄所爲故管策者是聲容盛而
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功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
若爲沖成主弱而方三蹈乃作長節之臣楚滅
而命官公堪於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端
然一時史官若張著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
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實其辭而戒之曰弓矢

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
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
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
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
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
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
合者皆曰潛恐爲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
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沱今沿漢水而東

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廻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威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鳧[illegible][illegible]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縣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鄠縣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縣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縣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故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益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楊雄惟若長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縣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安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究居今言穴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

云峨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滋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説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為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指會稽而當塗云宋景濂塗山記甚辯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敘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 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為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是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人知為建文君僧遯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夫傳其事故記之以備一説

蜀都雜抄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六

古奇器錄（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儼山外集卷三十七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實之

龜茲國進木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玄宗帝因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足上有縷金字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內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爐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爐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爲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已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三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納繩則琴筑笙竽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有玉管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

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

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楠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掛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覊於力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衙新起命僮出聚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旨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

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

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

書作子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彙曰古書故錄古書第四

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

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

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

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

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

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宜聖從周遊一統故也特為一錄以次宸章今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古奇器錄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七

書輯上 長水陸深子淵 儼山外集卷三十八

前代書家之論著詳矣[illegible]何其備也大抵文[illegible]寡要約焉[illegible]之懈此也竊有氏之菁華示一藝之途轍庶使後來求方圓於規矩將由下學而上達也顧微辭與義猶取聯既已成篇似為已出不幾於掠乎若夫[illegible]中世還衆說則今古迭形難以倫序尤非隱括之體今故皆採諸家者條品目庶幾博洽之士知所由來云爾[illegible]陸深子淵題

周禮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南唐書

秦 李斯筆法

漢 蕭何[illegible]

楊雄法言

訓纂篇

許慎說文
班固漢書
蔡邕筆論
魏 鍾繇筆說
晉 魏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筆勢傳
書說
論書
衛恒四體書傳
書勢

宋 王愔古今文字志目
羊欣古來能書人名
能書錄
齊 王僧虔書賦
論書
筆意贊
梁 武帝評書
答陶隱居論書
虞龢論書表
法書目錄

庾元威論書
陶弘景論書啓
袁昂古今書評
庾肩吾書品論
傅昭書法目錄
蕭綸書評
後魏 江式論書表
古今文字
隋 王最能書錄
善書人名狀
唐 太宗評書
論筆法
虞世南筆論
歐陽詢八訣
傳普奴訣
褚遂良論書
何延之蘭亭記
武平一法書記
徐浩古跡記
論書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
賈耽說文字源序
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竇臮述書賦
張懷瓘六體書論
　書估
　十體書斷
　論書
　評書藥石論
　古賢能書論

朱禹善書人品錄
李陽冰論古篆
韋續墨藪
韓方明授筆說
李華論書
盧雋臨池訣
林蘊撥鐙序
張彥遠法書要錄
李嗣真書後品
蔡希綜法書論

呂總續書評
孫過庭書譜
釋知果心成頌
釋亞棲論書
韋榮宗論書
南唐　李後主書述
後蜀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
宋　太宗評書
歐陽修集古錄
　評書

蔡襄評書
蘇軾評書
米芾書史
黃庭堅評書
歐陽棐集古目錄
呂大臨考古圖
洪适隸釋
　續隸釋
趙誠明金石錄
姜夔續書譜

徐諧通釋
張有復古編
薛尚功鐘鼎韻
　欵識法帖
夏竦古文四聲韻
王子韶字解
桑世昌蘭亭考
俞松續蘭亭考
鄭僑書衡
徽宗評書

　宣和書譜
黃伯思東觀餘論
王球嘯堂集古錄
王聊篆書正字要畧
釋適之金壺記
陳思書苑菁華
高宗翰墨志
　紹興秘閣書畫目
董史宋書錄
董逌廣川書跋

鄭昂書史
趙希鵠洞天清錄集
張邦基墨莊漫錄
戴侗六書故
鄭寅包蒙
鄭樵六書畧
金劉祁歸潛記
張天錫草書韻會
元吾衍學古編
陳繹曾翰林要訣

杜本書原
　字原
周伯琦六書正譌說文字原
陳旅題署書記
袁裒書學纂要
鄭杓衍極
吳文貴書譜
盛熙明法書考
皇朝洪武正韻
陶宗儀書史會要

輟耕錄

應在指南歌

述通

夫存教化侔禮樂所以行遠及微功與造化侔者文字是也

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伏羲命朱襄氏造六書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夫自蒼頡以降書凡五變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秦滅古文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初以六體書試吏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爲六書大抵發漢故惟以孔壁藏書爲古文以隸書爲佐書以蟲書爲鳥書唐六典校書郎刊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蟲書五曰隸書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書唐元度之十體則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宋鄭昂論文字之大變有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復有十三體之書曰殳書曰傳信鳥書曰刻符書曰蕭籀曰署書曰鶴頭書曰偃波書曰轉宿書曰蚊脚書曰芝英書曰氣候直時書小篆之體亦復有八曰鼎小篆曰薤葉曰垂露曰懸針曰纓珞曰柳葉曰剪刀

曰外國胡書

伏羲畫八卦而文字炳矣時有龍瑞作龍書神農感嘉禾之瑞作穗書黃帝作雲書蒼頡作古文書而文字成矣高陽有科斗之書高辛作仙人書或曰堯作龜書禹作鐘鼎書務光者作倒薤之書周文王之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鸑鷟赤雀火烏而作鳥書感白魚而作魚書史籀爲大篆之祖周媒氏作填書以書男女納采之文保氏以六書教而文字備矣孔子之弟子感麟作麒麟書秋胡之妻作蟲書唐綜作蛇書宋景時有轉宿之書戰國借

僞而異體文字興矣有之史書有鳥跡書蚊籀書
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
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
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
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
鍾繇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
爲散隸衰獄復變析而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
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
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史之法兼乎行書謂之藁
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
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
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眞謂之眞行帶草謂之
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
類生矣

晉元帝爲鳳尾諾之書王羲之爲龍爪之書齊武帝
爲花草之書河東山胤爲雲霞之書梁孔敬通爲
反左之書唐韋陟爲五雲之書呂向爲連緜之書
李後主爲撥鐙之書金錯刀之書宋徽宗瘦金之
書陳堯佐堆墨之書

自有書契以來帝王御世忠質文之遞遷其猶諸書
乎八卦尚忠也古文尚質也籀尚文也篆則王降
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
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
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規
而六書之道散矣

與道

書者散也散懷抱任情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
山兎毫不能佳也

凡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
密神采如對至尊無不善矣

凡書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豈易多得必也心
忘於筆手忘於書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卽彰雖然
當復由積習耳

凡書在心正在氣和夫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
必顛仆故曰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大則風神生
通乎道也

凡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
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
也反是則乖矣故曰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
志又曰心不厭精手不忘熟

凡書通即變晉唐名書各變其體以傳世若徒執法終非自立之體也必也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

夫書執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體豫如下營穩審思之方可落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書者意也故王右軍曰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凡書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釋通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曲日月之類是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之類是也

諧聲者以形事意取聲相成江河之類是也 更定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之類是也

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令長之類是也 更定

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朔之類是也 更定

右六書有子母相生之義有文字相間之辨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

夫六書者以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古文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博采衆美合而成字即今說文偏旁是也凡五百四十字許慎分居每部之首亦曰科斗書言文象之科斗今之蝦蟆子是也上古未有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麤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等皆科斗文字滕公石槨之銘叔孫通讀之曰此古文科斗書也亦曰奇字

大篆者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糾合加之銛利鉤殺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因而重複之則謂之複篆複篆者漢武帝以題建章闕云

小篆者李斯省篆籀之文著蒼頡篇九章本曰秦篆

世謂之玉筯篆又謂之八分小篆蓋比籀文十存其八云

刻符者其形烏首蛇脚用題印璽

蟲書者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又曰蟲書亦曰傳信鳥跡書

摹印者屈曲其體施於印章亦曰繆篆

署書者宮殿題署是也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又題蒼龍白虎二觀此署書之始也按題署之法至唐而人多忌諱矣其點畫分毫未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象之以五行法之

以六神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察人平生禍福吉凶喜怒休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考而知古未必然也

殳書者書於殳也殳體八觚隨其棱而書之又曰文記笏武記殳因而製之銘

隸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取便於隸佐故謂之隸書亦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故不為體勢與漢款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八分者王次仲增廣隸書為之蓋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故無點畫俯仰之勢按蔡琰言臣父八分書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大抵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類篆以篆筆作漢隸即得之雖然必有辨焉分之不可為隸猶楷之不可為分也

章草者史游為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簡畧書之大抵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漢俗所尚遂以流傳本草創之義謂之行草取篇名以別今草謂之章草世以為章帝書者誤矣章草之法必分波磔纖任奔逸字字區別非此特謂之草耳亦猶古隸之

生今正書也

行書者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鍾繇謂之行押初潁川劉德昇因隸法掃地而其幾於拘草幾於放介於兩間者不真不草行書是也

草書者張芝變章草為之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則氣候映帶通其隔行使動無窮極其姿態所謂約文該思應旨宣言者也

飛白者蔡邕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

飛白之書，蔡邕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者也。按王隱、王愔曰：飛白變楷製也。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本是宮殿題署，勢既方丈，字宜輕微不滿，故曰飛白。梁武帝復有白而不飛、飛而不白之論。又按宋仁宗天和中，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仁宗特爲清淨二字以賜，六點奇妙，又出三百點之外

鶴頭書，彷彿鶴頭，漢初詔版所用，謂之尺一簡

偃波書，狀若連波，即詔版下鶴頭纖亂者

蚊脚書，字體纖垂有似蚊脚，尚書詔版用之

雜書象雜

轉宿書，象蓮花未開，司馬子韋感熒惑退舍而作

芝英書，漢武帝時産芝於宮房，因以紀瑞

氣候直時書，司馬相如采日辰之蟲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象四時之氣云。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諸史籀得十二時書，蓋象神形云

剪刀篆，韋誕作，象形

薤葉篆，曹喜本務光之法，垂枝濃直，以小篆書之

垂露篆，點綴輕盈，象露之垂，曹喜以書章表

懸針篆，字之垂脚勢若針鋒

柳葉篆，始於衛瓘

瓔珞篆，始於劉德昇，觀星象爲之

鳳尾諾，始於東晉元帝，用之批答，本於章草字之有尾者

龍爪書，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龍爪之形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觀落英茂木爲之

虎爪書，王僧虔以擬龍爪，加之縈婉，兼以棱角，有虎爪之勢

反左書，庾亮呼爲衆中淸鬧法

連綿書，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

擷襟書，不用筆，卷帛書之

金錯刀，筆勢頭掣

瘦金書，筆勢勁逸，類薛稷

堆墨書，方丈大字

筆論

筆者意也，書者骨也，力者通也，塞者決也

凡書之道，要在執筆，用筆之法，妙在掌指。虛之謂掌，實之謂指

凡筆運之欲其活也，執之欲其緊也。執之在手，手不知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當以心主，難以力求

凡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食指拒名指之於實也置筆於指節之外居動靜之際而操之名指拒中小指拒名指貴於虛也鉤以食指拒以中指謂之單苞名指拒中小指拒名謂之雙苞

凡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則死矣指不入掌何所闕焉

凡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

凡用墨濡毫不過三分淺則竭深則敗竭者燥也敗者溺也

凡筆毫欲其長也長之欲其勁也勁之欲其圓也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長之於運也勁之於健也圓之於妍也

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屋漏痕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紙

夫執筆之法貴淺而病深何也蓋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指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運動迴旋乃成稜角矣寧望生動哉

凡執筆要在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布置不慢不越務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合掣奪咸有規矩五者既備可與論古人矣

指之法十

擫大指下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捺食指著中指旁 此二指主力

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下

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此二指主運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 此二指主來

衄名指上貫下右貫左筆中衄

衮中指下貫上左貫右筆中衮

腕之法三

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

提腕肘著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懸著空中最有力

手之法六

指欲實　掌欲虛　管欲直　心欲懸　執欲淺

筆欲牢

血之法七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過以補之衄以圓之過貴乎疾若飛鳥若驚蛇力到自然無凝滯毋枝敗

蹲七分三折管直心圓

駐七分臥倒水聚

提三分大指下節骨竦水下

捺九分臥滿

過十分疾過

搶各有分數同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

衄三分三指筆殺力

骨之法二

字之骨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

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

提大指下節骨下端提尾駐飛小疎動也

縱和大指下節骨下曰蹲首駐捺衄過稍和緩也

筋之法二

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

藏首尾蹲搶

度空中打鈎飛度筆意

肉之法二

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

肥毫端分數足

瘦毫端分數省

管之法五

執管以雙指苟管亦管五指共執

撮管五指共撮管頭（大字草書用之若時亦便）

搦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搦三指撥之（蘸地書大幅用榜用之）

捻管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紙左書長幅用之）

握管四指中節握管沈着有力（書壁書榜用之）

林韞撥鐙之法四

推　拖　撚　拽

李後主之法七

擫　壓　鉤　揭　抵　導　送

李華之法二

截　拽

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
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
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書輯上終

儆山外集卷三十八

體位篇

永字八法

禁經云八法起於隷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

側不愧臥（懼疑作背）　勒常患平
努過直而力敗　趯宜存而勢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而鋒輕
啄倉皇而疾掩　磔趯趞以開撑

又

側蹲鴟而墜石　勒緩縱以藏機
努彎環而勢曲　趯峻快以如錐（錐一作[illegible]）
策依稀而似勒　掠彷彿以宜肥
啄騰凌而速進　磔抑惜以遲移

側不得平其筆當側筆就右為之

訣云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又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

問曰側不言點而言側何也

論曰謂筆鋒顧右審其勢險而側之故名側也
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存鋒向背墜墨之勢若
左顧右側則橫斂無力故側不險則失於鈍鈍
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喪矣
一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中高兩頭下以筆心
壓之
訣云頭旁鋒仰策次迅收若一出揭筆不趯而
暗收則滯固而疏筆無力矣夫勒筆鋒似及於
紙須微進仰策崚趯
又云策筆須勤仰筆殺收推此則形勢自章矣

問曰勒不言畫而言勒何也
論曰勒者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則功
成矣今止言畫者慮在不趯一出便畫則鋒拳
而怯薄也夫勒者精於堅趯趯則筆勁澀亡其
流滑微可稱工矣
丨努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
有力
訣云凡旁卷微曲感筆衆走而進之直則衆勢
失力滯則神氣怯散
又云須發勢而卷筆若折骨而爭力

又云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其揭
問曰豎者中心豎畫也今謂之努何也
論曰努者勢微努曰努在乎趯筆下行若直置
其畫則形圓勢質書之病也筆訣云努筆之法
豎筆徐行近左引勢勢不欲直直無力矣
亅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又云前畫卷則別
斂心而出之
訣云旁鋒輕揭借勢勢不勁筆不對則意不深
趯與挑一也直曰趯橫曰挑鋒貴於澀出適出期於倒
收所謂欲挑還置也夫趯自努出潛鋒輕挫借

勢而趯之
問曰凡字之出鋒謂之挑今謂之趯何也
論曰挑者語之小異而其體一也夫趯者筆鋒
去而言之趯自努畫收鋒豎筆潛勁借勢而趯
之筆訣云卽是努筆下殺筆趯起是也法須挫
衂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一策須斫筆背發而仰收則背斫仰策也兩頭高中
以筆心舉之
訣云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趯勢於右潛
鋒之要在畫勢暗捷歸于右也夫策筆仰鋒豎

趯微勁借埶峻顩於掠也
問曰策名折與畫今謂之策何也論曰策之與
畫理亦故殊仰鋒趯鋒輕揬而進故曰策也若
及紙便畫不務遲澁向背偃仰者此備畫究成
耳
筆訣云始築筆而仰策徐轉筆而成形是也
／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又云微曲而下
筆心至卷處
訣云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埶以輕注鋒右揭其
腕加以迅出埶旋於左法在澁而勁意欲暢而

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問曰掠本分發今稱爲掠何也
論曰掠乃疾徐有準手隨筆遣鋒自左出取勁
險盡而爲節發則一出遒用無的故掠之精旨
可守矣
又云遣不常遲從來筆下左出而鋒利不墜則
佳矣
／啄者如禽之啄物也立筆下罨以疾爲勝又云形
似鳥獸臥斫斜發亦云臥筆疾罨右出
訣云右向左之埶爲卷啄按筆蹲鋒潛蹙於右

借埶收鋒迅擲旋右須精險衂去之不可緩滯
又云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勒而啄之
問曰撇之謂啄何也論曰夫撇者蒙俗之言啄
者因埶而立啄用輕勁爲勝夫浮怯重體爲工
又云啄筆速進勁若鐵石則埶成也
＼磔者不徐不疾戰行欲卷復駐而去之又云趯筆
戰行翻筆轉下而出筆磔之
訣云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埶緊趯旁
筆迅磔盡埶輕揭而潛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
筆鋒須趯埶欲險而澁得埶而輕揭暗收存埶

候其埶盡而磔之又云磔須外發得意徐乃出
之
問曰發波之筆今謂之磔何也論曰發波之筆
循古無蹤原其用筆磔法爲徑磔豪聳過法存
乎神凡磔若左顧右則埶鈍矣趯重鋒緩則埶
肥矣須遒勁而遲澁之又謂之波法（微直曰磔橫過曰波）
作一波當三過折筆筆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
仰便下徐行埶足而後磔之
趯使之法
丶謂之點法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頰向右以大指

齊頫作報答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内掖筆
收之又衄側下其筆令滿其鋒摩輪族心然後
收筆慎在圓平禁經云點如利鑽鏤金是也又
半蟻法宜字上用之為避其旁
右軍云作點皆須磊磊如大石之當衢又點不
變為布棋貫通變也更有打點以紙送筆以打
物之勢甚難用也
唐太宗云為點必收貴緊而重
衛夫人云若高峯墜石
一謂之畫法云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即
指揑筆上若作勒法即用中指鉤筆澁進覆畫
以中指頫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
近而用法異也鮮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
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
頭勢起使芒角不失遒潤借勢不策不鮮勒稍
徐收之取古勁枯澁無求活利凡在字上宜用
之
撥筆法初緊策中撥鋒輕勁微勒向右按衄古
今法云鍾書宜示字長畫用之又畫不變為布
算行草法云執須險策露鋒飛動為勝

唐太宗云為畫必勒貴澁而遲
衛夫人云如千里陣雲
三謂之三畫法云上滑鋒平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趯
覆收名遞相解摘古經云黄庭經三關字用草
法上衄側中策下蹙筆橫飛趯相望峙以險利
為勝凡橫畫多者用此法
丨謂之懸針法云正鋒直下末處如針頭之懸鋒須
先發管遂執行遲筆緊取澁進如錐畫石禁經
云懸針如長錐綴地是也又契字下豎筆須一
努一畫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趯或外拂
而中努右軍云懸針垂露難為體制衛夫人云
如萬歲枯藤
臨池訣云懸針法蘭亭年字盡其勢也張猛玄
云申字中畫宜卓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宜直
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丨謂之垂露法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如築
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勢又無垂不縮此言頫
筆以推挫為功右軍云豎如春筍之抽寒谷是
也
臨池訣云垂露本篆脚名玉筋如古釵倚物也

乙謂之背拋又謂之蹴脚法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
則失埶遲則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
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
欲出須閣收使其如角芒刺則善右軍云擢毫
蹲節輕重有準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而後
趯之也
乀謂之抽筆法云左卷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
埶卷而徐駐揭搦出而暗收若使拋必流滑凡
淺又側趯下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
肩吾云將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擬引抑拽

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王濮論草書作人字法兩趯之欲利按之欲輕
乀謂之背趯法云悉以中指遵至盡處以名指拒而
趯之又云潛鋒闇勒埶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
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
前正之於後也古經云鍾書戕字用又永禪師
㵐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埶以中指遵之按
筆至下以名指衂鋒潛趯此名禿出法
張旭折芒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鍾書
常用也

右軍云落筆穀穀如長松之倚谿谷
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章草法潛按微進輕揭闇趯揭欲利按欲輕輕
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脚宜
斜筆直抽直者緣上實下自成也
氵謂之散水法云上衂側中偃下潛挫趯鋒古經云
黃庭樂毅同用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
要遞相顧視若頻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爲
此名滑相𦘕視外雖解摘內相附屬爲上中潛
鋒暗衂下峻趯潛進盡鍾法也行書埶微按而

劉揭以輕利爲美
冫謂之冰法云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
並連衂則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埶
疾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灬謂之列火法云衂鋒暗按臨池訣云須各立埶拯
背潛衂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
然字用之
灬謂之聯飛法云暗衂微注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
顧不絕禁經云聯飛如鴈陣當秋樂毅論燕然
字用之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執蓋中斷也

宀謂之顯異法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横書按筆埶
須相順又上點側横畫勒左偃筆擺鋒偃筆竪策謂之
偃右峻啄輕揭出法以圓峻飛動爲度章草法
擬於圓峻飛動其餘險側務在露鋒鉤裹忌緩
滯也
乀謂之平磔法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埶卷不可便
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如生蛇度水鍾元常
每作磔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爲波必磔
貴三折而遣毫
乛謂之勾裹法云圓角趯鋒作努法埶未盡而趯之
顔魯公云用筆如紙下行書埶論云急牽急引
如雲中之掣電日月目因等是也
翰林隱術云勾裹勢須圓角蹲鋒用中指勾成
之
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埶切不宜稜角努張即
宇體俗也非特固字但有轉筆一切貴其圓潤
也右軍云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幹轉
令取登對勿使腰下傷慢視筆取埶直截而下
瘞鶴銘蘭亭序固字雖不同亦絕妙
勹謂之勾努法云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

屈臂右軍云廻角不用峻及有稜骨也
衛夫人云如勁努筋節
小謂之奮筆法云左側而獨立中衄揭而右鉤古經
云鍾書宜示字用若中竪則左右暗衄而潛趯
又簇鋒提進爲系字下三點也
彡謂之杉法云上平點中啄下衄側唐太宗云形影
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擎之
乚謂之外擘法云左峻掠中潛鋒衄挫右蹲鋒外擲
右軍云踠脚抛幹上捺下撇終始折轉
丨謂之竪偃法云權筆竪策挫鋒上下緊直嘗尚等
字中竪畫用之又云偃筆埶須權筆竪策之
氵謂之暗築法云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築月
其字內兩點是也
八謂之曾頭其脚法云左潛揭而右啄會頭用左啄
右側其脚智果云長舒左足
文謂之衮筆法云須按鋒上下蹙衄之令今等字是
也謂下點
叐謂之縮出又爲重複法云上磔衄鋒下磔出之如
呂昌叐叓之類是也
唐太宗云叐字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

乚謂之挑心法云如長空之初月
𠃌謂之收脚法云爲馬烏焉之字脚宜緊收打寺之
字亦然
灬謂之緩急法云字有緩急如烏字下手一點須急
橫直須遲烏之脚急亦象形也
轉筆宜左右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跡欲左先右至𢌞左亦然
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
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竪筆緊趯之内

掠筆在於趲鋒峻趯用之
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
垂縮直下一筆宜復上至中間則垂頭圓所謂
無垂不縮
往來波戭處既往當復收𢌞所謂無往不來
夫所謂折釵股者曲折圓而有力也如屋漏痕橫直
匀而藏鋒也如錐畫沙無起止之跡也如壁坼無
布置之巧也大抵筆正則鋒藏而數美具矣
結構之法
凡字之體率皆有法各具義理非苟然者昔顏魯公

得法於張長史長史問曰
平謂橫子知之乎真卿曰長史每令爲一畫皆縱
橫有象此之謂乎長史曰然
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而毋邪曲
乎曰然
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示以間不容光其此之謂
乎曰然
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
使其疏乎曰然
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以成畫使鋒健乎曰
然

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非趯筆則點畫皆有筋
骨字體雄媚乎曰然
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
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
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牽掣爲撆決意挫鋒
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乎曰然
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結構點畫有失趣者
則以別點畫旁救之乎曰然
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趣長筆短形雖不足

而意常有餘乎曰然
巧謂布置了知之乎曰豈非預想字形布置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乎曰然
稱謂大小了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令大茂密以爲衡乎曰然
排疊謂疎密停均如壽藁畫竇筆麗羸爨之字絲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間布白調勻點畫是也高宗書法謂之堆垛
避就謂避密就疎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聯帶得宜如廬字上一筆既尖下一筆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辵拔出則上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謂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者欲其得勢如疊壘藥鶯鷺驚鷙醫之類八訣所謂正如人上稱下載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插謂字畫交錯者欲其疎密長短大小勻停如中弗井曲冊兼禹禺爽爾襄甬婁垂車無之類八訣所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謂字之向背各有體勢相向如非卯知和之類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是也

偏側謂字之偏側欹斜須當隨勢結體偏向右者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夕朋乃勿少木之類正而偏者如亥女丈乂互不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八訣謂勿令偏側是也
挑㧌謂字之形勢有須挑㧌者如戈弋武丸氣之類又如獻勵散斷之字左邊既多須得右邊㧌之如省炙字上偏者須從下㧌之相稱乃善
相讓謂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爲善如馬旁鳥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便作字如絲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糸出如辦字其中近下讓兩辛出如鷗鷴馳字兩旁俱上狹下闊各當少讓如鳴呼字口在左者宜近上和扣字口在右者宜近下使不妨礙然後爲佳此類是也
補空謂如我哉之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戟戈諸字同如襲辟餐贛之類欲其四滿方正也醴泉銘建字是也
覆蓋謂如寶容之類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着上長下短
貼零謂如令今冬寒之類是也

粘合謂字之本相離開者即欲粘合使相著顧揖乃佳如諸偏旁字卧臨非門之類是也

捷速謂如風凩之類兩邊迷宜圓緊用筆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是也

滿虛謂如園圃圖國回包南目之類是也

意連謂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必小川州水求之類凡也

覆冒謂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頭穴宀𡿨頭奢金食夅巷泰之類是也

垂曳謂垂如都鄉卿卯之類曳如水支欠皮更走民也之類是也

借換謂如醴泉銘秘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黃庭經庭字㕑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帖中或作𤫊或作小亦借換也又如蘇之為蘓秋之為秌鵝之為䳘之類蓋字難結體故須互換所謂東映西帶是也

增減謂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為新建之為建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為曺美之為羙但欲體勢茂美不論古字當如何書也

應副謂字之點畫稀者彼此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如龍詩讎轉之類必一畫對一畫相應亦相副也

撐拄謂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亭寧丁手司卉草矛巾千予于弓之類是也

朝揖謂字之有偏傍者凡欲相顧兩文成字者如鄒謝之類三文成字者如讎斑之類尤欲意度承順八訣所謂迎相顧揖是也

救應謂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應方可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謂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赴起枝飲勉之類凡有文欠之旁者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回抱謂如向左者曷丏易匊之類向右者艮鬼包旭之類是也

包裹謂如園圃之類四圍包裹也尚向之類上包下也幽凶之類下包上也匡匱之類左包旬匈之類右包是也

相成謂以大成小如门之之類後大者是也以小
成大者若孤之一乀寧之一亅欠之一拔戈之
一點後小者是也
形勢謂字之小大也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
難於寬綽而有餘各攻其難善矣
變左謂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二之疎
難與寷嵒相間當思所以位置之故曰大字促
令小小字展令大互其勢也一說上小下大上
大下小取其稱也若夫左小而右大左高而右
低則爲病矣
分合謂以重文成體者合而爲一亦好分而異體
亦好
管領謂上之覆下下之承上左右之顧盼不失位
置
應接謂點畫互相應接也兩點者如小八卜之類
自爲應接三點者如系之類則左朝右中朝上
右朝左四點者如然無之類則兩旁相應中間
相接又作灬亦然至於丿乀水木州無之類皆
須以意消詳也
展右謂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宣臺尚之類是也

舒左謂有脚者向左舒寳其之類是也
抜角謂字方者抜右角國用周之類是也
虛腹謂用見岡月等字放令右虛
開合謂如無字四點四畫爲縩上心開則下合也
仰覆謂如並字隔二匪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
覆用之上字則當上仰下覆
解磔謂三畫之法上平中仰下覆如春主之類是
也
左放謂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
放下住若多字一住二少住三亦住四放凡患
并放
變換謂兩竪一垂一縮如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
垂左縮上下亦然
肩吻謂左邊起筆不使有嘴右邊轉角不要露肩
除續謂緊則減疎則補也若王書懸字虞書毚字
皆去下一點張書盛字改血從皿是之謂除王
書神處字皆加一點卻字从阝是之謂續
分合謂分如卅冊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合如八
州之類皆須潛相矚視
重促謂昌呂爻棗之類上小林棘絲羽之類左促

是也
映附謂側映斜交欠以入之類是也斜附由女安
必互之類是也
側立謂立人之傍如鳥之在柱是也
偏傍謂偏傍在左者宜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左右
者亦然
按點者字之眉目全在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
字異形丨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
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乀者字之
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鳥翼魚鬣有

翩翩自得之態乚趯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
晉人挑趯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
正鋒爲之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
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
遒然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
知也

古今訓

凡書之道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
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八須時出
新意又有九生之法一生筆二生紙三生硯四生
水五生墨六生手七生神八生目九生景
夫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膽落
筆
夫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依故曰多
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夫用筆之法腕豎則鋒正而勢全指實則筋力均平
掌虛則運用便易
稜骨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字有態度
心之暢也
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
正振動須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
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
大抵書貴注意平雅起發絲絡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
須字字意殊紙強筆弱紙弱筆強強弱不等則蹉
跌矣

學古之法多張法書古刻於壁間觀之入神則筆隨
人意矣
初學之士所貴臨摹蓋節度其手易於成就耳對古
之謂臨覆古之謂摹大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
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失古人筆意而多得古人位
置是故臨書易進摹書易忘
大抵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慢弱點畫短則法
擁腫點畫長則法離澌畫短則字勢橫畫疎則字
形慢拘則乏逸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
墨浮澁多墨笨鈍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
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
圭角則體不精神
大世之論書多病肥瘦而不知肥之病在於剩肉瘦
之病在於露骨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自為佳爾
寸以內法在指掌寸以外法兼肘腕晉魏間帖掌指
間字也
凡篆之用筆最宜單苞(亦曰單鈎)則方圓平直無不如意
人失師傳故字多欹斜且執不活動若初學時能
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空畫不拘方可執

筆
篆法偏者謂之蝸扁徐鉉稱為老手石鼓文是也
小篆俗皆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
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過三凡有三脚當
以正脚為主餘畧收短如佛脚可也若生甘之等
字却以上出為脚如草木之為物正生則上出枝
倒懸則下出枝耳
篆口閫中字不可填滿如井中有一字任其下空
可放垂筆方不覺大閫比諸字亦須畧收口不可
同亦不可方只以炭墼範子為度自好若日月等

字須更放小若印文中圓口并口及子字上口却
須畧寬使口中見空稍多字始渾厚
徐鉉小篆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正當畫中乃筆鋒
直下爾
凡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挑拔平硬如折
刀頭法曰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隋唐以降古
法盡廢自漢字為分唐字為隸殊不知漢有隸分
唐有分楷體不同也
凡楷書之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
妙處也

作楷甚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
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
凡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
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故云匆匆不及草
書其相連處特是引帶耳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
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草書之法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
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

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韻橫斜曲直
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最忌相帶橫畫不欲太長
長妨轉換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走亦
以發代走亦以捺代乀惟丿則間用之意盡則用
懸針或兼用垂露
大草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
如龍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仍須簡略為上不貴
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圓規最妙其
有淚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有點處須空中
遥擲下勢猶高峯墜石下筆要如放箭箭不欲遲
遲則中物不入離則施於草迹亦須時時象其篆
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
取俗字則不能光發成卷尤須靜思閑雅發中於
慮則得之
凡書有二法曰疾曰澁二法者盡之矣
大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
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
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
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大縱橫牽
掣之謂使鉤環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
又曰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
下筆作字初是折鋒尖乃搭鋒耳若一字之間右邊
多是搭鋒應於左也隸書平起筆皆藏鋒大抵折
鋒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者上也
凡字之體不能齊一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
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
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
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題署及八分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消散恣其運

勤

唐人以書判取士故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氣習顏魯公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犢山十年木石俱黑王羲之五十二歲而書成永禪師不下樓者四十餘年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舞劍器魯公之錐畫沙印宜有之故李陽冰亦自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魚蟲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乃知夏雲隨風擔夫爭道與觀盪槳聽江聲見蛇鬬進於書也

昔賢評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語既爲米元章所嗤若夫魏晉以來墨蹟存世又寡聞復流傳人加秘惜非學者之所共見是故類舉姓氏極肆褒彈等之無益耳干祿之所未暇也惟碑帖之傳今猶彌衍奔於範模者不少故復次第云

淳化法帖十卷

宋太宗雅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跡命侍書王著摹板禁中深得古意此諸帖之祖也

絳帖

潘師旦模刻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嚴馬露骨又未免羸瘠之歎耳

潭帖

僧希白模刻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

大觀帖

蔡京模刻精工之極蓋閣帖之亞也

太清樓續閣帖

劉燾模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麤硬遂少風韻

戲魚堂帖

劉次莊模刻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武岡帖

絳帖之次也

修內司帖

亦有淡墨搨者絕佳

福州諸帖

鼎帖

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星鳳樓帖

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太清之亞也

玉麟堂帖

吳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

寶晉齋帖

曹之格模刻諸帖中之劣者

百一帖

王叟慶模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耳

鳳墅續法帖二十卷

曾宏父模刻

群玉堂法帖十卷

予少溺志於書無傳焉而未有所得也頗喜考尋前人之遺論蒐輯既久恍乎若有以見其指意之所在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中歲以來抱詞賦之悔不復數數然正德戊寅假館老氏之宮新涼病後再加删次深懼古人之法不盡傳於將來也昔人有言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嗚呼予亦安敢少哉是歲中秋日雲間陸深識

不肖孫郯泣血校刻

書輯下終

儼山外集卷四十

陸文裕公外集後序

良俊有友董宜陽蓋雅從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游先生嘗語之曰余集欲不傳余有撰著數種雖不敢自謂成一家之言其於網羅舊聞紀記時事庶不詭於述者之意矣使後世有知余者其在茲手其在茲乎良俊後見先生之子揖與其甥黃子標訊之良然良俊曰嗟乎其

哉著述之難也昔鄭漁仲有言夫太史公之書史家視為準的然以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至於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劉知幾譏其多聚舊聞時捍襍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余嘗怪歎謂為過言迺今觀近代著述鮮能盡善則知博雅兼備太史公猶或難之昔人所云信不虛矣夫今世薦紳先生非不才質瑰瑋然皆高譚理性兢事玄虛或專志藝文都工靡曼夫尚玄虛則黜聞見工靡曼則鮮懿實而著述之家惟資博雅其尋繹經史亦賴思致宏深故今世文士競爽而著述罕聞非此其故耶間有一二稍敦朴有志於斯者又以不閑於故事故其言都不雅馴嗚呼茲二

者余竊病焉然余究觀古人文章抑孰有先於著述者哉夫世稱西漢文章之盛莫過武宣以今考之則馬遷次史記淮南撰鴻烈次公議鹽鐵子政陳五行匡鼎說詩京生傳易其餘說苑新序之書序論篇目既得立言之致而所載聖賢言語行事之實又皆後世之所樂聞而史傳之所不著者雖至於今學士大

夫猶或因之考見得失他如長卿諭意
巴蜀嚴助風旨淮南吾丘駁挾弩之禁
主父嚴徐陳策匡時皆可施之廟堂著
為令甲固典誥之流亞也豈若後世作
齪齪狹室織瑣語哉我
朝當正德間承
累聖熙洽又
敬皇帝加意文儒故一時則有康滸西馬

西玄舊自關中崔後渠鳴於鄴下李空
同王浚川雄視河洛何大復薛君采高
騁穎毫徐昌穀顧東橋與先生並振起
吳中文章之盛幾與古埒今讀其集非
不窮妍盡工眩視驚聽然譬之畫脂鏤
冰雖精采酷似而棄日損功終歸毀滅
嗚呼若此者亦何取於文哉惟先生撰
著成書凡二十三家通計四十卷其於

歷代典章群籍隱義陰陽曆律之變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莫不畢備至若史通
會要一書則作史利病評騭無遺書輯
一編則書家精秘開指殆盡錄同異則
數參詳明紀寇則鋪寫嚴密其序致
時事則核而婉切而中使後世潤飾王
風者師其故實翺翔藝圃者擷其菁藻
史家或有闕失則異代編摹者亦或有

徵焉其於博雅可謂兼之矣但恨當世
不能盡先生之用使稍當事則執此以
進其弛張規畫必有非俗儒所能髣髴
者其視玄虛靡曼之習竟無所施者相
去又何遠耶是刻也黃子實事編校最
為詳審楫又以先生之意命良俊序於
簡末逈敢以平日之見附著焉楫能盡
讀先生遺書以清才博識稱於江左當

必以余言為不誣云

嘉靖乙巳九月望後學郡人何良俊撰

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明)胡應麟撰

明萬曆三十四年吴勉學刻本(四庫進呈本)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萬曆丙子舉人。以依附王世貞得名。按明史文苑傳附載世貞傳中。此其生平考據雜說也。分正續二集，爲書十六種。曰經籍會通四卷，皆論古來藏書存亡聚散之迹。曰史書佔畢六卷，皆論史事。曰九流緒論三卷，皆論子部諸家得失。曰四部正譌三卷，皆考證古來僞書。曰三墳補逸二卷，專論竹書紀年、逸周書、穆天子傳三種，以補三墳之闕。曰二酉綴遺三卷，皆採摭小說家言。曰華陽博議二卷，皆雜述古來博聞强記之事。曰莊嶽委談二卷，皆正俗說之附會。曰玉壺遐覽四卷，皆論道書。曰雙樹幻鈔三卷，皆論內典。曰丹鉛新錄八卷，曰藝林學山八卷，則專駁楊愼而作。其中徵引典籍，極爲宏富，據以辨駁自矜，而舛譌處多不能免。如沈德符敝帚軒剩語摘其以投蝟爲佛經金剛山之非，辨婦人弓足之前後兩岐，王士禎香祖筆記摘其誤以秦宜祿妻爲呂布妻，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此據博異志而不引沈亞之爲疎漏。近時張文檒螺江日記以爲竹書實出於晉太康年，而應麟以爲成冢，反覆楊愼爲非是。今核其所說，如經籍會通謂崇文總目但經史有所論列，子集闕如。蓋據六一集所載。然六一集中亦尚存子部之半，非實闕也。又謂廣川書跋惟以說經爲主，自餘諸家僅存卷數。蓋據書錄解題。然書錄解題所言乃廣川藏書志，非廣川書跋也。又謂孟子七篇而漢志十一篇，蓋七字誤分爲二也。然前已引困學紀聞稱孟子外篇四篇，以四合七，非十一而何。何隔兩頁而自矛盾也。又謂先孔子而著書者黃帝史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然漢志註明云依託，何以謂書在孔子前也。又謂漢志兵家兒子一篇，書名奇怪。然兒古倪字，故倪寬史亦作兒寬。倪子名書，亦猶孫子、吳子，何奇怪之有也。又云刊版當始於隋，引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爲證。然史文乃廢像遺經悉令雕造，非雕版也。史書佔畢大抵掉弄筆端，無所考證。至云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以小說委談入之史論，殊爲可怪。至以曹沫劫盟爲葵丘之會，以素問之雷公爲黃帝弟子，更不知出何典記也。九流緒論謂史佚爲墨家之

祖。不知呂氏春秋有史角之明文。謂隋志不載孔叢。不知隋志孔叢七卷在論語類中。不在儒家類中。謂孔傳續六帖鄭樵通志所無。不知傳與樵俱建炎紹興間人。同時之書。樵安能著錄。四部正譌爲惲於自名者魏泰筆錄。然東軒筆錄實泰自署名。其託名梅堯臣者乃碧雲騢。謂衛元嵩元命包襲春秋孝經緯之名。然元嵩書名元包。不名元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字從艸。孝經並無元命包也。至謂子華子之程本即僞撰者之姓名。益無稽矣。姑約舉其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之所糾。蓋捃摭既博。又復不自檢點。牴牾横生。勢固有所不免。然明自萬歷以後。心學横流。儒風大壞。不復以稽古爲事。應麟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成是編。雖利鈍互陳。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尐。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誠公論也。楊慎陳耀文焦竑諸家之後。録此一書。猶所謂差強人意者矣。

筆叢序

昔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脩身而撰造綜述不與焉今之爲詩若古文辭家殫精敝神坐馳萬景旁搜百變總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以其餘力考多聞評前識銓叙而品隲之其所綜述又不過撰造之餘耳婺州胡元瑞家藏書幾五萬卷人間之籍靡所不讀六合之事靡所不究而

以其緒業爲筆叢一書余從邑侯環丘鄧公所與同年友拱陽孫公受而讀之泛六秇之齊咀四部之胾解百氏之糾以自成一家之言上足掩宛委石質羽陵大酉之光而下可訂劉歆荀勗謝靈運任昉之闕其大者可以佐廣寒清暑東西瑷島之藏而其細者亦不失爲雜家之鼓吹楊氏之忠臣其經術似石渠其史學似番陽其剖

剥諸子似惠施鄧析而其研精二氏又似與河上迦葉諸耆宿相酬往蓋遠識玄心上下千古而具眼快論元瑞胸中又自有一千古也說者曰以元瑞其才終老一孝廉不獲一抒政化事蹟之用而内不免敬通之忌故以其牢慅不平之氣一寄於千古余謂元瑞何不平之有元瑞少讀父書書之外多所見寡所嗜嘗自謂饑以當食

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頀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故丹鉛所讐一往輒詣如此即擁南面百城吾知元瑞不以萬卷易也故其末年聞劉玄子言朝鮮多異書便訢然有乘風破浪意而西天經目震旦不能舉其什一尤生平所寄慨云浸假而予之數年所論著陽秋寧止此耶嗚呼古今號博雅淹通高自位

置者前惟漁仲後則用脩然而不免紕漏遺後人指摘則經畬之榛史藪之蔓部棼流穢之濁亂極矣窮討冥蒐安有如元瑞之學標舉勝諦發皇疑義安有如元瑞之識蹤跡寸晷點定千秋又安有如元瑞之筆之舌哉宇宙事廣矣文章之士僅得其枝葉而有道者精用之則可以脩身立政治事是在善讀之而已此余與孫公校刻意也

萬曆三十有四年冬月吉旦殷城黄吉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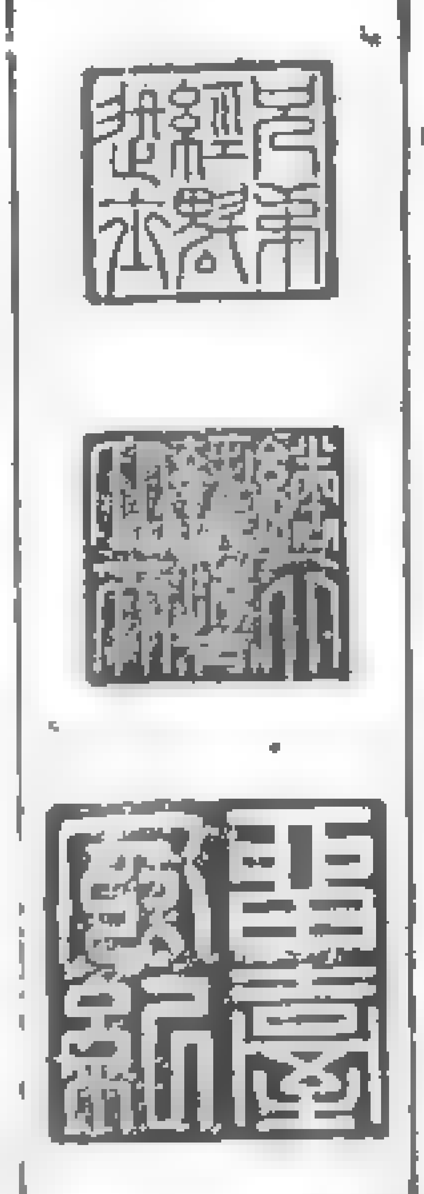
書于中都公署

筆薮序

明興立言非一家其最宏富者無如新都吳下兩君子吳下四部稿中歌什贈言居十之六七說部無幾別集則紀載居多新都著述寔倍之吳下輒加譏彈至于今中州有正楊者矣閩南亦有正王者大都兩君子篇章浩瀚瑕瑜自不相掩兩君子雖無失其為大而多示人以瑕亦緣多示人以瑜似不如居要之為得也越孝廉胡元瑞故與吳下游讀吳下二酉山房記則元瑞之博洽可想所著筆叢若干卷自三墳百氏及祕檢委譚靡不遡其源流正其舛謬綴其缺遺方之新都吳下雖多寡不敵而撮舉要會自成一家邢邵云使我精騎三千足當公羸卒數萬元瑞之謂也元瑞往矣予不及識元瑞而得之年友黄君

黃君亦不識元瑞而得之新城鄧君鄧君于元瑞爲社友檢所筆筆蕞轉相傳示予因付太學吳生廣其傳乃知士患無以自立耳有以自立故當不朽元瑞往矣有不往者在世有正元瑞者乎元瑞聽之予與黃鄧二君亦聽之矣

萬曆丙午冬高都孫居相書于留臺之清議堂



少室山房餘集序

沔陽陳文燭撰

吾友胡元瑞工詩善屬文有少室山房稿賈其餘勇著書數百卷如經籍會通史書佔畢九流緒論四部正訛三墳補逸二酉綴遺華陽博議莊嶽委譚丹鉛新錄秇林學山自題爲筆叢海內爭傳幾於紙貴問序於不佞陳子曰大畜象天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人智足以知聖人者顏子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曰博我以文蓋吾儒之學有博有約循佛氏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詵曰必有實際而後眞空實則援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當時楚有左氏倚相鄭有公孫

僑吳有季子札號稱多聞而未有若孔子者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太史公傳世家而曰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學夫非以博耶秦漢而後六籍煨燼唐晉糠秕宋元支離士生其間而汲古之綆短矣壯哉元瑞崛起于數千載之後而尚論於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于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辨往哲之屈筆聞者願解反先代之成案令人心服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有學而無才猶良田萬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鮮能貨殖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難成宮室矣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餘稿其一班矣昔劉孔才有皇覽陸士衡有要覽王嬰有要略葉廷珪有海錄吳枋有野乘非不博也而今皆不傳或者掛一漏萬未能詳說而反約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題數語弁焉以俟後之知元瑞者

正續筆叢目錄

安定 胡應麟 著
新城 鄧 渼
殷城 黃吉士
沁水 孫居相同校
新安 吳勉學閱刻

正集十部 共三十二卷
甲部 經籍會通四卷
乙部 史書佔畢六卷
丙部 九流緒論三卷

丁部 四部正譌三卷
戊部 三墳補逸二卷
己部 二酉綴遺三卷
庚部 華陽博議二卷
辛部 莊嶽委譚二卷
壬部 玉壺遐覽四卷
癸部 雙樹幻鈔三卷
續集二部 共十六卷
甲部 丹鉛新錄八卷
乙部 藝林學山八卷

經籍會通引

筆叢甲部 凡四卷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脩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澤九流紬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

昭代基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迹黃虞惟是經籍一塗編摩尚鈌槩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緐筆研靡貲歲月徒曠耳夫以霸闓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忝竊雌黃矧

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迹鴻裁彪炳宇宙而脞談冗輯潤略襄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梲藻稍銓梗槩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噱笑抑以爲博雅之前驅云萬曆己丑孟秋朔應麟識

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墳籍之始肇自羲黃盛於周漢衍於梁晉極於隋唐一燼於秦載厄於莽三災於繹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脅莽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槩可觀矣

述源流第一

六經刪脩尼父授受孔門卷軸籀章類崇簡要三墳丘索湮沒不傳以大易尚書較之其體制居可識也蓋古文峻潔迥異浮靡聖筆淵玄亡資藻飾故卷之不盈篋笥而擴之囿目乾坤春秋而降諸子百家與

而道術離楚漢以還騷人才士作而文學盛此其盈縮之大都也然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合雜禪通沿洄十紀槩徵此例則古人文籍不必盡祕今時顧世頻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竹簡葦編既非易致靈文秘檢又率難窺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秇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阜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歷朝諸史志秇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略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目也中壘父子奕葉青緗紀例編摩故應邃密第遺書絕寡考訂靡從隋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論辯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爲疎略新書問增所鈌頗自精詳歐陽宋志紊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論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義至於經籍尤匪所先且人靡博極業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自餘正史之外奉命纂脩類例足徵卷軸可考若劉歆之略荀勗之部王儉之志孝緒之錄並軼不傳宋自慶曆淳熙嘉定諸目外薦紳文士宋尤李葉並富

青緗今惟文簡目存亦多闕漏鄭氏秇文一略該括甚鉅剖核彌精良堪省閱第通志前朝失標本代有無多寡混爲一途番陽通考以四部分門寔因舊史而支流派別條理井然且究極旨歸推明得失百代墳籍犂如指掌倘更因當時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題稍存故實則庶幾盡善矣

歷朝墳籍畜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按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洊加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朏梁殷鈞任昉阮

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秘閣所藏重複相揉鹽運槩加裒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奥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與

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緐興則前代流傳寖微寖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舊唐書經籍志序云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爲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幷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内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彦貞王灣劉仲等重脩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没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秘閣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黄巢干紀尺簡無存昭宗即位志弘文雅收合餘燼尚二萬餘遷

都洛陽遂靡孑遺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以端臨通考不載節錄于此（龍城錄云開元文籍最盛至七萬卷當時司典籍者學士四十七人張說[illegible]之侯衍成康子玄皆與焉）

太宗初即位即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據是時尚未改武德年號也太宗甫定内難即留意經籍如此而馬氏通考獨逸茲事故詳載之按弘文館書至二十萬卷則自隋三十七萬外僅再覩耳唐執文志序稱武德中收

隋遺書僅八萬卷餘盖一時裒益之書校其正本當兵火劻勷之後決不能過三萬也（此條載資治通鑑陸氏所序亦不收蓋但據經籍考也）

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經籍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俾宮人掌之以文皇總之於上虞魏輩之於下應者宜響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諸臣亦絕無目錄之修何也蓋太宗所騁志文詞所鍾情翰墨於經籍蓋浮慕焉未必如隋宋之竭力蒐訪也故貞觀中百事超越前代此反愧焉文思博要至千二

百卷歐虞又各自有類書而秘府二王之迹獨冠千古當時君臣所用力者可見矣（詳考新書孔行冲傳虞褚等皆編緝未成顯慶中諸員役並罷去云云）

舊唐書志後序云三代之書經秦始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拓纂亡散篇卷僅而復存劉歆七略在漢藝文志者裁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採掇遺亡至晉總括羣書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朏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宋兵火延燒秘閣書籍煨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計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保定之中裁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按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槩當從此爲正通考於諸史就文序目纂輯靡遺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末少傳端臨所未覩也（通考諸部之首亦但錄漢隋新唐但不及舊唐）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與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開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略

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頗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舘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舘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雜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漫識其後

牛弘所論[redacted]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廣陵事見通考葉少蘊所引杜寶大業幸江都記此外他五所考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

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班志幸西漢東京甚希他無校集者）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兒摧頹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即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燼所經玉石俱燬兄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大抵歷朝墳籍自唐以前概見隋志宋興而後通考為詳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

當時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複或節略猥凡故劉班接迹緗簡頻殊王謝並與多寡懸絕即博洽之流勤於論覈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詳今細繹羣言旁參各代推尋事勢考定異同錄其灼然者于左

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　劉歆七略總目舊唐書九十作九百非是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餘篇而所增又數十篇僅得後數與此不合然他無可考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班固秇文志總目本劉氏七略入劉向楊雄等儒術三家（此據原注然尚有杜林所蹤輯二三家）省伊尹墨子兵類十家（亦據原注然所省又有劉向太史公及淮南王數家）東漢無增者

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荀勗四部總目書不存見隋志序舊唐書作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卷

東晉三千一十四卷　李充校定止此惠懷之亂故也

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　徐廣校定見崇文總目序

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謝靈運所校隋志以為六萬按六代間書尚難得晉度江才得三千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宋初何遽能爾當以舊唐書為

正阮氏七錄數同

齊萬五千七十四卷　王儉校脩隋志作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阮作宋元徽目與舊唐書齊目正同）

齊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　謝朏王亮脩諸家皆同

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任昉部集凡釋氏書不與

梁普通增集三萬餘卷　阮孝緒七錄總目蓋梁世薦紳家藏倂在其中秘書則或因任昉之舊然釋道二典並存其間則所增亦才數千而梁世之書盡此矣（此據阮孝緒本錄則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釋[illegible]然[illegible]七萬也見弘明集）

隋初一萬五千餘卷　見牛弘進書表此時合正副本僅三萬餘湘東煨燼所存并平陳所得也

隋大業中三萬七千餘卷　柳䛒等校定總三十七萬卷正本進御僅此然隋志總目八萬九千餘卷蓋柳氏校定之後或有所增或唐諸人據前代舊目芟除猥雜會爲此編也諸史秇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備一家言追劉王阮氏諸書序意可見大都

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新唐書序總舊唐書止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蓋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不全入也

唐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舊唐志序所載是時搜錄未必如前之盛蓋釋道本朝具錄矣

宋慶曆中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王堯臣崇文總目後屢增益至四萬餘卷

宋淳熙中四萬四千八十六卷　陳騤等四庫書目後屢增益至五萬九十餘卷

考諸史秇文志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隋三萬七千而志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萬二千而舊唐後序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卷宋崇文目四萬中興目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蓋史或會萃一代志但紀錄一時故不無異同而宋史則深可疑也

前代書但計卷帙重復未分者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唐弘文館二十萬開元中一十二萬唐武德初宋興國初各八萬梁湘東王所收七萬宋謝康樂所校六萬薦紳先生惟葉少蘊稱十萬餘則皆實錄矣

阮氏古今書最記漢秇文志書五百九十六家僅四十四家存據今傳漢以前書大約五十餘家然鶡冠子等後世僞撰雜其中不下十餘則所存之數政與

阮合蓋漢以前書盡喪于東京之末梁後未嘗亡也阮錄又有後漢秇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十七家亡而不著存數按范志無秇文一類蓋謝承書也晉中經簿一千百十九家僅七百六十家存亡三之一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蓋世近大槩存也

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卽古之一軸至裝輯成帙疑皆出於雕板之後然六朝巳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前代書帙之製僅此足徵因錄于左雖頗無關涉亦博雅所必知也

經典錄七百三十帙　紀傳錄一千二百四十八帙　子兵錄五百五十三帙　文

集錄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伎術錄六百六帙佛法錄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仙道錄四百五十九帙共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餘卷

阮自著書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附七錄末今無一傳惜其用力之勤并識此餘見隋志詳具弘明集中文字集略正史削繁高隱傳古今世代錄雜文聲緯并諸序錄序例共七種合所編七錄共八種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三焉隋嘉則殿書冠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一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后序俱云存者

無幾新唐志以盡亡其書蓋信筆不考之過也次則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溺河中僅數船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後序記此考光武遷都書籍二千餘兩諸家以爲三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縑楮尺簡不傳惜哉

凡前代書籍之厄史皆備書獨隋世篇籍最盛而諸志不言所終考隋世諸書咸在東都煬幸廣陵東都守禦獨完自王世充降唐唐盡收其圖史僅八萬卷中間未嘗被火向之藏蓄之盛竟何在耶惟杜寶大業江都記云隋書籍三十七萬悉焚於廣陵當是實錄蓋隋煬酷嗜經典既欲徙都廣陵必盡載諸書自從洛陽八萬意當時副本耳宋書籍紹定間復災所存者尚衆德祐航海蒙古之難又蕩然矣觀此則圖籍廢興大槩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世共傳劉氏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荀謝任殷四部外諸史秖文所載又有晉義熙巳來新集目錄三卷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卷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

皇八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香廚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唐羣書四錄二百卷古今書錄四十卷唐集賢書目一卷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唐秘閣書目四卷僞蜀王建書目一卷紫微樓書目一卷崇文總目六十六卷秘閣四庫書目十卷史館書目二卷太學書目一卷據此則前代目錄甚都不止盛唐一二今並不傳然前史所載惟謝王任阮諸錄尚存全數自餘多寡槩不可得詳矣

前代懸購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闕書錄唐有訪書錄

宋有求書錄異時人主留意若此隋文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獻書無所不納也書目第記書名卷軸槩不能廣唐羣書四錄乃至二百餘卷何以浩繁若此蓋各書之下必有論列若歆向所編者宋王堯臣總目六十六卷亦然然但經史二部子集則闕如也董逌廣川書跋則又特主說經而已自餘諸家僅存卷數尤氏書目則幷卷數不存文簡在宋頗負博洽稱疎略乃爾或陶氏說郛所節也唐毋煚有古今書錄四十卷又節略羣書四錄而成即體製居然可見惜竝不存鄭略有劉歆七略七

卷又七略別錄二十卷豈七卷者目別錄乃論列與

累朝中秘所畜外薦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則劉向桓譚晉則張華束皙齊則王儉陸澄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泌蘇弁皆灼灼者自餘尚衆而世不甚稱宋則李淑宋綬尤袤董逌葉夢得晁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任昉四萬極矣宋又有濡須秦氏莆田鄭氏漳南吳氏荊州田氏並著目錄盛于前朝蓋由印本易得故儲畜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通志有吳兢西齋杜信東齋等目則唐世非無編錄但不存爾通志又蔣彧目錄都氏目錄各一卷亦當唐人又李正議沈少卿吳良嗣李衛公歐陽參政俱有目錄則皆宋人也

葉少蘊云本朝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餘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按葉所紀諸家俱有書目行世載文獻通考今並不存觀此梗槩可見其論諸家所藏多猥雜不務銓擇切中歷朝館閣之病不特宋世而已餘語咸寶錄錄之

揮麈錄云承平士大夫藏書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名當世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藏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按此則葉氏論列外又有此五家宋時文獻之盛乃爾揮麈錄又云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霅川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蓋厄運所遘耶廬山李氏即子瞻作記者藏書僅九千卷則餘所列未必皆書家猗頓惟葉語可憑

唐馮贄雲仙散錄序稱家藏九世之書二十餘萬卷

按唐時雕本甚稀故蘇弁家藏二萬伴于秘閣開元之盛僅八萬卷文皇二十萬卷自是重複然唐時卽重複之書亦不易得贊何人乃能有此世稱雲仙多誕此開卷一大謊也宋元世欲致此卽不爲難然必不計重複乃可若正本雖三萬而下可易得乎唐世士民藏書迄無過三萬者

玉堂逢辰録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滇獻禮賢宅以處諸王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爲太息也

魏了翁跋遂初堂書目云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世者傳之未幾一陸之畜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鏤壯與南陽井氏皆藏書者俱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藏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元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也始有不可曉者按此記宋世諸藏書家尤詳而皆不能久有良足慨也

齊東埜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疏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撫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勝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至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予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録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總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章述蓄書二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

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

豫章漫抄云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遡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聞

有一二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彼善若吾吳中則有摹集有精美者矣按此及端臨通考序則元世亦嘗屢有求書之詔第一代典籍邈然無聞何也子淵謂越中視江右差善蓋子淵於越中未嘗久寓且世變陵谷或當時頗異於今故耳若精美則今猶最吳中也其謂江右書皆自北方携至則都下昔固多書矣陶宗儀說郛錄雜說數百家今傳僅十二三則宋世書籍國尚多于今然古書出于今者元未必盡有也隋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書僅三十七萬遂冠古今元邊帥子璧一家之產驟得三十萬卷亦宇宙奇事

然但欲其多而不計重複則在今甚不難顧正本不知幾何耳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後之藏往往無過十萬統計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況元時板本尚希又非文明之世紐氏子三十萬卷彼其重複政恐不能三萬耳

按唐以前藏書之籍惟史志中得諸秘閣者可徵自餘民間薦紳所儲槩不可考如漢梁子初楊子林手梁楊二氏並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桓譚新論今載困學紀聞紀聞又云鄴侯之書乃其父所蓄非泌始有之皆僅存總目獨沉孝緒之四萬類例足徵然非必其家藏也宋世藏書家至衆目率不存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余閱之亦多不備推之宋葉諸家當亦爾爾惟晁陳二氏最有條理可觀陳所藏至五萬餘足爲宋氏藏書第一家據野語乃宦中盡得五姓之書故能至是豈易易哉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日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帙

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秘府所未有也盛哉右見洪景盧隨筆第宋世三館所藏不過四萬以上況英宗時尚在宋初其時板本未盛印重複通計亦未能遽至此隨筆所記謬無疑

輟耕錄云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爲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蓼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或爲蟲鼠齧嚙或爲鄰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餬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

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覲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此按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二不著姓氏惜亡從考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古今藏書同一慨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類甚詳覈必富于家藏延祐傳末不著端臨固以其入元故乃元史亦不爲立傳以若人撰述之勤有功千古泯沒若斯良可扼腕然此書自足永久何藉史臣也

凡書籍時代近者勢易流傳而人多棄擲時代遠者迹多湮沒而世率珍藏然夷考昔人書目參以余所校書往往漢多於周唐多於漢而宋多於唐何耶周尚韋編漢始側理唐猶傳錄宋則印摹難易之辨也其詳具次卷中

經籍會通一　　筆叢甲部

經籍會通二　　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經史子集區分爲四九流百代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掇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於篇

述類例第二

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浸微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況是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于是乎有集繼之唐宋其體愈備而其製愈繁子遂析而入於集而子之體夷於詩騷矣

尚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氏子也而其理經故陟而經也道德沖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三者皆可以互名惟其實也集則迥不同矣

史之體遠矣董狐南史其人也晉乘楚檮其撰也然而弗傳焉春秋之前左國（國語國策）三家而已集之名昉於楚乎屈宋唐景皆楚也非騷賦無以有集

歷朝書目若謝客王亮謝朏任昉諸人史但言纂脩而不錄其類例其大數尚存也至李充殷鈞祖暅蕭

緝葺則并其卷數皆不得而知矣惟劉氏七略大槩存漢書中荀勗王儉阮孝緒類例幷載諸史差可考焉觀其類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見矣

劉歆七略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兵書一曰術數一曰方技而首之輯略以總集諸書之要則分列品題實六略耳班固藝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數三萬三千九十卷固節其猥冗僅得十之三四大槩新莽之亂焚軼之餘故也然七略原書二十卷班氏藝文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

每校一書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近世所傳列禦寇戰國策皆向題辭餘可槩見因以論奏之言附載各書之下若馬氏通考之類以故篇帙頗緐惜今漫無所考詳其義例六藝經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四略皆子也詩賦一略則集之名所由昉而司馬氏書尚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類也鄭以史記不當入經蓋未深考此耳

王儉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譜前六志咸本劉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於卷首蓋亦輯略之意按經不曰六藝而曰經典則史固漸備矣隋志謂其文義淺近遠非歆向倫亦謂儉齊相佐命百事塡委故無暇此浮剽其名耳

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幷諸子兵書爲子兵陰陽術藝爲技術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幷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書之分四部也實魏荀勗始之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一曰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一曰丙部紀史

記皇覽等書一曰丁部紀詩賦圖讚等書此時史集二部尚希故王阮二目更從劉氏分七類至唐大盛於是史居子上次經佛老附子次史而終之以集定爲四部宋氏以還迄相沿襲而作者之意未有所明馬氏始倣劉向前規論其大旨體製駸駸備矣

馬懷素傳云開元中秘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幷前志所遺續王儉七志藏

之秘府上於是名學涉之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又褚無量傳云無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勅無量於麗正殿以續成前功又元行沖傳云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七志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無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毋煚韋述殷踐猷

余欽等分部脩檢歲餘書成奏上之右三則俱舊唐書通考所未載夫以一目錄之微更三賢之手積十載之勤始就豈易易哉（其類例諸傳不載考唐藝文志皆以經史子集爲次云）前史所述魏晉諸家書目條流僅舉銓次靡詳惟阮氏七錄始末備載弘明集中余覩其分門創義損益前規綜核之功勤且力矣隋唐志率沿此因節錄之

經典錄（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論語（八）孝經（九）小學（凡四千七百一十卷）紀傳錄（一）國史（二）注曆（三）舊事（四）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僞史（八）雜傳（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譜狀（十二）簿錄（凡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子兵錄（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橫（八）雜（九）農家（十）小說（十一）兵家（凡三千八百九十四卷）文集錄（一）楚辭（二）別集（三）總集（四）雜文（凡七千二百六十五卷）術伎錄（一）天文（二）讖緯（三）曆筭（四）五行（五）卜筮（六）雜占（七）刑法（八）醫經（九）經方（十）雜藝（凡三千七百五十六卷）佛法錄（一）戒律（二）禪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論記（凡五千四百卷）仙道錄（一）經戒（二）服餌（三）房中（四）符圖（凡千一百三十八卷）

右分類大槩與通考合惟析技術置四部外而兵家尚半萌于蓋秦漢軍書最盛故劉王特列兵家而術數方技條流緐衍至析爲二梁世稍減因以兵子同

條術數共貫唐宋以後益微遂皆統于子矣（隋唐宋志梁諸史中不詳錄）

宋世諸家雖咸有書目載於文獻通考其類例悉不能詳即通考亦第據晁陳二志未必盡自端臨也惟邯鄲之李莆田之鄭二家類例大略可考弁識下方

李淑獻臣邯鄲圖書志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爲八目十卷號圖書十志按李氏類例於四部之外更列四目亦阮氏外篇之意然書目畫一類分爲二門有

道書而無釋典不可曉也
鄭氏書目七卷莆田鄭寅子敬列所藏書爲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伎曰文曰類按唐以後不分四部而仍七錄之名惟鄭氏一家然伎術阮氏已合而鄭仍分之大率李鄭三家但據所藏多寡爲類不求合前人也（宋公武晁氏少蘊葉氏篤好而無書目蓋皆衆而弗齒葉于經學最精博且外未聞）
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凡經九類史十八類子十二類集六類今全載陶宗儀說郛晁陳馬氏三家義例大抵同此第尤時失之疎而三家較精密耳晁讀書志陳書錄解題幷全載馬通考中持論各有可觀

鄭漁仲藝文略凡十二類一經類九家八十八種二禮類七家五十四種三樂類十一種四小學十二種五史類十三家九十種六諸子十一家四十八種七星數三家十五種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種九藝術一家十七種十醫方一家二十六種十一類書一家二種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種共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一十二萬餘卷按鄭之析類頗極苦心第自唐以後四部卷數相當總之經史子集而細分之乃爲得體今藝術等書僅數百卷亦爲一類可乎
馬氏經籍考經史子集仍分四部經十三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孝經九樂十讖緯十一儀注十二小學史十三類一正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記六故事七職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時令十一譜錄十二史鈔十三史評子二十一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從橫家七雜家八小說家九農家十天文家十一歷算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書十六醫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類書二十雜藝集四類一別集二詩集三歌集四總集
陸文裕藏書目序云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觀覩屑屑

不能舉羣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焉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

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語曰經載道史載事古
錄史第三書作於經史閒而非經史可附者錄曰古
書故錄古書第四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
五質漸趨華而文集與焉故錄文集第六四詩既刪
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山包
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
第八紀見聞次特專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
錄雜史第九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
錄諸志第十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
故錄韻書第十一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暨者不速
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方藝伎術故有
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
十三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宜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
為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陸所類書宋玠陶性不及一典皆類名子中所考文所目雅史皆別正史之不以入典墨諸子中或此兩尚未緝故也

按子淵之目亦以經史子集為次而特尊本朝
聖製分門另敘亦似合宜但宋世理性之書自有儒
術類列於子家諸志皆史也雜技皆子也韻書即經
也似不應更為類小學即韻類也醫學即技類也三

者絕不相蒙尤不應混列一塗惜余生晚不獲起前
輩而質之惟類書另錄最當與余山房書目同
子淵別錄古書不過三墳汲冢之流當析而附之經
史子下真者以作之時為次僞者以出之時為次似
不必別類也余生平好鳩集經子而限於力收殘綴
軼大類子淵序中所云文彩貴人也且猶若是況余
寒士哉然良工苦心非同好不易識也
陰符之文高簡非先秦漢人莫能為也三墳之文淺
陋非晚唐宋人莫能為也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
固大可笑諸家以陰符李筌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
詳其體矣況陰符言或類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
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及緯候等書亢倉
鶡冠等子總為僞書一類另附四部之末亦千古經
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不免於
顧惜耳逸周書穆天子等雖多誇誕然文字殊古且
未嘗有所依託自當入傳注中穆傳舊列起居注中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着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
山之鉅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鄭漁仲平生不喜
班固其論已過不已則訾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謂其
胸中全無倫類不當取楊雄太玄法言樂箴三書總

列儒家余考固秇文志雄之前劉向六十七篇則七略舊目也下注新序世說說苑列女傳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舊耳乃以固步趨劉氏尚可繩入七略所無便失之然則向書新序說苑子類也世說列女史類也必訾其失當歸於歆固何與焉

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而其卒歸於至繁經解昉自毛韓馬融鄭玄浸盛至梁武三禮質疑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袁宏浸盛至李燾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矣世史昉自尚書司馬班固浸盛至脫脫宋史五百卷極矣實錄昉自周穆晉魏浸盛至開元

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極矣譜牒昉自世本梁唐浸盛至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矣地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蕭德言等五百五十五卷極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慎周研浸盛至顏真卿字海鏡源三百六十五卷極矣字法昉自四體（晉衛恒撰）周越袁昂浸盛至唐文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極矣方書昉自張機葛洪褚澄浸盛至隋煬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摯虞孔逭庾綽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極矣文集昉自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師總集二百九十三卷極矣小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卷而極矣類書昉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極矣（孟書舊唐志作四百五十為近今從也志然三教珠英同耳亦千三百也）

凡道家之書始於周盛於漢極於晉唐凡釋氏之書始於漢盛於梁極於隋唐而皆少殺於宋之南度而釋氏之教復極盛于元道亦庶為至明又皆左次矣劉歆七略無所謂釋氏王儉任昉釋典皆自為類阮孝緒七錄亦另錄釋道二家隋志略同新唐志附子家末通考因之蓋以道家本列九流釋典不宜更

出余意二藏篇帙既多且本方外之說分門另錄似無不可第如唐志通考亦未為不宜也（舊唐書釋典不錄）

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六部三百一十佚）釋藏唐開元中五千四十八卷嗣後屢增幾千餘卷陸子淵謂今藏不應尚仍舊數蓋其間或有所裒益也然以西天經目較之才千百之一耳第隋志六千

餘卷今反數減於前足徵釋教盛於六朝至唐宋間
禪說勝而經典稍左次矣二藏余所無僅單行釋典書數千卷因通考例附于家末予嘗書目亦倣未得二書

古今書籍盛衰絕不侔班氏所錄九流曰儒曰道曰
墨曰名曰法曰雜曰農曰陰陽曰縱橫曰小說而道
家外別出神仙房中陰陽外別出天文五行縱橫外
別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分四類蓋漢時數家極盛致
然實則一也後世雜家及神仙小說日繁故神仙自
與釋典並列小說雜家幾半九流儒道二家逈相增
減不失舊物兵家漸寡遂合于縱橫視舊不能十三

陰陽與五行天文并合于伎術視舊不能什七名法
間見一二墨遂絕矣

神仙本道家似不應別出然老關莊列皆譚理之書
自張道陵寇謙之杜光庭輩盛演其敎欲與釋藏相
抗故以柱下爲道君又創立元始天尊而姓之曰樂
名之曰靜信亡論太始以前即秦漢間姓名絕少此
類蓋魏晉六朝假託宛然今讀度人大洞靈寶太清
等經大槩規模釋氏之形骸以誑誑流俗玄旨妙論
邈如也道德沖虛南華而外言煉養服食黃庭參同
足充案祖他如稚川貞白尚難盡信況謙之光庭輩

耶

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后靡有不
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
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
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家各不下數萬餘卷亦
皆散失無餘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
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
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
失至如秀巖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號爲
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

先君子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
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
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度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
讐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
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
以識吾過且以示子孫焉右周密所紀宋諸藏書家
最爲詳盡續考得之因全錄以見宋世民間文獻遠
過漢唐總之板本易得故也昭德晁氏直齋陳氏郎
通考所引二家而不及載其總目僅此足徵云

爲典章經制之學者唐杜氏宋鄭氏元馬氏三書皆

與經史相出入非他類書比也然通典僅唐以前未爲詳備通志殊有絕到而持論過當力不副言通考既該且覈規模意刱足稱完書而挂漏出入時或不免世代遠涉獵廣良未易也作者固自苦心

鄭樵文略外另有圖譜一略蓋因王儉七志而廣之其論亦精到可喜謂隋家書籍富於古今而圖譜無所係遂至蕩然圖譜自難傳非以無所係也宋世一二尚志今漫無可考矣馬氏通考以譜錄入子類圖存者圖亦係焉似未爲不可也

鄭漁仲誚班孟堅漢武以前盡竊司馬遷書不以爲慙此不足爲班病子長于左傳國策固有全錄舊文者要在各成厥體爾鄭作通志禮略全襲通典樵文略率本唐書亦以來後人之訕第中間考索精到處眞有漢唐議論未及者不可誣也

通攷譏漁仲鈔謄杜氏原書而唐中葉後事不復增入按宋初李宗諤等嘗奉旨續此書二百卷起唐至德止周顯德未通志尚有此目今不傳杜鄭馬三書或以列典故類然音韻經籍等皆類書也通典鄭以入類書馬以入典故陳同

鄭漁仲於文史考核最精經籍略後⌒校讎略一卷皆前人未發後學當熟參者然其失往往多自貽之如詩集類崔曙以盛唐置之晚唐許渾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又段成式酉陽雜俎有玉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譜錄中蓋以爲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一卷入草木類蓋以爲種樹之書皆可絕倒其過在槩錄前志原文不復精核故爾端臨通考雖多襲晁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間有重出或類例未精然大體得之篇首會萃諸錄統論尤詳密可喜也

晏子墨之宗也而劉氏七略列於儒之首董子儒之傑也而鄭氏通志列於墨之終皆類例之大病也又通志有崔光百國詩四十三卷檢光傳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國詩爲一卷通志書名卷數皆誤此或因仍前史然光傳失考亦鄭之疎也

鄭又有羣書會記三十六卷今不傳陳振孫云會記大略世間所有之書非必盡出其家余以爲或卽樵文略草本則宋世亦未必皆有也如子書儒家一類唐志僅存曾子子思公孫尼而通志仍有宓子等可見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今世當有傳本余求之尚未獲

第觀黃長睿辨駁一十七條如張萬福中唐名將陸脩靜東晉高流德山青原冢嫡臨濟同時皆灼灼世人覩記總目至謂不詳何人又以文選李善註在五臣後其疎淺不學幾于王侍書題閣帖矣然長睿所駁亦有可議葛仙公道家舊稱葛玄非稚川明甚黃正駁之可也乃自狐疑其說豈二子稱謂尚未洞然耶謂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按二子俱晩唐人融集見通志略鵬集今世尚傳丹陽集殷璠所輯一十八人皆盛唐高岑先後編次之時二子蓋未生也長睿書家者流詩人譜系故非所悉第玆僅數十條

耳餘考証碑帖甚夥雖辨論多美未必一一中程也

黃又謂鄜炎集不當置後余嘗閱鄭通志見五代有鄜炎集一卷大謂鄭誤然漢人集中又有鄜炎三卷或五代姓名同者不可知又五代王仁裕有西江集百卷鄭志及通考俱不收見陸子淵外集今仁裕所著玉堂閒話等亦間載其詩雖卑弱頗自淸旨陸謂西江集詩萬首古今恐無此盛惟宋陸放翁亦然

書之有目體製雖同詳厥品流實分三種吳尤諸氏但錄一家之藏者也隋唐諸史通志一代之有者也古今書錄羣書會記並收往籍之遺者也爲紳雅士嫓集以廣見聞舘閣詞臣讎校以存故實目錄之纂例不可無第中秘盡籠天下之書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傳帳中之秘亦往往内府所無其目可以互稽難于偏舉鄭氏古今并載本屬大觀而讀者眩於名實代之有無家之藏畜反不可知然亦各有長也

鄭氏通志㮣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亡所發明馬氏通考獨紀存書而與時闕逸之篇靡從考究且自勝國而後未之及也余自總丱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餘二十載經史子集類次羸三萬編誦讀

滋深犂然有會閒以暇日會萃二書幷四代秇文諸家目錄以及偏先月旦文士雖黃續附勝國皇朝製作稍以己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總爲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一目可見其大都而卷軸繁猥殆至百數尚未能脫稿云

二酉山房記王長公爲余藏書室作者今附錄此云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

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餘其餘貲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阯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爲度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爲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饑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頀覽

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無他貯所貯亦獨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見畏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隸扁其楣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爲之記按古所稱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文有云訪酉陽之逸典見荊州記甚詳一曰藏書之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間今宜撫之所由名而段

成式之著書謂之酉陽雜俎者也惟敬之所標當亦云是余因以慨夫七雄之前蓋不惟周之藏史爲老聃之所掌者而名山奥窟如宛委石蕢禹穴洞庭之類其靈文秘檢往往有之第既爲造物之所恡惜而人間之蹟困於漆書竹簡而未易廣蓋自七雄而後一燼於秦火再燼於莽三焚於卓僅四煅於湘東五佚於巢六寘於宣和雖隨散隨聚而周之藏史其所餘能幾何況閭閻之淺而責之守匹夫之力而望之致也夫以劉向之七略僅三萬六千卷任昉又減其三之一隋之嘉則殿名爲三十七萬餘卷而正本亦

僅三萬七千而止耳開元之際最爲極盛至八萬卷然亦多一時之所著而宋崇文之目又減其太半後之益者積數十年而增募不過萬卷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閭閻之守僅十餘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讀者即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俊於讀而儉於辭者即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元瑞既負高世之才竭三餘之晷窮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王霸之猷賢者聖神之蘊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討覈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間以餘力游及發之乎詩

若文又以紙貴乎通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之內其爲力之難殆不啻百倍於前代之藏書者蓋必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聚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讀也噫元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矣屠龍之伎殫而世亦無所用子矣盍亦舍而從我遊乎玉京人鳥須彌之頂有祖龍之火不能蟠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窺子焉即二酉之藏與子讀于二酉之所得皆糟粕已弇州老友王世貞撰

經籍會通三

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古書歷世兵革湮更閒有殘編裂簡僅以空名寓於載籍緝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議紛奇之士顧有取焉編摩之暇辨駁訛謬聯絡遺亡與癖古者共之述遺軼第三

甚矣秦火之烈也皇王帝霸之道聖神賢喆之謨蕩爲烟埃所存占卜術數而已漢興六秇始出於屋壁家墓之中劉向父子緝拾七略孔氏之外無復他編自餘儒墨兵農班史秇文所志大抵春秋戰國之作

夏商以前僅數十種率皆誕幻不經當時具悉其僞今俱摘錄類列篇中即不耳目其書大都可槩見矣至於占卜術數動稱黃農以上反闕秦漢之文蓋以羲媧所遺故盛相依託其爲誣矯尤不可言世所洞曉不復貲疵云

班秇文志所錄次序頗淆今稍撡時代列之漢以兵取天下故論兵書特盛楊僕任宏所輯一百八十二二家固取不過數十家其目尚多依託自餘可知

神農二十篇農家 又兵法一篇兵家 黃帝十六篇兵家 又經四篇又銘六篇又君臣十篇又雜五十八篇俱道家 又

說四十篇小說家 蚩尤二篇兵形勢家 太壹兵法一篇 天乙兵法三十五篇 封胡五篇 風后十三篇 力牧十五篇 鵊冶子一篇 鬼容區三篇俱兵陰陽 大禹二十七篇農 天乙三篇謂天乙即成湯非前太乙也小說家 務成子十一篇小說 伊尹五十一篇道 又二十七篇小說 辛甲二十九篇 鬻熊二十二篇 太公二百二十七篇俱道家 尹佚二篇墨家 師曠八篇 萇弘十五篇俱兵陰陽家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

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王房中二十卷堯舜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極野俚藝誕可誅班氏自謂芟除猥雜猥雜孰加此者筆之正史何也第劉氏亦不應收

蠱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今蠱方但知內經等考班志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或即今難經也三皇惟伏羲差免誣讁而亦有按摩一家大是笑資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人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凡十餘語多史記所不解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于士曰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

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辟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其辟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慎其與而聖王慎其舉又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樂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

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此帝王大訓之存于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尚其盡心于斯按紀聞所載今見賈誼新書中意古必尚有其書紀錄帝王格言者或散見雜家如鬻子之類今其名不可得矣

紀聞又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秇

文類聚太平御覽聞見之斷圭碎璧足爲匣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六經惟春秋續述尤盛李槩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濟魯後春秋十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雜語十卷陸賈楚漢春秋九卷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劉孝標九州春秋抄一卷胡旦漢春秋一百卷漢春秋問答一卷袁曄漢獻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舒元漢魏春秋九卷孫盛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壽魏陽秋異同八卷習鑿齒漢晉陽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杜延壽晉春秋略二十卷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國春秋略二卷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鈔二卷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秋三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魏衡鄉宋春秋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臧嚴棲鳳春秋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兢唐春秋三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尹洙五代春秋一卷總之皆漢紀唐曆之類

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世說等書輒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卽其名不易當如此況其實哉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春秋之類今惟晏呂氏傳蓋子書雜家非紀載褒貶也虞李二書當亦此類至如杜嵩有任子春秋辛邕之有博陽春秋俱俳諧文葛立方韻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苑春秋是文選弁取義而已六朝人棲鳳春秋蓋以配獲麟可笑宋史無玄晏春秋而有皇甫帝王世紀

曹大家有女孝經宋尚宮有女論語今傳女孝經乃唐人借名大家然前志幷有曹書今亡逸矣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曹憲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羌爾雅陸佃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林愼思有續孟馮休有删孟劉軻陸筠並有翼孟司馬光有疑孟余允文有尊孟辨陳方之有削荀吴申有非荀劉李二爾雅今不[illegible]宋末已亡疑孟尊孟二書見朱文公集餘並未覩二荀亦亡又宋人有蕃爾雅

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書各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洌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篇漆雕開之後七略至通志皆同元覊以卽開著誤也王史氏二十一篇六國時人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芊姓音彌皆七十子之後也

世子十六篇名碩陳人李克七篇子夏弟子景子十三篇宓子弟子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徒也

受業仲尼者曾子外宓子十六篇宋景濂諸子辨有言子二卷宋以前目錄皆無元王𣃁裒集遺言爲此書然猶勝僞撰遠余近得顏子三卷亦國朝人裒集雖謂有功聖門可也孟子中外稱七篇則漢志十一篇者以字誤分爲二也

吾夫子世以文事顯而漢高世蓼侯聚特以軍功封世以經術傳而漢武世太常藏特以詞賦著太常□儒家十篇賦二十篇

先孔氏而著書者有黃帝史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漢志居雜家首非陳孔甲也陳博士鮒亦名甲故孔叢子後出宋人以卽黃帝孔甲而又謂一名盤盂蓋盤盂宋世已亡而編目者誤記漢書有此因附會也唐志無孔叢子景濂太史以注者宋咸所纂大槩得之

吾夫子裔傳尚書者安國注尚書者穎達然梁孔衍有漢尚書魏尚書則續書不始文中子也□□衍所著又

戰國諸子往往有姓存名缺者西京諸子又往往有名在姓亡者今皆不可考因錄左方該洽之士或旁參曲證得其姓名以慰作者則不啻遇之旦暮矣

景子三篇儒家兵家又十三篇　羊子四篇儒家

倖子一篇同上　宮孫子二篇

鄭公九篇名家　吴子一篇雜家

尹都尉十四篇農家　王子六篇同上

李子十篇　丁子一篇

鮑子十篇　苗子五篇

魏氏六篇以上俱兵家　白氏三十八篇陰陽家

臣彭四篇 儒家　郎中嬰齊十二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伯象先生一篇
臣說三篇 又賦九篇　臣賢一篇 以上雜家
臣饒二十五篇　臣安成一篇
臣壽七篇 以上小說家　傜一篇 兵家
臣吾十八篇　孺子氷四篇
臣昌市六篇　臣義二篇 俱詞賦家
臣瓚 見漢書注
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同者甚衆蓋皆以姓為稱故爾
然其書傳者甚希又非文義所急故往往知其一不

知其二雖博雅之士或知其二未必知其三四也今
據劉氏七略鄭氏通志及御覽元龜等類書條載十
數類于左自備忘忽云爾非示諸大方也
兩孟子　一鄒人孟軻 七篇　一陰陽家 一篇　又易孟氏 十二篇
兩荀子　一趙人荀況 三十二篇　一荀悅申鑒亦號荀子
兩董子　一戰國董無心 一篇　一漢董仲舒 百二十篇
三賈子　一賈誼 五十八篇　一賈山 八篇　一 魯嘉田賦[illegible] 撰見通志
兩莊子　一莊周 五十二篇　一莊助 四篇　又莊安 一篇
兩景子　一宓子弟子 三篇　一兵家 十三篇
五孫子　一 道家十六篇 一孫武八十二篇 一孫臏八十九篇 一孫軫九篇 又晉孫綽十卷

二吳子　一吳起 四十八篇　一雜家 一篇
四李子　一李克 二十篇　一李悝 三十二篇　一李良 二篇　一 兵家十篇
二商子　一商鞅 二十九篇　一商子逸書亦號商子
四鄒子　一鄒衍 四十九篇 五十六篇　一鄒奭 十二篇　一鄒陽 七篇
二田子　一田駢 二十五篇　一田俅 二篇
三鬻子　一道家 二十二篇　一小說 十九篇俱稱鬻熊未必一人也
兩兒子　一兒寬 九篇 儒家　一兒良 一篇 兵家
兩劉子　一劉敬 三篇 儒家　一梁劉勰 三卷
二桓子　一桓寬 鹽鐵論六十篇　一桓譚新論十七卷
三蘇子　一蘇秦 縱横三十一篇 兵家十一篇　一蘇彥 晉參軍見通志道家

二張子　一張儀 縱横十篇　一張蒼 陰陽家十六篇
二韓子　一韓非 五十五篇　一韓信 兵權謀家三篇
二徐子　一儒家 宋人四十二篇　一徐樂 一篇
二墨子　一墨家 翟十五卷　一兵家 見志所省卷數未詳
二毛公　一毛萇 詩詁訓二十卷　一道家 九篇即趙隱博徒者
七公孫子　一公孫尼 一公孫固 一公孫弘 一公孫龍 一公孫發 一公孫渾邪 又兵家有公孫鞅
二王孫子　一王孫巧心 儒家一篇　一兵形勢家 十八篇
二容成子　一陰陽家 十四篇　一房中 二十六卷
二鶡冠子　一道家 一篇　一兵家 任宏所錄以氏名之
二務成子　一小說 十一篇　一五行 十四卷　一房中 二十六卷

尉繚子 一 雜家 三十九篇 一 兵家 三十一篇
淮南子 一 雜家 五十四篇 一 兵家 班氏自容成至此數皆一人
平原君 一 儒家 七篇漢朱建撰 一 戰國 趙公子勝
太玄經 一 揚雄 十九篇 一 楊泉撰 見唐書及通志畧有挑文志作太元
經
先秦子書之名有甚奇怪者其書什九不傳因錄此
爲好事談柄後世以奇怪稱者間附焉
我子 一篇 墨家　處子 九篇 趙人法家
世子 二十二篇 儒家　兒子 一篇 名良兵家
蜎子 十三篇 名淵楚人道家　尸子 二十篇 名佼商鞅師雜家

闕子 一篇 縱橫家梁武有闕子當補此　捷子 二篇 齊人道家
楚子 三篇 道家　芊子 十八篇 儒家
鬷子 見楊用修集　朝子 休見御覽又鬷子見意
蹇子 道家見藝文略　少子 齊張融道家
臣君子 二篇 蜀人道家　將鉅子 五篇 陰陽家六國人
宮孫子 二篇 道家　長盧子 九篇 楚人道家
鵊冶子 一篇 兵陰陽家　游棣子 一篇 法家
鄭長者 一篇 道家六國時鄭人　衛侯官 十二篇 以上陰陽家
杜文公 五篇 陰陽家　魁紀公 三十卷 唐樊宗師
猗犴子 三卷 雜家元結撰　炙轂子 五卷 唐王叡

墨希子 唐徐靈府道家　甘膜子 唐溫庭筠小說家
幽求子 二十卷 杜夷道家　贅隅子 宋王晞
史記處子作劇子捷子作接子弭子作吁子涓淵作
環淵并識
庾仲容子鈔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按宋晁氏
讀書志凡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卷五而所引僅六
十餘家蓋又亡其半矣其書多裁割前人言語洪景
盧摭所引疑古孟子與今不同非也按景盧稱世不
傳書三十餘家今意林亦僅存半其書名則諸史執
文諸家目錄往往可徵因錄景盧語而考列其下作

者大都亦因槩見云
容齋隨筆云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
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
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
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
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
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准正
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
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于世亦有不知其名
者矣 考見下條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幷見漢秇文志注皆云墨翟弟子也纒子不載漢志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闢墨子纒子蓋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一篇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末所稱王孫巧心卽此公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見漢志一儒家二十八篇一雜家一篇今意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儒家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清河太守阮武撰姚信書名士緯梁人信又有新書二卷幷見鄭氏通志秇文略阮法家姚名家也通語十卷晉尚書左承殷興撰正

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並見隋志儒家注中（凡序皆梁時目錄有者隋世已亡故因類附之）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志同列儒家今載弘明集者非也周生烈魏人三國志有傳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儒家（潛夫論注中）秦子三卷吳秦菁撰見隋志雜家（傅子注中）梅子一卷中言阮步兵意林以爲晉人或近之隋志作梅子新論（附桓譚下）魏朗三卷後漢會稽人見隋志儒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見隋志道家鄒子漢志有三戰國衍奭漢鄒陽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類戰國或當是陽書也孫氏成敗志三卷吳孫毓撰見隋志（儒家正論下）蔣子者魏蔣

濟萬機論八卷見雜家譙子者蜀譙周法訓八卷見儒家鍾會芻蕘論五卷（附蔣濟萬機論下）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卷晉議郎張顯撰並隋志雜家（傅子注下）顯又有古今訓十二卷亦見雜家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並袁準撰見儒家蘇子者七卷晉征北參軍蘇彥撰陸子者十卷晉清河守陸雲撰並附道家（唐滂子下）然雜家又有蘇道立言六卷陸澄政論十三卷不知意林所引果道家雜家也干子十八卷晉干寶撰顧子十卷晉楊州主簿顧夷撰並附見儒家（志林下）然吳太常顧譚

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見雜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誡二卷亦諸葛也陳子要言十二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見法家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見道家濰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東太守任嘏撰道論十二卷或字之訛也（成志外並見隋志唐史鄭志俱同）

按景盧謂諸書今皆不傳于世此殊失考諸書非至宋始不傳自隋世已湮沒考隋經籍志洪所列二十餘家存者惟魏朗唐滂蔣濟譙周袁準符朗顧譚任嘏十餘家隋巢一卷胡非公孫尼亦各一卷蓋不過

十之三自餘皆梁世所有隋一不存術史者附見其目列注自明鄭漁仲一槩鈔入不復辯其有亡大誤後學若馬氏意林所錄自是從仲容子鈔纂出諸子本書雖亡其引用于子鈔者唐世故在洪雅名博洽然于諸史秇文志不甚究心故有此誤或與論太平御覽書目同科

今意林六十家洪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經十卷蔡洪撰篤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並隋世巳亡附見諸子注中又體論四卷亦杜恕撰傳子百二十卷傅玄撰並隋世尚存者此外有湘東王鴻烈十卷楊偉桑丘先生書二卷陸澄鈇文十三卷張顯古今訓十一卷盧辯稱謂五卷桓子一卷何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沒無考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略盡此矣

秇文志儒家有董無心一卷注稱難墨子歷朝諸志咸有其目宋吳秘嘗爲注釋見通考晁氏所紀蓋南度尚存而今不甚傳其言行亦不少槩覩獨馬總意林引纏子云纏子脩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脩而謬其行（缺一字）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纖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脩勸善兼愛子重之右皆纏子中語蓋二人同時纏墨者蔑董自尊其教因不足憑余獨慨夫戰國之世楊翟之教大行聲稱積漸至與儒並以莊周之恣橫其叙道術特冠墨於諸家之首而三致意焉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獨奮然起闢之計其度越當時詎在漢世仲舒之下蓋孟子與氏後一人而已了後之儒者絕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精覈秇文至謂無心爲墨氏弟子冤哉余曷能弗詳爲辯也

班氏秇文下戰國諸子亦有不能盡錄者如墨家無纏子而見于意林蓋或出于後世而實戰國之書非僞撰也第今亦亡從考矣

原夫秇文之爲志也雖義例仍乎前史實紀述咸本當時往代之書存沒非此無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無以徵故魏晉迭興盛衰迥絕齊梁接踵貯積懸殊且前人製作世日以寡後人著述世日以增遍讀歷朝諸志卷軸簡編靡有同者粤自晉唐而下懿君賢疏亡弗究心考文大典意在斯乎劉知幾史通以爲附贅懸疣雷同一律而大譏隋史之非此疎鹵之譚匪綜核之論即後漢一書秇文無志而東京一代

典籍茫然他可槩矣（劉史通論史家當備甚數何以論表志甚疎鄭漁仲所以譏范曄也）甚矣前代之留神典籍也華嶠漢書軼矣然隋得一十七卷存焉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卽殘闕僻綫之書弗忍棄也隋十七卷蓋齊時所致唐顧倍之則承平日久屋壁之下岩石之中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一百二卷至唐僅得九卷王智深宋書六十一卷至唐僅二十卷于寶晉書止二十卷朱鳳晉書止十四卷皆不知原數寶則散逸亡緒鳳則編緝未成亦錄之弗忍棄也前代于典籍如此後世非直殘缺者不可得見卽全帙以飽蠹魚可勝歎哉

陸子淵云宋王景文有詩總聞嘗借鈔于李伯華家其說詩頗與文公異按景文名質蘇子瞻同時人而此書端臨通考亦載第卷數不同恐膺作也

一友人云嘉靖中籍沒分宜有晏元獻集一部二十餘帙鈔本也主其事者亦博雅之士當時深欲借鈔盧生謗議遂止余聞深爲惜之因記里中有元人育嬰圖摹本後載元獻跋語幾七百言其文甚莊雅而書法殊有晉唐風世但名元獻詩詞罕知其文翰者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于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梟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并解所衣烏絲直掇青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于書之不售得直慨然適官中以它事勾喚因約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因識此冀博雅君子共訪或更遇云

南度以還書多端臨通考所未載者余所見小說家如西溪叢語癸辛襍識等不下數十種蓋馬氏所據

大率本晁陳二家自餘宋末諸人所著或未及行世通考雖成于元世其時兵革倥傯無緣援拾今承平日久故漸出人間不得以爲僞也

永樂中命湖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蟫精雋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縣重未傳云（見七修類稿）

經籍會通三

經籍會通四

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古今墳籍梗槩略陳然率綜覈陳編未遑近蹟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宦游胜言鄙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之博雅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世書千卷不能當六朝十六朝書千卷不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辨也然今世書萬卷亦不能當宋千

魏晉以還藏書家至寡讀南北史但數千卷率載其

人傳中至唐書所載稍稍萬卷以上而數萬者尚希宋世驟盛葉石林輩弁山之藏遂至十萬蓋雕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往往宋世書千卷其直僅可當六朝一至功力難易則六朝之一足以當宋世百矣

終宋世書目無十萬者葉嘗自言備見諸家皆不過四萬而甚多猥雜惟宋宣獻獨精其難者已不能盡致則弁山之藏亦僅可三四萬餘皆重複或猥雜也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疏近梓於諸方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渡類書十餘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唐及勝國并附則不啻萬卷矣釋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數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說諸家合之又不下萬卷矣然猶非今所急也今文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書舉子所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之流稍加博焉録經之閏者史之支者子之睟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百家悉世所恒有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過此則絕不易言矣山巖屋壁之藏牧豎之所間值丹鉛星曆之譜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好事

之所掇拾唐宋浮沉之業遺裔之所世藏往往鈔録傳摹人所吝惜間有刻本率寡完篇摧殘市肆蠹嚙民家展轉流亡什九煨燼又如朝署典章都邑簿記地多遐僻用絕迂疏仕宦僅攜商賈希鬻諸家悉備此可缺如又如畸流洽客領異拔新時出一編人所未覩非其知暱餉遺何繇凡此數端皆極難致必多方篤好庶幾逢之不然貲鉅程陶權壓梁竇他可力強此未易云

今宦塗率以書爲贄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

者往往猥複相採芟之不能萬餘精綾錦褾連窗委棟朝夕以享羣鼠而異書秘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帙篋笥所遺羔鴈弗列位高貴冗者又無暇綴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牛弘之主購書勤矣力矣鄭樵之論求書備矣精矣隋之書籍所以盛絕古今奇章力也漁仲求書之說窮極苦心計鄭藏書必富而通志所載今古混淆靡從考核甚為惜之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遍歷燕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歷閱大槩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槩于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

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壟斷每瞷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秩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内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攜李吳興皆間値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卽稍有力者弗屑也

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寛廣亦遠勝之價直旣廉而卷軼輕省海内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餘他省各有産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庸質擁暗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脩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疎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繭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匀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吳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爲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有裝印紙刻絶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攙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爲亦遇也噫

葉少藴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讐校始付梓人卽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録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訛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坐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訛於宋耶余所見宋本訛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桕板皆易就之故也

葉少藴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塵録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河汾燕閒録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勑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説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余意

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葢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槧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爲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詳徧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蘓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卽史漢二書不人有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後藥印爲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俱筆談所載今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

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毁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遡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工亦有難易也

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

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爲識之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籍詩書然率有富于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畜書雄猶校讐天祿甫僻居草堂拾

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篇實腹耳至家無尺楮籍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嘆也若劉氏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窻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沉湎青緗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于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陸文裕深著史通會要辨論甚該獨謂經籍不必志於義未盡經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無不究心豈

容無志但作史者當專記本朝所有前人亡逸則宜闕之四代史俱有志餘不然者六朝五季偏閏則剗魏遼金元夷狄僭竊不事詩書故應闕爾可爲法哉

鄭漁仲曰古之書籍有上世所無而出于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于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並無而今出于荊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于野堂村校接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抄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

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勝計求之未至耳按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僞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爲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補之而謬題以陸機蓋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侈異聞而僞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辯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非沉湎典籍者不能知然可籍以求唐宋以下之書秦漢而

上亦難致也今唐人書亦難得宋元差足訪求中和堂隨筆云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迄大業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六朝文選廢過五百卷者非必當時選擇之嚴蓋亦以文字尚希故也至唐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可謂古今極盛宋文苑英華加以唐一代文亦不能過千卷隋煬以前何得如許之多唐類書惟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類書事迹本繇非文章比然余猶疑非一人所辦舊唐志書止四百五十卷蓋鄭氏通志之誤今世南所選不見諸秇文志中大率紀載之訛也

胡鴻臚侍墅談云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酷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爲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閩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東置皮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畀之竈下以代炁薪余每自恨蠹魚之不若也鴻臚閩中人此論讀書眞過尤延之者而猶世俗之見而所自稱嗜書之篤至發歎蠹魚亦足占雅尚矣且吾家故事也則錄于此云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所繙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按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

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又趙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脩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右二公之言眞謂先得我心非良工勝流未易識也因並錄此以貽世之同余好者涑水語見梁溪漫志趙語蓋祖述之見楊用脩集中

國初之博學者無如宋文憲且該通內典自云青蘿山房有書萬餘卷蓋勝國兵火致書貴故不易也文憲

於諸史百家靡不淹貫至虫魚草木脞說稗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純並以名世此學恐未可全棄也成弘間館閣鉅公頗尚該洽北地諸君嗣起一切掃除詩文之盛光絕前後而博雅之風稍稍淪謝矣中間惟王子衡叢經術何子元治子史楊用脩特號多聞云多宋元秘籍第不知他書若何陸子淵最爲好古江東藏書目類倒可見惜卷軸無從考也

嘉隆間馮汝言輯詩紀甚精詳時李伯華號畜書人有談者馮笑曰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陳晦伯亦嘉隆間人所爲正楊殊博覈可觀

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度宋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九友歌輒泠然作天際眞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古帖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詩書今盛傳于世云

鄞下宗正灌甫最蓄書饒著述賓客傾四方皆餉余秘籍數種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五六今廿載餘愧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比部詞林冠中陽藝苑英斯人雖羈負之子實成名氣探酉山秀才如穀水清飄然同謝朓興來邁陰鏗詞麗風騷遠沉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曆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慚下里調[illegible]應同聲

黎惟敬博雅好古嘗挈秘書倅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爲精余有元人陳君釆柳文肅二集黎過潑水并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湮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秘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未有賦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里中友人祝鳴皋束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蒐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篋笥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尚甚衆幸俱健在者未敢槩及云

國家開基紹統大綱萬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章六籍統宗聖眞則巍然上掛夏商埒周而四漢唐以降無足云也惟是儲畜一端前代英君嘉猶往往係心似亦右文之世不容後者國初

高皇帝首命頒刻六經繼之

文皇帝躬脩永樂大典草創之辰勤思載籍尚爾知

今日泰隆之極耶近年廷試發策以蒐集遺書為問
一時雅士多蹠其言竊惟我國家洪遂膺曆運建隆
宇文明之象際地極天中秘所畜簡編固應倍屣往
昔重以累
朝史局鴻鉅肩摩鉅之劉班王魏等輩而秇文一錄
尚似鈌如是直有待於今日也況今雕本盛行異書
迭出較之漢唐難易萬萬相懸誠略倣前史求書遺意
稍示向方事半昔人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盡括
四海之藏然後大出石渠東觀累葉秘書分命儒臣
編摩論次勒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後知

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實宇宙之極觀生人之殊
際也時不可失芹曝之念恒眷眷于斯云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
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
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
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
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
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
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埋於中者率
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
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
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
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
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
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
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
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
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
聞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

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
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
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
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
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
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
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
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
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
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讀書於廬山白石菴之僧舍藏書凡九千餘卷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發於文詞見於行事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右歐蘇二文皆關涉經籍故錄之永叔謂好而能一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而猶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予竊所論叔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蓄者愈寡矣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

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虜犯京師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

棄書之重大者畫之多幅者羆之無欵識者已又棄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羆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幅洎昆彝十數歸然獨存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記始末焉時紹興四年也

右李氏夫婦雅尚具見篇中始余以明誠所聚金石而已讀此乃知其於書無弗聚而亦無弗讀也亡軼之餘尚存萬卷則當其盛時又何如耶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而能專專而能博博而能讀殆有過於歐蘇兩公所謂者因頗采摭其語著于篇

胡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而弗讀猶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由士靖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易安金石志終焉

史書佔畢引　筆叢乙部 凡六卷

余少而好史佔畢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驩曰彌月駸駸數十百條巳丑北還養痾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篋向篋中塵埃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齒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緘秩千金敝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為四篇內以辯體外以辯疑冗以辯誣雜以辯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子與氏之辯弗得已也子是之辯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毋亦得巳而弗已與余亡以答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秋望應麟識

史書佔畢引

史書佔畢一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內篇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史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尚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尚書弗誅桀紂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

爲善善南董爲惡惡細矣

三皇以前無良史乎而孔甲之盤盂紀於班氏焉惜哉乎其弗傳也七國以前皆良史乎而史墨之邪詞紀於左氏焉惜哉乎其遂傳也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晉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然而非曄壽比也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徵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爲公禮哀公無損其爲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

之識爲一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襃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爲一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見聞易矣而其實難也予奪襃貶之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贏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所及也

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曆之終是尚書者讖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籙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愼也

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貶者也以事者繫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覈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袁班之後有曄壽春秋之後微紫陽其孰續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事或軼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郢乎入傳弗贅疣乎故別創篇名也曩春秋爲內傳稱國語爲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非也

國策之文粗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薾國策之氣雄國語左氏末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

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尚書也穆天子起居注也盛姬錄逸事家也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都邑簿也其文皆以法勝也

史惡繁而尚簡素矣曷謂繁叢脞冗闒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故文之繁簡可以定史之優劣而尚有不必然也較卷軸之重輕計年代之近遠紕乎論哉

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槩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

讀之閎肆沉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損末由也繹之精嚴簡奧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大川萬怪惶惑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合之乎尚書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氏合而爲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

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東北齊李百藥周令狐德棻學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獨晉隋羣彥所修而晉史大爲猥雜隋史差自精詳以委任異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新唐五代成而劉昫盧遜咸廢延壽刪沈魏之繁者也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槩彼善於此亦因襲易爲功

舊唐書無論大義乖剌其辭過俚而不文也其體迂
冗而靡節也新書雖晦澁務奇二病則庶乎免也事
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
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
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也然後漢非其能文者其能
文者左氏也新唐非其能簡者其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
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

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執是以論繁簡庶幾
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
而冗簡者澁而梏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得者也故左
傳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繁與簡俱失者也故
新書僻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
事之繁簡定三代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
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
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事之繁簡也舉其全挈其
大齊其本揣其末可與言古人矣

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史記
之于漢書氣勝也漢書之于後漢實勝也後漢之于
三國華勝也三國之于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
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之謂也

衛青李廣均武夫也廣事終身如紀而青寥寥也曹
沫荊軻同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敘
有詳略也然則史固貴繁耶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
觀太史之敘倉公乎連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
曼倩滑稽雖其文瓌瑋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

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貶
天刑夫天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責眇矣而史暴其
徵幽贊參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
賄聞徇私胡以弗盲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
必有其故矣

夫詩潛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並
三極文之矩莫並焉擬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
人多窮且多夭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
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
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訏元會矣能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戮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唐而前之爲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爲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使左遷生唐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也（而唐宋史大弗如則以乏左史馬遷故也）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

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既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槩自編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名遂爲定體百世咸遵此類頗衆舉例其餘大槩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史記如廉藺竇田刺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始人自爲傳後世因之）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勸懲係焉子長諸傳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壘無闕大體頗近稗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聱牘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奧僻詡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啻一笑也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説爲班左袒蓋十七焉唐自韓柳始壹頌子長孟堅稍詘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 明諸論騭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唐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蹟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班氏學至衆著述傳者殆數十家史記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惟賦與詩亦然故賦迄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謗鉅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觀劉知幾之啓蕭相韓吏部之答柳州寔可想矣

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之難在志似矣而出於鄭樵之口則私也收以賦惆嘐溫邢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必賦樵以志揶揄陳范然以曄壽方沈約則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之能志與否吾未暇辯也夫遷之賦不見於秇文志

𦤎之志不曰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也漢藝文志遷存賦八篇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吾於
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賦兼其任專
其筆故班范而後蔑矣
孟堅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蔚然與司馬爭
雄晉唐之際幾左席焉傅毅没於崔蔡之閒而莫能
自異也顏謝文章日揭江左范之眷聞蓋遠非儔而
後漢一書逾壽接固延之靈運遂爲詞人昔人謂詩
有別才吾亦謂史有別才也

筆叢卷五　史書佔畢　九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
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茁之調柳以史筆推
韓與書猶戴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實傳一緯足珍
他絕不覩李習之翱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
楊兩女子哉宋王曾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隆
平集今傳非苟表匹也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
信矣
用顏師古等于紀傳用李淳風等于表志唐任人可
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疏於事而表志子
京僻於文而紀傳宋任人可監者也而不必盡論其

書也斯各任之準也夫李延壽嘗與修諸史矣胡以
弗南北若也夫歐陽修嘗與修唐書矣胡以弗五代
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孔甲黃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略班志藝文
昭昭載焉而劉知幾以孔甲爲夏尹佚爲商得無劉
夏帝之名傳有熊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
即史佚無可疑者劉既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
孔甲合而爲一一史佚分而爲二皆不考之過也
陳壽三國志魏吳蜀也而唐丘悅三國典略則后周
北齊南梁爲三國也歐陽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也

筆叢卷五　史書佔畢　十

而唐張詢古五代新說則梁陳北齊後周及隋爲五
代也按五代之名實起太宗命諸臣修梁陳至隋五史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御撰不與也楊用修以唐末五代當之固陋伯止言詢古新說亦未盡也
裴松之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襍談
旁收博采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
諸家乎若其綜核精嚴繳駁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
之益友也
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劉義慶有小說十卷惜哉其
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尚盈耳哉
臨川書諸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說胡

贅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出向巳弗傳然皆劉氏也孝標之注會孟之評劉氏三絕乎

劉知幾之論史也深於史矣吾於其論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淺猥而遠馴雅其識精瑣屑而迷遠大其衷饒訐迫而乏端平善乎子京曰呵古則工而自爲則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稱舜囚堯禹放舜啓誅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成湯僞讓仲尼飾智矜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識者亡弗謂虛也胡子玄纂以爲實也至謂舜禹湯文同於操懿裕衍而尚

書春秋之妄過於沈約王沉斯名敎之首誅矣

史通之爲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充也而輕訐殆過其所指摘雖多中昔人然第文義之粗體例之末而自以窮王道揆人倫括萬殊吞千有然哉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甲史氏飾文文鸞飛尾委巷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殺尹汲冢放堯則當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傳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詭詞論衡邪說則當疑而弗疑余謂劉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無史識也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專駁子玄之謬宋世尚存今無刻本劉書必與此並行庶無害名敎不爾恐所益微所損大也

何法盛盜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魏而不知敬宗之穢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盛行於後而敬宗書巳夙毀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僻則非文倬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虞槃作非非國語余欲作非非非國語焉

柳解嘲第未見本書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兢心吾弗敢信也

聖公藉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衆其爲合同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宛縮欲啼其負乘同也光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帝蔚宗後漢黜聖公同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

代雖泰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讀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浮詞
簡也讀范曄陳壽二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失也其
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襍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之史
猥而陋

古今具史才而能习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襍文靡
弗善也廼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擬其勝矣曄壽自
史外者作亡聞沈魏著作間覩而史非其任永叔之
于班也猶司馬于劉司空乎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評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
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蹈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
則以爲不稱而發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
史廼當時譏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皆其紕繆使退
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
奮其時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之毛穎之于太史也子厚逸
事之于孟堅也紫薇燕將之于國策也宋而下戾聞
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治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
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覈矣劉知幾之通辨矣
魏玄成之志該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
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
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
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紀紫陽
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
之鑑與論宋觀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讀諸史也宋人敘事

遠非漢埒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既成亡足異也夷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
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修通
鑑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氏於盜黜元氏於夷
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迂
回難合瑣屑眇關者讀者求其變略其粗可也毋詞
費哉

溫公之於唐末也敘裘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
高駢之惑則全錄羅隱廣陵[illegible]之通鑑體製迥不侔
也且求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illegible]家乘可據野史修

郄誠然誠然温公弗及詳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誕
夫舌武夫兵眞三端哉
文公綱目書楊子雲貢之備也恕狄仁傑原其心也
仲尼謂臧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
者夫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而弗爲少諱弗幾乎
刻乎噫未可以淺近論也
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
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矣其矛盾之
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故吾常謂春秋之後有朱氏
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

陸文裕之輯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十三
繁者削之謬者刊之俚者文之眞子玄盡臣哉
自司馬之爲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
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
也夫　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獻吉之論史欲槩蔚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美之論
史欲挈子長而上而删且潤焉識則偉矣亘千年而
下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即有若人而亡[illegible]於[illegible]
乎毋困於日乎亡見忌於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
也噫　史書佔畢一　　

史書佔畢二　　

安定胡應麟著

外篇

創者羲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武耶
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總二三斯爲
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德乎異哉其附
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微有憾焉夫羲農欲治而未
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能適當之而際
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揖
遜之迹減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
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黃帝兼之而不知有能所兼者
衆也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而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
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
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艶
鄧禹奚爲哉
二代而上享國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永者
漢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夫漢除殘伐暴正矣夏商
湯禹崛起周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
夫無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光武也是三文

王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永宜也
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汚故其號有等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稱而久焉號焉于是乎號之差等爲世之汚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爲稱靡沿襲也三代而下惟漢得之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也
昭代稱明近無所因遠無所襲厥體冠裳厥義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爲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爲帝王者視其才漢祖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疎孟德之才彼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芒碭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蛇當道魚腹之文乎嫗夜哭叢祠之篝乎至良一策士滄海黃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亦伏致累家法哉

夫唐宋
昭代之興也咸亦有聞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高之輕士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事功釀于此乎光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釀于此乎唐文秕故唐一代鳴詩歌宋秕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剗佛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鈞夷狄也求王政于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勤且力也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仙佛漢武窮兵一念悔而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渝而致亂
漢夷狄亡君矣而南北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狄亡君矣而金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丘明以尹氏爲隱母公羊以尹氏爲世卿史記以共和爲相號竹書以共和爲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四書之文亡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昭也吾從其順者已矣胡步圖羅

以名
有辯

楚莊秦穆耻矣宋襄亡之弗暇而霸云乎哉且吾大彭豕韋異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班固以齊晉秦楚及吳闔閭爲五伯

桓文五主之霸皆尊王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矜屑也然霸有二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豈尤共工后羿秦政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尚也

自楚之弱而吳始强吳之强也未幾而於越廣勁矣自遼之衰而金始横金之横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

天道可畏也哉

甚矣宋之可笑也襄圖霸於前而覆於楚偃圖霸於後而滅於齊襄曰王道偃亦曰王政祖也孫也其一揆夫

春秋之世而眞能柔楚者悼也桓文弗與也戰國之世而稍能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譏也

晉岸賈之夷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而後世以費無極班之曾行父之逐莒僕其詞正也其事則竊上權也而後世以臧孫辰匹之漢翟方進構陷陳咸等亦執斯語當文仲之立言也豈以爲奸雄地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文也燕之昭也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也武[illegible]國惠文之用人昭之雪耻威之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皆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有圖秦之心焉弗死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也惠文任頗服奢任奢救韓任藺拄秦澠池之會郎昭之强無少懦也戰國之令主也頗奢相如皆拔自微耻者也知

而用用而弗疑而卒取效五霸之事弗過也孝成繼之衰焉惜夫

戰國之凜然者吾得二人焉王蠋申包胥是已非豫讓謂也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魯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

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强弗聞以其君輯也夫差之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嚭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美色蠱人之國以陰謀剗人之社義仗言執者乎

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暴日爲可

也援桴隨之必滅趙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貨財污其身至弊復爲田常篡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蠡事與胥適異吳弗可以釋越弗可以弗釋吳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五湖彼非有所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亡一善狀特以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汙其識悖

晉之衰也萌于士匄乎楚之衰也萌于屈建乎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亡非賢者匄爲政而名義淪二執繼之皆亂人也餘手胥亡足筭矣建衷甲以求諸侯楚圍襲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毅平原乎然秦人挾豺虎之勢握之乎掌股之上以索窮厄無歸之魏齊而卒弗予者則疇其人也長平之役在任趙括不在受馮亭令頗能相拒武安空國而出而諸侯乘弊以入視函谷猶太皎也春申是辯士非俠士孟嘗是俠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由士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爲竭力盡攻趙之衆不下六十餘萬關中銳士盡矣若王翦攻楚秦已得天下乎不足言空國也

起剪頗牧班乎良哉牧也扶弱趙却强秦才優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歟文忌班乎偉哉忌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絕三子矣至信而見疑則魏之陳恩一律也牧死豈直惟亡趙忌死豈直惟亡魏并亡六國矣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蠡去而生毅爲得乎淮陰留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爲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踰也目吳之沼而恝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毅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即北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爲信計者非文子之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

失難易差焉沫僨軍喪地罪弗免誅葵丘之會非盛有甲兵之陳也提劒劫之成則倖生敗不虎死蚍鼠之知壯夫弗爲已政于嚴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之年念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矜也而倉卒一呼事猶易也軻也衷匕首入虎狼萬戟九關聲色亡動至肢體分裂噫笑自如非蓋世之勇孰與斯乎專諸所刺王僚所爲吳光厥志厥事咸瑣瑣也非荆聶比也讓則余別論詳矣

刺大亂之道也萬弗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非而已劫桓逆干順也弒僚下賊上也殺累私害公也沫

以亂逭刑諸以亂濟慝政以亂快佗旨亂之亂也且
也桓可義奪遂出忿爭光匪廢逐三子者之剌亦可
以巳乎哀哉丹也燕社稷旦暮墟矣丹思所以濟之
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剌詎得巳哉政殛蘇嗣可以
息黔黎延周脉秦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
天也世人獨成敗弗獨是非故軻爲笑資而沫爲大
勇悲夫
羽之覩秦曰彼可取而代也季之覩秦曰大丈夫當
如此矣劉項之志可知也立懐者梁非籍意羽破漢
興懐迄無恙季能一日終北面之義乎曰季雖弗臣

未必爲郴之舉也則秦之於赧魏之於獻亦有辭乎
夫淮陰彭越君臣之分巳定也漢未嘗置之地上也
況義帝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事不如文皇然而文皇
弗能爲高祖也以高神略懸斷平勃固其餘事歟也
顧亦能焉侯景彭樂庫狄干斛律金慕容紹宗若鑑
而燭也文皇智籠一世終以勣失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出勣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有以
自立者文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征伐功臣盡
矣勣僅存而高孱文皇蓋有所慮也故出之以探其
衷而因術則殺之蓋文景不能無慮勣而又不欲爲
高祖之殺韓彭勣行而太宗之疑釋且殺之無名矣
侯景之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文皇之出
勣卽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其心非
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巳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聖於
智其韓信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夫也羽之勇
無所事謀而敵之謀亦無所施智而籍乎勇雖百勝
猶恒技也信之智無所事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
漢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智才愈高衷愈隱

業愈盛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
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
定也夫其勢全者又必其鬬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
昂沒於宇文豈其勢有强弱哉鬬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踰秦趙也實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義且
棄軍走孰承其敝乎至不卹士卒置酒高會大言凌
羽蓋以口舌得官妄庸豎子羽殺義羽刃汚矣凌敬
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克鄭旦夕鄭克則夏埊風靡
矣

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五千追之雖殺傷過當卒自頸勢也垓下之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鮮不爲霆碎矣第信亦非羽敵也

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一曰圖沛公以陳沛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楚懷而君之梁死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懷無尺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弑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豎執以爲笑端夫沛公死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

知也曰天將啓之矣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爲韓者迂甚也則韓成而在奈何與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與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僞遊良弗屑也非平也時則能之昭烈伐吳孔明嘆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逹良平之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淮陰登壇高密伏策武鄉分鼎懸斷未形毫髮不爽胡其異也高答呂后亮屬后主歎囑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異也

高舉平勃而呂后再問而高弗答也亮舉禕琬而李福再問而亮弗答也夫終平勃而漢無事矣奚以答也終禕琬而蜀幾亡矣奚以答也智哉高乎悲哉亮乎

武鄉亟稱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禕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禕

之庸諧之佞非維蜀久亡矣艾云乎哉

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章邯白起之亞也衂于羽而名弗稱龍且黥布之徒也滅於信而勳弗立楚之可當一面者且耳破九江救田横他弗任也且死濰水羽始大懼遣人說信及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擊之卒失成皋基以亡故吾嘗謂增去而楚無大臣且沒而楚無善將雖爲碌碌道也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爲臣是又天下咸爲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予其爲君是後世咸爲所欺也

夫苟吳之殺鼓人也吾予其義夫句踐之殺吳宰也吾予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嘗受也嚭之存越也以貨其亡吳也以讒故嚭于越無親而于吳劇竊也戮之宜也若丁公于漢高也爲利乎於項氏也爲讒乎季之脫於厄也爲德乎爲佐乎律之荀吳句踐無一合者也夫高之虐於刑也其浮于政矣夫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公之

殺德乎夫假齒以示恩也假丁公以示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匿怨可也忍心可也夫高之末年叛者蓋九起焉而卒斃於黥布之矢也視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

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逐誅不忠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俾籍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漢可也夫季布忠楚者而髡夫鍾離忠楚者而戮夫丁公胡足惜也惜後世欺于漢也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間關于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籍父兄之業亡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君山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亟敵又謂棄荊州入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炎運厭人望絕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而責以高光之事可乎劉虞不受帝號迺心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瓚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濟乎否也夫先主武庚人傑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備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羽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荊於先而壯繆不能保荊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備矣襄陽既克

之後吳君臣不惴操而惴羽矣而昭烈忘之壯繆忽
之武卿亦姑置焉天乎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荊州哉然而
其地彈丸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
益部之饒挾漢川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
守可以堅鼎足此豪傑萬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
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荊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荊取天下者無
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强莊之伯靈之貪玄
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

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白昭烈卒
出祁山六焉曷謂欲長守蜀也司馬徽所斥腐儒其
呂溫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之者自餘
瑣瑣若薛能鄭如幾俞文龍輩吾何議焉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亡漢之賊吾
不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詡
獎傕襲害王允而漢紐瓦解及操議遷也漢幾復矣
蒙獎權襲害關羽而漢社瓜分
復漢羽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胸矣吳蜀兩臂夾
而攻焉即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宋飛一人足
任也擣汴洛褫朮魄矣韓吳用餉角而逐焉即朮能
絕塞中國非金有也而蒙也以詭襲之檜也以和尼
之天乎酷哉
亮之才勝羽十倍矣而由蜀攻魏則勢不便相萬也
故六出而身殉之姜之才下飛數等矣而以宋圖金
則力不敵相百也故三敗而國隨之
羽以踰月而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羽又爲羽滅
蒙也羽精忠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蒙鼠迹狐踪而
世有賛其能者吾所爲廢書太息也
姜維之討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辯之矣維竭一

身以殉之雖敗猶勝也李訓之誅閹强哉中貴雖勦
也夫人辯之矣訓出萬死以圖之雖私猶公也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遇漢祖不能與布越伍
而況乎能南面也靑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
劉裕才力錚錚孟德仲達之亞處宋秇祖地弗優爲
乎齊梁陳氏下矣迺隋文之經國撫世未易忽也五
代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爲又齊梁陳氏下矣惟柴
氏意度頗自可觀
拓拔燾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叔寶也爾朱
榮之才足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　也以隋文而

遇叔寶雖欲天下亡混壹弗可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迫失之隋堅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秦苻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毅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藉藉視北胥壞也廼廟堂之上有王景略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略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朝唐以後絕未覩也

魏之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曉暢星曆博習方書秖能之美殺諸葛矣然而超然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爽也夫是以及也
浩之脩載國書也紀實也排擯佛教也崇儒也自六代至唐史有弗虛飾乎儒有弗異端乎齊史書崔孟軻闢墨百代瞻仰浩以直筆覆宗世但惜其才秖緇流至謂釋氏之報讎亦旋从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天道焉
邢巒魏之儒者而功名烜赫世但知其將也楊愔齊之文士而幹用優長世但知其相也巒不以將顯樊深劉焯等爾愔不以相顯邢劭魏收等爾卒魏良將無過巒者齊賢相無過愔者世以儒者鮮通文士爽實余獨惜二子以將相掩其平生也
援於績弗得遺也雲臺外之以嫌乎武于班弗得錄也麒麟殿之以節乎彼自以太公乎而咸未盡也次援於鄧吳次武于霍丙豈不亦廓然哉夫瀛洲而敬宗與也吾弗能愛其才也褚孝孫十九矣黜許而仍十八後世必有題余言者
以秦之懸也然而不弑周赧也以政之殘也然而不戮六王也裕也于故君則弑焉于降王則駢戮焉

裕之懸也過于政而殘也烈于始矣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杲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頡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从且弗能而況數子也
唐高祖之謀之于李密勇之于竇建德詐之于王世充皆弗如也而以了勝之劉武周薛仁杲羣盜靡耳非建德輩也李密有英雄之度而一敗弗能振建德故匪太宗敵然嘗救鄭有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

帝王天命此可以觀焉

文皇之于高麗也未嘗不旦夕留意焉遼左之歸練兵勵士史不絕書遲以朞歲乎擭必舉蓋蘇文必磔非若漢高之困於冒頓置之度外弗校也而儒生類以爲疑何也夫自司馬氏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動者疇其人哉漢博陸也唐梁公也宋忠獻也若至公亡比盛德自然近於已正物正者吾必以汾陽亞武鄉焉司馬栫乎其秉也希文廓乎其度也用皆未究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丙魏唐房杜姚宋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才勝宋之相以體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聲氣之感捷於桴鼓哉夫西漢諸將多羣盜高之起亦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秇祖之德過其才遠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尚詐謀成安君死泜上矣諸葛氏之八陣一何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衆大而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而肅論兵于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

論將于三代之下三君子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奸之首乎奸之誤國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爲禍烈也林甫擅于朝而祿山懾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旦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略同也亂同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憝之魁乎操懿裕堅國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勛民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也隸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亘古今者誰乎而武照是已吾求其庶幾焉一者于數千年史冊之間而弗復覩也意者亘數千劫之前有之乎吾知其惟照獨也合蚩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溫蕭鸞趙高林甫秦檜而爲一足以當照乎惡未也（曌武所製字後人遵之非也）

晉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

兩武氏俱殺子矣兩馮氏幾弒君矣武則析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于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巳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弒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于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

夫亡秦者胡秦以匈奴而不知爲亥也亡唐者武唐以君羨而弗知爲曌也則詎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

匈奴顯也固非始皇所能逆也夫君羨何能爲而曌之爲武爲女昭昭也且淳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詎非天哉

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乎呂之惡也馬鄧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亡弗惡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亡弗懿矣而楊后弗臨朝也故其慝弗著也

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宣仁之懿其猶在和熹上乎杜之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向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一何衆也而亡弗傳者彼曷嘗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即莊列管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寄之乎立言焉耳矣然而其術弗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靡一焉卒以代周文勝極而質反也夫一李斯也文于逐客而弗文于嶧山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即靡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雖

容今譽其享則宜唐初功利之藪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中說有仲淹哉信言弗可也已

操之略過孫吳矣而亮以彷彿孫吳白之才過庾鮑矣而甫以擬倫庾鮑古人虛心襃哲故其就益高也後人蔑視前修故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太史雪李陵少陵拯房琯憂憂乎難哉陳思之憂國韓愈之格君無論白從永王蹉矣然而非逆也柳黨叔文躁矣然而非奸也

謂長卿封禪貢諛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日彼欲以炙冀焉訶于雲羙新澒進信乎弗澒於少日而

漁於募塗彼欲以奚爲焉夫封禪見謂名高而弗知
聖王弗繇也夫美新見謂明哲而弗知節士弗恧也
是二子之蔽也夫漢俗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
子恬然而宋人以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其
世悲夫

史書佔畢二　　筆叢乙部

史書佔畢三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冗篇上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於桓文之外于是取昆
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
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
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
甚益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伯之取稱其
大旨二一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
服之若文王之爲西伯是其伯伯以功也諸侯而弗
共王室恃其强大自尊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
九州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竊仁義卒以
削亡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于
是乎孟軻氏出大明王道以辟之而伯之云者秖以
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伯迥不侔矣考
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得之於功而其末
之亡皆失之於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於有蘇帝癸元年昆吾
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
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

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皋
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邳人侁人叛河亶
甲元年彭伯克邳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
班方侁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即位自相遷於耿命彭
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
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合前
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
興滅之大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伯伯于仲康之
代而亡于桀豕韋大彭之伯伯於亶甲祖乙之代而
亡於武丁夫昆吾氏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

于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昆
吾氏之黨于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譚五
覇者以其始之以功伯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
之以力伯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尚力而
厥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于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
類也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
烈亡大于夏少康者粤自羿浞之中已蒙大難流離
竄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
彼其崎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爲布德兆謀蓋將靡所

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
騷天問荒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于夷
羿寒浞篡于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浞與
過澆教力相資滅斟鄩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
禍弗啻十倍豈一刺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
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
言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
靡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
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
所明禦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

蓋齊東里社鬼巫虛謬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
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辨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
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同孟
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辨之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
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
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並疑其謬而莫能
援明証以析衷之故歷世紛紛迄于今伯翳伯益爲
二一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倉頡栗陸容成鴻蒙雲
將囂欸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亡則可誠禹之佐

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人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卨矣今考虞廷臣族四岳九官十二牧華靡不具載於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偕奏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伯翳而誰也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

之誤耶蓋伯與栢其音同（秦本紀作栢）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啓即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後稱伯翳伯翳爲先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爲正也（正義陳杞中亦言二人本一而秦紀陳杞世家並不言按山海經劉歆序先稱伯翳復云伯益其爲一人明甚而二史氏之誤不辯自明矣然正義亦不引也）

蘇子瞻論周之失討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服享爲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王之世孫甯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弑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輿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于王庭其紀綱名分幾于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鬪王欲壅之太子晉之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政事可見惟聘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果何在哉吾乎唐李翺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太子晉一言晉人遠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蚤死成

宣之治可復覩謂東遷可失哉

自文王釋羑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惓惓焉一旦甫釋囚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餋吳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顧爲是耶且紂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亡天命未絕諸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膠鬲之言直以戡黎繫之於武而文之心始暴

白于天下萬世然膠葦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証戡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殷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于是始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没齒𢿘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玆事關係非眇而紀年所載彰明較著特爲揄快人心而偶未之引豈考覈有所未至耶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説之不足遽也司馬遷列傳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堯之謬有識槩能辯之獨伐紂之諫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証茫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壹詞即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説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証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荀韓呂數子已爾孔子于夷則賢之矣孟子于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槩叩馬之事也孔子于夷稱其餓矣孟子于夷逃其清矣而未嘗槩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

則删之食粟之耻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採之事理胡剌謬也先秦之文詳于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于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于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始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諫太史氏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于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于六經而互見于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亡一証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太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于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開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沮因委曲傅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略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爲乎首陽之下夷齊獨死于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

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復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咸陽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口也而亦可以證其無扣馬之事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弒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巳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弒君子

弒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尚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巳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覩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黨以遂其奸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悖也弗于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莊弒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弒弗當諫與迨莊之旣弒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嬰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

豫讓漆身吞炭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時凛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于弗知恥其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媿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

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譚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于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讐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乃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于寇讐之報報犬馬之覩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稱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

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獨弗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于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于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于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于弗知恥也其壓壓焉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之名而已於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即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畢畢再刺而弗行而卒弗死而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以人臣以生人而棄無爲而爲若尤謬夫聶政尚不欲顯其名而要離致戮妻子奚爲也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閼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而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閼與也惠文以問廉頗頗以爲難救何哉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今秦也據險以拒趙若魏太祖之屯柴壁則趙師阻今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誘宋老生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氣聞諸侯固不肯輕用其名閒成敗於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勳一旦欲翹然自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以愚秦耳目于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至于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謀之往而卷甲以趨之秦欲拒吾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已出比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疲

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其集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于奢而奢用之益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秦固燭鑑焉而待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爲失而長平之役亦奢也有以狃之悲夫

晉謝玄與符堅相拒淝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

夾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度我以鐵騎蹙之麾不濟矣軍既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後周尉遲迥伐楊堅使子惇與韋孝寬相拒沁水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俟孝寬衆半度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却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衆大敗迥由是遂亡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聞城外崔慧亦以為軍聲

晉桓溫伐李勢戰于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鬬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兇劭戰不利適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晉武帝太子闇弱衛瓘因會燕陵雲臺託醉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言帝問之瓘欲言中止者三第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賈后由是怨瓘周武帝太子昏暴王軌因內燕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帝由是怨軌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才兵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衆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

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故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夏侯氏以廢幾湯武然乎否哉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為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剸於敵而內迫於君是章邯

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矍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益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却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發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扈輒之續而其敗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

不足以贖其僨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于趙葱騎劫而孝成平原矣于王遷郭開余是以悲之

北齊司馬子如高隆之孫騰高岳皆爲神武所寵任當時號爲四貴隋楊雄權寵冠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皆信任文帝稱四貴

史書佔畢四

安定胡應麟著

冗篇中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籛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芊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之末世始亡于寶曰先儒多疑此事

譙周作古史考以爲妄記廢而不論然六子之世子孫有國數千年間迭爲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前志所傳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坼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汝南屈雍妻王氏男從右胳下水腹生而和平自若足相證明按剖胷裂背古有斯文品體騈胎近所恒覩然未有二脇並開六子具顯者古今迂怪之文亡甚於此譙周所駁允矣干氏舉一端以蔽之是欲以毫末槩丘山也謬哉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受爲

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啓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與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權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右俱劉語按汲冢書目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怪相書也則瑣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諧之類非雜記商周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外諸家書目咸所不載蓋自汲冢既出之後旋就湮没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爲后人所增至

王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王也考劉史通前後議論務以春秋亂臣賊子臆度前聖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止之爲而不詳考本書恣其臆喙真所謂言奸而辯記醜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郎劉引紀年鹵莽不稽若此則所謂瑣語云云者其足信哉唐楊瑗有史通析微十卷專辯前十數事通考有此目當今未見果爾未可謂今無人也

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缾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妒不須飲之若妒即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内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旣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乎其柰何因勑二姬令於別宅中安置又國史異纂云房玄齡夫人至妒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况於玄齡右二事絶類不應太宗屢賜大臣侍姬又屢以藥酒恫喝其妻而其

妻又俱飲之也玄齡妻盧氏當房病因嘗剔目以自誓而晚節至斯可謂生平盡廢若此事則余直以盧有妒聲好事遂因瓌婦嫁名房妻耳不然太宗之術弗效于柳而復試于盧何不憚煩哉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桓公所用齊國挾天子令諸侯其勢易舉績用易成武侯扶弱主藉偏邦人心去漢迥不侔也至規模局量則檻車三顧寵辱異觀五畝三歸宏隘殊域不待言矣樂策上之雄耳内襲燕昭之餘外因齊湣之湛中入無代之間即他師行師臨淄反掌何難于毅而武侯

匹哉大抵孔明爲當時言不容大盡否則陳壽之詞與將略非長同一誣謬非事實也

莘埜躬畊南陽抱膝處同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同也伐桀吊民出師復漢心同也德感嗣王誠格庸主道同也尹奮乎百世之上故人亾異詞亮崛起三代之後故家肆臆喙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吕蓋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人筆端迂遠情事亾足重輕哉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

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稚川去魏未遠孔明傳註俱不載姑記此

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尸喪不得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出祈禱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爲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幷錄之輔時爲掾尤難也

漢末劉平遇盜扶侍其母奔走逃難兄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遂去不顧此事亦見後漢書列傳在鄧攸先其失則甚之矣

漢末諸葛氏分處三國並著忠誠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並自篤論至魏通曲爲訾詆此晉人諱上之詞耳瑾子恪孫竦亮子瞻孫尚誕子靚孫恢奕葉知名諸葛之才一何盛也恪以材誕以節俱覆宗族禍害略同瑾以喬誕息于蜀誕以靚續嗣于吳天之不絕賢者又何其巧相似也瞻則死君尚則死父懿哉武鄉其有後矣恪材辯英英照耀一世伐魏之舉乘其釁隙豈曰佳兵觀其論衆之書胡異厥叔世率以成敗論惜哉

按史誕與瑾亮雖並稱豈后而不言行輩恪嘗與誕

相拒東關似非逝族然恪歿後踪淮撫均表乞收葬略云故太傅恪得承祖考風流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托三方並著忠誠熙隆世業考魏公休以前未有顯者所云忠勤世業舍誕而誰則于恪爲諸父正子瑜兄弟行耳

史以誕欲保有淮南晉人筆耳鍾會稱羨維云伯約名士公休太初不足多也鍾高視一世而屈誕二子聞其人可想壽春之破致歿者數百人詎不偉哉

三國時人才盡入曹氏榖中吳蜀智計之士往往不乏而文學何寥寥也偏正平自文舉德祖外略不挂齒乃頗及張子布意昭於文學必有可觀惜世遂不傳虞翻陸績顧邵父子間標令舉至于風雅並似不聞韋曜薛瑩一二篆指無復五言蜀許靖秦宓譙周郤正輩率文士也詩遂絕響矣韋曜傳注本名昭史臣避晉諱易之此不然張昭何以不易盖曜所自改也

魯肅居軍旅間手不釋卷談論文辭思度弘遠三國將帥有儒者風諸葛外一人而已而世罕知之肅不歿羽不亾乘襄樊之鋭與蜀併功中原復矣肅歿蒙代與權遂定計襲羽蜀失荆大事遂去炎燼以灰蒙者千古亾漢之賊也不足與張承業爲奴肅深不欲取關羽詳本傳中

當塗爲魏與午爲許世率知之而意義出處或未明了按代漢者當塗高春秋讖也自西京末茲語盛傳光武與公孫述書嘗稱及而竟無驗及曹氏僭號譙周以問杜瓊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讖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國之日故封魏以應讖言耶讖不足信此蓋可見典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爲讖文後果驗史謂周有他數術假讖爲言耳

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原在大內相傳永樂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必留飲科中索一玩以爲故事萬曆初周公瑕遊燕中得舊本知卷爲沈存中家物而跋尾書迹不逮因爲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係刻之石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與史多不合如姚柬字思廉史作姚思廉柬之蘇壹陸元朗薛莊史皆以字爲名李玄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喬年史以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爲字穎達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此乃當時紀實者也右皆存中跋語然以余所見圖中最可疑者莫如顏相時

圖載相時字師占按史而古相時兄弟也師古字籀相時字廣師古亦為秦王府文學聲實出相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齡等為秦府學士舊唐書登瀛洲事末復言相時有兄師古紀載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為字存中博極群書諸學士官名同異悉考列跋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按其名字與史異者贗作斯圖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為即師古也第存中所考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為圖像而思收存中以為思

收而圖像按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圖像之先孝孫已召入為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舊唐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以為于志寧考志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為錯如傳及存中言則二人必居其一並可疑也存中引蘇世長召對玄武門上識其名長意短以蘇為學士日改名按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為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長未嘗入秦邸存中蓋誤以高祖為太宗唐書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素名不妄而所取證咸牴牾若是蓋全憑記憶不檢冊書考之前輩往往有此病也惟諸人史不載字者王太常謂可補當時之闕誠然第以相時律之政恐不皆實紀耳于志寧字仲謐李元道字元陽蔡允恭字克讓許敬宗字延族劉孝孫字德融蓋文達字文達

武曌以淫牝穢亂唐宇寔曠劫所無之變而一代英才傑士俯首臣伏無敢聲其罪者獨駱賓王廣陵一檄詞嚴義正足寒猾賊之膽蓋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蒙淺躁之譏歿罹怨望之訕史氏因循置于文苑并其字失之遂令邑中祀典千載寥寥往余藉第

子員日嘗以白督學建安滕公滕公急材甚業舉行會擢任去不果蘇觀察君禹繼至雅是余論即移文祀駱於鄉此舉不特為當時節士伸寃亦為萬古詞場吐氣也

唐郗雲卿云賓王任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數上書諷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李敬業起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議自裴行儉惑衆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忠義之操久湮不白自是人間世一大缺陷余不得不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唐人稱賓王上書諷諫武氏得罪必責其復辟廬陵之故不然何以稱諷諫何以致得罪而賓王又何以逮與敬業起兵也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臧否邪正耳窮達脩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巵言云裴所稱王勮王勔蘇味道皆躋身窳籍何以優劣四子余謂此不必辯使勮勔果有奇節卓行卽裴言不中吾猶以爲確論今徒以位遇通塞爲驗則裴所見真姑布子平之術耳況勃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棱邪諂榮寵牝朝器識何在裴之取捨如此其足以溷詞場欺達者哉

方萬里云裴儉以富貴曾相取人而文以器識之說吾未見其能合于四子也賓王一檄氣蓋萬古雖敗何傷杜尓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旨哉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武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尚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悱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夭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卷今存自時昔書憤二章外無一鞅鞅語至忠孝氣誼浡欝諸製作間有足異者詳見別條

著書名姓相類如三孫子三鄒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不辯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盂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盤盂不傳而孔叢子之盤盂傳世遂以後之盤盂傳前之孔甲非也二弇融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弇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弇子不傳意林所載尚有餘言而弘明集之弇子傳世遂以釋之弇子傳儒之弇融亦非也又夏帝名孔甲而唐詩人有弇融尤奇孔叢之盤盂疑業文因漢而弘明弇子余疑爲僞書俱有辯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按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爲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但以素問有雷公爲黃帝弟子遂以炮炙卽黃帝時雷公撰其人與事酷類有如此者今二書盛行黃帝時扁鵲宋之雷公殊沒沒因詳識此以例其餘按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此當是僞託黃帝時者非宋人也漢志經方類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三十卷此當是黃帝時扁鵲然亦依託未必

與也

萬曆戊子秋藕君禹行部婺中余特爲賔王上事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賔王勁氣高風瑰材絶行文詞冠代志業超群挺生景龍垂拱之辰驟揭天寶開元之軌雕章繪句則霧卷霞舒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揚盧逐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逃榮上裴行儉之書陸沉靡悔絜巳拒員半千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愈奮值牝晨之司國三綱斁而九法淪借勲胄以勤王片檄呼而大衆集靚

一杯之黃壤問六尺之遺孤歷數唐兒殺子之姦元凶覆夗亟發酖母弒君之惡巨猾寒心既巳首建義旗將裂渠魁于七廟不幸身膺逆刃尚飛靈爽于千秋偉哉國士無雙詎謂文人寡行痛史氏因循弗蒐羅於直烈迺邦人寡陋迄罷享於烝嘗誠萬古不白之沉冤實一代當興之鉅典伏惟褒錄遺忠闡揚大節亟脩廢墜廣厲風猷俾乾坤壯氣昌明於崇正之朝海甸英魂振勵於右文之日云云以論賔王事附載此今賔王巳祀郡城余嘗集駱詩文闕洩者并昔人遺論爲駱侍御忠孝辯有御刻

用脩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賔王剏開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閑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牝竊唐舉唐臣子頌德恐後自賔王一檄痛摘其姦大聲其惡嬰雖漏網千載下罪孽歷歷即轘磔都市不過何云末技且當時從敬業起事詎止賔王一二今皆湮沒無聞而賔王以一檄故名流天壤謂文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賔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啓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裴行儉辟爲記室則

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情致酸楚詞旨眞篤字字滴淚即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答半千論以干進則守道不廻凡賔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駱答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奉母亦焉能效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牝朝詎相入哉裴雖歿高宗末實武后用事世

世率以東漢無二名者亦不盡爾第以不甚顯故人罕知余讀後漢書及通鑑得二名數十人識于後

西門君惠王莽時劉歆劉秀反者見通鑑　丘靈舉字季知見于宋傳註餘二名者多字

力子都亦莽時群盜東海人　劉文伯即盧芳也
劉子輿即王郎也　劉俠卿劉盆子嘗爲俠卿牧羊
鄧仲覽延岑將見鑑建武五年　遲昭平平原女子見通鑑王莽地皇元年
儲大伯光武大夫說鮑永者　焦仲卿見樂府
彭子厚彭寵奴　彭蘭卿亦彭寵姪並見後漢寵傳
劉盆子　蘓不韋見後漢書與蘓章同傳
費長房後漢書方術傳　蒯子訓
謝夷吾　樊志張
計子勳　王和平自費長房至此六人並見方術諸傳
曹世叔曹大家夫　劉長卿妻見列女

筆叢卷八　史書佔畢　十四

陳文矩見列女類李氏夫　衛仲道蔡琰先適夫見董祀妻傳
劉騊駼見文苑劉珍傳　卿仲遼見黃香傳
叔孫無忌見方術趙彥傳　魯女生附華佗傳末
冷壽光附華佗傳末　劉景宗見華佗別傳附後漢書佗傳注中
東郭延年見甘始傳並術士也　封君達同上
矦子道見嚴光傳注　韓怡休韓伯休先名見傳
謝季孝見戴良傳　虞都尉南陽大姓見馮魴傳
韓仲伯見李憙傳　李子春同上
曹破石節弟見傳　李曼卿識命者見王郎傳
董次仲檀鄉賊帥並下俱見光武紀注　士師獲索賊帥

梁安國統孫附傳　梁伯玉竦子附傳
梁不疑冀弟　鄭居業衆之曾孫附傳
謝曼卿見賈逵傳　桓元卿見桓榮傳
劉能卿見更始傳　李子雲見逢萌傳
馬伯濟武光附傳　成翊世見杜根傳
尹不疑單超傳　徐匡鈞吳良傳
戴次公黃昌傳　伏無忌見後漢書序
董奉德任末傳　令狐子伯王霸妻傳
楊光憲鄭弘傳　叔先泥和列女叔先雄父
韓伯高見儒林傳漢傳　澹臺敬伯同上

筆叢卷八　史書佔畢　十五

孔長彥見孔僖傳又弟季彥　任文公見方術傳又父文孫
張伯路見左雄傳　劉文松同上
甄子然見孔融傳　臨孝存同上
郝孟節附方術王真傳　蘇伯阿見光武紀紀末史論
王君公避世牆東者　樂羊子見列女傳羊子名也
解奴辜方術有傳並下三人俱附見　麴聖卿
壽光矦注壽莊也則光矦當爲名　編盲意
嚴彭祖見儒林董鈞傳　顏安樂同上
王延壽文考賦靈光者　馬日磾與蔡邕同時
蔡少公鄧晨傳　鄭安世來歙傳

劉少公（劉求茅見傳首）　樊巨公（見劉盆子傳）
駮馬少伯（見盧芳傳夷人也常疑此類爲字卿况知其爲名且謝夷吾等史皆載字益明）
東漢諸王侯無表故宗室二名者無考紀傳附見者
得數人　劉延平（見清河王傳又有常保虎威二人）
劉子張（更始父見傳）　劉萬歲（廣宗殤王有傳）
劉元壽（見明帝十四年）　劉德然（以下並見先主傳）
劉弘世（先主父）　劉子敬
劉元起（以前並先主傳）　劉安國（見濟北王傳）
婦人二名者
曹豐生（見曹大家傳）　劉買得（陰城公主見順帝五年注）

友通期（梁冀妾見傳）　王伯榮（王聖女見楊震傳）
陳心叔名疑考據殊精洽然亦謂東漢三國無二名
者蓋因襲前人之説余讀三國諸紀傳二名者頗不
之第多東漢末人至鼎足之後則誠罕覩而傳有周
生烈朱建平等固不盡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爲名今
錄其灼然者（周生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二名惟此二人）
曹安民（操姪征張繡死）　婁子伯（見魏武紀破馬超時裴注中）
張世平（見先主傳）　吳子蘭（同上）
王子服（同吳子蘭皆與先主謀誅操者）　劉子平（附見先主傳注中）
崔州平　石廣元（並見諸葛傳）

將義渠（見袁紹傳）　嚴白虎（見孫策傳）
皇甫堅壽（嵩子附傳）　馬元義（張角將見嵩傳）
徐季龍（字開明見管輅傳）　劉奉林（同上）
單子春　鮑子春
王弘惠　陳承祐
華長駿　管孝國（以上俱見管輅傳注）
楊阿若（見閻溫傳注）　祝公道（同上又孫賓碩名嵩非字也）
趙君安（龐烈婦父）　龐子夏（並附魏龐淯傳龐烈婦夫也）
龐娥英（婦人即梁府龐烈婦名附注甚悉）　戲志材（魏謀臣見荀彧傳）
卮言謂漢諸侯王同名甚衆而唐世尤夥聊撮大都

于後但什之六七耳不能舉其詳也漢人以宗王失
職故唐之宗正豈亦皆失職耶其與士庶同者計當
數倍昭代宗室命名悉用奇字旨哉至如兩李迫同
行客迹而俱封延德郡王尤不可曉非史誤則傳刻
之訛也（羅泌云唐諸王義成門宗而奉天又名之贊林目皆而建王又名之此未熟唐史故以一三爲奇偶通號之偶宗室同名可勝計哉）
五李恪（一鬱林王一建子一越王孫一東平郡王一趙王孫）　四李琛（一襄武王一蔣王子一許王子一趙王孫）
三李晟（一越王孫一紀王孫一封西平王者非宗室也）　三李琮（一玄宗子一讓王孫一義陽王）
三李瑗（孫一盛王一樂安王一許王子）　三李滋（一宋王一夔王一馮翊郡王）
三李禕（一信安王一深王一蓬王）　三李瓘（一許王子一紀王孫）

三　李紳　衷王二俱蔣王孫一史有傳非此小字下同
四　李準　紀王孫一參軍　壬城尉一大鄭孫
四　李頊　成州刺史一蔡下孫　蔣王孫．紀王孫
三　李係　越王一蔣王孫　成王子
三　李珪　安樂郡公一陳王　趙王子
二　李愔　大宗子　睿宗子
二　李寬　大宗子　晉陽丞
二　李峴　信安子　武宗子
三　李詠　寧王孫一代宗子一寧漢郡王
二　李環　江王孫　蔣王

三　李璋　趙王孫一蔣王子　許王子又一見史
三　李煜　信安子一燕國公　襄王又五代後王
三　李琳　安德郡公一謙王子　許王子
三　李約　南王一審王孫　南昌郡公
三　李翊　信安郡公一江王孫　鴻臚卿
二　李惲　大宗子　睿宗子
二　李鳳　大宗子　江王孫
二　李瑤　玄宗子　許王孫
四　李穎　南安王一義烏丞　秘書少監
三　李翃　趙王孫一江王孫　紀王孫

二　李伷　宜春郡王　信州刺史
三　李澤　趙王孫　蔣王
二　李綱　南陽公一蔣王孫又一唐書有傳
二　李讓　紀王孫　徐[illegible]射
二　李樞　趙王孫一鄭王孫　太原少尹
四　李顥　吏部常選一鄭國郡公一紀王孫又太平　真觀妖孫類有參軍李頊又一蔡王孫
二　李溫　江王孫　沈國公
三　李演　江王孫一寧王孫一臨川郡王
二　李保　吉王　吳國公
三　李建　武威郡王一蜀王孫　資州司馬

二　李統　安定郡王　蔣王孫
二　李悅　瓊王　趙王孫
二　李訓　潁川郡公一趙王孫一史有傳
二　李構　申王孫　杭州刺史
二　李諫　通王一江王孫　寧王孫
二　李仁　殿中監　成王
二　李慎　紀王　高陽郡王
二　李禎　端王　雅王
二　李純　蔣王孫　資州司馬

三　李逖　丁子孫一宗正　許王孫
二　李嶧　信安子　武宗子
三　李良　桂府少監　衛州別駕一江王孫
二　李番　紀王孫　越王孫
二　李璘　京王一晉丞　鄭王子
二　李顥　紀王孫　江王孫
二　李瑒　許王子　薛王子
二　李璘　玄宗子　同州司馬
二　李皐　曹王　主簿
三　李俊　濟南王一零陵王　趙王孫

二　李悰　深王　餘姚令
二　李琬　玄宗子一許王　孫
二　李禮　江王孫　沂王
三　李俠　許王孫一員外　國子祭酒
三　李愈　坡王孫　江王孫又一同
二　李逸　岐王孫　雅王
二　李汭　青河郡王　邵王
二　李漢　清懷太子　東平郡王
二　李諒　虔王　南康郡公
二　李崇　江王八世　江王九世

二　李伸　玄宗孫　潁王子
二　李涉　寧寒郡王　晉平郡王
二　李緯　均王一鄭王孫　蔣王孫
二　李珙　豐王　六安郡公
二　李纁　蔣王孫　會王子
二　李誼　舒王　武陵郡公
二　李績　敘王　蔣王孫
二　李僾　德陽郡王　秘書監
二　李賢　章懷太子　江王孫
三　李緈　趙王孫一邢國公　蔣王孫

二　李諷　施州刺史　共原郡王
二　李諶　蜀王孫　上黨郡公
二　李偲　郡王　趙王子
二　李琨　嗣吳王　宗閔子
三　李銳　申王嗣一郡王　州參軍
四　李暹　舒王一鄭王孫　江王子一蜀王孫
二　李侹　涇王　平陽郡王
二　李煒　郇王一嗣蔣王
三　李約　江王孫一邵王　兵部員外
二　李續　東平郡王　江王孫

二李琚　玄宗子一江王孫
二李珮　信都王一鴻臚卿
二李儀　信都郡王一武陽郡王一祭酒
二李瑛　玄宗子一許王子
二李玭　義王一太子詹事
二李迥　韓王一絳州刺史
二李寀　樂安郡王一昆山令
二李傑　趙王孫一國子祭酒
二李鯀　節愍廟令一蔣王又一李泌子
二李實　雍王孫一京兆尹
三李紹　蜀王孫一趙王六世又十一世孫
三李遇　鄭王孫一端王蔡王孫又五代將
三李渾　蜀王孫一蔣王孫一蔡王孫
三李程　蔣王孫一鐵唐丞一唐相
三李平　蔡王八世一十二世一破石尉又一蜀人又一元魏將又漢宮人亦名李平
三李福　一和王一越王一定州刺史又一唐書有傳又一見太平廣記又一宋李全兒共六人
六李祐　一蜀王孫一太宗子一昭宗子一申王孫一嘉王一蔡王又一淮西將共唐有七

二李清　新平郡王一常山郡公又一見唐詩紀事一李澄子見傳一隋人遇僊一見廣記
二李建成　隱太子一宣州參軍
二李宗閔　蔡王孫一唐相
二李方叔　蔡王孫一紀王孫
二李元裕　高祖諸王一太常奉禮
二李孝逸　給事中一武后將
二李餘慶　隴西郡王一嗣僕王
二李友諒　蜀王一寧王孫
二李紹宗　江王孫一蔣王孫

梁元帝有同姓名錄丘光庭有同姓字錄皆不傳然其書各一卷雖唐以前時代較近要不足以盡之抑且唐以後絕無踵作者余嘗欲為一書續之而未能頃遘幽憂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姓字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並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為廣見洽聞之助其異代姓字同者不可勝紀將別有編錄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秇苑巵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名疑引載傳李光進盧貞五人巵言及郎氏類彙略同

兩張昌宗　一昌齡兄與昌齡俱才顯一易之弟與易之俱色稱

兩呂太乙　一中宗朝文士以才稱一代宗朝宦者以反戮二條並見唐書

兩薛仁貴　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秇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高宗時人嘗與征遼建功者相去不遠而傳絕不言其能文者書考之唐世河東之薛文學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决非為將之仁貴也楊用修執此以仁貴為文武兼才與韋孝寬並稱按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齒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藉令史傳中于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稍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称其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略槩好文博雅等語用修之誤瞭然無疑

續考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
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按
新舊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甚附
記此
兩陳商一見昌黎集一會昌五年進士見通考孟遲
集下
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
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豎名非武將也一
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
兩李商隱一玄宗朝太子賓客見舊唐書明皇本紀

一晚唐詩人
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見唐詩品彙紀事等
書一撰鍾呂傳道集在晚唐間年代相去差遠故
陳振孫以爲二人見文獻通考神僊家余別有辯
詳玉壺遐覽中
兩楊復恭一晚唐宦者見唐書一晚唐詞人有詩集
或即一人未可知俟續考（藝文志有復恭行朝詩一卷）
兩李惟岳一元德秀門人一李寶臣子俱附見唐書
傳中
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時通
鑑所載（又古今說海趙合傳有李文悅蓋即安史叙時者）
兩劉延祐一藏器兒見唐書一守文子見通鑑
兩劉從諫一許叔冀將降史思明一劉悟子並見通
鑑
兩李抱眞一李抱玉弟史有傳一李匡威寮屬附見
傳中
兩李克寧一李澄子見本傳一克用弟見莊宗紀
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晤見通幽記
兩王景崇一曉唐鎮將一後唐牙將各有傳
兩李昌符一唐末詩人見全唐詩話一唐末叛將見

通鑑等書
兩李行言一中宗給事見祝欽明傳一宣宗刺史見
通鑑等書
兩郭震一代國公字元振一御史劾趙彥昭見紀事
兩王質一見唐書有傳一唐詩人又一遁儒一列北
一史恩幸一見南史王或下　宋人字景文
兩王晙一侍御方慶子一邊將唐史有傳（又見百將傳綱目等）
兩韋溫一韋后族禮部尚書一韋綬子集賢學士（見史）
三李珏一淮南使相一江陽富民已見名疑又膺道
士李珏見龍城錄趙是下

兩吉頊一武后酷吏一大曆詩人見紀事十才子下
兩王適一初唐詩人一見韓昌黎集墓志中
兩李乂一初唐詞人一陳敬瑄叅謀見僖宗光啓三年
兩裴迪一與王維唱和一唐末幕官五代史有傳
兩韓弘一見高祖紀王世充僕射一憲宗都統
二張晏一成德軍將見憲宗紀一天平鎮將見僖宗
三年又注史記者亦同名
兩吳迥一麗勛將見懿宗紀一舒州盜見鑑僖宗四年
兩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以文名有集又一
李觀乃刺血寫金剛經者見法苑珠林

兩趙昌俱見姓譜一憲宗時尚書一刺史又宋有尚書工趙昌
兩李祐一元和詩人見紀事一元和武將見唐史又
宗室有六李祐共八人詩人或即宗室之一不可知然紀事無明文可考
兩劉憲一唐初詞人見唐書一唐末牙將見廣記
兩李朗一觀察以文名一刺史嘗以詩勸石鄭州
兩劉威一晚唐詩人有集一唐末淮南將至刺史
兩高蟾俱唐末進士見唐詩品彙蟾字里下
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僞蜀主一石晉棣州刺
史見唐餘紀皇甫暉傳
兩張鋋一彭澤令伐妖鳥巢一盧溪尉所巨猿穴俱

見廣記
兩張劾一王建將見建傳一賊帥遇陰兵戰者見太
平廣記
兩張祐一晚唐詩人一見新唐書孝友傳叙前張祐一作祜
兩王翰一初唐詩人一太和間邠州人見廣記一百
八十九卷再生類
兩杜確一見鶯鶯傳一爲岑參集序見文獻通考晁
公武讀書志
兩李翰一唐文人一石晉時學士見五代史兀欲傳
兩李福一李石弟見唐書一南唐餘紀傳

三李清一天寶進士見唐詩紀事一與元鎮將李澄
子見本傳一隋末富人遇僊至唐存又一李清仕
晉爲桓温參軍嘗死再生與隋李清頗類並見太平廣記
兩無可一見酉陽雜俎諾皐記一詩僧見品彙紀事
四澄觀詩話總龜云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
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澄觀也叅元名太師爲華
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傳燈錄有鎮
國大師澄觀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
澄觀大師
諸人外如李涉李清李遠李洞李續李涼俱詩人李

邑李漢李鯀李郃李程李紳俱文士李綱李絳李晟
李福李祐等俱名臣考之宗室並有同者羅泌謂張
良有九王吉十八今唐才三百年而有八李祐六李
福五李清李恪四李晟李紳以異代錯綜之可勝數
哉

史書佔畢四　筆叢乙部

史書佔畢五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冗篇下

玄黃之間事變脗合者古今實繁適前人之採述一何寡也自明諸薦紳先生博雅君子稍稍留意若餘冬序錄梴苑巵言詳矣然率異代也余偶讀六朝諸史得事之符節者若干條漫錄於左以資談噱其已見二書及世說語林一門並載者與夫事同代異者咸置弗收至于諸代當以次漸及焉附小說家同者并

齊武帝子巴東王子響要匠閣將軍董蠻同行帝爲

易名仲舒因戲曰今仲舒何如昔仲舒對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梁武帝子西昌侯藻遣蜀人李膺奉使入都帝戲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曰今勝問之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大爲擊節

昔桓溫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齊王融年三十忌欲爲公輔嘗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溫孝卒融亦被收

宋顏師伯與孝武樗蒲孝武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斂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梁韋叡與

曹景宗樗蒲景宗擲得雉㪣次得盧遽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㠧百萬㪣錢出㠧義之猜異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屐聲見一人入閤中自稱鄭玄數弼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也弼惡之俄病卒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逕入蘭讀書處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苦相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而無禮見凌也今召卿往蘭尋卒

晉謝據好上屋熏鼠男胡兒都不知聞人道作此者輒戲笑之前後不一謝公因語次謂曰世人以謗中郎言我亦共爲爾胡兒大悔失言謝康樂父不慧而靈運好臧否人一日同宣遠登車盛欲揚榷宣遠潸然曰秘書早世外議亦互有異同靈運論遂衰止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謝超宗遇褚淵送客墜水超宗大笑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嗔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

晉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宋謝鳳子超宗嘗作殷淑儀

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按謝事在王氏後今世率稱謝而不及王余意鳳毛謂靈運耳南史靈運子鳳蚤卒不言能文章以劉道隆犯諱故此語獨傳如敬倫父豈亦名鳳耶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彊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魏邢巒不欲圖鍾離魏主詰之巒對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旣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宋王歆之賂劉邕歌曰昔與汝爲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愿汝年

宋中書舍人狄當周赳詣張敷先旁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赳等失色而去齊中書舍人紀僧眞以武帝命詣江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又王僧達焚路太后弟所坐床亦類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附高祖與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敕字傍別加一點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敕

字無㬎遂不至發兵反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道濟夜聚沙覆之米唱籌量之魏諜以爲糧也因殺告者道濟全軍而返周賀若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粮援敦聚土營内以米覆之集諸營軍士各持囊詣官司若請給者陳人信之全軍而返

宋陸修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産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贈卿古人之器（四事大同蓋六朝口語類爾傳以羽扇事同故各類）

王長公卮言所載卧冰種玉躭石望塵等事弁其姓皆符合可謂至奇陳心叔名疑略同余推此更得數事如漢張良稱三傑唐張說亦稱三傑（見玄宗詩云赤帝收三傑）蜀張飛敵萬人秦張蚝亦敵萬人（符秦鄧羌張蚝咸稱萬人敵見史傳）楊雄草太玄經而楊泉亦草太玄經（見馬寺志林）楊傑號無爲子而楊繪亦號無爲子（見藏全傳隨釋梵類）瘞子之郭前有巨後有世通（見南史孝友傳）分身之葛前有玄後有從周（葛儒公見神儒傳號分身將見清異錄）過儒之王前有質後有積新皆

觀碁也夫婦之王前有歡後有季友皆勤學也（爲婦所棄也擁事見顏平原判語季友事見杜工部歌行所謂可東女也）采薪讀書之劉前有貞素後仁執閉戶讀書之劉前孔昭後士元（孔昭晝字士元惲字）逃儒入釋者梁彥和逃釋入儒者唐希仁六用並行者宋穆之五事同舉者隋光伯皆劉姓也而百藥藥師二李咸竊楊素之姬士衡士龍二陸互見王彌之兒尤爲可笑至武與臏並善兵著書並曰孫子而孫綽書亦曰孫子輿與衍並善辯著書並曰鄒子而鄒陽書亦曰鄒子此例頗衆若雎蠡仲淹三范並變姓名咸著聲績又千古異聞也（晉書王權傳與顏籀畢異彥和劉勰字希仁蕭字也）

晉向秀注莊子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又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賴有著述流聲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兼本遂行何書（何事別無考或未必盡然第向以別本而存紹無兼本而沒此當知也）

梁賊宋子儁破會稽得庾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

汝能作詩今可郎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援筆便成辭采甚美賊釋之齊猿賊執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世說賊詩退虜余嘗集此例十數爲酒囊解嘲）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罷之

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宋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

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自況

又卞彬爲禽獸決錄曰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詖如此又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闇水爲令史也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常作半面粧其臣暨季江語人云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齊祖珽乘老馬常自號騮駒又與寡婦某通常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誚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騮駒一妻耳順強呼娘子（李獻吉徐娘老去風情在用此事見梁元徐妃傳）

齊范元琰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

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又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鄉里慙愧無復取者（又沈道虔遇人盜其茅筍事絕類但沈則市筍遺盜故附此）

齊解叔謙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求訪至宜都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丁公藤也叔謙便拜伏流涕此公愴然授以四段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又蔡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産曇恭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桑門曰我

有兩瓜分一相忽還以與母坐室發覺異行訪桑門莫
知所在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勝曾子又同府宗
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又蔡雲智鄉里號
爲蔡曾子皆齊人也
宋張暢常念持觀音南譙之搆逆也暢不從王欲害
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
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鉗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
因釋之又太原王玄謨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
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誦滿千遍將就戮
將軍沈慶之諫遂免并後俱出太平廣記相類頗衆以方外恐不皆實姑撮二錄

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
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
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按吳地名當亦六朝人也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
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
誦救生觀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爲
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丞相高歡表請
免死及歸視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此類約十數不備錄
后魏范陽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殯隄
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誦法華

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
唯舌不朽此例頗衆第舉二事槩之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
金環東鄰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
所乃驗祜前身東鄰子也又向靖有一女數歲而亡
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
母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
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告
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在母曰可更取數刀子
合置一處試之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又廣記文胎事絕與羊類以唐

人故不錄
晉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推婢葬
於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
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
生子又義熙四年琅邪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
歸行塚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爲
我報家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彊健如常又漢杜
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祔葬而婢尚
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
年十五六及開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

之好色謂之書淫梁劉峻從柔乾遷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
書淫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五事人多不信然亦未必無誣或傳之大甚耳）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值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旣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是山陽王家冢墓耳机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

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又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墻院整峻雲時饑乏因而詣前見一年少二十餘風姿可嘉論叙平生不異於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比至家已經三日右二事俱出異苑不應陸氏弟兄同時見鬼當是一事記者訛作二人并
識侯考

陳后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執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其後后主嗣位譏爲東宮學士后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
可代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梁劉之遴在告嘗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旣而連典此郡晉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
公

晉干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元

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
長孺號書之董狐

吳孫皓寵姬張氏歿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坐側隋煬帝愛柳䛒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孫皓時晉已革命吳亦遂亡故附此）

史書佔畢五　　筆叢乙部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雜篇

漢唐而下史籍所書有一事譌而二之者有二事混而一之者有一事傳而餘悉泯者有一事實而餘皆虛者有二事類而無一實者卽更僕未易悉數漫舉數則以例其餘

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鍾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按此必一事記者譌而二之

吳東陽樵夫入山遇大龜作人言因縛之獻孫權龜路與老桑共語旣至權命烹之焚柴萬車如故諸葛恪曰當以老桑煑之如言立爛又張華斑貍事貍亦與華表共語雷煥識之遂得貍本形二事不應絕肖恪或近實華當由傳識附會耶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

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鶵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又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疋按朔以蟲爲怪哉卽名樹爲善哉意也滑稽之旨卽事可知卽蟲或秦獄寃氣所結而恠哉之名則朔詭撰欺帝無疑使異時再遇此蟲不知易何名㦲矣又

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巳三偷之而洞冥記記一女人愛幸于帝名巨靈常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巨靈一男子一婦人迹俱詭異又並與朔狎或謂必有一譌余豈以皆烏有耳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自舉曰試萬言詔中書省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

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常丞廣
文館時號張萬言右見唐語林又唐詩紀事長沙王
璘詞學富贍崔偃事薦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解璘
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
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余花落詩二十首授筆而就
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飈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
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未亭午已
七千餘言時路岩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
岩大怒亟奏廢萬言科璘杖策歸放曠盃酒間恒自
稱曰試萬言王某云右唐已一事絕類皆試萬言皆至

七千而止璘未亭午已就較張尤速適張竟獲官而
璘徒步當事者固有洪隘然亦孰非命也王勔草五
王冊文命五吏執筆分寫頃刻俱就與二事亦頗併
今所試不傳固宜第他什亦無存者信疾行亾善迹地
古今字號之同尤有奇者弁識之
號浮休之張前有文成後有芸叟唐張鷟宋張舜民並號浮休子見史
稱紫芝之俞前有秀老後有玉吾宋詩人俞秀老元文士俞焯並號紫芝
中山之劉前禹錫後子儀一唐一宋並名劉中山人東萊之呂前
居仁後伯恭一祖一孫並以東萊名集少室山人之李有布衣有
拾遺李至隱居不仕李勃數爲拾遺並自號石林居士之葉有尚書有

少保一吳縣人仕至執政見宋史一松陽人官至尚書見一統志皆名夢得皆號湖州北門傳李著書
集花蕚之李前尚正後子大唐李尚正兄弟三人宋李夷五人俱有花蕚集
封花蕊之徐前衍毋後昶妃俱蜀人見郡齋讀書志其云後花蕊費姓俟考
至李義府呼李猫李德采亦呼李猫尤可笑也見南唐近事
漢兩子雲兩子夏杜欽杜鄴俱字子夏揚雄谷永俱字子雲並能文兩子
夏又同姓且同時也宋兩方叔兩功父一方叔李定廌一方叔李
秀字一功父郭祥正一功父張鎡並能詩二方叔又同姓且同時也
宋文有兩張子厚其一關中人號橫渠者其一見呂居仁詩話是吳中人亦舉進士嘗
爲歐陽公書前六一廬山谷九石林詩話兩張子野相名先俱天聖間進士俱能詩俱事可考一
湖州人號張三影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

韓文公有二一唐昌黎一南唐熙載熙載去宋近後
傳于後世遂以爲昌黎此與陳孟公事生前身後可作一確對也
兩京房俱術士兩劉秀俱儒生兩龔遂俱郡守兩韓
信俱武略俱封王俱亾國兩張禹俱文學俱封侯一安
昌一安鄉俱享年造物之巧如此光武從受尚書于許子威劉歆著五行傳
二王喬皆得僊世知之二劉商皆得僊則人罕知也
二王臣皆爲將世知之二劉茂皆爲將則人罕知也
二王褒皆能文世知之二劉德皆能文則人罕知也
然又有三王喬三劉商三王臣三劉茂五王褒三劉
德異哉此例古今頗衆詳余同姓名考中往讀路史十數人常欲爲駭近一卯其蹤也

向歆本父子然劉植傳子名向兄歆字細君則歆伯
向姪也兩劉仲一高祖兄一光武兄皆同胞皆不類
王商有七漢四人王吉有五漢三人俱詳同姓名考
婦人事尤有酷類異常者弑君之姜前有文後有哀
殺子之武前有嬰後有惠淫亂之馮前有文明后後
有孝文后皆同代二馮二姜又同族也春秋事人共
知二武殺子俱見傳惠妃之惡不減驪姬非玉環可
望以早夭人罕知二馮各見魏書然蜀有兩花蘂夫
人一王衍母隨衍入唐一孟昶妃隨昶入宋皆徐姓
皆能詩皆亡國皆不善終竅合乃若此哉花蘂詳卯球藕稿一云費氏
古今事酷類更有甚者漢兩嚴遵一字君平一字子
陵皆高士又皆易姓始皆莊姓避諱易嚴見傳皆二名君平一名尊子陵一
名光亦見傳中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一尤來兩李育俱賊
將一王郎一公孫又皆一歸附一滅亡唐兩李光進
一光弼弟一光顏兄皆爲將皆假節皆兄弟有戰功
又皆名爲兄弟所掩宋兩李定一彈子美一彈子瞻
所害皆文士皆正人皆蘇姓又皆下獄幾死此數人
者其世代同名姓同人品同事實同一至于是何其
異哉李定劾蘇舜欽見朱子語錄甚詳筆談又有將李定亦熙寧將又見劉倫李邇傳共五李定
世知馮婦之男子而不知許負之婦人也見三國志劉馬傳宋

漢封明雌亭侯世知王聖之婦人而不知孟光之男子也王聖
漢安乳母擅權當時宦官有王聖然不甚著孟光梁鴻妻外蜀孟光見三國志有傳三李平一
婦人二一男子俱貴顯一漢成帝婕妤一劉蜀大臣一元魏名將四巨靈二
男子二婦人俱惟神一係掌巨人一東郡短人一漢武宮妃一九元真母見路史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
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
虞三代爲對遂無一合者見沈氏寓簡又医家有二扁鵲二雷公詳別則
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
延岑號武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昭烈前
今但知玄德雲長劉仲諡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
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餘並見兩漢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諡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諡忠武
先仲尼稱聖于魯者臧紇後仲尼稱聖于魯者展禽
又楊震在漢稱夫子而李固弟子亦七十二人蕭穎
士在唐稱夫子而權德輿門生亦七十二人展禽至孟始以聖稱
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杜孔
子稱名之類一至于此記謂杜奕棋天下第一蓋其
其徒尊之若抱朴子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素稱詩
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昜若奪此称還吾子美
不尤稱情耶又莊忌稱夫子是字

顏回爲羞師曾參爲市人巳見煎載稱顏子者黃憲
外謝尚徐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張覇外
宗元卿蔡景曾滕景恭皆一時人也(南齊人俱見南史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兵家有十哲僧家亦有十哲(皆詳詩書)畫家亦有十哲皆
散見諸書人多不倫錄又唐舉場有十哲又撰從與
門生七十二中十人登輔相爲十哲尤可笑也
大抵東漢三國帝王將相皆單名二名者百中無一
故雖以王延壽之才名馬日磾之職位而思慮往往
弗及若精心以求則紀傳之中此尚未能盡也

史書佔畢六　　筆叢乙部

九流緒論引　　筆叢丙部　凡三卷

子書盛于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于六朝唐宋之間
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
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弗傳僅馬氏意林行
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
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其得失者也余少
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于二家之
弗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過取前人銓擇辯難之舊以
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
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
復稍傳諸作者履歷之槩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
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尚繁并欲類從
處多遺漏或貽誚于大方巳丑北還臥痾委頓呻吟
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掇拾其中諸家
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剞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
有定論者不復贅入清和既望識

九流緒論引

九流緒論上

筆叢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劉向七略叙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裨世道者九而詘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先哲皇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横議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過絕于人而弗獲自試于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九流之術興焉其言雖岐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

王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藝士苟依託空談亡裨實用者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縱横亡論至道家言尚玄虛蔑棄禮教陰陽農圃淺機僻數人所易窺而道則以濡弱謙下附於堯之克讓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為陰陽則泰素以五行稱黃帝田圃則許行以並耕稱神農當時九家者流其旨槩如此第自儒術而外以概六經皆一偏一曲大道弗由鈞也（班氏以儒出司徒道出史官未嘗不若隋志以出周官九兩曰師曰儒也）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為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横業皆澌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叙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皆當論）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昔之者不當獨為家）余竊病焉暇日紬閱諸家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其間所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曰從横其說淺微術浸滅故總而類之于前示弗能儒

抗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書（神仙并入）曰釋典其徒日廣教日蕃故別而類之于後示弗敢儒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諸氏以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極異端其家逾百其篇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戲後世考文之上有若阮孝緒華覈繁簡之衷以悉類次之當必以余言為隗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總名法諸家為一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秇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餙治捄偏而旁蹊末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横

占侯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龜曆筭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秇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道主沖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狥一曲故次之以雜雜支流也國所重在農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秇說出稗官其言淫

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晏嬰入篇漢志列儒家按嬰謂仲尼之學累世不能窮當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偃然儒首非也劉班蓋仍太史之誤柳儀曹以爲墨家當矣（通考亦列墨家）

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顏云卽今六弢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向所録兵家自爲類不入九流豈容攙入儒術況本注或云顯王時或云孔子問夫惠襄間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去太公遠甚而唐世六韜自太公外無別書豈劉班類次適爾混淆乎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予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秘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亡可考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

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同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槩略同不足怪也（凡漢志稱伊尹太公悉戰國人依託者）

楊朱學于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敘道術而不及朱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也老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叙之豈容復贅如以鄙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聃關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貶哉

或又以彭蒙田駢愼到之屬莊固有並舉數人者是又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關則周極尊

之朱既匪其倫不容並列禦寇雖莊所自出或未躋于聃尹故以二子㮚之周所舉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一郚一弟宋鈃尹文蓋亦當然列與老不相及故舉關尹也

劉向敘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孔子百年當是繻公舉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子陽爲証當矣或謂向之誤當由古文以穆公爲繆公繻與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也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錯至是當是向序本作繻公後人不解因見泰豕二公皆謚繆遂改繻公爲繆公繆穆音義本同故繆再譌爲穆而與繻迥不侔矣張湛注亦以穆公爲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譚者優劣往往與全柳子厚洪景盧左袒鄭圃者也高似孫林希逸左袒漆園者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奇列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凌厲汪洋杳冥超忽乘風騎氣出鬼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踈曠周鼎商彝朱絃疏越者列源流本始則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本朝宋太史王長公亦以列敘事勝莊趙景仁以莊勝列溫純典厚尚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橫之習其文章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

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鬱抑觸諱殺身與已意相發故沾沾焉道家莊列二氏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洸洋自恣而已絕不道其他而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覩故不及傳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傳而并疑爲鴻蒙鬣缺之類夫鴻蒙鬣缺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瞭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以列撰述燦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奇鬼谷則極其尊信以真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横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掊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辨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叙仲尼爲陽擠陰助則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箠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即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已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取於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

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嘲訕譏咨其唇胳蓋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焉眞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知道君子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驪施騁姿揮之一笑而已藉以爲陽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旣其實其爲禍也必不尠矣

晁公武云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者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熈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爲陽訾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闔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按晁氏此論最得蘊說竇旨因備錄之

黃東發曰列子資穎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黙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静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其學蓋全類楊朱按東發言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槩得之余併錄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老聃濡弱以退爲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刻莊蔽於狂蕩楊局於卑陋惟禦寇斟酌三氏政得其中覩老聃坦遂過之覩莊周馳厚過之視楊朱高曠過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說故後世崇清静則列爲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闢楊荀闢莊韓闢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自爲也南華所謂支離其德者舍若人曷歸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右

楊用脩之論夫莊周文章絕奇而理致玄眇靖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沉冥其說第以為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可矣必為説文之是以火濟火也余謂莊若此世將以為俗豈得已哉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詆譏帝王聖喆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禍術陋雖閒引仲尼以自文而踳駁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詆譏之然而未敢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毁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為嗁投其徒簧鼓其衆者豈

以指摘仲尼為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爾周之為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為天下而獨甘心置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雜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僞而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横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要以自為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哉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公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槩如此使墨而遇孔必

將為桓魋之要為武叔之毁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不足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肸皆仲尼弟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未皆斥吾夫子姓名即莊周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論皆以近理亂真為辨而忘其僭橥之大者柳宗元掊擊百氏不遺餘力顧于墨闕焉豈昌黎氏故耶余故詳述其言著于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辯持論甚精讀墨亦以孔子所不
葉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惟黃東發馬端臨最得之
而非聖一端迄無及者故余特詳著焉孔鮒有詰墨篇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二篇
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
禽滑釐無著述傳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俅劉向別錄
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尚儉墨
節用故敘書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

述以詆訾仲尼皆嬰之言迺知凡墨之道嬰實倡之
敘書者聯類合之非過也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
剿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爲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
嬰騶沮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于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
磨頂放踵迺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
率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
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
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于城守故也
兵家秦漢至衆今傳于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

黃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
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概于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
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
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葺是編俾三代征伐
大經僅存于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
苴縱横詭誕之習參伍于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
特已甚焉其文義閎深肅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
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
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

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絕嘆孟
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爲兵書而
誰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
馬法之言率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
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賓嘉兵固五禮之一而
司馬法之言壹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
奚置焉孟以信孟堅之識非漁仲所窺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譚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十二
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冗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太
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絕出古今

非魏晉所能潤飾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即始計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亾故止存十三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復覩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輯以入新書與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葉正則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太迂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于吳事最詳練又喜夸好奇武灼灼矣楚聞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于譚兵

耻以空言令天下爲詭文之耳夫談者固有未必用用者固有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陸生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余謂作者固難談亦匪易古今工用兵者至衆工談兵者幾人哉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爲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蓋即今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爲孟堅之誤舛矣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國人著無疑

縱橫家蘇秦張儀等並不傳其言大槩備于短長或漢人本此附益耳魯連雄辯高一代而其書五篇列于儒家則其學術可知惜太史第敘二事不能詳其平生今著述湮沒悵望當時蹈海之風令人神往不已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瑰偉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下之奇作也太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于禍余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睢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

諸侯強大之勢内則結羣小昵嬖之援恫疑怵喝激詛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弗獨應非之道適欲一切劇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氷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于殺其身也即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爲大戒耍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公孫僑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爲惠人武鄉之沒士至爲涕泣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寛其次莫如猛其明于本末達于經權乎猶二

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卽周孔亡以易矣吾故標而彔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庸暇識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同時書五篇傳于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時能之學世大行今人讀之殆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衆第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能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天下國

家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此也尸子曰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正合于行之並耕陰陽亦有黃帝等書今二家夷于工技其言廢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時信筆之詞傳固明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習致游俠人撰所聞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畧謂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儁豪始皇甚惡書不韋極簡冊攻筆墨且衆是書所指摘近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播弄筆端不考事實而後人或倣述其意以秦

法若猶寬者余以不韋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亡而爲有秦戴之不啻父母譬之不啻明神盤錯水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其所操招徠賓客著述簡編特其藐者彼其於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惡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其令開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髀其人伐國以求之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卽尉繚氏所爲致詞遠遁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寓平志意極搆爲萬世不拔之業而弗由其道於是坑儒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絕大漠

以遐四夷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韋爲譏而始皇不怒哉

魏牟田駢並見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愼到彭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辯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當列從橫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雄于時必自託于大道故從其言列之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于名今其言頗有類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陰陽家首宋司星子韋蓋本景公事依託也班氏稱甘石二家後世遂有二書楊用脩據爲實然非是陰

陽家又有于長忠臣論九篇五曹官制五篇蓋或主
世運爲言及推五德所尚耳不爾絶亡謂矣
鄒衍鄒奭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德主
運終始大聖迂怪之變等篇近如後世元會之說耳
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
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翟崔墨之辯者也牟
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横之辯者
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
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
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亡釋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鄒闡西方之
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
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斯時世第知
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爲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
未得其二者夫爲老氏之說有二虛靜也恬愉也濡
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
非濡弱乎爲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尚同也
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廻非明鬼乎普遍非尚
同乎鄒氏之言曰九州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
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
游戲也夢幻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
朝菌則萬刼億塵之旨曰鼠肝蟲臂曰生馬生人則
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眞際之論機鋒迅發
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爲脗合蓋釋氏未至中華而其
立教之規大都已具于戰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
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說以潤色而張
大之而世外閎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戸
而猶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竄合之不亦泰甚矣
哉

古今子書之盛盛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子矣唐人

能爲僞而弗能爲眞宋人能爲眞而弗能爲僞卽名
理粲然語其文于秦漢非也蓋至
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郁離穰家也王司馬
之短長縱横家也郁離引喻指陳若雷雨風雲晦冥
磅礴短長揣摩闔說若江河溟渤瀰洋瀾翻卽以置
戰國諸家廝辯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崔宗伯之
冀士醇乎儒皆體氣高邈詞義閎深古色黝然駸駸
乎進乎漢矣

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別才惟子亦然
劉宋並與勝國劉之文非宋匹以郁離視龍門則或

相倍蓰焉李何方駕盛　明何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夫能門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孟荀于儒莊列于道孫武于兵韓非于法彼皆以身為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邪正不同同歸于弗可磨滅唐而後厥尚殊焉故諸子之言鮮矣

九流緒論上

九流緒論中

筆叢丙部

安定胡應麟著

漢子書見于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二篇漢武帝時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于長天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

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荊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餘無名姓者槩不著錄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槩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爵里因錄其略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為疑而莫能定其真偽按劉氏七略春秋類惟公

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
始有之或以卽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
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
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楊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
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
十七首今讀其書爲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
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
陰陽五行沴勝生克之譚尤衆皆與春秋大不相蒙
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
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卽漢志儒家百二十篇

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
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
治獄十六篇合于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
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
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
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
子可也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襍記先世言行其
文詞類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
已宋咸嘗爲注訓晁淡以卽咸僞撰而體不甚類

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
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彥與楊伯起皇
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季彥輩裒集
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詰
墨等篇皆鮒撰者爲多遂通謂鮒作其書雖不事奇
詭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
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
者且其所敘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
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

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
梁所謂孔藏集卽漢志儒家十篇亡于隋而復出于
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子所載
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要皆
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時肅謂得之與前說并存以俟精識之上）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
故揚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
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
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褒說

全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群集浮華綱羅淫僻淵渟澤滙萃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旣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姓惜也

漢秇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又六秇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于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此（漢志無小山賦疑卽淮南作八十二篇之中者）

揚子雲撰太玄性桓譚以絕倫必傳爾後玄學中微儒者動貲笑噱然晉唐間注此書者殆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諸家書目備錄此宋衷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二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望太玄經注十二卷章察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玄經注六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卷又太玄經釋文一卷徐庸玄頤一卷又太玄經解十卷杜元穎太玄經傳三卷郭元亨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諤昌補正太玄經十卷程貴太玄經手音一卷馮元太玄音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胃太玄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一卷王長文通玄十卷張揆太玄制旨一卷吳秘太玄釋文一卷許翰玄解四卷玄歷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註十卷晁氏星紀圖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中又邵雍太玄准易圖見通考晁氏論中今傳者尚

十餘家凡玄之得失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世因遂尊之非實也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贍修眞養志約周易爲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牋注桓帝時以授淳于叔通因行于世隋唐書皆不載考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言字從日下月今有日月爲易之文古書也余按漢至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與卽東京諸子難之非

後人能僞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即驟出于今吾豈以爲僞哉世傳龍虎上經朱文公云僞書也因參同有此語故方士僞作之余讀之信然又晁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考按隋志倣漢書道家列于九流而神仙符籙列于二藏其名悉不著錄參同契神仙家蓋總之道藏故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黃庭等經之前張平叔詩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誠實錄云

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十五家而有不著錄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以前世寡知

者故汨没道藏中凡考諸志此又當詳察云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爾沓世所共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爲貴重蔡邕秘弗視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㨗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彦目無今古迺昌獨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莊周列禦寇衍劉安之屬捏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峻然自信攘臂其間刻虛黜增訂譌斷僞詖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後世人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於問孔刺孟等篇而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誚充泰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爲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爲一洒之

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迹有

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間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玄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詆聖人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猶李斯之學荀况矣

若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間辯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焉罕覯當時以新特而過稱之近世以冗庸而劇詆之匪充書異昔也驟出于秦漢之間習聞于濂

洛之後遇則殊哉孟宋人窮理之功
昭代上儒之效亦著矣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
桓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間聖
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于春秋韓非聖于戰
國楊雄張衡聖于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
夷惠未足盡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武臣問也但紂老子同傳此更謬闕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
爲縣吏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
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

服曄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于此而世鮮
知者故具載之曄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
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
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不聞所
謂詩細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
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
世忌忮者所及然論衡秘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
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倣緯侯爲名其所言不可
考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
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
儒者也按長生爲充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
洞歷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
紀事之文大槩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
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
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
言何時鄭秇文略及隋秇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
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

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
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
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
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大都
卷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傅子百二十卷隋志
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時今製作尚載諸選
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末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
所錄不過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
多掇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邈嘗臠一齒全鼎可知鄭

志僅存五卷通考卷同蓋宋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槩論理道卷曰數十巳極繁侈而玄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遯迹閭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絕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于武德貞觀之間討中說當時潤餙于王氏諸子者尚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于三

代之下者一壞于管商再靡于翟崔三汨于申韓四湛于黃老五淫于莊列六殉于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即瑰偉絕特葢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于周公仲尼之道葢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今繹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温如燁如即性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巳鮮矣藉令面命杏壇詎出端木顓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畤之爲固無事辯特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啓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

莊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同然其中所列諸弟子及老儒宿將問答之言要皆當以莊之重言觀之取其議論而弗計其人有亡可也晁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甚詳第亦無庸事此讀中說即驟然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韜畧當時聲譽烜赫俱遠出河汾上糾詩書禮樂槩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

宰之問率孫詞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恨素之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于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禮樂卒不一試歷舉顯者文之故讀文中者此類皆當置一邊其中傅會可笑如董常比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妄余恐董常之死亦是後人横加陳同甫氏槩以阮龔增益然劉蕡在唐巳峻斥擬經之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爲多

崔銑子鍾嘗考定中說分內外雜篇序之曰內篇九

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篇然内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答文既爽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删入雜篇可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畤福畤六子勃勔勮勸劼助皆盛有文名而勮勔位皆公輔乃迄無能爲厥祖闡揚潛懿者殊自難曉又按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全不載亦非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崛過柳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槩六代

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蕭李文尚平典元獨矯峻艱澁近于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猗玗子以山名猗玗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騁兵殊失輕重至非老子文學其誰宜爲不惟矜誇靡當豈穆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湯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自號烟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詩詞一二尚見襍說中蓋高才遠識而翛然塵埃之表者即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别材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蔑聞國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瞽說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瞽說幾亞郁離燕書大過凝道皆婺中子

書有秦漢風者是爲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蘇亦號空同子在獻吉前）

九流緒論下

筆叢丙部

安定胡應麟著

今子書傳于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槩舉脩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迥異而漢志列于道家諸史秇文及諸家目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爲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班氏義例咸規歆向不應謬誤若斯載繹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廼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于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輒記于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秇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爲小說而非道家尚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楊用脩所引數條皆雜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錄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爲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爲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用脩所引青史見賈誼新書作青史氏

王長公讀諸子云鬻熊僞書也考班志鬻子注道家下以爲鬻熊小說下以爲後人所加則孟堅固以小說之鬻子爲僞長公之言蓋信而余說亦不誣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亦漫然截閱之覺其詞頗質奧雖非眞出熊手要爲秦漢前書因反覆紬繹之廼知此書之存視舊纔十

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關尹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即關尹之一宇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柱篇之盆沼等章二柱篇之盌盂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如今傳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各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細繹自明）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一十四條

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八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旦暮遇之者也（又賈誼引十二章附）

楊用修云鬻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贋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

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載可補鬻子之缺因錄此余考誼大政篇所引尚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爲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恥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閒掇之以爲奇辯鼠者證據以

成名而捫虱者類賚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衆傳者日衆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

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于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于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棨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至于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子虛上林不已而為脩竹大蘭脩竹大蘭不已而為華華毛穎華華毛穎不已而為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併之併也然其叙旨命詞往往如郄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圂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譚噱不為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

夏棘莊周之証齊諧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寓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单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日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槩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单行夷堅稗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三二矣

唐人酉陽雜爼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記錄出而抄集者因莽脫略致然若魏晉六朝之書即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卷多迺爾余恐虞初之篇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按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黄車使者蓋七畧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為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産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晳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考隋唐尚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隋志梁顧協又有瑣語今亦不存）

楊用脩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為証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

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叙才數事多後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它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之蘭湯灔灔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立昭儀為后矣右敘昭儀浴事入畫蘭

湯瀲灎三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興矯親炙耶（玄傳膚體）乜發上卢燒屬乜字佳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薾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中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鉤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鉤弋之說為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鉤弋事蓋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略淺猥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為疑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

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暗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寡寥耳（隋志有張公雜記楊用脩所稱博物記蓋即此書殷文圭通考作文奎非是其說詳拾遺記也）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惚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贍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按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

世說以玄韻為宗非記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慎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也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又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輯之槩因錄之序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調利

滋溉既不能釋間自觀覽要不為無補於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為無益而中畫愈裒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尚未艾久之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游見者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黃兀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為夷堅而別志之辯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并書之備矣闕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

人牛之類是也其稱其人云又其人得諸其人云若已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者筆力瞠乎其後矣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敘事當亦可喜今所傳甚猥淺蓋殘闕之中文雜以僞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輪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册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

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秇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右類書類末略紀於此按類書鄭志另錄通考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隣于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于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贋古書及類書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書鈔見通考閱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秇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孔帖見馬氏通

攷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脩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同而實異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職慮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命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以二張

故俾集群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秉筆皆浮艷士眞欲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古今可笑事當無若此二編（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守街閣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秖文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即善嘯者無疑不爾亦是假託及閱孫綽傳乃知登綽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讖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為天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閒有四孫登也又老子音一卷亦稱登撰當亦綽兒

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即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憒憒如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崇文下空條據廣川皆不能知故並錄之未詳知其非誤也）

四部正譌引

筆叢丁部

贗書之昉昉于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託寔繁今其目存于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亾慮什之六七噫其甚矣然率弗傳于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撣之一笑迺術奇之夫往往駭栩而深信之至或黜聖經厠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眇淺也余不敏大為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𢀡摘僞列為一編俟之君子欲攷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即我知我罪匪所計云丙戌春仲月晦識

安定胡應麟著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杜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閻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蘘取于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子載于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于句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一說何難也若六譚事傳稱兆所述句子期與諸阮家文士友所爲不口嫉悌請人載此

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后人臆增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黃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非是者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亞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僞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僞而信之或槩以僞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詳爲別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于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按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隋牛弘購求寓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修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

隋文苑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尚傳于後開元中盛集群書仍入禁中耳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則宋世已無可考今亦未能必其炫也歸藏今亦不傳故二書俱論其大槩不能致詳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按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鄭漁仲以爲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于此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禹貢之文千

古叙事宗焉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于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僞若鄭以晩出爲辯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薛貞晉人載于隋志鄭以爲隋人亦誤五經易最多依託以卜筮易于傳說也

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爲依託甚明且隋唐時已殘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經文彖象爻辭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本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舊矣余按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據陳氏所論推之當是漢末人依託至隋殘缺唐宋人復因隋目取王氏本僞撰此書正猶乾坤鑿度本漢世僞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復僞撰以行僞之中又有僞者也見宋史以此書張弧撰按弧唐大理評事今人有素履子傳于世見豈誤記此耶

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黄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庸辯說然亦匪鑿度本書也按諸緯漢藝文志絕不經見隋志始備詳之蓋哀平末其端已兆光武亦伏定基魏晉以還禪受亡不援藉符命自隋文禁絕其目猶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說者咸以好

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鑿度傳余讀之信矣王子充叢錄所見正同則元末已亡久也是書余尚疑爲近人緝輯者讀黃氏日鈔詳載其名數與今傳本合乃信其爲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即置積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筴即主歲之卦也按此條見後漢黃瓊傳注中蓋非宋人僞撰者要之亦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

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渾淪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淸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實全竊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爲地之后有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刻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接之文義頓斷鈌可笑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僞撰耳然三墳又出此下矣

讖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附託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考與同畫錄以資博雅且俾知書亡已久卽好事家藏秘本間見皆僞中之僞無萬一足徵也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叙制書則尚書緯尚書中候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紀歷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論語則論語摘輔象撰考讖孝經則孝經緯孝經雜緯孝經内事古秘援神勾命決援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考止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爲僞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尚書鉤命決禮記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眞鉤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秘徵河圖玉板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莽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略并其名皆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綴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有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

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考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于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衛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見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蓋

此又宋世僞撰乾坤鑿度者依彷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關中胡氏野談首集諸緯書名僅十三二鳥傳王氏蒐錄直據隋志及通考亦不能詳余故備錄之以資好事噫昔之僞撰者彼既已濫用其心而余又窮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曾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已夫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摭乾坤鑿度錄其一二有注釋者于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但覩其名無事開卷矣 右撰人者并刪

乾坤鑿度 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包犧著

鉤命決 天地失序必有息世用陰易鉤合之也女媧著

乾鑿度 聖人顧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

坤鑿度 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作爲是書

地靈母經 女媧者

易靈緯 炎帝黃帝又黃帝作易八墳

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槩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

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于此

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侯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

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匀曲之山
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
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右楊氏譚苑醍醐
所記以用脩語余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
廣異聞
三墳之偽前人辯之審矣鄭漁仲以爲三皇太古書
而尊信爲實然甚矣鄭之疏略也余讀之蓋諸偽書
中至淺陋者世以隋購三墳劉炫偽造連山等百餘
篇上之卽此書然炫在隋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
造連山雖偽妄必有過人者今三墳之首所稱太始

太極太易太初太素皆剿合乾坤鑿度之文而稍增
飾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冲虛天瑞之語者也至
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綜僅同兒戲其
引物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羲農之世者十無三四亡
論六代以前卽眞出於炫豈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
爲天皇似矣神農而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爲
異說而罔顧其理之弗根也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
夏后所引是矣而以出軒轅是妄意其時而弗知其
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二十二易草木等語皆庸人
孺子所縮朒而不肯言者是書蓋卽序者毛漸所爲

余故剟論爲光伯解紛若三皇之說世自漁仲外亡
信者葉夢得馬端臨已極譏鄭之好怪吾何暇爲辯
哉按隋世牛弘主伎書卽炫偽撰引等渠可盡欺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
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
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
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
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
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
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

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
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
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
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
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
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義虎之類傷殘生民無俾同類
大力之徒陵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
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
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慢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
子危子其念哉按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詞意淺陋

殆類村學究語詎曰庖羲之代預規虞世之文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羲氏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讜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爲說者也余執此更推之連山猶或可解至歸藏坤乾強半笑資因備錄後之論三墳者觀此足矣
歸藏封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動歸乘軒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室也曰殺動干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于黃帝

曰生動動陽傳云聖人以行慶賜曰止殺寬宥而不知賞慶赦宥實始于唐虞它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剌謬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剩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忍曰動止戒又釋子妄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術士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尅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歸藏中爻象類若此至坤乾天地圜丘等象尤爲捧腹資鄭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考哉
坤乾卦象曰雲天成陰曰雲地高林曰山地險徑曰氣地下濕曰山日沉西曰天日昭明曰川日流光曰日月代明曰川月東浮曰日山危峰曰月山曲池曰山雲疊峰曰山氣籠烟曰川氣浮光曰雲氣流霞曰月天夜明曰川山島曰雲山岫曰氣山嵓曰日川湖曰雲川溪曰氣川泉曰山川淵曰月川湖右所云地皇氏卦象大類今世村學塾師教小兒蒙求總龜又似初習聲偶者詩學大成中字面夫高林險徑危峰曲池島岫烟露川嵓溪淵皆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論三皇即六籍四詩固不盡見而昭明代明流光浮光成陰下濕沉西東浮等語或剿諸經典或取諸閭閻

蓋亡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余嘗謂僞書之陋無陋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云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二語與胤征合夫胤征誓衆出師言固應爾岐伯燮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蓋僞者以黃帝首伐蚩尤故剽胤征二語以實之又於序中特援爲証而不知適以愈彰其僞心勞日拙誠然哉
孔穎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

有一德典寶伊訓顧命畢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内兄皇甫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

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曆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僞作者也按張霸僞尚書今不傳而其目備見于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序云（諸篇目外霸傳又有百兩篇錄于後）

張霸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按孔穎達但言霸作僞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後漢書錄於此與孔說亦小不同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僞造舜典等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極相類可笑然漢成卒以此奇霸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宥炫蓋隋文方沾沾綜核不能格外行事固也二子誣矯聖真茲足誅第皆經術大儒其

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世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錄此爲作僞之戒二子著述之勤亦因槩覩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剿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卒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損王長公謂即楊撰或即張昇余讀之絕嘆長公之言燭鑒千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損所辦當出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即火珠林與京房易懸合

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唐藝文志有元包十卷撰人注名皆同此書恐不得為偽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並因之按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即其人也而王堯臣總目以為唐人考唐世諸傳記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蓋因傳注出蘇元明李江蘇李皆唐人以意傅合耳此書楊楫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為沙門後還俗上書請

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不然將束縛之不暇而尊禮乎哉序稱元嵩有傳考北史無之楊氏之誤也

關朗易傳一卷唐趙蕤注朱紫陽曰偽書也按朗稱魏孝文時人王仲淹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嘗為彥筮得夬之革遂決百年中當有達人出脩洙泗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而其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時輩拮据陳迹以耀其先則宋阮逸偽撰以證佐文中者書之得失固不足深論也或以即注者趙蕤按蕤有長短經十卷北夢瑣言云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應徵召論王霸機權正變作為此經則蕤當是中唐前後人然新舊唐書並無關氏易傳而僅見於馬鄭諸家則此書非蕤可見而阮逸之偽無疑按通考逸又有易筌六卷每爻必以古事系之陳振孫詆其牽合蓋逸之作偽亡往不然也續按李白嘗師事趙蕤蕤當是開元前人見唐詩紀事

麻衣心法一卷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余讀之每字四為句句四為章章四十二下為注解皆淺俚質略大類宋世丹朮之書朱紫陽謂戴師愈作託名麻衣余觀其末有李潛序絕肖書中所云蓋皆戴所作也而當時儒者若張廣漢輩亦頗信之竊余所未喻

矣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艱得其本意今藏書家不復有之據通考晁陳所論經傳皆阮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陳振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通亦云若思逸之心勞日拙蓋不能自掩矣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即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其偽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第文皇并天下收與天策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偕諸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

亡者迹藉令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
尚未興何緣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
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啓皆爲開之類
此又當各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之僞則此
足以盡槩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瑗門士也甞爲府司理與瑗共
定雅樂附見宋史瑗傳蓋亦宋初文學之士今關子
明傳等作其緻屬有足觀者而獨以僞書聞於後世
惜哉術胡可弗愼也

楊用修譚苑醍醐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永樂

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
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
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不聞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
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此書之不幸也世人大
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
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按儀禮篇亡者自漢已
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于今之理必劉氏連
山魯史故事僞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
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
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篹次之其

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豈卽此書也耶

筆叢丁部

安定胡應麟著

今鬻子非道家言余既詳辨之矣然道家尚實有鬻子列禦寇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又力命楊朱二篇皆引其語其爲道家言居然可見

蓋必古有此書如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尚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否列所引爲文王所師之人與否悉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於百世世尚疑之況不經見聖賢之口如鬻子乎列亦言鬻熊語文王然每與老聃同列殆隱淪者非也鬻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司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商末周初文字眞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鬻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考竹書太公沒尚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公則讓及二事亡足怪但其書體兼儒雜既絕不類列子所引語而列所引語亦略不見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說家之舊大槩後人掇拾殘剩而補苴綴緝之功亡萬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視它子書特寥落無足觀自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長公尤極言其僞迺余則以不惟其書可疑熊之遇西伯亦僞也蓋因太公率傅會者列所引鬻熊自是當時有道者不必據文

王言史記稱鬻熊事文王者蚤夭故封其子孫爲楚祖而此以九十遇文王可笑至此蓋二鬻熊明甚

高似孫謂子書起于鬻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列子所引黃帝書當出此四家力牧二十八篇雜家有孔甲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皆鬻熊前子書率僞書也惟以子稱者似起于熊而小說有務成子亦熊前若今傳子書故當首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荃之僞也荃嗜道好著述得陰符注之而託于驪山老母以神其說楊用修直云荃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今墨迹

尚存夫曰遂良書則既盛行當世矣何得託于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勅錄于祕書人不恒覩也余按國策蘇秦于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股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秇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李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兵家之祖非養生可槩也此書固匪黃帝亦匪太公其爲蘇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余首發之俟博雅士定焉李子亦稱少室山人與李獻同姓同號所著尚有國外春秋中台志等

今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太公六韜者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子一目可竟其說奈何至刺股以讀之世有執六韜陰符爲太公所撰李子所攻者味吾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略尉繚李衛公爲兵家七書孫武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僞作也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能制剛動而輒隨等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卽圯上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傅會疑之六韜稱太公厥僞瞭然考漢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蓋其書亡于東京之末魏晉下譚兵之士掇拾剩餘爲此卽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天下讀者亟稱要之策士浮談視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蓰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尚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所引九徵以莊周不悟其僞則非也蓋此書正引用南華猶亢倉鶡冠所本耳周氏涉筆幷太公疑焉則過太公文王相遇固難盡信然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

國朝李獻吉謂將有別材周伐紂不以周召必以太公王元美謂管仲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而周召閎散行師紂之徒詎弗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實皆有至理因論六韜幷及之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注稱老氏弟子姓辛癸丘濮上人自柳子厚以爲駁書而黃東發直以注者唐人徐靈府所撰余以柳謂駁書是也黃謂徐靈府撰則失于深考按班史秇文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則漢世固以疑之此注幷劉向則班固自注者凡顏注自另有師古曰三字及考梁目隋

志皆有此書（梁十篇附十二篇並見隋書中）則自漢歷隋至唐國未嘗亡而奚待于徐氏之僞惟中有漢後字面而篇數屢增則或李暹輩潤益于散亂之後與（周氏謂平王見楚平王）

按文子漢書不注姓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云計然姓辛字文子李暹所注蓋寔因之然意林別出文子十二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同則計然之書非此明甚而暹輩直以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訛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噫甚矣第兩公言猶有未盡余以不直文子非計然即計然名文子吾弗敢信也漢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並亡稱

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曆數之書必魏晉處士因班傳依託爲此其姓名率烏有類甚足據哉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僞爲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于入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鉤箝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謬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候問于鬼臾區云注即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按鬼臾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臾區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即鬼臾區以臾容聲相近定矣而楊以爲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漫筆之以當解頤云（附之[redacted]鬼谷者謂無其人猶亡是公云爾斯說）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傳之按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會萃附益爲此或即謐手所成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占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又關尹傳亦稱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凡班志所無而驟見六朝後者往往多因戰國子書殘帙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爲真則僞

莫掩以為僞則眞間存尤難辨自前輩少論及此余不敏實竊窺之觀素問靈樞之即内經則余言可槩見矣素問今亦稱内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黄帝内外經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後人綴緝而易其名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萇弘范蠡大夫種公孫鞅龐武君韓信率依託也神農黄帝風后力牧蚩尤封胡鬼㬰區等尤荒唐又有項王一卷彼六年間大小百戰喑嗚叱咤寧暇此乎武侯十六策亦僞撰者近世有武侯心書亦通考所無者尤僞

鶡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班氏省之則今所傳蓋僞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

列鶡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迺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顧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鶡冠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為僞然中實不同鶡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葢一言而僞撰以欺世耳

鶡冠之僞與亢倉不同葢賈誼鵩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僞鶡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辨以鶡冠在誼前遂指為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敍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尼子書若荀卿楊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鶡冠之瑣亦標顯其所長葢其衷寬然長者若扶邪摘僞判别妄眞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嬰鬼谷鶡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鶡冠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公武陳振孫並主柳說周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僞撰謂其書本晦澀後人復雜以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以此書蕪紊不馴誠難據為戰國文字然詞氣瑰

特渾與時有之似非東京後人所辨葢其書殘逸斷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已意增益傳之故文義多不可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世兵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賈賦殊不類正昧者剿入如南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例見余篇首謂賈生賦鵩而有鶡冠亦舊說也

陸佃解鶡冠謂此書雜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奇言與旨亦往往而有世此論甚公而覈葢此書本道家流入于刑名固無足怪而近迭世兵天權兵政等篇始終皆論兵語考七略兵家有鶡冠子雖班氏省之而漢世尚傳後人混而為一又雜

以五行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考藝文志因云爾

爾

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鶡冠子兵政稱龐煖問而世賢武靈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于鶡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鶡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即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按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即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墨烏有未

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葢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即東漢至開元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即鶡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復無聞而特顯于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瓶耶定耶眞耶贋耶吾何暇辯之哉

關尹子談理間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放釋氏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掇之夫莊列釋氏掇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掇其一餘可例

推

一盂篇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下皆取其文句之類其理出釋氏者始十之六七不止此也）

二柱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

三極篇云蛇食即且即且食蛇蛇食蛙蛙互相食也聖人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莊引在已）

（無居章附此篇）

四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循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又譬如化人篇已見前辯皆全倣佛經語）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胷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六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我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

七七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者如冬起雷夏造氷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枯木能華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此附會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葢撰關尹者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

八籌篇云卽吾心可作萬物蓋心有所慕則愛從之愛從則情從之嬰兒乳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此章同前葢道家存想修鍊之旨莊老之世所無參同黄庭中始有之

九藥篇云昔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以上俱關尹語

黄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者商英自號無盡居士學浮屠于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厲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豈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剽拾老莊之膚語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學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葬中自諸葛孔明而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抱朴子內外篇四十卷晉葛洪稚川撰洪以博洽名江左身所著書殆六百餘卷自漢以來稱撰述亡盛於洪葢篤志負才而游方之外者也黄東發詆洪不應以神仙誤天下後世持論甚公而以此書爲僞則失者洪本傳明言抱朴諸篇歷唐宋以還未有疑其僞者今讀其言比物聯類紆徐鬱茂滑稽不窮其外篇葢擬王氏論衡故旁引曲喩必達其詞雖時失繳宂非淺見徯識所窺也且洪既爲神仙之學其異於吾儒勢固應爾又曷僞焉

亢倉子僞書也世無弗知然而非僞也漢志無亢倉子唐號亢倉子洞靈眞經求弗獲而王士元取庚桑楚篇雜引道家以補之士元襄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晁公武論甚悉河東之駁允矣失不考其事實今猶紛紛以爲僞書

亢倉子出王士元尚有可疑夫畏壘虛太史明謂空言雖隋志弗載則唐前固絕不聞此書曷從而號之而訪之豈士元旣補之後明皇好道特取而寵異其名世遂相沿爲實子厚亦亡從考與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按北史晝傳晝好學

而文辭俚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及觀其賦又愚于名晝不服又示邢卲卲曰君此賦似疥駱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物流不足深據卲非誣訕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葢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著論以新名者其衆若此書體製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為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譔葢未詳察也

晝傳載北史甚明又嘗為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

據晝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晝何代人殊失考黄東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于晝則亦未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墳籍冀以取重廣傳晝之聲價在六朝甚泯泯即孝政何苦託之斷僞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興目皆無之恐依託也按隋志有此書意林所纂百餘語頗佳當是綽撰第唐志不錄至南度復傳葢本書亡逸而後人補之者陳氏并其初疑之亦失考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絶無其目葢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于道文字亦舂容雅則致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今亦亾弗諦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子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逸無從考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剽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噢應宛然宋世場屋文字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謂元豐舉子所作周氏涉筆又舉人壽幾何等語為紹述時人皆近之然姓名州里絶不可考朱考亭以書始出會稽

疑越人王銍姚寬又疑非二子所辦余嘗參酌諸家意此書必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不得志場屋者所作葢板出會稽則越文類程試則舉子義取字說則元豐辭多拂鬱且依託前人則困于場屋思以自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于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竊謂不中不遠矣作者有靈固當獨快九京之下考亭諸君子聞此亦將相對一大噱也子華子姓字皆有所出處名不經見即撰人名本也

李衛公問對其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經殊可笑舊咸以阮逸僞撰謂老蘇嘗

見其草本按逸所傳中說序及關朗傳等文各可覩不應鄙野至是此書不特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傳以閭閻耳口武人不知書悅其膚近故多讀之夫衛公在唐誠一代元勳然文皇將略遠出其上非若高帝于淮陰眞弗如也凡唐初大敵猶狐如劉武周強盛如竇建德皆身取之靖禽蕭銑輔公祏頡利率自守虜逋逃寇不足當劉竇什一而問對若斯耶唐元勳英衛並稱然勣非靖比也文皇身經百戰勣下諸人咸從行間惟靖特將文皇嘗命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靖欲反文皇問之靖曰今天下已平臣教君集足制四夷而務盡臣術此君集反耳此外殊不經見惟遼左旋師嘗一問焉蓋發嘆于無功而靖所對亦一時之權匪萬成之策也文殊摩詰更互酬答微言妙解光照大千於乎二李之譚兵吾安得實聞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機小數比也按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峭因考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怵然因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出所注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齊丘因奪爲已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於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講莊列深以爲合於釋氏則于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竝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爲之訓釋晁景迂嘗難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商洛公撰而張太衡注考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依託甚衆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成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驟出之本注亦以近人所託考道家張太衡又有無

名子一卷蓋郎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傳故無復辯其是非者因長公所注漫及之

四部正譌中

四部正譌下

筆叢丁部
安定胡應麟著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籛鏗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按神仙丹永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即僞撰猶倍蓰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之論其術百代遵守其文辭稚川貞白能萬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譚陋說全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文典則淳古宛然三代范刑蓋周穆史官所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並出汲冢第二書所載皆訖周末蓋不無戰國語參之獨此書東遷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爲僞書殊可哂也晉乘疑即竹書余詳紀之矣元人有僞作晉史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并得之其書乃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撰蓋聊人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亦可見矣近又有妄人僞作黃授度書者尤極大可哂本無可辯以二書陋頗相近漫及之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騧騮而左綠耳右驂

赤驥而左白犧王車則造父爲御𦈉𦈉爲右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
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
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
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
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
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爲王瑶
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
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
吾過乎按列子此段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

稱黃帝等書咸有所本昔人謂楊朱篇即古楊朱之
書此篇引穆天子傳即以周穆王名篇則楊朱之說
信矣或曰鶡冠子庚桑子咸據莊周賈誼足成以欺
后世穆天子傳庸知非此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
外絕不足觀穆天子傳與列子體迥不同各極古雅
此篇奇字皆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
本列子也斯又辨贗古者所當知
山海經古今語恠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
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
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

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
吉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叙述高簡詞義
淳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
反若諸書之取証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
晋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
其先後余首發之于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爲禹任土作
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盖億度疑信之言趙
曄吳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爲金簡玉字之說曄
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僞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

當至海外而恠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據
其本書按經稱夏后啓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
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
數郡名及鯀湮息壤等文夫鯀事固禹益所覩商周
曷從知之哉此書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民入山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多魑魅魍魎之類而于禹爲特詳
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
傳會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
証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
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

經所紀山川神鬼九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爲説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倸莊列離騷周書晋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竪亥右手把筭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恠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

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況平生精力萃于經傳者可淺窺乎陶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在古有圖也宋尚有張僧繇畫

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絶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螭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于恠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魑魅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説必有所本至于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説意將以禹葢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

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未有辯其本于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于王孫之對

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殚精索之即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絶倒于九京也哉

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之奇字蠹毀不能辨其後周焦君洋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水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猨猴縮鼻高額青軀

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趠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逐去頸鎖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按此文出唐小說蓋即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贋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穩括集中總之以文為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世又謂禹事爲泗州大聖皆可咲近衡岳禹碑盛傳其

文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荊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爲秦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絶等編掇拾前人遺軼而託于子胥子貢云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劭王充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考且書果太史事本漢藝文志迺遺之乎漢志有荊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書者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幷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尚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即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衆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爲僞書以史無所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鑑誠恠如以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見詘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越絶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修

據後序以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按魏伯陽參同契後序鄶國鄙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盛爲此體用修之論或不誣也第書稱越絶皆人以終不可解余按前代書名往往有鄙拙可咲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預彙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衆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維摩詰所說經雜書並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絶史筆或非其任而博學強識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尚夥炫所采

錄必多可補前史之缺惜亡從見之矣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僞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據止酉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爲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冲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二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尔也余按漢書𥡴文志劉向所叙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

七略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决弗遺蓋僞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僞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爲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考此傳晉孫綽及郭元祖各爲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按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考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撰理惑論三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並無此書當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僞撰此論以佐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若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竟可疑也

洞冥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贋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豈揣飾漢武東方事以導後世人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遽爾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事之類耳（後漢書憲列方技類後人蓋緣是託之）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

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淑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子瞻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爲肩銀海爲眼以起粟生花覩之遂陋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即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艷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贋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曰張說又稱梁載言今考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僞撰託之

沆約張說者也（按名疑據燈諸以梁爲七國之梁耳 公子皆公族也則公記以皆汝門）

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文絕鄙俗而稱顏師古殊可哂也傳者葢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按仁裕爲僞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尚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葢效陶氏淸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尚可吟諷書事亦淸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第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尚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

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惑于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鑑全據此書葢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涑水故唐末五代不及致詳耶（又唐人詳隱以落魄故好詆謗之詞此說葢有自來）

瀟湘錄唐人志怪中最鄙誕者諸家或以爲李隱或以爲柳詳其書本譎詭不必辯

牛羊日曆諸家悉以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事故以此命名按軻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爲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卽紀載特事命名詎應迺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軻者爲之也（按通鑑注引作皇甫松撰 頃依僧孺見傳或當從之）

龍城錄宋王銍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銍本意假重行其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哂河東生平抉駁僞書如鬼谷鶡冠等千百載上無遁情眞漢庭老吏目後迺身爲宋人誣蔑不能辯大是哂資然亦亡足欺識者也

銍又有續樹萱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賈博諭據洪氏隨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詩附二事可例推銍所自撰又有默記等略載陶氏說郛銍能力辯魏泰碧雲騢之誣不可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

游戲筆端差彼善也朱紫陽曰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按姚氏贋書今不可見惟西溪叢語尚行（樹萱錄本見唐志宋世不存而劉壽無亡者稱之葢亦僞書也）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葢僞撰者託總爲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暸然史策豈此輩能污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爲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也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偽撰以構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為根蔕者不淺獨怪思黯羅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開牛撰玄怪等録亡隻詞搆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覩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忮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周秦行紀韋瓘撰）

碧雲騢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晁公武云泰襄陽人無行有口元祐中紀其少時聞見成此編心信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槩見矣又王銍云魏泰場屋不得志

喜偽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録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姓名作東軒筆録皆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譏及范仲淹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余嘗咲唐人作偽書而其名隱宋人作偽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偽則一也宋人好作偽經者阮逸偽子者宋咸偽說者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世猶以偽訾之而以泰之顛倒白黒而碧雲騢迄今傳何也

雲仙散録題馮贄撰共八卷昔人皆以為偽洪景盧尤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偽撰其事又偽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尚存于今胡以云悉誕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率俊事雅譚于朝廷政事人士品流一無干預創撰書名亦皆以文為戲如修竹大蘭杜康毛穎耳非有害于世及誑誤後學若碧雲騢老杜事實等書也

清異録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髭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册文矣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排調故此類皆附之宋人贊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于書淺俚若是乎然此書已見文獻通考蓋亦出于宋世非後人所託也何語林記坡調劉貢父避孔子塔語不若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語尤劇而何不收以論艾子漫及之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為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衆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

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
唐人而其迹皆顯于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
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尓亦當見
于廣記不應宋世驟出并今所傳純陽集俱僞作無
疑也唐人最喜述仙怪而鍾呂之事一不傳者其至宋始著可見
香奩集沈存中尤延之並以和凝作疑少日爲此詩
後貴盛故嫁名韓渥又不欲自沒故于他文中見之
今其詞與韓不類蓋或然也方氏律髓以渥同時吳
融有此題爲証不知此正疑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
託之温韋諸子而托之渥葉少蘊以爲韓熙載則姓

與事皆近之總之僞五代耳葉以不當見唐志爲疑此不然唐志如羅隱杜荀莊劉昭禹輩皆五代人也
詩話僞者尤衆魏文詩格而述沈約李嶠詩評而引
昌齡皆不足辯今惟樂天聖俞二金針傳盡假託也
詩解若歐蘇杜注等尤僞前人詳覈不復贅陳云
僞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
僞書出於宋後而文彩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迫之
文子眞而時有僞者鶡冠僞而時有眞者以二書全
僞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奥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僞書多恠字者亢倉元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恠

字而弗害其爲古書僞書多傳文者洞極子華三墳
黄石而列禦寇多傳文而弗害其爲古書惟其非僞
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惟其僞則愈近愈遠愈合愈
離王長公云僞書多援少倍多拘少鐵
元經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即以宋
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黄東發以文子出徐
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
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
所作三墳序其詞質淺陋與書合故覈僞書者覈所
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浩子一言世得論衡將益爲中

郎之秘獨柰何今人勿亦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僞
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僞姍束晳乎列子過江
始傳世以爲張湛僞乎惟其是而已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
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
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
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贋
籍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
凡經之僞易爲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僞雜傳記爲盛

瓌詭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衆于別編詳之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藏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眞錯以僞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眞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眞僞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眞僞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僞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託也其書非僞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卽以僞乎非戰國後也

餘亡足辯矣（黃石鶡冠燕丹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竄僞其辨具三子作也）

宋黃長睿辯閣帖僞者幾半于眞余讀秦漢諸古書覈其僞幾十七焉世之論書者或以長睿爲刻而不能不服其精余爲此辯後世得無以罪長睿者罪余也然余率本前人遺議稍加詳密間折其衷耳且夫人之始撰也慮其書弗傳也而託焉託而傳矣而其名竟沒有不悔其始之託焉者乎余會萃諸家暴而顯之託者固以亡沒其實所託者亦以亡受其疑皆未爲不厚幸也至有舛而弗經謬而亡徵而偃然籍是行其詭于天下後世則余之喋詎得已哉（右余讀諸子辯）

三墳補逸引

筆藪戊部（凡二卷）

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敘書删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固可疑已況乎隋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麤文無蹐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丘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郢而說之凡以強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僞詎什伯而千萬矣夫析

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于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僞者奚不可也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槪于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甲申夏五識

筆叢戊部

安定胡應麟著

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其事之合巳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愼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

之議其時即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恢益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叡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謡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怪齊壤也錄之以資閎洽亡寧愈于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爲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爲好奇也

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經傳大異者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

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晳校勘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

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束晳傳句讀上下最易混淆緣事多不存故讀者難辨今詳考點定之杜預文多見左傳后）據右束晳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晳傳所稱益干啓啓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啓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遡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

襄王卒下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爲明徵又郭璞山海經註云顓頊生伯鯀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脗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況晉書出唐人乎哉

以晉書所謂汲冢篇目考之今存者周易二篇也易繇二篇也紀年十三篇也逸周書十篇也穆天子傳五篇也盛姬葬錄一篇也師春之目通考尚存瑣語之文類書間載餘不復覩蓋傳者什七亡者什三今師春瑣語并亡矣盛姬事附穆天子傳六卷中

公孫段鄭大夫子產同時殺于伯有之黨者也其論易常在孔子先國語三篇言楚晉恐非左氏國語也於紀年見諸國之史不特檮杌春秋即此亦見國語不獨丘明矣師春一卷謂純集左傳卜筮事其時卜筮盛行焉知非素有此書左氏取以爲傳耶生封一篇蓋封禪書也大曆二篇蓋陰陽家也餘不可考矣

汲冢三書注皆極闊略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天子郭璞並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玄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疏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箋解并裒其語之逸于

本書而存于他籍者及瑣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以上通論三書）

楊用脩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脩以冢爲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于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束析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子安釐相去

世次甚遠而紀年載周愼靚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愼靚王薨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脩遂並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洎本書明甚反不詳考甚可笑也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爲襄王襄王止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或以隱稱王止六年爲誤亦非也竹書所紀世代年數多與史記相左不獨哀靚爲然

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楚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于晉獨詳其文與春秋絕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于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況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始末俟博雅君子定焉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而紀年書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夫趙盾書弑董狐筆也今書穿果晉史乎曰此所以爲晉也董狐一時之筆盾知其不可奪也姑釋之以示有容夫趙氏世爲上卿終列晉國若武若鞅無恤輩能令厥祖終被斯名而靦然人面大惡之後乎孫盛直書晉事曾不崇朝而晉之史氏能世執董狐之筆哉故吾于其易盾以穿而決其晉國之史無惑也至厲公之弑則幷沒其事直以卒書又有甚于靈者其爲晉國之史益彰彰矣他國則第仍董狐之舊故多同史書晉弑而仲尼從之蓋他國于趙已亡所忌而趙氏子孫亦弗能改其本國而已晉弑其君州蒲疑亦晉史之舊竹書改之

竹書于王之崩也書陟于君之弑也書賊于師之敗也書逋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于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仝時爲孟氏所稱晉乘無惑也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舛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攙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于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後人贋作必穿鑿傅合務訓古經若是枘鑿矣

紀年所載二事雖甚不根然亦當時因桐宮羑里之說好事剿而入之而劉知幾據爲實有至反以孔孟不足憑則大愚矣他如啓殺益事本文所無杜預當

竹書始出覩記最眞但言伊尹季歷而不及啓益居
然可證晉書唐人雜輯野史以成晳傳不知何據恭
六朝舛謬之譚傳之汲冢也季歷事沈約以爲囚諸
質塞功高不賞或有之第非殺耳自餘往往實錄如
伯翳之爲伯益西伯之爲武王趙穿之弒靈公皆足
以滌千載之訛補諸志之闕今稍列十數則于左以
見大都考亭楚辭辯證云史記燕人語禹崩益行天子事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啓殺益蓋史記本國策妄說而考亭以殺益爲竹書亦不考也

唐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周書王會渠搜以䶂犬
穆天子傳王乘八駿至于巨搜氏之國是也

二十九年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僬僥見山海經益
亦祖此韓詩外傳以長僅三尺竹書無此說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此在鯀先益共工績用弗
成故改而用鯀足以見當時治水之難鯀用于六
十一年而黜于六十九年至七十五年始用禹中
閒遂擇訪求越六載始得其人吁其易哉

虞九年西王母來朝　沈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環玉
玦　西王母已見于此不始周穆也以余考之蓋
亦外國之君若上文渠蒐僬僥及下息愼玄都類
耳穆天子傳所交外國之君甚衆不止一西王母
山海經但言蓬髮虎齒有尾如陸吾泰逢之屬余
別有辯山海經但言有人曰西王母似非如後世所謂女仙者自東方朔謂西王母爲東王公妻後世遂成祖之不若汲冢之言尚或可信云

虞二十五年息愼氏貢弓矢　周稱肅愼氏之矢息
肅音相近古字多通豈其苗裔耶

一十九年命子義鈞封于商　注謂封于商故稱商
鈞則丹朱亦以封于丹故非放也堯五十八年放子朱于丹水或河封之

夏后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年王師伐有扈大
戰于甘六年伯益薨祠之　益封費蓋舜禹之世

非啓始封也史記以大費爲伯翳名其誤由此正
猶虞夏紀重華文命爲舜禹名耳伯翳伯益非二
人據此明甚余別有辨孟子云益避禹之子于箕
山之陰覲費侯就國之文足證子與氏所云未必
實事也竹書紀大臣之祠者惟伊尹周公此稱啓
之祠益則亦以王禮事之矣而束晳傳謂竹書言
益干啓位啓殺之何謬戾一至是耶有扈之征即
係費侯就國之下或當時諸侯之不逞者假禪受
以爲名書但言大戰路史以爲不勝拔逸周書史
記篇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則滅于啓也後世

以啓殺益亦本天問之詞因竹書有伊尹事遂以附之千秋之下實余爲雪此誣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昆吾始見此其後滅于湯而至周復爲楚沈約云已姓樊名當仲康時后羿擅國昆吾必有王室之勳故錫之爲伯然是時亂矦統六師而后相被弑亦不聞昆吾之戮力也

后相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論語奡盪舟卽此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爲陸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夏世子少康生少康自仍奔虞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於夏

按少康靡鬲經營恢復之迹不可考矣據左氏能布其德以兆其謀則決匪用譎行險之謂也紀年明書伯靡帥二斟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皆聲罪致討正之師而沈注牽合離騷以澆淫于嫂而艾襲之誤斷女岐之首乃因田獵俾以犬噬澆夫澆旣父子竊國必所居擬于王者豈得潛身下里自同細人且旣女岐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捐生一犬耶此其說皆一無足信幸竹書明證在焉據以破之可也而顧引此以釋竹書胡其戾耶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矦名也世率以馮夷爲水神賴此折之余別有辨　少康十六年商矦冥治河十三年商矦冥死于河後世遂以水神爲玄冥有本竹書而附會其說也

十二年殷矦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矦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注殷

矦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殷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按此則河伯爲當時諸矦觀注文益明或以爲治河之官亦近之然治河之官不得有師旅假人或以諸矦治其事而封之爲河伯也然則馮夷非諸矦之名何哉　山海經附會曰王亥有易事極可笑非竹書有此文後世莫能覺其僞也

二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之亡事見周書史記篇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淩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然亦殷之先世非成湯也孔氏不注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　十日並出不見堯時而見此并稱射九日落以此事附會也叅羿篡於夏相之世此適夏事故耳

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　孟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葢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惟義所在耳非定以爲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尹歸于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囚湯次年釋之自後商連歲征伐以迄於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夏之理哉葢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

待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輔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不憚煩哉且桀於末年即能逢已殺之矣何難於殺尹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於傾宮飾瑶臺居之按此則妹喜桀所棄也然與史記不同存以備考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商史見竹書者僅此葢賢人也

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　即益之後見史記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十六年商滅溫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年商師征昆吾按有洛見逸周書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載史記篇末孟子稱湯十一征沈約以爲九征考竹書湯所征國有洛也荆也溫也昆吾也韋也顧也夏邑也三朡也并葛爲九余疑下文陑亦國名然亦不及十一之數或以昆吾韋顧桓文爲五伯今考竹書昆吾大彭豕韋之先皆勤

勞王室列于五伯似有可言至后嗣咸以跋扈不恭爲湯武丁所滅雖一時貪固然與厥先異矣韋顧二邦僅見此疑與昆吾皆輔桀爲虐者豈桓文比哉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南巢　書升自陑注者但云出其不意陑矣然其誤實由升之一字葢古文簡奥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戾若斯也竹書但云自陑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商湯二十年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桀失天下
二十年始卒湯遇之猶若此也而謂武王有黃鉞
之事哉
祖乙元年王即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　彭伯
韋伯即大彭豕韋也錫命爲伯當在此時沈謂夏
衰昆吾豕韋相繼爲伯考夏帝癸元年但言豕韋
氏復國而已非伯于夏也孔穎達引賈逵云武丁滅豕韋以劉累代之大彭劉累豢龍于夏后之世豕韋由此廢復興
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於周
按此則二子歸周信矣使果有扣馬之事竹書胡
弗及耶余別有辨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他書云辛甲七十五諫
而奔周夫紂之愎也其能容甲之驟諫如此哉葢
戰國之文大槩如此以其語奇附錄于此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太史終古奔商而夏
亡內史向摯奔周而商滅史氏所係其重若此
四十八年夷羊見　周書云夷羊在牧正與此同史
記麋鹿誤矣揚用修引鹿臺作證陳晦伯歷舉羣
說以破之第亦未及此也
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
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按此文戡黎之西伯
爲武王而非文王可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
諸儒先不決之論皆瓦釋氷消無容一喙矣余謂
竹書大有功于聖門者此也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
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
所稱武王以黃鉞斬紂之文皆妄也夫太甲殺尹
文丁殺歷書有明文即竹書之訛不足以惑後人
而謚西伯之伐黎紀武王之克紂有功史學詎淺
淺哉坶野葢即牧野音近也

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十二年王
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徐戎侵洛造父御王入
于宗周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
母來朝賓于昭宮按此文則穆王北征犬戎而徐
戎侵洛造父御王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
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西王母來朝亦穆天子傳
所未載
十四年作虎牢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三
事俱見穆天子傳五卷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
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

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六
卷盛姬葬錄云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
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注云鹽鹽池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二事俱見逸周書凡出穆天子逸周書者皆出注但不引夫春秋史記人所共知者則不引可也一書不引而引雜騷諸書何哉
厲王七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　見逸周
書芮良夫解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

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
歸其國遂大雨　此竹書與史記大不同處今無
文字可憑難以臆斷但竹書始末明甚而史記以
二相協理爲共和則文義誠似未通且前史絕無
斯例羅泌路史辨頗得之讀者詳焉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六字奇甚[illegible]
桓王元年壬戌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
叔軫追之至于家谷　此類與春秋書法正同足
徵春秋之文多爲史舊不必盡聖裁也公子萬十
四字與孟子子濯孺子文頗大類下條復有此十

四字則重出矣
匡王六年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
臀于周立之　書盾使穿則弒君之事盾不知猶
爲戎首屠岸賈之言當矣[illegible]
定王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
而蘇　此文與史記同考之他子書謂縊也若身
首殊何能蘇耶然諸小說所載往往有臨陣首爲
敵人所得身能乘騎以歸者又有被法斬首而項
中能進湯粥者宇宙之大信亾弗有第不可爲常
也

烈王元年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沈約注云邯
鄲趙地名非也凡竹書稱邯鄲即趙也如顯王六
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
十六年邯鄲敗我師于桂陵皆謂趙也此蓋魏緩
奔趙引趙師作亂耳不然邯鄲趙都豈緩所據哉
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鄰丘　注云自此韓改稱鄭鱗
按竹書周安王元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此後
烈王元年書晉桓公邑哀侯于鄭蓋韓始定都于
鄭而是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六年書韓共侯
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又書趙成侯偃韓懿侯

若伐我葵七年書魏大夫王錯出奔韓葢自韓滅
鄭取其邑爲都國尚稱韓至是而改稱鄭亦猶趙
改稱邯鄲也是後書公子景賈伐鄭三年書王會鄭
釐侯于巫沙七年書秦師伐鄭次于懷九年書鄭取屯
留長子十年書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十二年書鄭釐
侯來朝十一年書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十四年書東
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十五年書穰疵師師
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十六年書秦胡蘇伐
鄭二十年書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三十三年書楚吾得
師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三十五年書王會鄭威侯于巫

沙三十八年皆韓也至慎靚王十六年竹書末簡復書
王與齊王會于韓豈至是復改稱韓與惟顯王十六年書王
以韓無諸侯師罷於襄陵二十四年書魏敗韓馬陵二事仍稱韓不可曉或傳錄之誤
元王四年於越滅吳　按竹書不紀吳事而越始見
此自是後記越之世次特詳殆無一遺漏者雖魏
其本國不如是之密也因類識于左以補史記吳
越等書之缺
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按吳越春秋文
頗與此合然非齊之瑯琊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同
者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千十年於越子不壽
見殺是爲盲姑次勾朱立　威烈王十一年於越
滅滕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子翳立　二十三
年於越遷于吳　二十六年七月於越太子諸咎
弒其君翳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枝
錯爲君　烈王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
無余是曰莽安　顯王三年於越寺區第思弒其
莽安次無顓立　十二年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菼
蠋卯次無疆立　三十四年於越子無疆伐楚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
以上竹書越世次最爲詳明葢自勾踐至無疆凡
十世自滅吳之後滅滕滅郯十一年於越子勾朱滅郯以郯子鴣歸
最後無疆伐楚而滅于楚威王自後臣服于楚不
復見竹書
史記索隱注引紀年載於越子勾朱三十四年滅
滕三十五年滅郯與今紀年殊不合疑索隱唐人
所纂或當見竹書舊本然其他年月率同不可臆
斷又索隱注謂紀年止載越子無顓卒后十年楚
伐徐州無敗越殺無疆之文然今本甚明當是小

司馬誤也

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尚　按秦封鞅于商號商君尚恐商字之誤考史記並無封尚之文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按烈王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袤敗胡蘇于酸水蓋即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第前策云秦將胡蘇而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為正

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貉服

趙武靈命國人胡服蓋即此事貉胡地所產當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實始周末云

三墳補逸下　筆叢戊部

安定胡應麟著

穆天子傳紀年瑣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瑣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古文束皙校定以今文寫之即諸書並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互見已備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瑣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舉汲冢冠之而師春亦題汲冢蓋俱可互稱世率未精其故而諸書名紛拏舛午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綿綿皆相似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瑣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謂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謂為周書愈失實矣

揚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束皙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者蓋此書即漢秘文

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尤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皙傳璅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紀盛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即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皙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則不言篇別周書十卷復何疑哉漢藝文志史記百三十篇即今百三十卷是篇與卷別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竟于卷也

衛恒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爲證尚微以句讀爲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爲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皙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

劉大謨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篇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此序亦頗盡周書得失因節錄之

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擬入之冠于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爲乖謬近于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太子晉篇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誥誓相侔閒小弗純或出後人參雜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爲穆王按周書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公史記二篇見第九卷此書在武王先當是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則武王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戶韻

克殷解史記全錄所稱武王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蓋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服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

答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子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註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訛註者亦失考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詭誕蓋以孟氏所取武成不過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爲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卽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則滅國五十之說也其過于孟氏僅半然未嘗曰盡滅固庶幾近之矣所謂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

三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囿之畜武王狩獵以祀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獲麋鹿數千詎云多耶至俘馘億萬有餘則戰國張大之辭不必辨也

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註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今所存尚書者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者尚多至仲尼之世蓋寥寥無幾矣

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王會怪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孔氏無註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鼈封考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蓋卽此物也

祭公解稱祭文公病穆王訪之作此書按紀年祭文公薨王二十一年薨書當于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記章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于殷者（太史公書名先見于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乘間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爲亂國之所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卽狙詐之謂凡戰國先秦稱賢人君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愼靚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義渠氏翟章帥

梁救皮氏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氏或卽古皮氏國名國亡而以爲郡邑第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氏戎夫于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不載可以補史氏之缺文困學紀聞

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獨鹿卽涿鹿也

揚用修跋汲冢史記解云穆王命使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玆特表出之

又論無極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吉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與當表出之然則無極之云不始周子矣

洪景盧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愼爲稷愼濊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說王長公周書論敘之第以爲商寶王億有百萬爲王會篇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

云尹士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元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末年謂成王時尚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詞氣絕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王于善曁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爲此書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書詞所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爲王之患

其惟國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爾執政小子惟以貪
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胥怨手
足靡措正指榮夷公輩至曠禍譌災未知王之所定
等語隱然若預知流彘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
王用榮夷公而監謗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
不知所謂矣

玉琯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國子
書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夭爲此說
以神之其文雜以俳諧金氏以爲淺陋不馴然詞氣

類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
說展轉傅合而浮丘廣成實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
語記晉諫靈王壅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興之
績詎數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風乎公
反侵地而師曠以篪止之果爾瞽人亦可誅哉

殷祝解孔晁註謂不然其說誠迂然亦有所本竹書
紀桀放後二十年乃死于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
故君禮之也其讓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遽自卽天位
哉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
注夷羊怪物也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獬羊
商羊之類史記訛爲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
事實之殊自可笑竹書甚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疏
略甚矣陳晦伯正楊據發鹿臺之財等語以闢用修
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
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周書上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
行游第六卷獨敘王葬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
製不類爲疑及讀束晳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
自爲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
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
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穆王覩周制之衰則
詢祭祖求讜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黃
竹之詩以䘏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心其樂善豈
闇恒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
非如秦漢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
崑崙涉縣圃皆以極其游覽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
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之屬采仙藥以冀長生也

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時術流方士張大其說文士又從和之遂以穆王爲厲階戎首而不知穆天子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經怪誕之文百亡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于篇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食馬牛羊穄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帶赤烏之人獻好女于天子天子列爲嬖人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陽木之上天子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于鵛韓氏鵛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牛羊穄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貝

帶無鳧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銈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觀此文前後敘西王母事與赤烏諸人無大異余嘗疑爲異域君長也

離騷南華竝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以竹書所謂河伯當之于是馮夷易曰冰夷博物志又以人首魚身擬之遂益誕漫亡稽據竹書河伯自爲諸侯而馮夷爲諸侯姓名余別有辨而傳載河宗柏夭尤詳蓋穆王登舂山觀昆侖玄圃皆柏夭爲之前導又乘穆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果人首魚身穆王將畏避不暇而能與之同載極西土而後返耶傳稱柏夭爲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爲諸侯以職河任者于離騷南華之河伯迥不侔也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馮當如字山海經作冰夷蓋以馮作憑音也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胸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爲同而弗以爲異試循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

子傳云天子[illegible]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西華解嘲

儻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俟閬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列子周穆王篇化人外全節此傳之文推言西王母坐升少廣此後世長生之說所本與）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鶴雞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蛩蛩距虛走百里（餘後說摩亮序缺文不載）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怪迥不相倫卽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鵹比翼之鳥亦絕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

天子之犬走百里食虎豹㬌純但注云勦力猛壯余考周書王會渠叟以𪘭犬𪘭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孔晁注渠叟西戎別名是時天子方西征至于柏夭之邦蓋卽此犬也

黑水之阿爰有埜麥爰有荅堇西漢之所謂木禾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葽右傳所紀草木或中國所有或中國所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木扶桑蟠桃仙樹之屬也（仙樹見酉陽雜俎）

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重䊞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瑤琅玕玲瓏㺿瓅玗琪傲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其名字瓌異然亦非所謂怪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蠲齋牲牷以禋昆侖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按傳紀昆侖珠澤如此初不言其高廣幾何止言黃帝之宮並無所謂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傳之而昆侖遂爲怪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昆侖不過衡岱屬耳何詭異之有哉

丁卯天子北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是惟天下之

高山也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所謂縣圃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青雕白鳥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爲銘迹于縣圃以詔來世按舂山之名後世不甚傳而玄圃神仙家所盛依託以爲數倍昆侖據此先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秦漢所謂上林胡苑所記鳥獸雖衆皆人世所常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舂山山海經作鍾山見景純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敘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陽紆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昆侖之丘皆並河以行而河伯柏天爲之前導至于昆侖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也又自舂山以西至赤烏氏自羣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雖中有東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歷名山絶境雖非西方也北第載曠原之野飛鳥解羽而東南絶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遊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時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

筮止藪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讀而兩與隱士井公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圃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藐丘纍書羽林雅事脩然可想三代前風流窩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于秦皇漢武而盧放尚平顧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寶退録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騄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絶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爲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爲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于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名義同字異者驊騮作䮿騮赤驥作赤蘢白義作白俄蓋亦注者因上一字會意解之非本識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又服䮿騮而左

騄耳右驂赤蘢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爲御卣卣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叅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云云按此文則八駿或駕二車不專爲天子乘而其日行千里蓋亦有時而然非每日必行千里也（李商隱詩八駿日行三萬里乃詩人形容之語不足證也）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與烏通）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

詞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
與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
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
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
笙鼓簧（下二句同）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爲檃括故不甚
類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山阿平無險明
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以爲藏書之
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圖經云穆王藏異書于大
酉小酉二山而本傳不載豈即此地與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于髡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
白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巳升于羣玉之
山天子乃載玉萬隻注隻玉爲㲉見左氏傳則玉亦
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稽首再
拜送天子至于鄘人第他書少用此字（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叔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以其
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錄姬盛柏之子也從
王東征于澤中得寒疾死乃殯于穀丘之廟以伊扈
爲喪宗叔㛘爲喪主大陳哭葬之禮葢後世所未有
也盛姬以殤卒又妃妾之屬而穆王爲之極哀盡恭

原缺

愼覩王惟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三良
餘可槩已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
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
也襄王即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
十車古器一二他服玩珍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
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于冢中則襄王竹
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
誠未易者廼世率詈之弗道故余爲一言於篇末云
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
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
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
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
冢視未燒詩書伯厚謂漢儒欲發冢以求詩書其陋
至此余謂使漢之人主能用此言發二冢以求遺經
而改葬之俾先王典籍日揭于煨燼之後奚而弗可
當時二冢必存無恙故以爲言亦可見先秦之世有
以書爲殉者至晉而襄冢竹書竟出惜當時不能用
云

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于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于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橫（大武武稱之屬）誇誕（世俘王會之屬）而成此書漢秇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軼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于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當係汲冢固失考李燾以此書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知此書出于漢世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庶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亦可不係汲冢亦可而謂非出于汲冢則好奇之

過矣（王厚伯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斷去原文始有此言）

按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秇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目共七十篇宋人謂缺其一不知并後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則汲冢所出當為漢世所存無疑矣

筆叢補逸下

二酉綴遺引

筆叢巳部 凡三卷

周穆王藏異書于大酉山小酉山此二酉之義所由昉也儒家者流求其地而實之故荊州記有小酉之穴焉道家者流侈其地而名之故洞天志有大酉之文焉而總之皆亾當也夫穆天子駕八駿驂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閬風縣圃屬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梁湘東之聚書而二酉徵于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酉冠於編自余不佞之構山房而二酉顏于室夫以方丈之室數乘之書而竊比乎崑崙閬風縣圃之藏即余之

亡當弗尤甚哉夫蛙之埳井也而海亂之褌也而九州其海九州則非所以為海九州則是也況宇宙之大非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方丈之室而當乎崑崙閬風縣圃也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也因以續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并著其說為胡應麟識

二酉綴遺上

筆叢巳部

安定胡應麟著

世率以二酉爲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廻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荊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于此學因留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説正據二書第洞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荊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

蓋楚中或別有兹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傳之且地與武陵接壤故又傳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剏撰其名而傳於小酉云耳太平御覽止錄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僞瞭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于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托之談若闕風縣圃之屬豈荊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説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不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攷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卽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

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温庭筠女庭筠著干膜子序謂語怪說資猶干膜悅口與雜俎義

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篇末肉攫部皆鳥獸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居者羶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皐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皐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皐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又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

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專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咒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置髻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益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

草折十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持少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說郛字句多脫落者因攷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錄之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攷通攷有姚氏殘語六卷然非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皋之義頗為明了惟支諾皋不知何義攷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皋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所謂支諾皋者續攷陶九成說郛所採酉陽續俎乃有支諾皋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諸皋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分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皋耳支動支植者雜俎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為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皋之義益明矣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

謂支甲支癸者即支諾皋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皋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廷國詩聞子由病臥績溪云瀰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掇蒲之中江

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相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盧已確據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于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遍攷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氏其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矣攷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

絕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古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僞者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註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啓夢賓于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爲上三嬪于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足辯哉（經雖怪誕而足証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問后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按竹書紀年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因微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皆以亡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衝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莖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

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豈亦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帝王之女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益因堯典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儀占月之譌後世嫦娥之說所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皇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

詖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于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爲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兇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眞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悉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泰甚世幷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卽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

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卽自犁剝而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

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絶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惟一者附會審矣而其說亦僻可喜錄之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采集衆小說

爲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宿師儒卽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顚舛世代參魚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尠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闕嘲誚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胡淛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謹調徧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遜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林已多佚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深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挍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絶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劒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

擊之募壯士入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遜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歌婢曰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廣記無賴類有宋之遜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有之蓋宋人采廣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爲此事也古今文人以力聞者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秭歸危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友遂同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合瘞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事亦載太平廣記冢墓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

於此知宇宙之大亡所不有也又吳陸東美夫婦合塟冢上生梓樹二身同根相抱為一有雙鴻常宿其上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陸夫婦生時步不相離人謂之比肩人死葬因封其墓曰比肩墓

廣記又載令文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傳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傳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逾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

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為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姮言載前代力人事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

外畢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專言之可以盡槩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餘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爾然皆不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作詧艮翁詩終南人父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艮翁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人題艮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飛升之說也周密林外之說又見一外載宋梁水詩話說竊此詩夫以一詩而紀錄參

丢四見載籍他可勝道哉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扈言所載元人鄧弼舞劍隋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罕知因錄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

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徃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葢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吴道子舞劍擲身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旻為將又開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此時哥舒李日月瑳廣小陵並稱萬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一事奇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嫗年可六十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衛李胄曹廣問其何官廣具答之嫗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嫗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詧為妻詧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詧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相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因偽丈夫衣冠投名為詧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吾代詧職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

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嫗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歷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最職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扺掌學之王至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尤為怪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冼氏唐李氏羣盜者東漢呂母稱將軍徵側徵貳反交阯宋李全妻楊妙真五代賊帥

白項鶴僞男子有軍功者吾木蘭唐張玖宴醜而力而德者梁鴻婦孟氏美而力而節者符登后毛氏右諸人漫憶其煒燁餘未易更僕陳然總之未必皆勇力即勇力未必絶人也惟劇談録一婦人異甚而太平廣記勇力類不收因録之即此知唐人小説中奇事廣記固有不盡收者非以刋落大槩遺亾耳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賫文牒往州郡㝛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淩侮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

人季弘取騾鞭罥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壻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自是大家惛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太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掐一畫每指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楨山崩聞所謂何折婦郎此莫敢予曰文盡冊事差足亟之）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書鄭太傅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説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五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奮有之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繫髻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絶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聞君名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

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考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過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遣取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一説稱五牛壓死五）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番番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番兵伐之及逼勃律

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番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右事載酉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攷玄宗紀林甫傳天寶年間並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

爲吐番所招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番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不捷玄宗特勅仙芝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過娑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度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日懼不欲前仙芝留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並無屠城及冰雪等事蓋以傳有術士韓履冰及娑勒川娑夷河遂詭以爲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絶與山海經所載夏啓王亥相類大可咲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談無從攷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

之頗賴以全此事攷誤已辯之併附錄爲咲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嘗得二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于廣記中錄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滿軼殊多因併錄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刻之

二酉綴遺上　筆叢巳部

二酉綴遺中

筆叢己部

安定胡應麟著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即莊生寓言夷堅郎列耳二書固極詼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束晳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國策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沖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國者凡瑣異之事彙爲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于後世小說家云

今瑣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于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考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並諸書所無蓋皆瑣語中事也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楊用修又引瑣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誣蓋亦嘗得之類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尚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誑于賓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衆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

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于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駭然洎好奇剿掇文士俳謔槩舉芟之或不致後來之誚云（此書卷帙繁重尚未成稿其辯駁大都略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卷）旌異記

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一卷靈異
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一卷博異
志三卷括異志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搜異
記一卷賢異錄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
槩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
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
不行廼其事太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亾實存
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亾余屏居丘壑
却掃杜門無舁臣野處之寘以遺餘日輒命頴生以
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

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
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虱之權昔蘇
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
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
人所撰余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
出博物記而內言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
爲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
俟再考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
者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

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
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諜可謂絕奇然他書罕謂之縊
非斬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
乘騎以歸問其衆云有首無首孰佳衆泣曰有首佳
帥云汝不知無首亦佳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
首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秦諜之甦不足異矣然五
行記一事尤怪并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
舁其體歸每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
中飽既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

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且
備凶具如其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
于庭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
崔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
懼遜避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
女十餘排大門入綃紅翹翠艷冶絕世列坐月下崔
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
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爾麁率厲聲曰
此處有地界無歘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

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即可領來一餉間崔生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于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即雜俎事夷堅掇之耳王長公嘲方景武上者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崔曙事觀此二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係儒也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攷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云此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驗之遂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啟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為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纂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攷

晁氏說今刻此書于谷神子下註此三字蓋本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穎上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譏于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迺知刻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託者尚未得之當續攷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為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

錄且昌齡適集中絕少與之漁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開言大駭後會貯貽長勘發冢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爲蕭入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歎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刻俯身窺之見十數人

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遶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罍諸人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中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郛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酉陽雜俎支諾皐一事云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于路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還馬嵬訪親求

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爲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即日賃衣貰酒爲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牢如揵乃壞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

面藍色衛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野僉載一事正同惟以爲周大足時泰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病入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劈爲兩懸堂之東壁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心而入内於病者之腹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連呼遞鋪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

持公文死道傍蓋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刳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儁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傳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爲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盧賓客復掇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一咲

諾臯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砍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已驚走乙就視妻半身在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脅有縫如脂膩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客掇酉陽以欺鉉耳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抄錄之誤今說郛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于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異聞又載周某入樂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謬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

所記又不全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亾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家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云

張睢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二萬人君子

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虱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撫青襍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氷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

節今日迺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癥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辨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蚿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辨汲井得人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家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則井中真有人矣井中遇人事甚夥獨此事亦務原說牴合總之不若景陽宮井爲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跉踔之說訛爲后夔好事者撰爲仲尼之語以闢之而好辨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証之皆夢中說夢也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辨更據此以實之然非廣讀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亭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

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博異作羅幃空度九秋霜當以雜俎爲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革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言者近閱兩山墨談

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爲疑此極大可咲世間叢祠井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況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爲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欺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誕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

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則痴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妬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株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而不幸際敬通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叢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讀夷堅志妬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于左方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欲丁寧數四昭憂之尚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温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佔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爲然即異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爲正獄致刑今之戕虐婢媵

俾弗聊生者苟逭陽誅陰譴寧可免也且一龍之妬生既甘心其妾垂死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妬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妬忌者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向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益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干寶

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諜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福長公佐撰筆記一事絕類太丘所記豈亦誕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冢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

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繇傳注中因錄此

二酉綴遺下

筆叢己部

安定胡應麟著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覩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苛此作讀洪景盧隨筆亦以為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

良常西麓源澄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轗轗雕甍盤礎鏤檀竦棨碧瓦鱗差瑶堦肪截閣凝瑞霧樓横祥霓驂虞巡徼昌明捧閣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飆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

仙翁鵠立道師氷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藥競奏流鈴閒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鍊與古奇語甚多洪景盧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季孟玄卿其指可觀至所引陳幻霞事誤隨筆已明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璅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

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下小上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為二者攷冊府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為一而所紀稍不同又子產夢游事別見

楊用修云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僇之人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僇于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今節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饒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下山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瓈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上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奧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絡纓繫作裾間璫挹子以詞去談笑聞餘香元祐人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

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即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蚊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陵尾句與今集中小異

夷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幕偷廻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放却針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

稼條金蛾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窻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濟水潏潏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櫻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撻落江天月又咏筆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縛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

似椽隐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湧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遍蒐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

四言如玉盌金釭愿倍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卯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尖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此詩二首其一已見

四言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翱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出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毎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岩旬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敘疇昔勿以棄疵賤全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

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降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凄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至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

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絶又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絶如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墮小花鈿如今空有孤兒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䆫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未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咲倩傷人認繡裘湘中老人

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乘春却下來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絶溪隴茫茫野花發白去來來人不如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三句如楊柳梟梟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又凉風起今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絶可諷咏又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眞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絶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獨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曆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見情史精怪類妓詩云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䆫泣唯有春來雙燕鶵猶傷朱簾玉鈎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袂眞胡越燕坼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衡縹緲香水絲彈月夜清凉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

雲高處是　天青漢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俱女仙詩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披山色翠微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闊闊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廉纖梅子黃曉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何處問祗餘古木記宮華宮華孟蜀姬名又太平廣記

鬼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
渾忘却空將荷葉盍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淼漫
湖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
看又西陽雜俎鬼詩流水涓涓芹吐牙織烏西飛客
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詩話總龜
鬼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敎布施
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
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吐杜鵑又
江上挖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
上遥指挖杆笑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于作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
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别幾時逢
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
頗婉約可觀然樹萱是宋人僞作恐不足憑也又王
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鳥篆牌連江張鼎
幔擇士垄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
到悽恨不勝懷此首亦頗脫唐而韻用鹿盧格又桃
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大蘇無雲方瑩然九秋
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illegible]淸光射玉川瑤臺
休惜醉今夕正綿綿靈源[illegible]云高秋渾似水
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淸廣寒遊冶路
桂子落無聲此地無弦彈棲烏莫浪驚咏二詩格調
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盆翻白帝城
雨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爲鬼物所憑作金山
詩二聯云濤頭風滚雪山脚石蟠虬亦佳錢仲文湘
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靑是掏起名在第
六今以爲解首非也見王伯厚困學紀聞七言律聯如鶯聲不
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
照宮中詩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感倍增落日

牛羊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
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
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見漢宮名詩話總龜蓋五代人作也
許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淸坐中惟見許飛
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靈
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
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
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酉陽雜俎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
淸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彫零今古

詩話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詩人玉屑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咏裙百疊漪漪水織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霞起二作俱奇警也見詩話總龜

飛梁壓水紅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煙草嘆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煙障是吾廬任滿地

筆叢卷三十　十

蒼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虹橋詞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頌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訛也高宗知外閩人者以叶韻得之人稱長公蒼梧李竹所畫亦類此

草木子記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甚喜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此意非范不能知然是鬼境非鬼詩是僧詩非僧境

樹萱錄宋王銍性之撰蓋幻設怪語以供抵掌取忘憂之義而鄭樵列於種樹家大為可咲其載元撰夢中遇李長吉白樂天等共賦詩至老杜一律僅四句宋人詩話以為非杜不能具所謂夢中說夢者景盧辨為秦少游詩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無聊人西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稗官載止此全首見秦集中

士修類稾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牕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牕雨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顧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韻者或郎氏誤

筆叢卷三十　十一

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歌未闋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牕童子燒松火遲我鸞輿下玉霄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即續曰著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為解大紳云

齊東埜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

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搜箕者大驚知爲淵聖降也

野語又云衆士人爲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初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錄之又見詩雨霽空堦曉無心殘夕照井梧花落畫欄一半在銀牀舊宮闕簫鼓高樓當月宮秋花寒食夜深閉翠微中二句楊川參承錄之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馬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共家神仙至云庾溪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絕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詩言之可以盡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餘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同乃爾然皆不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作磐艮翁詩終南人父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艮翁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爲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人題艮翁作誤以爲仙故又訛爲藍喬而又有飛升之說也周密林外之說又因刻本飛升緊承兩而說爲此詩夫以一詩而紀錄參差四見載籍倘可盡爲信哉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氷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吞吐入斑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摇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没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宮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瑀瑤宫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

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喬親
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並
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云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
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
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繰繭竹籬煙憑誰寄
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
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宰詩楊用修亦稱
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華陽博識引　　筆叢庚部　二十一卷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
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
聞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学于
周畢方弗集于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千將之氣弗
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籾工小學廣
獵虞初宇宙悉陳蟲魚偶合而流嶶襲耀步武昔人
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迺怪力亂神咸斥
弗語郎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
乎在耶以余所撥古今大學術槩有數端命世通儒
罕能備悉輒畧而言之覈名實刻浮夸黜奇袤擬闕
鉅掇遺逸抉隱幽權鄉方樹徵勸作博識其曰華陽
則取諸鄒氏譚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其
間云巳丑仲冬麟識

華陽博識

華陽博議上

筆叢戊部

安定胡應麟著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愼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類寔繁神異洞冥拾遺雜俎之屬率假托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厲階浸淫大洞竺乾諸部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

撰也道多麗經事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于精史難于覈子難于洽集難于該四者之中各爲門戸古今鴻鉅罕得二三大都上資天授下極人功纖毫弗備尚厲望洋咫尺未躋猶爲止簣此其難也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別爰有衆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逕尤廣昔人專一往往終身間遇兼長要非世出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于易者有博于書者有博于詩者有博于禮者有博于春秋者有博于爾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于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于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于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于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于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于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于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宋世博于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諳咸自名家有博于正史者有博于雜史者有博于古史者有博于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于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于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于古史者也蔣義蕭晃王珪李燾諸人博于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于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于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司馬貞彪劉氏父子向歆弟兄攽敞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于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者荀況楊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俅

諸人墨之博者也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龍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氾勝賈勰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箕神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厚之辯皆博于子者與集則有博于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楊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

目下十行胷羅萬卷旁蒐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遡淵源蕭統之銓擇篩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顛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秘館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奇小逾百軸其皆博于集者與

經之纖賾而難明者莫大于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于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博于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于義楚王德明休文才老博于音懷瓘永叔景伯明誠博于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于考嗣眞處禮彥遠九成博于評絲之楊許顧陸毆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逵六書米黃罔會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稽康束晳又自名家郎小學一端門逕千數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緐賾而難悉者莫大于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于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秇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暅博于星曆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于方輿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于氏族張説蔣乂楊侃李燾博于職官蔡邕徐堅荀勖陳

暘博于禮樂杜預牛弘高頻賈儀博于刑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于錢賦劉向王儉任昉郴詧博于秇文總之又有博于古者博于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前朝張説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于衆説衆説之中又有博于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于怪虞初瑰語博于妖令昇元亮博于神之推成式博于鬼受信茂先博于物湘東魯望博于名義慶孝標博于言莪得務觀博于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于衆説者也總之歷談隱迹巨細兼

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閒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斑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于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于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于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于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于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于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于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于事歐虞祝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艱考究之功馬鄭為大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郎陸澄王摛並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衆說子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于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于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于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于宋文盛于辭備壹于道矣左氏或云非尚記然左傳氏語之宏富春秋傳學之士當爲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腁為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緐不可億擧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恒以儒術寡要少功郎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于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淳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修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后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張氳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喦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摶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方平漢時李康顯于唐世

釋之博于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愍求那跋摩齊僧岩梁寶志傅翕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懺曇摩懺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琬玄禕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晉窺基流志玄覺智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顗法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廷壽道成慧遠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諸方外士但採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傳名者輿從諸蹟道經論義玄學雖或有經解乃釋教不列詩詞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休劉向王襃嚴遵襄楷魏何晏王弼徐邈任嘏晉羊祜鍾會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張憑謝安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懽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顏真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筌羅隱沈汾劉商王轂宋歐陽脩王安石邵忠恕張君房蘇轍王雱曾慥彭曉樂史劉淳呂惠卿葉夢得林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諸人多據史傳及著述行世者下做此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蘩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

李遵勗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备稅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恒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而彌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為孝廉詞賦為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為儒宗自是隋世之遺爾時繼起若三秦二蓋

彬彬足數中高嗣運尚闡祝郭諸人此後頗寥寥也唐語林云大曆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通經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筭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漢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等尚多以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迥別前代矣賈僕射耽也杜太保佑也

隋劉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于內史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于心天文律數窮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歎異其能也三代以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有若是乎而且泛瀾群籍綜覈九流撰造典墳脩明法律自古經術子史學問文章筴能合一炫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目數耳聽口誦五事同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考之炫史學絕少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術勝然亦豈易得哉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筭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劉姓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閉戶十年宇宙奇事也二人同應隋召同得罪事尤可笑焯先卒炫以餓終惜哉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錄其尤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劉寔宋劉瓛劉璡劉湛齊劉虬梁劉顯劉遜劉峻劉杳劉歊劉訏劉孺劉祥劉昭劉繪劉臻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晝劉蘭劉懋隋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劉仁軌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古宋劉載劉琦劉易劉敞劉攽劉恕劉羲仲劉弇劉清之元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羣從七十餘人亦古今絕與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

察魏則崔浩高允齊則邢邵魏收周則庾信王褒隋則劉炫蕭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駢陳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衆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邃二周弘正弘讓二張纘綰諸劉孝綽孝威諸賀瑒琛肩摩轂接兢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獨盛于梁以武帝究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

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四公進曰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軫冲襟臣督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體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推之頗有德色督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督公與敏談論至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冊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機權乘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歸然敏詞氣沮於督不自得與疾北歸未達而卒按敏之學業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深信要不爲盡誣也南北史而梁書是不詳敏事何也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楊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華咸負書簏之稱與作者幾絕響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劭魏收

周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鍇宋劉敞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柰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穎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嘗遣詣陳思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

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尉宰酒炙交至
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
謂之天人按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
謂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錄之（史稱植經籍未嘗去手世以敏捷類以爲不讀書者故余特辯焉）
學問在賦中最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
以其餘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
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
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于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

于曉歲詩爲學困也束皙劉晝作賦並見譏稅士蹭
蹬詞塲是又稟賦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于陸澄沈約任昉梁
之博者也而恒吝于劉杳此專門之説也至茂先得
竹簡以問廣微世南談姓譜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
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以言張不如束李可並虞豈
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爲左
丞坐不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内外詳覈褚彥回
檢宋與以來類例甚衆竟以膚見護闇白衣領秩峻

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爲雨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
劉于往事有所未詳而陸于近典憒憒甚矣博古通
今儒名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竇攸（延鼎）晁叔彭度元遜侯囊
賈逵神雀張華海鳧沈括天祿雖載記咸當而簡籍
具在按圖即事往往足徵多識人不能譜讀不能詳
耳第非洞徹心胸安得逢源左右三冬萬卷且不可
誣至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緒烹未必盡屬
見聞要當得諸編類若夫敬宗姦徒贊寧詭釋間操
一得曷足他長叚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亦難

信也
曹沖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
鍾靡關學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斑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漬體二事
絶類四妖語同或有一詭非必皆實余謂狸既博識
龜亦靈明張葛愛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
惜哉漫書發讀者一咲（括地志載陳倉人獵得獸似彘過二童子名之曰媼亦名二童曰陳寶與此頗同）
楊脩黄絹李彪金鍾雖擅冠一時而義非玄恥至賈
淵之辨墟墓束晳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唯但憑考

質而已惟鄭欽悅推繹銘記異哉淵思虞測一至是乎考之當時任昉沈約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眞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墜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録示史官姚訾幷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篋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頗採其吉要者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揮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中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奚使然也從吏已久蕪替不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義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得者此也按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并著焉

酉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

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竒衣幓緋經市出城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褁糧衣皁行尋之一如賈言脥大冢而滅遂壘石摽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偕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録云賈相公耽退歸私第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内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計尼兇未之有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返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藉毁裂百步巳上落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其述耽曰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燒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飲黄龍洛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絶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韋執誼不合罷畧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于此又一小說載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山川土俗所至十年所得備盡因撰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妙者輯轉如斯豈皆紿人矣哉

華陽博識上終　筆叢庚部

華林博議下　筆叢庚部

安定胡應麟著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于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奥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盖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古人之學有中絶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絶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學蒐羅遴選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鄭以員半千爲八朝大孫負唐人其父慕伍員之忠遂易此姓見本傳中凡譜系之學昉于漢衍于晉盛于齊極于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

部端臨通考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絶此門閞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也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楊杜韓諸子然餙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也至瓌偉絶特不羣之士則代各

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肯屑茲途者迺唐之韻學韓獨爲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歐穌雖不以學顯然歐于詩穌于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韓韻學見吳棫韻補）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傅昭劉顯俱稱學府）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暉遠號五經庫谷那律號九經庫）有稱厨者（王儉稱陸澄書厨陳濟號兩湖書厨）有稱簏者（李善又傅迪）有稱笥者（許懋號經史笥任昉號五經笥）有稱篋者（柳璨號柳篋子）有稱神者（鄭康成號經神）有稱師者（曹曾弟子稱曾曰曹師為立祠）有稱聖者（劉臻精漢書稱漢聖）有稱癖者（杜預）有稱淫者（皇甫謐劉峻俱號書淫）有稱痴者（竇威）有稱志者（虞世南呼李守為人物志）有稱譜者（李守又號肉譜）有稱秘書者（虞世南行秘書）有稱總龜者（殷踐猷號五總龜）有稱海者（何休號學海）有稱苑者（任末號經苑）有稱倉者（曹曾號書倉三事俱見拾遺記）有稱樓者（李侯號李書樓）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絶亡論即賢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咸百倍于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儁字而終身没没草木共年毋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駑劣世事慵然獨癖嗜青緗逾于飲食凡史

傳叙稱有同余好輙欣然領會踴躍于衷偶閲唐宋諸類書采摭前規湣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韲而録之衰病耗忘目睫之譏自分不免異時同好尚或有當余衷哉（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不釋卷事百餘止錄稍異者餘既季隨月等不具錄）

絶韋（仲尼讀書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滅漆（又漆書三滅亦仲尼讀書）割席（管寧絶華歆事）下帷（董仲舒崔祖思鄭鮮之朱世宗李密司馬光）穿榻（魏收讀書坐一木榻積久榻版中穿）結繩（李充讀何書後係緬繩千每一過作一結計數萬餘遍）然糠（顧歡）屑豆（朱倉八糧）擁絮（江華）墜冠（朱穆讀書墜冠）負圖（董蒲又李充亦號負圖先生）擔笈（高允劉重）閉戶（劉焯包炫諸葛穎各十年嶂二十年餘馬弘景燃思康裴行綸張亥魯恭劉晝阜嘯）孫敬杜門（陸値諸首顗）懸梁（孫敬）鑿壁（匡衡）寄廡（劉峻少貧寄人廡下讀書）居

樓張建章所居有書樓掘坎孫明復掘土坎為室讀書其中墮坑劉峻讀書失墜坑阱
掌錄董鸞錄書于掌上仲玄掌錄見御覽掌鈔蘇秦張儀同學見異書以掌題之見御覽
舌畊黃安讀書畫地成池又賈逵事見拾遺記舌學求謁鈔書于掌以舌舐之業為蜀張右學
等身賈黃中少聰悟父取書與身等令讀之號日等身書刺股蘇秦折股實深讀書墜馬
損目王錫讀書致損右目荷鋤孔安國常休張經兒寬崔芷引杖虎突入犬自擊又退
南穢鑄研桑維翰鑄鐵研據鞍梵深讀書據鞍不輟亡羊王行牧羊下符乘牛
李密牧牛張倚棄豕承宮聽經棄豕不覺驅驢李因篤驢負書却鹿友休聚螢
車胤伐薪倪共伐若供書拾薪承宮拾薪聽經負薪劉貞素采薪劉仁軌又萬集
燃薪范任又畢萇爨薪究進選薪代燭賣薪朱買臣乞薪邵環乞蘇邢書仙譜
截蒲路溫舒以代簡折蒲王育折蒲寫書發瓜鄭竹心熱以瓜殼之種瓜步騭

拾葉董遵拾寫書編柳孫敬編柳寫經蔭樹疑敦坐林蔭樹讀書斷虀范仲淹
流粟朱買臣見御覽漂麥高鳳專失稻鳳懽不覺失有絕糧讀書王歆了絕糧輟
燎麻劉書荻歐陽修竊肉人下蔬肉明月精不復覺忘羹劉知
節燭家為箭讀書減油為虎裁約自親罷燈仁純藏火火出灰中
續鈔異書袁峻竊讀官書楊收獄中受書崔琰陌上傭
書崔琦市肆閱書王充徐驪野地錄書負販挾書董遇採招
誦書寇禎借讀人書任孝恭劉昭張方平焯留讀人書鄭樵遇人必留讀書
臥用警枕司馬光臥不畜枕李鉉凝塵滿席馬遵落燼數
升呂思禮為人傭書闞澤崔亮劉芳為人傭作崔延伯為人都
養孔安國為人廝役陳寔為人僕隸孫子為人僮奴庾翩見傳

誤入人家劉臻術遂良不交人事薛瑞崔林不問家產崔玄伯譙周
不啟家書敖瑗不觀伎樂狄聽不通權貴阮孝緒拒王晏不見不窺
天子華愛不對吏人狄仁傑日進三卷宋太宗夜盡十卷沈約
東觀讀書黃香秘閣觀書張緬李邕十年不歸胡瑗七年忘返
梁羊子門庭著紙左思戶牖置筆王充廁上閱詞錢惟演廁上
索文歐陽修寒暑不輟劉宣徐璞蔣晝夜不倦鍾會范沈峻李華楚
江總庾仲容溫子昇幽榻不御虞世南寢食不思民茂劉恕君皇甫謐
吊不行褚佘徵辟不就目不窺園董仲舒三一云十年恒
五年何休十七年手不釋卷馬泉素呂思證于宐不釋卷劉昺魯
軍旅不釋卷劉寔王起趙逸崔元翰耄耋不釋卷馬光童稚不釋卷袁緯亂離不釋卷皇甫謐表

病不釋卷餘不盡書
讀巵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
者并疏左方中國多不每士然或由神解或以備不專問學至偶中亦有之巵言大略
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晉平公夢魯展禽知爰居
海鳥避風漢傳毅知西域金人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
焦尾琴柯亭竹嵇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華虞
東晳知曲水二了各證據文東事見續古耳張華知鮀化雉知洛
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太平御覽樂譜下郭璞知驢鼠大知水牛灰色
見署紀傳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瘤骨作刀柄見御覽
梁武帝知海濱巨瓢趙昭儀所化見飛燕別集劉杳知張仲師長尺

（寸二）知饕餮王杰公知虵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同鹽知天竺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蠶絲（並見杰公事四公記）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圖（見廣記異人類）隋程殿知藍田玉人（漢文帝所造見太平御覽中）唐李百藥知瑯琊稽（徐陵文語）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東之知影娥池（上官儀詩）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寬裘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精（玉泉直形）青城王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中山石銘賈耽知虱瘕知火尼知藏粟（見酉陽雜俎及廣記）江陵書生知息壤（太平廣記）建中時道者知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其形如規髮服之長生）又春秋陳章知胡充折齒（齊桓公問折齒方圓三尺陳章對曰此秦胡充齒也）

知鳴鵠嗉中人（齊桓公得鳴鵠殺之嗉中有人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名李子敖見博物志）公孫僑知浮游（共工之子化爲朱熊）晏嬰知盤庚（大長九尺下小上銳）知伊尹（大上小下赤色而髯三神俱夢中所見出汲冢瑣語今載御覽并陳章二事並見御覽形體門）內史過知莘縣神（丹朱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郯子知鳥官蔡墨知豢龍氏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並見國語左傳）又知太子晉年（汲冢周書）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御覽）賈逵知神雀（漢書本傳）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僞鼎（冊府元龜）終軍知鼮鼠（元龜）魏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本傳）王粲知漢時玉珮遺製（元龜）吳諸葛恪知桑熟老龜（傳注）六朝雷煥知枯木鵶妖知豐城劍氣（續齊諧記）劉杳知嵇字偏旁知姓譜血脈（並見南史本傳）劉顯知獅子何色（南史本傳）樂藹知積油爲灰（元龜）王僧孺知古人以石爲針（南史本傳）潘京知武陵郡名（見元龜）范雲知白烏所由至（齊高帝事見元龜）裴子野知滑國（見南史本傳）續咸知有新氏衡石（元龜）崔賾知羊腸坂（隋書本傳）魏收知人曰徐之才知鈴精（並見北史本傳）杰公知六女國（梁四公記）唐許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元龜）周焦君知古岳瀆經（廣記）元行沖知樂器名阮咸（孔氏六帖）楊收知姑洗角（出盧氏上）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王勃文帝車南指遇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張燕公不識以問一行一行知其上句下句遂知者段成式云）劉禹錫知巨額老奉

詩（杜甫義鶻行張老事見石勒傳）張率更知玉磬（唐書音樂志）房叔道知湖目（第子也此事本六朝乾人附馬陽朱組）陳倉童子知弗述（秦時事也以上二事皆在）段成式知菩薩光（近日有光事在）五代陳陶知狼星直曰（於江南晨起）陳崇實知鼉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蘇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黃魯直知喚起催歸（二鳥名）劉貢父知黃耳劉克知人日陰（詩自元日至人日）又知烏

鬼竄謁也說郛蜀經筆談云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見玉壺清話太宗問也其
李公麟知玉璽文見宣和書譜汲宋史李傳沈存中知棊局數用其
五十二萬字而書局之數胡旦知束帛見詩話總龜黃常明知孟勞寶刀也王
介甫詩用之丁公言知唐酒價眞宗問唐酒價以杜詩對時稱敏捷後
見詩話總龜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數之今蜀酒之多
募由吾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又蜀酒固不得好價新
豐也
又仲尼知玉羊見孔氏雜略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
精為玉羊此不得之井中在不土之際其身下長尺十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墳羊事異
元萬頃知離合詩見唐書本傳郭待封披閱作離合詩示李勣勣怒為解之
朱子奢知燒尾事新羊入群為群羊所觸火燒其尾乃定故士人登進遷除設宴謂之

燒尾貞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子奢以此事對一云虎尾變爲人雖尾不變所以燒之乃見封氏聞見志
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得鹿張果云此漢武上林鹿也驗之果然見神仙通鑑張鼠知海蝦蟇齒見廣中方圖二尺
伊祁玄解
知龍虎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西域進方圖二玉舉朝莫能名憲宗以
問玄解玄解云一龍玉一虎玉也詢諸貢者果云圖上得之者慎人所效人始信玄解云
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本傳劉恕知五代別將行船本傳
王介甫客知虹玉圖腰語見孔氏雜略虹玉圖腰唐人常家語也王介甫作詩用虹
玉圖腰語介甫大喜問之客曰不知何字不用虹字手荀未偶缺一段前作對一時
尤延之知河魨原起楊廷秀好九延之食河魨揚問河魨原起何典尤曰見本
之傳治呼之爲吉斯云見說郛所鈔田季筆衡中蚍及劉淵材名之楊愉驗二處然始人服尤

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見談叢云李大異爲廣西帥嘗謂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云
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客莫對王仲行
後漢書彪傳說彼夜犹吏傳鉄音鈇之並引可承
李公稱善中最服其該洽云云刻說海此事非也
葉眞知玉押筆出齊東野語湯思退知生人婦出處事本三國志見談郛
又六朝王筠知霓字音五代張策知偽鼎事見合璧事類中徐
鉉知象膽宋寶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元耶
律楚材知角端俱見史及諸傳說及說郛所載宋人引書悉不知西耳知其之
古文奇字之難辯有甚于事物者別而錄之于后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稽
康識抱犢山神書束晳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

簡古文劉顯識古文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
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
韓愈識詸鮫雷文李協識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
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盎篆文人張敞識美陽鼎文高佑識玉印文
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共識十字斯郭璞束
晳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鐘文景純本傳張
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即束晳所識若已見前言任昉不識尚書
古文王僧虔識鄭欽姚譽不識中山石銘鮑照徐爰識寶
生不識青州墓銘劉寶鏡識已見前古王僧虔不識玉鏡竹簡
古文丁淹識之王起不識蔡邕一字段成式不識鹿鉦古

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扶竦猶稍秉見筆談至秦漢子書詞泰
山封禪文字禹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談也
埜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
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鵰鶵也文王厚賞之與類傳曰
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鵰鶵衆莫識惟東朔識之
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
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
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頷備五色而多
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也
余歷考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庖言之缺近讀此復

遺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畢鸞疑即畢方事字之誤也
蕺書又引細素襍記云永叔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
撑犂枝鼻屬文徒自慚于骯髒沈元用啟請撑犂而
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撑犂事竟
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子讀匈奴傳不
識撑犂事案傷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撑犂天
子也言匈奴稱撑犂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
寤然則不識撑犂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
按此書吳人王楙著當是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
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說郛亦不見引此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
惟好讀書無他事以榮念今公少即鞅掌王家雖復
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
憲輩徵事咸屈于澄遂服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
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齊亦稱好學聞澄
語便當了然顧驗而信即此知儉徒豪舉爲名高耳
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諸
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
鼓事尚栽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
溫岐卿即庭筠也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
科處之爲令孤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
岐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
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爲此也
詩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
時何據按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溫對如前
非問跳脫也宋人譌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
亦非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王楙云玉跳脫出眞誥當作華陽第二篇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
受策聊試故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士

載字德基年十二見沛國劉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辨對按顯十十事尚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私習者衆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互策則廣開闢于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于劉而沈逵不及豈事實哉又六朝張緬受策百事得九十四第失六事問呼百六公又韋纂仕齊為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即受策劉顯頗敏罔以絕人異稟第以職任稱而不聞學問著故知業廢於半途者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目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畧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窘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槩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間然

南唐徐鍇與兄鉉徵猶事至七十餘古今猶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夥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徵栗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猶事不過十餘二書之鉉與其間胡不舉鍇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乃究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于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蔡甸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咲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按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蔡甸二字則大誣也即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絕無注者不下

十數況窮三教書學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僞撰之書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遍窺四部夙究三藏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强記則博聞博聞必强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强記而不辯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于載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為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也其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誚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訶子瞻再讀漢書原父詒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煊赫而短于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原父亦以文名宋此據出人論之）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

非強記者即此可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答讀某書子瞻輙問曰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憮然罔指不知子瞻所問即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即不如此觀洪景盧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舉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木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爲法耶按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睨歐蘇王氏間而製作不甚傳況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罕見識剡）

兩山墨談謂洪景盧深服蘇子瞻以老卒一言不檢冊子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不舛戾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曰肆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爲究心問學者要

亦焉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于金石頗覘一斑蘇赤壁二賦清空瀟洒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爲事束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琢作守歐公荊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

載又今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
始有意廣讀異書晁文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
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
言少年讀書時嘗部簿蔭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
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貢為學也據右宋人
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王蘇氏等而
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木謂小說可廢
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邯鄲飲酒隸僻事不勝者輒飲之
坐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世推

強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
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貢父亦失之不考也詳二酉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揚歷
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
障自為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
之其間叙畫水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
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
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
謬以屏為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疎
陋至此按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
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
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
崇坫康圭士虞禮僎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為之皆可
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
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
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
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
塞門相連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
以反坫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

持論多覈然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蕃露甚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
如辯果蠃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為
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
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
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
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
見麟謂不誣世人好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沈博
洽自信故勇於議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為不讀
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驁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妄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據可謂漢庭吏筆然此據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皆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指唐本亦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官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按邵璞類藁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秘之有楊用脩亦頗用此機如衛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與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知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得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脩當無復遺恨余間讀之疏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彭年導駕或果有典故不可知聊及此一事知尤亡說盡憑也

穎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盧隨筆指摘凡數十處大槩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費袞梁溪漫志一則云東坡和猶師放魚詩兄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枚人欺子美或云枚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枚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二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牴牾必他有證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消議也第坡亦應自注以免人疑

于伯厚困學紀聞博黍爲鶖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蕞暉注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能改齋漫錄考

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于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兒于詭花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爲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考訂可不審哉高似孫有緯畧[illegible]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曾慥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乾德錢事有林[illegible]語以爲盧多遜與他傳記與[illegible]異當考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冝于黄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情然者之爲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旣淪胥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按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不

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証據人主不曉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與宋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備對尚以鄉日所對未詳爲恨可謂不負所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華亦繁茂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以上俱紀聞語近王長公與余書云祠場尺寸地迷陽胃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胃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爲杖也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眞珠船此意非眞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又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

尨松乃名菲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訶崔融耶然菲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清異録析尨松字爲一尢木公可笑）

楊用脩挽林伐山云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按用脩錚証一事必令阿平絕倒而此以天祿爲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按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

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脩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蝦蟆並言即爲蝦蟆與辟邪並言即爲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莓苔乃黃庶咏假山詩以天祿辟邪譬怪石耳豈丘墓謂哉（詩載韻語陽秋乃宋人絕句耳）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簿前脩力求弗合各申已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避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

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莊嶽委譚引　筆叢辛部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亡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塗說其言之尤邇者邇邪稗厖磔至道之猗奚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瑣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齮齕天人括据古始閭閻耳目或且未遑謭謬雲仍淫詖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淆余竊慨之嵗屢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刻剔誣僞泝遡本眞彙爲一編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諸齊東之野云爾已丑陽月朔日識

莊嶽委譚上　筆叢辛部

安定胡應麟著

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主癘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辯十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廼王母之使非眞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又云拒巫之山一曰龜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烏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母使者集仙旣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

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妗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噱云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爲

不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
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葉
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
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欲因長公
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
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爲一編蓋余母
志云（今大士像作善財其旁亦無謂華嚴載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但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嚴靚麗
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

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
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
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
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若塑像塐
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
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
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
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
堪笑馬郎來納敗淸冷露濕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瓔

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幾多菩薩債據此
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
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
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
士像或已譌爲女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
宋世元僧謭陋無識遂以爲妙莊王女可一笑也
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
相者俗遂真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

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
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
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
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容無一示
見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識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
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
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
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
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蹋之曰咄咄可起妻即

警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却自
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輿遂踰出又王球在獄
至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
題名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
皆斷脫又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
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
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
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興寧中沙門法
義得病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
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

衆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
是乎又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
折爲三此類甚衆竟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
矣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壽張眩惑紀載
寔繁即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
河伯爲水神也乃余讀于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
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夫洛與河
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
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鬭矣胡用之爲神參寥
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汲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
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冕昭昭矣穆天
子傳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
返則當時柏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
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
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
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
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段氏所引河伯
姓名與衆異議十餘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

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
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
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按前所引山海經河
伯蓋律書也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
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
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
陽何仙姑又純陽弟子貪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
代畫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奕棋等圖淺証不根者甚
衆獨無開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

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其著葉法善以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嵒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呂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子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為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字間有相同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辯近偶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張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吏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為宋人檢宋史惟曹佾為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率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即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唐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下條按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世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真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絕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雖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遍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偽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廷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裘冠紺衣或虬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為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歷歷可讀終自論其書謂學能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虬髯蓬鬢雙髻跣足者與

今所傳正同蓋宋時羽士假托鍾離權以邳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卽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考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毋供識者談噱然宣和書畫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修嘗駁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之句世人遂贋作此名大可笑也

傳奇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棄雲水不歸杳絕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之問其伎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送於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朵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鐙接響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

花開數朵花色一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此甥或因此詩而託爲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託爲外甥耳文公此潮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便賦長安牡丹故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飮食無溺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筴析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淮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貢巢事甚悉因曰黄大聰師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有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强記絕一代其博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㨂爲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爲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

秦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硯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爲唐人然他無可㧞恐好事者爲之齊東埜語亦載何及第仙事當在度僖間豈河嬰子宋世自稱唐人耶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卽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髽衣紗幘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梓潼出處謂文昌尚近之祈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携此圖

遂懸于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蕊跪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按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頗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緣相傳今又以梓潼化書傳文昌耳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詰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譌而爲梓潼又再譌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于蜀又有與花蕊納涼詞世但知李重光昶文雅殊不減也唐末名畫皆入蜀故應屢見于圖

世又謂張星之神爲張仙按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曰姓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不絕倒竈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麽眞君遂改封爲眞君向張魏公用兵禱于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

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眞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托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事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有之今二神香火遍海內不止蜀中矣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聞考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于宋世然宣和畫譜大曆中名畫周昉有三

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五代左禮朱
繇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實始漢末唐宋而盛至
于今極矣張道陵教法凡祈禱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着山上一地下一水中詳載漢書
今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圍棊象戲握槊而
已彈棊樗蒱打馬打𩏶采選葉子等俱不傳今圍棊
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
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按程氏演繁露
云今棊方十九道合枰爲棊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
注韋昭博奕論枯棊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
橫各十七道合八百二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

十枚則漢棊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棊局自然成紋
十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棊有十九條乎路之句則
唐製同應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棊局稍異間爲之
耳又胡宿詩又有三百枯棊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
不足據也
今奕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
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墻中以口奕始
云以東五南九置子次東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
其說雖極詭誕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
鄧艾開西蜀圖奕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谷

園九局圖又鳳池圖一卷尚載諸譜中
神仙雖長生天地迥絕凡民至於伎倆秖能未必盡
超人世余歷考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及書畫要自
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擬之當行作者終自不同止
如奕棊自王質爛柯之後薛用弱又撰王積薪事以
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棊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
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碧幼慕清虛年十六
辭父入名山遇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坐大磐
石上對棊碧爲侍者覩先生棊皆不工因教其形勢
諸先生曰汝亦曉棊可坐因與叟對奕亦不敵於是

有老先生開戶出召碧對之其棊少劣於碧因笑謂
曰欲習何藝乎碧言願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
後碧布卦言事若神據此則仙家之棊反受教於人
世正與王積薪事相反二書皆唐人撰總之俱不足
信然仙家者流蕩意乎心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數
疲神則此說或反近之聞余言者當失笑云老先生者云即晉郗鑒也
又廣記載唐待詔滑能棊品最高偶遇一人求與奕
遂爲敵手其人垂別謂滑曰吾天人帝命取公棊耳
滑尋卒然則天人之奕固亦不加國手矣并識博笑

今戲具圍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爲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揚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玄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廻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

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憔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按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廻則頗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按司馬溫公七國棊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續考通志周武象經止一卷王褒何妥各有注則云二十卷者又丹鉛錄之誤也）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晁無咎廣象棋圖局十九路子九十八今溫公七國譜傳見諸鮮知因錄其序云

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棊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棊三十二爲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棊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强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强弱

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爲之則涿鹿之縱橫猶目前矣右序載文端臨文獻通考譜錄琴棋類據此則宋時象棊縱橫皆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橫九路與宋時頗不合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爲與今正同則唐宋固無異而　國朝或未盡同也

今之雙陸卽古握槊也事始以爲陳思王製而無明証晉世稍稍有爲此者六朝唐宋相沿洪遵譜尚行世其製正與今同而唐製不可考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氏譜雙不載因戲錄之雖其說詭誕不必論也東都陶化里空宅張秀才者居之夜深欲枕乃見道

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剨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長行子三十骰子一雙按此製正與今同但今雙陸始列必入行而唐

六行稍異然洪譜有三梁雙陸毋半三梁正得六梁唐製或同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六梁言恐未然凡握槊終乃六梁無先列六梁者國朝某侯家多姬妾嘗與賓客對局命姬妾三十衣緋綠代長行蓋眞有之

今投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同或笑投子既方安得無六面者是不知外國投子有四面而無么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面者古五木皆投子類也但今投子么四皆緋宣室志張其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第四爲緋耳么不爾也

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鈒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并四枚鈒一面則唐投子將近方寸矣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弈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爾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投當如工字從扌者以玉從骰者以骨皆後之變也

五木之戲盛行六朝幼嘗讀劉毅等傳遲不知爲何物長閱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之演繁露証

據精詳可謂毫髮無憾矣其文多不載獨謂投子即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時恐未然蓋握槊晉世已行五木非握槊所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嘗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默巽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爲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吊忘寢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彊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

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鍔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花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按右李肇所言則唐之長行正與今雙六合而李以爲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譜雙合而爲一尚似未妥總之三者亦小在同異之間非必相懸絕也至史補所言博徒囊家乞頭通宵破產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共然矣廼唐人長行之戲至盛於圍棊則理之不可喻者彈棊第間漢晉間據此知唐人亦能之邵子厚彈棊說今載圖棊譜中非也

卮言謂前導爲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考唐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多載尚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答曰某非能知未來但某在冥中亦爲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吉凶耳蓋冥中考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其人多死或預言之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按世長唐名臣而此事絕可供笑因志之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皂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韝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導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爲伍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爲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皂隸亦有所本皁人蓋古司牧者隷則輿隷本不並言考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今

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

呼新婦按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爲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婦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嫂子已見六朝稱班傳又事初有嫂子輩）

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考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尚不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鬟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考定之

莊嶽委譚下

筆叢辛部

安定胡應麟著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湎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詞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並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刻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于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爲唐薄其流而下則詞盛而爲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于枕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爲三歎而致惜也（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行然扶衰反正之責在歐而亦屬意斯道故他無議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末極相類陳隋二主固譽衛之政乃南唐孟蜀二後主于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昇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世並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實然余謂太白

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窮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温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孰耳原二詞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詞宋末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僞題太白以冠斯編耶楊用脩詞品又有清平樂詞二闋尤淺俚俱贋作也

唐妓女歌曲酒樓优忽與今俗頗符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可笑適五十始作詩籍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又令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爲閭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天鄭臚纂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倡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即他悉誣妄可見往嘗讀薛記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退溺爲千載詞場雪冤不覺浮三太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温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即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即草堂稱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諢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鉶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

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

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槩謾識于後好事雅流或亡識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官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粧束因可槩見而後世所謂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即後世副淨也（見輟耕錄）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

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觀安節樂府雜錄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雜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荊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

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也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蓋丑即副淨外即副末也）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外即副末丑即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即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荊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然秀朱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

嬌兒爲溫柔旦張奔兒爲風流旦蓋勝國雜劇妝旦多婦人爲之也（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妓人多爲之末泥孤裝未知數今何色當稽考之）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諧笑亦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按

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粧服節奏大略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爲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戶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贍縟遂爲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爲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聚同字面樂府雜錄）見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中末即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冲末蓋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即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拱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即引戲之稱俟考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綠社唱賺爲遏雲社耍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繪革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爲牛婿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

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索直入卽出牛氏居常翫好幞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其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其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敞後官至秘書職位恍忽類邕）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絏一也生止一女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横遭風流案誣蔑日爲里婦唾識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或謂中郎流離避亂愁苦一生沒有此誣致足樂耳）

秇苑巵言云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

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蔑賢者耶按巵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藂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藂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眞記乃鮮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

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弭之張生紅娘等亍鶯傳悉合獨鄭恒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絕再醮無所謂中表爭姻之說乃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閱唐雜說柳參軍傳

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于生生喜即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爲盜笞之數十既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早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按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恒之爭則斷出此事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所記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尚傳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即金人以其北調之祖故引之耶借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解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槩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搧

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謔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問其由衆對此玉筋也關曰是嗓耳何玉筋爲衆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蓋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嗓也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

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白有城南
鄉緋衣夢竇娥冤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恒問答語類
郵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
不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關下即鄭何元朗亟
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槩與關出入豈元人以
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元曲傳于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
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沉深逸宕
而字字本色眞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
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大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為各極其工然
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炬炳史書至
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即字里
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戲之末途非不朽之前箸也
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
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
不展一籌信天授有定也勝王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馬海粟盧疎齋姚牧菴輩皆文差及詞耳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
故并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
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為文士而高為詞人信
有幸不幸也元文士以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
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僅越而已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蔡道曲等篇雖
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
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
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于動
人與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
摸索之不幾于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

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溫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
彼不在此今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人口膾
炙是其驗也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今絕不省何狀元北戲自西廂外亦殊寥寥落矣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
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矱無古
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
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
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

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行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爲宋人勦入之云

琵琶記昆山有艮壁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按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

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婿見允歎曰得婿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以騙爲盜竊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腳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騙言蜀馬既已低小而又臨堦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于里閭閒教人習騙（以上俱繁露說）據此則騙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珙踰墻摟崔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謠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啓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騙字音義如此今率以爲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今琵琶戲中有用此字者後人改竄）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

詩語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疋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

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

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通鑑據吳書修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憒憒司馬據之尤爲疎也

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

之

楊用修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錄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爲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在見談苑醍醐余考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嘗過外兄見其得妾詢知同年某人女孤湊所嫁之蓋因此附會也楊本氏族錄謂爲正史亦非

用脩又云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聞見錄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麟考宋史呂實起寒素土室饐瓜當有之惟揚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為郎呂布美人妹不知傳粉白貌呂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牧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云是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覩百藥倮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秘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伎樂飾為此談又本紅拂而是侖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姝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

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尚傳第不知即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為陳姓且演為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即唐僧玄奘余辯見前續考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鏁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異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

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

彘門人密抽彘腸玫彘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謁爲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中已見遁齋閒覽亦出宋人 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止玄奘流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剪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使倆在厥體中要爲絕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縣詁韻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噱夷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

則瞿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縹緲工語絕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觀李詩律殊精詰宜成問宣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擅譽二書律之慚沮甚矣（崔南詩人孫蕡有朝雲集句亦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記乃宗吉自寓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人行則昌祺目擊事以據樂天商婦者也緣他多虛妄并二事實歷廢之李名德顯著坐是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者有秉燭清談等言之則點牙頰而撰人周禮曾著綱目發明楊用脩喜道之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同時曾子啓不能過既復閱瞿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裒談得李不入鄉賢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捹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秋香亭記乃其事兼桂孟平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時遊戲筆端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等

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冒輝黛色云恨從張敞毫端起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七脩類藁云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奩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詩云若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按瞿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絕類特加以俳謔又詩詞不工爲生平蛇足耳楊廉夫以文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崛強怪奇筆端寧當有此鄙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耶曲儒不辯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惧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

爲柳也（香奩是和魯公嫁名韓偓遂出其后即說尤誤楊自有續奩亦作）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倡供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餖飣之工惜不知其名姓并事之始末大槩是南度時人耳惟荆釵布裙自說鄭玉之非倡女屢求其出處俱疑似間偶閱說郛録撫青雜說一事乃知邢氏女先與單氏子議婚後邢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身樂籍爲楊玉而單氏子以蔭爲其州司戶因閒狎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爲幼所議妻遂告其父母娶之蓋誤邢字爲鄭耳布裙短衾即邢女告單子之言詳陶氏所錄中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潤爲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按孫棨北里志楚兒者素爲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鍛以挑鄭光業爲郭㲉箠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本名小潤）王團兒女少時聲譽籍籍崔垂休狎之題記於潤髀上爲同年其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爲三國志絕淺鄙可嗤也

楊用脩詞品云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辭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九只待金鷄消

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按此即水滸詞楊謂甕天或別有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憒憒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即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敘事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illegible]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

抑揚映帶回護詠歎之工與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為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為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槩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矣余因歎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譚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槩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莊嶽委談下

筆叢辛部

玉壺遐覽引

筆叢壬部　凡四卷

方丈之宮周加室焉一關如寶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顏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長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弓石羊生既從赤松子游歸憇壺中日咯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擯諸大道允矣卽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觳識自秦漢諸君概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顧寋裳濡足于瀛海間下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與淮南厭次以詭張之句漏勾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璚樓諸仙聖儀衛

章服一胡紛紛麗詭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于大道益之病癖潛脉昏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瓠其于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闚又惡能窺厥是非第集其言允侈者著于篇以當卧遊曰玉壺遐覽云壬辰冬仲芙蓉峯客題

玉壺遐覽一

筆叢壬部

安定胡應麟著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初禀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畧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預也所說之經

亦禀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眞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

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
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
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
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
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
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
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緜蕝以為
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受籙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
入于緜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
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緜

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
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
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
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
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
名之為醮又能登刀入火及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
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
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
焉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
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

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
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
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
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
有神仙之事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
先受道法及即位猶數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
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
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
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
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

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二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
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
神曰此書開闢以來不傳于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
之佐國扶命以化眾生最後太上復降賜以新科符
籙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
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
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
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
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
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

南方郊旁方二百丈正月十月之十五日竝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與高宗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論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右隋志敘道家源委廢

與備悉因節錄之所敘止于隋世其後復熾于唐之開元宋之宣和至金大定而全眞教出又一變矣

馬端臨經籍攷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是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

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亦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右馬端臨論道家本支得失最爲精當其唐以後術業之變足補隋志所未備因幷錄之南宋而後更采集諸說幷詳著其人于左方

青岩叢錄云今鍊養服食其術具在而全眞之教兼

而用之全眞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眞大道教有七祖康碑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閤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

按叢錄以全眞之教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度南後而皆始于呂嵒嵒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嵒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

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楠楠授白海瓊玉蟾授彭鶴林耜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嵒傳王重陽嚞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眞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眞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稽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于世近亦寥寥當　國初顯迹有鐵冠周顛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王司寇跋王重陽碑云重陽名嚞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爲今眞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陋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爲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懸記似志公顯迹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則北宗不重服食蓋專主煉養而南宗則兼主二家者也

符籙之說自寇謙之陶弘景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齋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庭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度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

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眞人尚世襲封爵云道陵世次詳見仙鑑中不備錄錄其入　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爲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季代稱先生若貞靜虛白葆眞虛靜之屬而玄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眞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沖和眞人之號傳至正常爲四十二代卽國初天師也六觀京師世領教事
高皇帝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遂易號稱大眞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

英宗易以金印
孝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蓋釋門所未有也隆慶間坐詐罷襲封今復舊
高皇帝之易天師號爲眞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習矣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眞仙經誥別出爲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鈌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復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

依詔舊目刊補洞眞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眞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爲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百二十卷

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太洞眞部八十一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眞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右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帙微異因并錄之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十二說層見疊出宏遠微眇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

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殊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泝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右說見文獻通考評二

家互相依襲得失之致尤矣因錄之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故並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戾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其亦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聞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

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三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三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右宋晁公武之論載馬端臨經籍考仙釋類末蓋後世神仙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于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

玉壺遐覽一　　筆叢壬部

玉壺遐覽二

筆叢壬部

安定胡應麟著

賓[redacted]餘編所錄古帝王賢聖沒爲明神及生而所自者假讀二典洎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輙以弁州遺意補錄于左謬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盤古氏元始天尊應世也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見真元鑑）一云老君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真仙通鑑）

祝融氏爲火帝居南岳（路史）五龍氏乘雲登仙（見荒史及水經）

大昊伏羲氏應聲大士化身也（見藏經及尼古）一云寶歷菩

薩下生世間是曰伏羲（造天地經）

女媧氏吉祥菩薩下生也（造天地經）伏羲女弟曰女媧一曰女希（路史）補天斷鰲（淮南）顓頊迹唐世（酉陽雜俎）

炎帝神農氏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酉陽雜俎）

黃帝有熊氏得道上昇爲太乙君（仙鑑）其神爲軒轅之宿（荒史）子玄囂爲北方水神次子昌意得道居弱水又禺彊亦居北方爲水神黃帝裔也（山海經）

帝堯陶唐氏長女娥皇爲湘君次女英爲湘夫人（楚詞）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衆說而備錄于後

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

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為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

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化胡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淨妙夫人胎為釋迦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

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玄妙篇云初生時名玄祿）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隣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還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為有徵出散

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為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攷老君母玄妙二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為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卮言所錄鬼神仙逸名姓未盡者補列下方浮屠氏可攷者別見

天翁姓張名堅一姓劉後為太山太守（雜俎）太乙君名臘天秩萬二千石河伯姓呂名夷一曰冰夷一曰馮遲一曰馮修一曰無夷竈神名壤子（俱見諸皐記已入卮言者不錄）

匠君名績字君平一字子孝又字公季（又有匠俗字子希井匠君）

大茅君名盈字叔申中茅君名固字季偉（與茂茅客字同）
小茅君名衷字思和衷一作震茅君祖名濛字初成
武夷君姓王名子騫一說云魏王名子騫未詳孰是
又曰彭祖氏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合爲武夷君一曰
道君第七弟子名屬仁治武夷山名控鶴仙人（並見仙鑑）
尹喜字公文蕭史行第三孝弟明王名弘康字伯中
洪崖先生即黃帝臣伶倫涓子名蜀梁一作濁梁方
回一作雷鬼谷子姓王名翊一名利一號玄微子東
方朔一姓金吳剛字質一作罡（並見名疑）赤將子輿姓蔣
曰蔣先生紫陽眞人姓周名義山姚盆子姓施名存

（即壺公見眞誥）羨門子一曰衍門司馬季主男名法育女名
濟華並仙淳于叔通一名斟字叔顯王子姓章名震
于吉一名室梓章神姓張名亞子灌口二郎姓李（見朱子語類末）
白鹿先生姓李名元洪崖子姓張名蘊字藏眞
蜀才姓范名長生李少君字雲翼臧孟本姓燕名濟
字仲微改姓名字成子帛舉字子高唐公昉一名房
李八百名脫（日行八百里又問其年曰八百歲故名八百仙鑑云不知其名此見廣記仙傳）
何紫霄字仙良一云姓鄧清平吉姓衛名平許劇字
道翔小名玉斧李含光本姓弘蘭公名期許眞君傑
許大改姓午復改姓于終南處士姓王名守一鍾離

權改名覺字寂道一字雲房號和谷子一曰號雲房
呂洞賓本名紹先洞賓弟子盧生名英（名疑）藥王姓韋
名古麒麟客姓王名璵韓湘字淸夫一字伯渚（作伯渚非）
李珏後改名寛張志和本名龜齡侯道華上昇太上
賜姓李名內芝混成子姓劉名玄和殷七七名文祥
又名道全（名疑作荃）羅公遠一名思遠默希子姓徐名靈
府廣成子生姓劉名元靖東瀛子姓杜名光庭（亦號廣成）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薩眞人名守堅海
蟾子姓劉名操字宗成徐神翁名守信重陽子姓王
名嚞本名中孚海瓊子姓白名玉蟾羅赤脚名宴

女仙姓名危言所未錄者及小有異同者
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回一
曰婉妗第三女曰碧霞元君本居西岳今爲泰山神
聖母第四女名林字容眞號南極夫人又紫玄夫人
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號雲林夫人第二十女名玉
清號紫薇夫人一云名青娥字愈意第二十三女名
瑾一云名瑾姬號雲華夫人（太平廣記有傳云居巫山今詩家所謂神女也）
王母小女名琬字羅敷號太眞夫人亦曰東岳夫人
上元夫人名阿環（見太平廣記漢武內傳皆王母書中名疑謂侍女名阿環恐有訛誤）
靈照夫人李氏老君之師中侯夫人王氏子喬之妹

嫦娥字純狐一曰鬱儀靈神蘇吉利妻王氏名搏煩
一曰竈君夫人姓王字卿忌女六人皆名蔡河伯夫
人亦曰姓馮名夷織女星侍兒姓梁名玉清太白上
公妻名女嫦陽翟夫人姓塗山卽啓母也少室山少
姨卽塗山妹姓同太玄仙女姓西靈名子都（見司馬季主傳）
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門無上元君九華安
妃上眞元君女也名鬱賓字靈簫南岳夫人姓魏名
華存字賢安號紫虛元君肝母姓許氏肝烈之母也
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右賓元姬姓趙名約羅
北寒玉女姓宋名聯娟東華玉女姓燕名景珠林云

玉女姓賈名屈庭飛玄玉女姓鮮名子華毛女名玉
姜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名道超一名道遠秦時隱
武夷山（危言止引前說蔡列仙傳所載隱華陰山者後說出仙鑑則所隱地生毛竹故名爲毛女）
女凡姓陳氏麻姑姓王氏卽方平之妹（見仙鑑與神仙傳王方平
降蔡經家所遇小異又宋寧宗勅封麻姑虛寂中應眞人是女仙亦有眞人之號也）東華玉妃
姓淳名文期（見仙鑑女眞張鎭子傳卽青童帝君妹也）劉仙姑名懿靖玄
天二女一名旋波一名提淡捉淡又名瑾光洛神宓
妃也一曰伏羲女太玄女姓顓頊名和智瓊神仙姓
成公萼綠華姓楊（氏名郁曰羅）明香元君李氏名眞多（郎入
百休）樊夫人劉綱之妻名雲翹妹爲裴航妻名雲英東

陵聖母姓杜（廣記仙鑑等但作杜氏）諶母許眞君師名嬰（一云嬰）
花姑姓王名靈微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名疑）武眞
人名元照（見武當志）清眞左夫人姓郭名雲益右夫人姓
楊名玉華許穆夫人陶成女名科斗馬鈺妻孫氏名
不二彭耜妻潘氏名蕊珠右雜見廣記御覽眞誥仙
鑑等國朝星陽子王氏名壽眞（以外尚有女仙名姓不可攷
者但不錄）
仙道姓名有特異者類此條
乞食公者五岳眞人馮延壽也見列仙傳宋來子下
胡浮先生姓施名存一號婉盆子卽壺公也見眞誥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一曰姓金氏（見名疑）
朔母田氏生朔三日母亡隣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
故姓名曰東方朔（太平廣記）
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眞人韓衆下迎賜姓李名內
芝睿爾則仙家亦賜姓若帝王之爲者奇事也
王梵志不知名字王德和者見林禽樹有癭大如斗
破之中得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梵天姓
王氏後改名見廣記（又羅公遠被殺后易姓名爲羅公遠本舊名姓而去者也）
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莫宜和帝以其道得林靈素之
半故易姓曰木本姓雍（仙鑑）

白玉蟾本姓葛除去草頭以謝天地父母除去勾曲
以謝兄弟妻子以中曰字加撇爲姓（江湖紀聞）
王害風王重陽蹤跡詭異若病風者人以名之（本傳）
呂純陽幻名（呂虛中 回道人 呂元圭 字谷客 無心昌 老缶 上官上 同客人）
漢武外傳女仙名有石公子范成君
仙鑑有稱號詭異而卒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不得
名者他非此類者不錄
倒景君　無常先生（並漢武傳）　無爲子（仙鑑黃帝傳中）　偓松子（名疑）
了然子（名疑）　赤須子（秦穆公上商史）　祝雞翁　山圖　溪父
修羊公　騎龍鳴　稷丘君　服閭子　龍威丈人

犢子（以上並列仙傳）　飛黃子（仙鑑）　谷希子　鯀陽子（見漢武傳）
白羊公　長上公　長桑公子　上黃先生（以上並列仙傳）
慧車子（見丁野傳）　負局先生（仙鑑）　几入兒（見齊記）　騾鞭客（見玄怪錄）
無英君（見黃庭内傳）　掩耳道士（常掩耳故名）　上帝戲臣（長五尺見雜錄）
婆娑寐（唐太宗時人見劉氏筆記）　偃月子（仙鑑）　陰隱客（太平廣記）　落魄仙
椰條青（仙鑑）　吉喬馨　感庭秋（喬馨二人俱無姓名一唱一唱感庭秋故名）
劉無名　劉平阿（仙鑑）　趙聖人　彭釘筋（三人俱見記事中池）
天自在（無姓名常談天也見廣記）　三朵花（常戴花三朵見蘇軾詩）　灰袋
費雞師　葫蘆生（並見雜組）　僕僕先生（姓名不傳自稱僕僕先生見）
摸先生（無姓名人有疾以手摸之輒愈號摸先生）　陳花子（常頂花于首並見三洞仙通）

何簑衣（鑑）　戧道僧（二人俱見程史一人衣簑不似僧又似道而非故各以爲號）
混沌道士（仙鑑）　趙麻衣　趙縮手（行則縮手于袖見仙鑑）
國朝有鐵冠道士　周顛仙（御製有傳鐵冠姓張名中）
仙傳所載有名流人所共悉而不名其得仙者漫爾
筆之其荒誕不必深論其昭灼口耳若東方曼倩李
長源輩亦不錄其有沒而爲神者類別則中
王倪得道長生至堯舜時務光自沈復見商武丁世
太公望棺中止玉鈐六篇范蠡易號陶朱後復之蘭
陵賣藥得仙于北邙山蔡瓊遇仙長生漢武世尚存
介子推逃晉後賣扇東海邊楚狂接輿在蜀峨嵋山

東園公唐時尚存命洪崖合神丹甪里先生得道爲
華子期師司馬季主幷男女皆得道居委羽山漢武
帝得道尸解以棺中箱杖寄市人韓崇入大霍山尸
解馮良奕世居鹿跡洞中郎宗服胡麻得道居華山
張魯辭疾歸白日乘龍昇天夏馥從赤須先生得道
龍伯高從刁道林受道得仙（仙鑑龍述也）姚俊爲北海司
命劉翊爲右理司監劉寬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得
仙欒巴自殺乘風入林慮山中李少君誅後人見之
東海上（自葉氏所丁其人並見漢書而不云得仙）樊英滅蜀中火災（後漢書載）
（北然耶時郭憲噀此亦然恐有訛者）郄鑒得道居名山唐時尚存（有段碧者）

見之見大平廣記中姚泓失國入山得道遍體生長毛亦見廣記仙鑑
蕭子雲師杜元老授職爲元洲長史八十二口同仙
徐之才以陰功得道見文徐仙姑傳李衛公大曆尚存見廣記仙類
馬周爲素靈宮仙官謫降李紳姓名而載仙籙中同上
顏眞卿歸葬惟空棺貫跣以神解稱異人吳道元躍
入畫中盧鈞吞金丹得道王叡卒後人見之成都陳
陶夫婦並得仙姚平仲騎青騾入終南蘇養直遇羅
浮黃眞人羽化以上雜見御覽廣記仙鑑酉陽夷堅等書外盧杞李林甫等則不載
女仙則鉤弋夫人改葬棺中惟絲履一雙見廣記與史傳互異
王衍女進賢爲愍懷太子妃幷婢六出遭掠赴水遇

韓西華救度並得仙韓太華乃韓安國妹李廣利妻
竇武妹瓊英黃瓊女景華並得道居易遷宮以上並見眞誥
唐玄宗三女玉眞大公主次公主幼眞一公主並從
胡天師慧超得仙見仙鑑胡慧超傳玉眞長公主即張果傳欲降爲果妻者也
右皆正史不載而雜見傳記者他如魏太武爲太平
眞君見寇謙之傳中唐玄宗爲太陽朱宮仙人楊貴妃爲太
上侍女見楊通幽傳中唐憲宗爲海島仙人見伊祁玄覽傳宋徽宗
爲東華帝君徽宗后爲紫虛眞君見林靈素傳中此類皆方
士幻惑之說覘諸埜史傳聞又不俟故畧之
道經所載玄天五城之上僊聖階秩高下森如信若

所言其前事舉職務不啻于人間王元澤所謂千歲
何益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飛昇有以也顧其說
不可具聞其名號時時散見諸傳記中暇讀大洞諸
經外及稚川眞白及唐宋小說家言得名號可紀
者數十百餘纂爲一若世有好譚天若鄒衍田駢輩
將摯以贈焉其無名氏若中黃丈人六丁[illegible]人及[illegible]之稱者則不[illegible]
太極眞人赤松子[illegible]西梁子文見[illegible]葛玄[illegible]
無上眞人尹喜見大平[illegible]蕭[illegible]傳下同太和眞人尹軌及[illegible]又王君
清虛眞人王褒又小有[illegible]人方[illegible]太羅眞人葛玄爲大羅前身
桐柏眞人仙王子喬又李[illegible]青益眞人高世韓

少室眞人劉子喬　太元眞人茅盈
太清眞人彭[illegible]宋倫　太微眞人尹澄
秦隴眞人[illegible]周亮以下並仙　靖明眞人臣繪
西城眞人王方平　司命眞人路大安
句曲眞人茅固　玄洲眞人姚坦
中岳眞人高丘子王仲甫王玄甫蘇林　西岳眞人馮長
小有眞人王褒見玄怪錄顏麟客傳　紫府眞人韓琦見宋[illegible]錄[illegible]
大梁眞人[illegible]顯仁　冢眞人王道寧
岷山眞人陰次宗　陸渾眞人郭幼度
崇山眞人范伯華　鬱絕眞人裴玄仁以上並見眞仙通鑑

清逸真人李白見宛委餘編　華陽真人王玄甫見仙鑑
太虛真人赤松子見魏夫人傳　九疑真人韓偉遠見御覽引三洞珠囊
清寧真人裴玄仁見三洞珠囊　紫陽真人周義山張伯端
玄一真人范伯慈以下並見仙鑑　九皇真人張伯端
黃庭真人王探　東極真人王大亞
南岳真人陳子微　潛山真人魏叔卿
上清真人司馬承禎見許自然傳又李少君趙伯元張仲愈並見仙傳又許謐見御覽
五岳真人馬延壽見列仙宋來子傳　青城真人洪崖先生見仙鑑本傳
南極大明公匡續　太極右仙公葛玄
太極左仙公谷希子　上清仙公許爽又涓子爲北海公見御覽

蓬萊右仙公賀傒安　九玄左仙公封璠
玉真上公崔子文　紫陽左仙公石路成見玉略傳
九疑山侯張上貴　岱宗神侯魏元節又附倪爲西河侯見巵言
太極仙侯張奉見御覽　水府仙伯郭璞
水源伯張石生見仙鑑丁並同　少室仙伯王遠知又吳猛虛
華山仙伯秦叔隱　青城仙伯洪崖子見弇州文集
潛山真伯趙昶陽見仙鑑　海伯屠原見巵言
蓬萊大仙伯茅盈見仙鑑於遺五真見　監海伯盧翰見巵言
太極高仙伯姓蒼公見王世傳　八元仙伯柯元首見御覽
嵩山伯商丘子見廣記某傳中　理禁伯張玄賓又赤松子爲見林仙伯

太極左仙卿王觀子葉法善　太極上卿馬成子
中元仙卿羨門子　玄洲上卿尹喜
西岳仙卿李賀　上清左卿許成已上並見仙鑑
東岳上卿茅盈見神仙傳　玄真大卿環丘仲見仙鑑
太極仙卿果翟見巵言　蓬萊左卿葉叔茂見仙鑑
太清左卿黃觀子見御覽　東府左卿白石生同上
東華上佐陽羲見仙鑑　陽晨大夫后叔門見御覽
英文臺侍郎金可記見仙傳拾遺　崑丘侍郎鮑靚見廣記
九華侍郎馬成子見仙鑑下同　明晨侍郎夏馥又周鍚見
玉華侍郎方某及黃某二人見夷堅志　碧落侍郎胡義見仙鑑周表支傳

門下侍中張良又劉根徐翰王絮並見巵言又王真爲尚書令王孜余應何曷段浩俱侍晨
太極章編郎范周見酉陽雜俎　左玄執蓋郎封璠見御覽
玉臺執蓋郎郭四朝又茅衷見封璠傳　太上侍經仙郎王思真見仙鑑
仙臺郎展道華見廣記　修文郎蒙子長丁子夏顏回蘇邑見巵言
典柄執法郎李于叔通見御覽　都禁郎賈誼見巵言又李明期爲王晨元郎
北天修門郎紀瞻樓廣譚同見巵言　執蓋郎盧和見巵言又正一元郎王忠
左理中監韓崇見仙鑑下同　右理中監劉翊
童初監范幼安　東華上清監李白
碧虛上監韋泰　蓬萊都水監樓閻
左副監謝敷見巵言又張叔應爲右仙監　太陽都錄大監鄧雲翔見巵言

蓬萊仙監 陶弘景危言作 丘監 王湖見宛委餘編
保命丞 茅中見仙鑑下同 三官保命司 茅衷又樂長治爲保命丞
南岳司命 李奉仙 九宮右司保 展上公見列仙傳
都錄司命 郭璞見危言下同 鬼官司命 周顗又嫣俊爲北斗司命
岷峨主司 杜光庭見仙傳拾遺 地下曹司 沈文通見仙鑑下同
迭迎使者 徐福見沈羲傳 繡衣使者 天六宮又令廣子淵並見御覽
地下主者 鮑靚見神仙傳 太清宮主者 虞善翔見仙鑑下同
南門亭長 鄧鑒見危言下同 北斗天門亭長 沈文通
北極判官 鄒宿見仙鑑 泰山司馬 賈誼見危言下同
雷部掌事 劉景文 紫府押衙 嵇軌

大玄博士 莊周見危言 蓮花博士 楊廷秀見詩人玉屑
玄洲長史 蕭子雲見仙鑑又杜預蔡湛似爲長史見宛委餘編又晉徐祭爲左京御史見四部
五雲書閣吏 陳幼霞見容齋隨筆 神霄散吏 林靈素見本傳
文星典吏 杜甫見危言 高明大使 許遜見本傳又爲九天遊奕使
中央鬼帝 嵇康見危言下同 北方鬼帝 楊雄又張衡
閻浮提王 寇準蔡襄 遐須國王 曹彬
赤龍神王 伊用昌見仙錄 五方天帝君 閔爾正見魏夫人傳
西極總眞君 王遠見御覽傳授部 東華青童君 梁林宣同上
唐世君 司馬生見沈羲傳 葉君 王喬見後漢書
東海青童君 延陵陽見漢武內傳 王屋山君 龐若見危言

方丈宮主 九原丈人見列仙傳 蓬萊長生主 白樂天見仙鑑
海山院主 白樂天見廣記 華陽洞主 東方朔見危言
芙蓉城主 石曼卿亦見危言 靈芝館仙官 王安國見侯鯖錄
太上仙宮 東方朔見王母傳 素靈宮仙官 馬周見與記
六押大都統 馬總杜佑 三天大法師 馬成子蕭見危言
泰山老師 崔煒見酉陽雜俎 太乙師 鬼谷子見危言
恒岳仙人 由吾道榮見仙鑑下同 太乙仙人 王鼎見八仙鑑
控鶴仙人 武夷君見傳及山志 墜地仙人 同上
林屋仙人 王瑋玄見仙鑑下同 柏樹仙童 許遜見本傳
九華大仙 田先生見廣記 赤脚大仙 宋仁宗見野史

斥仙人 項曼都見仙鑑 謫仙人 李白見本集又賀號見廣記仙類
歲星精 東方朔見傳 東海蟾精 絲府常見林靈素傳
混沌初分白蝙蝠精 張果
凡稱先生者率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故
皆不錄凡眞人係世主所封者不錄凡危言所列有
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錄錄其當時受封號于太上者
或前身爲某仙官者
許旌陽得道賜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
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
所居宅曰仙曹左府右皆天帝所令今人但知旌陽

拔宅事不知許武仲逃堯後復有此贈未審天上玉虛僕射較地下九州長何似耳

許旌陽拔宅昇天後齊有張司空名邕遇葛稚川飲仙酒舉族八十二口白日上昇許惟一僕并妻爲地仙張亦遺一女使盧瓊爲土地道家好傅會乃爾又蕭子雲八十口同居洞中尤奇僻也

太眞科曰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

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鱗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還品秩唐虞尚未聞然則無始之前羣仙位號究竟何稱乎郎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下效人間乎凡道書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逐代更變爲疑不知玆類之荒唐有甚者漫舉例之

登眞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眞人眞公眞卿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眞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爲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爲又漢魏以下官稱矣

玉壺遐覽二　筆叢壬部

玉壺遐覽三

筆叢壬部

安定胡應麟著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黃帝時雨師吾邑皇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易此名世遂以初平爲赤松子劉孝標博洽冠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爲雨師蓋止據列仙傳言之而神仙傳或未覩也椎川當晉過江時與孝標相去不遠唐前書無刻本所纂神仙傳或未行于時故孝標未及覩之又唐張氲得仙慕古洪崖因自號洪崖子神仙通鑑遂以爲古洪崖姓張致洪崖傳稱帝堯時已三千歲然則唐虞以前安得後世之姓耶此二姓絕相類可發一笑端

又初平兄初起後亦改名魯般蓋兄弟皆慕古神仙名魯般世知其匠巧而不知亦得仙者見神仙通鑑妙思通靈故附于至道未必長生也公輸班與墨翟競巧見戰國子書攷墨子絕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爲得仙太平廣記御覽皆載之抱朴子引墨子七變法諸幻化之術總之方士依託也又有墨子枕中記孝見經籍攷

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億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卽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丘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卽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并葉縣爲令飛舄之王喬柏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爲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俾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旣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傳中王卽吾姓之云益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强爲茲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王喬傳並載後漢風自明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者立見禍云云

王喬犍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

為柏人令遂於東嶬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右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攷先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郎封禪書王伯僑鱗按封禪書作王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冢劍鳴空槨王喬景陵之墓劍飛冲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此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

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云 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僻并著之此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開山九爲奇解并附記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噫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武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至王屋山號清虛真人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人避高祖諱易為子深亦能文章工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王母侍女王子登亦仙人名與字同者

二張衡俱後漢人一字平子以文章名世而精心秇術作渾天儀等世以為聖人一字靈真天師張陵長子靈帝徵為黃門侍郎不就與妻盧氏並得道白日飛昇此二人亦易混淆一昇仙一稱聖其時又酷相近然隋時又有張衡即煬廣遣害文帝者總之有三與三王褒絕類云郊祀志中王褒乃帶劍入廟者亦妖妄之屬也

仙鑑注稱衡一字子平處精玄象學道繼出事漢為隴西刺史遷侍中此必後漢列傳中張衡道家者流

不能辯而為以張陵之子也子平即平子倒之為子平耳仙鑑又有宮嵩蓋即後漢書干吉弟子宮崇訛也

二王賈一從仙人胡母丘力君服神芝得道見真仙通鑑一幼引諸父觀真能者見太平廣記古今說海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仙鑑以得仙者即唐詩人恐誤然廣記亦錄唐劉商必有一譌

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姓馬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等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仙鑑又有

賈自然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一在鹿跡洞一服茯苓度世皆仙人也真誥注以爲一人三出世耳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也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楚有二懷王康王得仙者前懷王後也匡續居廬山匡俗字子希居霞笥山二字音相近今詩家互用非是

二曹休俱魏宗室一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見神仙感應傳干濤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引之以爲甚詳識此一即魏將然仙鑑又有曹德休見十九卷注引王元芝傳云西晉太史蓋即此人也
二施肩吾一中晚唐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爲即呂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者恐當爲二人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一草聖亦漢人道陵女見仙鑑

唐張碧欲配李白故字太碧已極可嗤真仙通鑑又有張白字虛白亦能詩大才敏贍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餘首尤可笑也然宋宣和時又有張致祥名虛白亦得仙謂即張白後身益奇矣
二葫蘆生一見酉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並異人並無姓名一人耶二人耶不可曉也
仙鑑有許碏又有許碏非二人也即一人誤爲二耳見唐詩紀事及詩話總龜
并州五泉初度次公以洪崖移居圖來壽長公跋云此唐張氳先生非古青城仙伯也李鄴侯留客嘗稱洪崖先生過人皆咲之夫以爲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爲張氳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安知鄴侯不爲真而先生不爲誕耶 云云

按右長公跋最有妙理真仙通鑑氳傳末引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裴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峯爲東園公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曰洪崖先生問於古洪崖子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

何人耶然則憲宗時氳尚隱商山韓湘從而師之况
泌當肅代際與氳游往何足怪者攷氳傳尸解于天
寶四年又八月復尸解于晉州祿山之亂以靈響助
肅宗似在泌前然泌以童子見賞玄宗世氳于開元
七年應召未始不相及也李肇國史補誣昌黎登華
陰事又以此爲長源累野史不可憑且可畏哉
傳又稱氳居豫章洪崖山有石磯曰洪崖釣臺石池
曰洪崖硯池氳自稱洪崖子玄宗稱之曰洪崖先生
其著耀當時若此鄴侯不應引古洪崖時人亦不應
疑留宿者爲古洪崖仙人也緣泌始謂麻姑送酒而

繼有某侍郎索盒故時人傳以爲讖然安知非野史
家潤飾爲此耶
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
得道仙去姓張氏帝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眞誥
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眞故青城山有洪崖司馬
天師五岳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
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據此則古洪崖治
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
壇臨井上爲洪崖煉丹處五舂臼色渥如丹各圍深
二尺餘爲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

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氳先生隱處也
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
玆山張氳隱焉而井臼則氳之遺迹亡惑也設帝堯
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仙家好古者蓋莫如張洪崖傳稱天下名賢與氳游
皆以古物爲贈開國公李太子一　遺書曰僕聞先生
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
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屐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
年覩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是用馳獻太子洗
馬田遊岩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玉

烈后髑孔子二儀履楊烱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僧
惟恭贈筇竹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鎚陳平秤僧元亨
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
篦條然贈迦葉陀頭鉢秦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
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臼
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
蟆牙長一尺五寸魏爾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新
贈王喬笙云云據傳氳所得物其荒唐至不可言世
人顧以鄴侯一盒爲誕何耶氳以道術動當時所交
皆海內名流鄴侯少即好道寧有不與游處者長公

雖偶爾戲筆玫之則鄭庾之眞盒之誕若符節合者有
是哉

賓退錄云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
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
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
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
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
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
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
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術有呂

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
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
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
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詹外稚松青拂天枕
上功名秖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
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程
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
聞食氣唯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
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
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嘔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

許自口出仆臥因德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
鬚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
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右俱賓退
錄語然神仙家又有呂志眞又有呂恭呂大郎俱得
道長生見仙鑑蓋不止前數人也（又呂尚亦尸解棺中惟六弢見仙鑑）

仙鑑鍾離傳稱權仕漢爲諫議爲大將皆附會舊史
人名極可笑予已辯之丹鉛新錄中玫神仙家又有
鍾離簡兄弟亦漢時人皆得仙又鍾離安晉時人許
旌陽弟子亦得仙權後改名覺字寂道嘗自稱天下
都散漢見宣和書譜元人傳奇因訛爲漢鍾離今遂

舛謬相承不知漢時得仙者自是鍾離簡晉時得仙
者自是鍾離安于鍾離權忽無與也權自題于宋世
王定國嘗與游王老志爲其弟子蓋宣和間人恐亦
非唐人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元纏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
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同時人近呂純
陽傳謂此洞賓作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錄
之

自王重陽全眞教行而趙昌又選唐絕龍延之紀唐
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玫

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于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膜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鍾呂顯迹宋世則國史及宣和書譜及夷堅志諸家小說紛然備載唐絕不聞）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即杜

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攷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于文獻通攷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傳道錄必宋人因呂顯著後託名肩吾姓字或其人與施名姓相同撰述此書世人遂妄傳唐世作通攷後出故也）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龍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又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采之于唐耶庸

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遂目爲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擬玉霄詩友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攷呂之顯迹五代見于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于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傳燈謂見黃龍恐僧家附會不足信）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懽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度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

嘗數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摶室據國史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贋不加辯而自明矣（與陳希夷傳亦載呂宋初國史同）

玉壺遐覽三　　筆叢壬部

玉壺遐覽四

筆叢壬部

安定胡應麟著

吾郡金華山道書爲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仙窟宅今赤松鹿田奇蹟至衆所盛稱者皇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仙著郡中則張玄眞其人舍是渺不復聞卽郡乘紀載亡幾余暇讀道書洎諸家傳記小說得其人與事之相類者凡涉吾郡輒錄之未旬而駸駸成軸因附諸遐覽之末庶朝夕諷咏如躬覩之萬一異時爲邂逅之階云

龍城錄云金華山卽今雙谿别界其北有隱洞俗呼

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尉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毎至中元日來降洞中豈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按此事不見漢之雜說故吳禮部詩話以卽劉孝標紫薇居也然孝標名將後此山而朽則以紫薇爲仙窟孝標爲仙官亦亡不可者

夷堅志云金華赤松觀爲九天玄女煉丹所丹始成凡三粒一祭天一祭地皆瘞於隱所一以自餌蓋不知幾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鷄啄龍眼於竹根下甚大而有光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意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寘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啓鑰以示後爲遊士攫取以像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集衆擒之上飄然行池水上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竟莫知爲何人道士悵然自悔汲水滌盛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左右手軟如綿年九十尚強健鷄亦活三十年

後漢書云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

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樹卽生荑二人相視而笑炳以登年長師事之相與共行禁法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立祠於永康蚊蚋不能入也

神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多地行仙有木客薪於山中見兩黄冠棊於松下木客隅坐而窺之黄冠棊自若也良久欠伸欲歸餓失黄冠所在而棋梭之局在地未収舉手中斧視之柄已爛壞大驚

疾馳出山而陵谷已改國邑非舊問路人今爲何時
有對者曰宋元嘉十三年也於是木客太息因隱于
山中按兹事世傳爲王質在衢州爛柯山據此乃在
吾鄉而世絶不傳因録之爲郡乘補遺
神仙通鑑云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
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鬪棋歌笑(一云遇赤松子與安期生奕棋)質置柯觀之童子以棗如棗核與質令含咽
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
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新舊零落無復存者
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浙

江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今屬衢州西安縣按此
乃爛柯之說然亦以爲東陽人而神仙傳事在漢世
安知此說不因彼假託耶此赤松子當亦是牧羊君
世但知皇氏兄弟今復得觀其事信吾郡多奇也
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寧君内黄縣人也後徙居
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安元年九月
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踈眼青襲學從[illegible]博
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籙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
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
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詔曰年

與名同可以冲天遂于是歲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
之稱眞人
孫遊嶽字穎達東陽人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
堂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
執籍事之遂授三洞經法乃楊許二眞人墨迹其後
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色精爽老而
愈少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
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迹蝎篋相
付後弘景因撰眞誥行於世麟按二子一爲旌陽祖
一爲貞白師可謂吾郡羽流巨擘而世寡知者故特

著之今惟遊嶽尚見郡乘中大安生漢世在皇初平
傳大士前又異教中第一開山祖也
眞誥云陳雷者東陽人外甥許長史門長史常使典
有經書頗加訓授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
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
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
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
横江橋北按魏欣之爲金華守仙去今無復知者陳
雷出處尤僻也
唐紀聞云王賈覃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爲婺州參軍

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貍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潮入水底探大禹金匱玉符俄卒于道謂暹曰我三天人也以罪謫人間二十五年今期滿矣右見太平廣記三十二卷仙鑑又有一王賈非此人

續仙傳云玄眞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德宗仕自號烟波釣徒得道羽化事甚著不備錄

仙鑑云謝允者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爲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卽先來獄中授符者也

夷堅續志云徐上舍婺州人泛舟趨杭忽舟漏梢子請上岸塞舟事畢皆跣足而入同舟人見其足大小指背短問之曰自出母胎一足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必欲見乳母抱出示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一宿次早揭開則其指背向前但視足指有大小長短耳

杜亞歸金華人宋紹興間因病風兩足拘攣行丐於市淳祐癸丑八月十七夜月明如晝見一人青巾皂絛白襴衫於路傍採雜草挼碎掬溝之汗水若彈然授之曰汝可食此亞歸餌之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於此遂去覺腹中攪戚不自安曳行至橋上倚柱假寐良久方覺其一足畧能伸試扶欄起立骨礫礫然有聲自此能行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畧不動時取黃精石後以道聞于上漢景帝禮

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按皇初平叱石化羊事人共知者此乃仙化爲石尤奇仙家羊事頗衆左慈亦化羊羊城五仙騎五色羊老子期尹喜于青羊肆今青牛事盛見援引青羊詩家亦閒用之又史建每遠行寄羊數十口千人不敢食又有白羊君又白羊公子爲王耀師以葛由刻木羊見列仙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

鵝羊何在君乎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兒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亦謂之寶山上有仙壇山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鎖青山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遂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遺飛騰上九關按仙鑑此事全放皇氏兄弟其爲無疑然世絕不傳因疑此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或云葛仙之隸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

出羅浮山志　後有人遊羅浮宿留石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郎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巾著鞾徙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它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刼猶愛梅花未歸書罷渡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右二則見仙鑑益會萃羣說合而爲一以皆係羅浮耳前詩詩人玉屑嘗引之而不言姓名後詩杜清碧谷音所載二作皆有致然未必即晉時野人大槩宋人格調耳

楊用修錄古碣仙詩二句云遠岫出浮雲逕空沒歸翼以爲不知名氏余謂此二語格頗類晉人及三謝非唐後語也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宮觀殿宇森聳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一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

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遣之曰世難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宵篆書遒勁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爲神仙判縣狀曰方得秘籙有此嘉祥既彰懷道之誠久協成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莫知所終

榛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仙鑑云梅眞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

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山右見高師道傳授蕭子雲爲東陽太守郡志所不載錄之

馬湘泰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尚有大曆前意景聯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辨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羣仙拍手

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弟與許碏詩頗相亂碏亦晚唐視湘稍後云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偓月子到此覩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識偓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末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爲誰作許後白日飛昇于酒樓按呂純陽稱唐進士秦攷之實五代人許則眞晚唐舉子而罕知者故錄之

玉壺遐覽四　　筆叢壬部

雙樹幻鈔引

筆叢癸部凡三卷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于長生繇苦空而之于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淸靜矣卽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于事物苦空矣卽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于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日支也而翀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日誕也而輪廻之證夥彼其以匪翀舉茂繇鼓天下之美心匪輪廻茂繇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眞耿矣雖然翀舉輪廻二者鈞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

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于有者也傳城閩風之巍峩光音淨梵之瑰麗幻而究于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爲好幻也夫壬辰臘壁觀子題

雙樹幻鈔引畢

雙樹幻鈔上

筆叢癸部

安定胡應麟著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敗每一

成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敎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劫至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敎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

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刼每一小刼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贍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帝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

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沙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説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説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者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此佛經教所自始也又云推原典籍自漢已上中國失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人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

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

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黄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門徒南遊

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生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恒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恒為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西河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

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讖所譯泥恒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陁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兼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

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

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

自後人假托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云

右敘浮屠源流經教顛末最爲詳備因錄之按梁武世玄奘未至西域而華林結集已五千四百餘卷貞觀中所取諸經六百餘部宋至五季禪學系興復代有增益迺今藏卷帙亦相去不遠何耶蓋梁武後罹湘東周武等變兵火蕩焚至唐存失幾且相半隋志雖唐初纂修第存其目故累代增益僅少加于舊而巳（前言張騫蓋漢武時者漢明時又有張騫使西域取佛經而返二張騫同漢人同使西域絕奇事）

貞觀七年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

譯經多所訛略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卽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罽賓從僧伽論師受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胃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眞等論至麴闍國從毗耶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殑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殺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奘開瑜伽師地卽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上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女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巳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

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酥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云至貞觀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巳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卽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敎云云按奘師躡足大荒所歷西域數十國冒險犯艱屢瀕死地卒羅致諸經返於中夏

可謂曠劫之奇惜所撰大唐西域記今不復傳於世
王司寇元美跋聖教序云文皇手定中原志得而無
所事輿盡而感慨隨之不之于長生則之于因果亡
感也肯哉斯言并錄諸此云按奘初入西域遇異僧授以心經見廣記
浮屠學不出教與禪二端宋太史叙之極詳其文云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
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
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苦海既滅度後
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
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

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
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官咨參慈氏
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
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居
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
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
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
陀侍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綱羅舊
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
丘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
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
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
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凉大統國師澄觀
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

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
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
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
與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
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溈山大圓禪師靈祐祐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爲潙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
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眞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玉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
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
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
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
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

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
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
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爲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
於六度等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
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柰何後世各建門戶互相
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
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塗猶可
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
摩則遠契眞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

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鄭如
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
爲漸宗荊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之同出於能
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
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何以議爲自教一
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
教麁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
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
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者會
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至大智

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
正之師殊指矣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
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眞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
既已牴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
略不相容諫書辨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
尚可以一二數故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
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愼夫所趨而已
比丘求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
葉至于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
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

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右歷叙禪教二宗本末粲然指掌非綜練釋門者不易至斯第以雲門法眼並出青原亦仍傳燈諸錄之誤蓋道悟有二人同居荆南同示寂于元和間一居天皇寺一居天王寺居天皇寺者婺州張氏子存載為塔碑謂與藥山並為石頭上足一傳為惠眞再傳為幽閒三傳為文賁遂止不傳居天王寺者渚宮人崔氏子玉之後初叅馬祖後謁石頭得法傳龍潭崇信信傳德山宣鑒鑒傳雪峰義存存傳雲門文偃為雲門宗存又傳羅漢桂琛琛傳清凉文益為法眼宗其顛末見丘玄素所撰塔碑甚詳景濂葢但據五燈會元等書序錄而不及深考也然則禪之五宗僅洞山出石頭下而洞山師雲岩雲岩師藥山藥山亦從馬祖悟入者也六祖謂馬駒蹹殺天下人信矣

夾山臨遷化謂洛浦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洛浦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夾山曰如是吾復何憂按夾山師德誠德誠師藥山考其世次正與龍潭德山同時又洛浦本出臨濟門歸夾山日岩頭雪峰凌顯安得有一枝即滅之歎即此足徵道悟之有二而龍潭德山雲門法眼皆南岳派矣今混淆為一南岳宗派既不明而天皇之道悟及其徒三世皆湮沒無可徵致足慨也其說詳林間錄佛祖通載甚明王子充叢錄所叙禪宗悉抄節宋太史文亦未之詳考也（禪宗正脈亦然）

溈山法眼二宗皆迄于唐末五代間是時曹洞雲門亦寂寥無卓見者獨臨濟一傳為興化興化再傳為南院南院三傳為風穴風穴四傳為首山首山五傳為汾陽汾陽六傳為石霜石霜七傳而為黃龍南楊岐會臨濟一宗至是大振南下出晦堂眞淨晦堂下出悟新眞淨下出從悅而張無盡師之會下出法演法演下出圜悟圜悟下出宗杲而張無垢師之自宗杲出而學徒遍天下縉紳儒流茅靡麕集無論雲門曹洞即黃龍一派亦寂寥矣

禪家五宗獨臨濟為盛倡自黃蘗睦州皆大機逸格而臨濟自一悟後縱橫揮霍迥出常情歷世五傳知識不乏至宋初而石霜再振黃龍楊岐二派遂遍海宇度南而後徑山復出舉代趨風宋太史所謂若聖若凡無不瞻仰自臨濟一宗觀之非虚語也然大慧後嗣者式微而紫陽廣漢金溪四明輩出儒術復大盛于當時諸緇流又落莫矣考程邵談道伊洛日正黃龍楊岐後而大慧前是時釋門亦稍式微足徵吾

道與異端相爲盛衰若符契也
當宋之度南禪門宗匠皆萃于南北方遂無一有聞者金人索浮屠大慧幾在行而復不果正猶六朝文士畢集荆吳間蓋氣運使然也是時道教稍衰替而王重陽以全眞崛起中土學徒譚馬丘劉輩從者數十百人其說時有合于釋氏又爲道門之別傳矣
蒙古世雖極崇釋氏而禪學爲教門所排不絕如綫蓋盛衰之理勢必致然迺元之教門亦迄無顯著者而劉文貞特以事功顯巴思八位帝師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前古未有也

元禪門達者印簡于臨濟爲十六世趙承旨撰臨濟正宗碑謂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校安安傳西堂容容傳中和璋璋傳簡公號海雲大士禪學至此蓋中興焉印簡弟子二人曰可菴朗曰贖菴儇朗傳華菴備及太傅劉文貞公即秉忠也儇傳西雲安住天都慶壽寺元之諸主皆崇奉之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按天目齊以下不見五燈會元恐非當時高足當續考之存其源派于左）
海雲之後有法雲即中峰明本也趙承旨極重之事以師禮虞奎章撰塔碑本自作歷代祖師像讚始少林至臨濟臨濟至石霜石霜傳楊岐楊岐至五祖演昭覺勤虎丘隆天童華密菴傑密印先佛鑑範雪岩欽欽傳高峰妙凡距臨濟一十八世而妙傳明本總之楊岐派也元世之顯者僅數人自餘皆其子弟云
按右所傳禪派自天童傑以上並見五燈會元蓋南岳下十七世也密印而下會元所不列故詳著之以補宋太史之缺文雲門弟子特盛幾溢臨濟迨至宋遂無特起者僅雪竇天衣數家曹洞則投子芙蓉差著元皆寥寥蓋自唐後禪流顛末大槩具此矣

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營緣據位爲出世方便其弊不可勝言
右虞奎章法雲塔碑所舉五種禪學之弊可謂眞切然自宋巳有此風矣
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單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旣不可混非別

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刦迨今不曾欠少才云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昧者烏足以知之哉右明本和尚統論教禪宗旨蓋亦調停之說而陰為禪學地者其本宗也元世尊教抑禪故云

或問今五宗宗嗣自臨濟而外餘皆無聞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宿緣之使然耶答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不能加損于其間當青原南

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活其鍜鍊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葉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右見中峰夜話據此則元世禪宗僅臨濟一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綫者豈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考當時耶

雙樹幻鈔中

筆叢癸部

安定胡應麟著

三世諸佛者過去見在未來過去曰莊嚴刦見在曰賢刦未來曰星宿刦莊嚴刦第一尊曰華光佛末後尊曰毗舍浮佛賢刦第一尊曰俱留孫佛末後尊曰樓至佛星宿刦第一尊曰日光佛末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見在未來每刦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刦于賢刦為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刦于賢刦為第五尊

一大刦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為一大刦成而即住住

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敝壞方盡又二十年無橋惟水（空刦十方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轆盧刦總一十三萬四十四百弓年為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刦也

一云刦有六種一中劫（又名引刦）二成刦三住刦四壞刦五空刦六大刦與前名異實同中刦者即鹿盧刦初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過千年命減十年身減一尺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刦之極也自爾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增

八寸則增刧之極也如是一增一減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轆轤劫積二十轆轤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娑婆世界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八轆轤今當第九減劫有四佛出世初減人年六萬歲時俱留孫佛出世次減人年四萬歲時俱那含牟尼佛出世次減人年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出世次減人年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巳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又自釋迦文滅至南宋紹興二千一百年人又減二十一年身減二尺一寸今人只可六尺壽八十也此去更過

七千年人壽十歲身長一尺至此減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九增劫如前過一百年人命增一年身增一寸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四萬歲時銅輪王出六萬歲時銀輪王出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至此增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十減劫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下生從紹興去彌勒更八百八十萬七千年是時百億閻浮眞金爲地平如掌秔稻自生男女五百歲方婚嫁彌勒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人九十四億第三會度人九十一億爾後度人無數彌勒滅後尚有九百九十五佛相繼出後十一轆轤劫中如是千尊出盡二十轆轤已滿則壞劫到來漸成空刧大災之後復入成劫如前劫風鼓揚劫水水生厚沫化作三禪天等遞遷下至人間大地依前造化星宿劫天地亦有千佛出世云云右見莊椿論中然則釋迦乃第九減則末尊而彌勒則第十減刧首尊也

前說考諸家引載并經典所論悉同然尚有可疑處凡刧每一增減爲一鹿盧二十鹿盧爲一中刧每一減刧秖四佛出世而增刧乃四輪王則第十減刧當亦如之何得後十一鹿盧刧中頓出九百九十五佛耶且釋迦文出第九減刧中前巳八增八減此八減

刧中亦當有諸佛出世今秖斷自拘留孫爲第一尊至彌勒爲第五尊而九百九十五佛皆出彌勒後則第八減刧以前諸佛又在一千數外而賢刧中不止千佛耶此類俱覺盾矛當績考之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爲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圍山爲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爲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爲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彰所知論與秇苑巵言丘陵學山所引差不同　巵言從本阿含經及俱舍例

三十三天者一名忉利天盡三十二天中之一俗說以爲諸天總有三十三處可笑也亦名帝釋天上有焰摩天　兜率陀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梵衆天　梵輔天　大梵天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少淨天　遍淨天　無量淨天　福生天　福壽天　廣果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現天　色究竟天　無想天　空無邊天　色無處天　無所有天　非想非非想天　以上共二十六天俱在三十三天上其下又有四天王天　日月星宿天　持鬘天　常憍天　堅首天共三十二天

焰摩天一名離諍天光音天一名極光天見大藏中及楞嚴因本阿含等經日月星宿下四天見婆沙論

應眞錄云忉利天統東方八天其名住峰天住山頂天善見城天鉢私天俱吒天雜殿天懽喜天光明天又統南方八天其名曰波利樹天險岸天摩尼藏天雜顯岸天旋行天金殿天鬘影處天柔軟地天又統西八天其名曰雜莊嚴天如意地天微細行天歌音樂天威德輪天月行天閻摩羅天速行天又統北八天其名曰影照天智慧星天衆分天住輪天上行天威德顏天威德輪天淸淨天總之爲三十三天據此以爲忉利所統別有三十二天合忉利爲三十三天與諸經多不合恐未可據道家亦布東西南北三十二天見度人經

七寶山者佉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陁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揵陁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陁羅山高一千二百由旬次毗那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陁花奔荼利迦花等徧覆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本經

須彌山者秦言妙高見維摩詰經注道經曰人鳥山又曰玄圃山大地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洞山神玄七轉觀天山佛經又曰鐵圍山蓋此山佛經之名有三彰所知論亦稱妙高道經之名有五總之中國所謂崑崙也凡二典所言天上海外諸大神山惟此最爲近實故釋道皆爭據之道經一曰昆侖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入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是也山頂四面有峰挺出曲

臨海上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頗黎眞珠車渠瑪
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
提日正中時東拂提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將初出
北欝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于一日中漸移北向
六俱盧舍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
阿含經云日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
郭縱廣五十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
二百步彰所知論云日輪火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峰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
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心住是山頂

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
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
種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
千寶柱寶桴寶椽寶簷[illegible]面四門又有千數闕一小
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
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
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
由旬右見彰所知論與前稍不同卽淮南閶風之旨
也
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
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枝條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
下有盤石曰阿嘌摩麗歌色白如氈面各五十由旬
周三百由旬按此與扶桑若木意同
善見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
相是堂中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圍有三十
二輔臣之座咸皆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
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二十二天別有善見名又非此也
四大洲者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
車廂人面如之壽百歲東拂于逮洲縱廣九千由旬
圓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西瞿耶尼洲縱廣八

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之壽二百歲北欝單越洲
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
寶山在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出殑
伽河入東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
從馬口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北從師子口出從多河
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石爲中國河源
按河源出撒敦腦兒阿耨達池卽星宿海也浮屠氏
言此非誕矣須彌山卽昆侖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
避爲光明其高廣誠有未易測者但未必如彼所云
淮南子謂曾城閶風高數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

門浮屠所叙述須彌及三十三天宮闕嵴類又如意
樹等亦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鄒衍推廣之
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出山海
淮南至于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家之說前所未有
而後之道流反竊之云

浮屠數法巨細久近窮極耿茫㒳其名義亦多與中
夏迥別非精覈其家言者未易通曉今槩錄於左方
亦博綜之一事也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隣虛塵不能析釋七隣
虛爲一極微七極微爲一微塵七微塵爲一透金塵

七透金塵爲一透水塵七透水塵爲一兎毛塵七兎
毛塵爲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爲一牛毛塵七牛毛塵
爲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爲一蟣量七蟣量爲一蝨量
七蝨量爲一麥量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爲一指二
十四指横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
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又一說小異見後）

六尺爲步二尺爲肘四肘爲弓二弓爲一丈六尺二
百一十六丈爲一里五里爲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爲
一由旬

由旬一名踰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
舍一名俱盧奢見因本經一俱盧舍五里則一由旬
爲四十里而因本經注一俱盧奢六里名義俱小舛
俟續考之今中國筭數微塵渺漠之名或出此云

古黄帝筭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從萬巳上有
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
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
一百洛叉（洛叉此云萬）爲一俱胝（此云億）俱胝俱胝爲一阿
庾多（此云兆）阿庾多阿庾多爲一那由他（此云京）直至不
可説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筭數也何以云

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梵書稱阿僧
祇卽華言無數也（按筭法有十載曰極乃止此尚遺之）
若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爲億庾多
爲兆誤也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叉爲一俱胝
卽兆也俱胝俱胝猶云百萬百萬也則爲阿庾多矣
阿庾多阿庾多則四用百萬字乃能盡之然後爲那
由他緣此二句義頗隱與故注者誤以中國數法推
之不知本文云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百洛
叉所謂百百變也俱胝俱胝所謂倍倍變也上二俱
胝字虛下二俱胝字實也阿庾多阿庾多放此阿僧

祇則無復數矣（夢溪筆談算碁局數至用萬字四十餘意亦同此）
時最少者名爲刹那百二十刹那爲一怛刹那六十
怛刹那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牟呼栗多三十牟
呼栗多爲一晝夜三十晝夜卽爲一月十二月爲歲
以華言時刻推之則一牟呼栗多半刻也一婆羅一
分有半也一怛刹那六十爲一婆羅積刹那百二十
爲一怛刹那則半刻中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又一刹
那爲九百生滅九十刹那爲一念見仁王經又三十
臘縛爲一牟呼栗多見婆娑論注云臘縛卽婆羅異
名也牟呼栗多一名牟休多注云須臾也見大藏一

覽
細之極極而至于微塵巨之極極而至于由旬暫之
極極而至于刹那久之極極而至于塵劫皆極兩端
言之中庸以兩言蔽之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又蔽之一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噫
千經萬論言名理者不能外矣
莊列書所言蟭螟蠻觸鵾鵬之類亦是此意但異教
拈得來便茫渺怪奇吾儒只據眼前說道理而至理
自不能外所以萬世無敝也
六藏經四千五十餘卷而諸家書目所載僅百數十

種盖唱偈疏懺等於文義相遠不得盡收也然以西
天經總較之直百之一耳因錄此廣異聞不必論其
有無
涅槃經四千八百卷四十卷在唐　菩薩經一部二
千一百卷三十六卷在唐　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
二卷在唐　首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三卷在唐
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四卷在唐　決定經一部
一百四十卷四卷在唐　寶藏經一部一百四十卷
二卷在唐　華嚴經一部二萬三千卷八十一卷在
唐　李貞經一部九十卷三卷在唐　大般若經一

部一千六百卷六卷在唐　金光明品經一部一千
卷十卷在唐　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五百卷五十卷
在唐　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卷在唐　三論
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十二卷在唐　金剛經一部
一百卷一卷在唐　正法輪經一部一百二十卷二
卷在唐　佛本行經一部一千八百卷六十卷在唐
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二卷在唐　菩薩戒經一部
一百一十六卷十六卷在唐　大集經一部一千二
百卷三十卷在唐　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四十卷
在唐　法華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　瑜伽經一

部一百卷三卷在唐　寶常經一部一千卷七十卷在唐　西天論經一部三千三百卷三卷在唐　偕祇經一部五百七十卷十卷在唐　西天佛國羅經一部九千五百卷三十卷在唐　起信論經一部二千卷五十卷在唐　大智度經一部一百八十卷十卷在唐　寶藏經一部四千五百二十卷一百四十卷在唐　本閣經一部八百五十卷二十卷在唐一正律文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因名論經一部二千二百卷五十卷在唐　唯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　具舍論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隋志共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九百五十八卷唐開元藏目五千四十八卷貞元增益二百七十卷宋畀朝增益又七百餘卷今藏大抵仍開元舊數蓋其間亦不無存沒也通志所收僅一千七百餘卷不皆藏中者

牟子理惑論稱佛所著經凡十有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云云　按漢世惟四十二章經至中國安得品目之多至此此必魏晉之譚然則大藏經目之繁後其說固有自來矣牟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僞作詳四部正訛

凡浮屠之說類浚誇大者率中華之人演譯之最先四十二章平實彰顯及心經等總之譚理何嘗有一切彌文金剛圓覺不失淵耿維摩楞嚴等漸入浩繁至法華華嚴諸品而極盡其精微處固佛本眞其浮誕不根悉後世增益也

雙樹幻鈔中　　筆叢癸部

雙樹幻鈔下

筆叢癸部

安定胡應麟著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爲尊王長公卮言並載之以爲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藏被人偷去却去他㸃角邊拾些破缾破礶來用甚好笑旨哉紫陽之言凡老莊精奇玄妙處皆爲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倣其勝大渺茫之說不知此類于理道何與漫舉一則餘可推

六祖風旛語世所盛傳然西土已有之十八祖伽耶舍多侍師伽難提尊者大聞風吹殿鈴聲師問曰鈴鳴耶風鳴耶祖荅非風鈴我心鳴耳六祖豈拾前人唾涕者非一時偶合則記者必有一誤耶

魚朝恩于代宗前問慧忠國師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按此在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之前

大慧正法眼藏序南度呉丞相潛作録其說于左云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横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敢道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即瞽謂藏即衆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擲向大洋海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繢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覷來覷去縱些光景此時正好捹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挾搶擁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體歇方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云云右序文最警醒可以爲初機悟入津筏讀傳燈諸録者不可不知因節畧其說録諸右方

趙令衿居士謁圓悟就其爐鞴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死一番始得余不解禪理但此是詩家無上妙詮余夙所證驗者即此占禪理之不誣第近時釋門澹泊無復可與講明唐宋間名宿幾于絶响亦盛衰之數也

斷際禪師云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心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

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按此則可爲參
學規繩見宛陵錄中所載徑山亦屢舉此示人第黄
蘗與趙州同出南泉門蘗後嗣百丈開法視趙州較
先達何得提彼言句示人恐學人誤錄徑山語也
徑山禪師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趙州云無此一
字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
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不得向揚眉瞬
目處挅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中
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
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誠如此做工夫看

一月十日便自見得也此節可與上條參看大慧語
錄中開示諸學者如陳李任劉彥修張暘叔汪聖錫
宋直閣諸書動引此則曰緣故知前件非黄蘗語無
疑也
臨濟三次問黄蘗三度被打竟因蘗指往大愚處得
悟然臨濟終嗣黄蘗洞山極力問大溈大溈不荅竟
因大溈指往雲岩處有省然洞山終嗣雲岩此三宿机
緣始末甚同而所嗣異者蓋黄蘗示旨當與于臨濟
洞上門風合續于青原緣力所臻不可彊也
睦州爲黄蘗第一座而黄蘗宗旨大興于臨濟又臨
濟在黄蘗會中不知名睦州令問佛法大意且客啓
黄蘗指見大愚遂弘臨濟之風雲門亦從睦州悟入
州指見雪峯峯授以心印遂闡雲門之派二宗至今
爲海內瞻仰其始皆睦州啓發成就亦猶文殊爲七
佛導師信異人也
雪峯岩頭同參德山岩頭奇逸種種而後嗣寂寥雪
峯悟人全藉岩頭而一傳爲雲門又再傳爲法眼德
山之派藉以大振亦緣力所就如人之有子無子非
德業淺深故也百丈南泉亦然
雲門法眼洞山並見過于師洞山之曹山溈山之仰

山皆見與師齊故曰曹洞曰溈仰臨濟雲門法眼嗣
者差不遠故止從師稱耶言法眼懸記天台似以偏遇
經典之盛至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遁慧遠之在
南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世之才士也而一時文章
豪儁又從羽翼其間故能傳播若此佛法且然儒者
迺以爲末技而欲廢之
世知詩律盛于開元而不知禪教之盛實自南岳青
原兆基考之二大士正與李杜二公並世嗣是列爲
五宗千支萬委莫不由之韓柳二公亦當與大寂石
頭同時大顛即石頭高足也世但知文章盛于元和

而不知爾時江西湖南二教周遍寰宇唐世人才之衆迺爾宋時詩文固不及唐然禪門亦止臨濟一宗較之唐世終有未及處余嘗疑漢儒訓經宋儒明道各極宗趣咸自名家獨唐儒者不兢乃釋門熾盛至是焉能兩大哉

唐之禪教自六祖卓錫曹溪一傳而爲青原南岳再傳而爲江西湖南又散而爲五宗至五季而雲門法眼還化自後禪學相承不立宗者其盛衰乃與唐終始而唐之天下亦分而爲五代以終若合符節迺爾異哉

禪機中有絕類詩句者類集左方凡緇流題咏槩不錄

長御白牛車六祖春來草自青明瓚重疊關山路雲門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岩前夾山長空不礙白雲飛石頭雲在靑天水在瓶藥山參差松竹烟籠薄重疊林巒月上遲常察羣峯穿海去滴水下岩來辯雍後夜猿啼在亂峯道坦秋庭蕭肅風颸颸寒星列空蟾魄高遇臻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光祚浪潑似銀山傳楚山寒花發遲水安長年一衲衣法瓘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床前智光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同雪嶺峯前月智遠雪深宜近火崇福智乘船度五湖洛浦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從倫斷雲猶挂樹梢頭佛慈朔風吹綻臘梅花法泰星月繞簷楹大通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無名氏霧捲雲收山岳靜海天空濶一輪寒紹悟雲遮海門樹雲豁金風昨夜起遍地是黃花崇福燈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廣燈芭蕉葉上三更雨慧光花落春風靜普紹秋風起庭梧慈覺孤峯無宿客梵餘松檜森森密惠長嘯一聲天地秋慶彦雲鎖萬重山萬壽春風掃殘雪玉隨幾番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寄察枯木倚寒巖菴主穿林宿鳥驚瑯琊手携書劒謁明君同一般秀色匡山裏道權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澄觀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同上遠洞散寒雲幽窓度殘月雙峯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隱章鷺鷥飛入蘆花藂海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顯端柴門草自深洞淵片雲横谷口文悅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大陽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普徹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同上本是蕭湘一釣客師子春風觸目百花開同上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貞如萬里望鄉關允曉無事日高眠智圓孤舟載明

月 文慧 漁人偏愛宿蘆花 同上 歲晚未歸客西風門
外寒 大寧 一葉飄空便見秋 用登 帶雨一枝花落盡
不煩公子倚闌干 道川 鷓鴣啼處百花新 良作 一裘
才挂體 本叔 玉殿苔生後 同上 壁上畫枯松 北院通 那
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守初 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
花 奉璘 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 延白 丈雪覆孤峯白 山樹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神秀 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
何極 雪竇 黃葉落時聞擣衣 照開先 竹榻和衣半夜眠
齊岳 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迴 寶掌 亭臺深夜雨樓

閣靜時鍾 承天 斗轉星移天欲曉 雪竇 送客郵亭外
羅山 細雨洒簾前 碧山 昨夜三更月到窗 趙州 作見
垂楊綠今逢落葉黃 慧覺 牡丹花下睡貓兒 曇穎 無
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翠巖 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
時 石霜 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浮生夢幻身人命
夕難保 同上 白雲流水空徘徊 黃龍 山僧一衲衣
堅 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 靈 但尋荒
草際莫問白雲深 佛慧 門掩落花春鳥啼 可 不知
誰住西巖寺每日鍾聲送夕陽 忠 相逢秋色裏共
話月明中 慧球 青山依舊白雲中 開福 萬里無雲月

上時 夏英公 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 全舉 舉手攀南
斗回身禮北辰 智通 濃煎睡後茶 子儀 夜禪孤月冷
晨起白雲高 法華舉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布袋和尚 家
住孤峯頂 祖覺 棲閣凌雲勢 全舉 夜夜有猿啼 惠宗
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 慶 始嗟黃葉
落又見柳條新 廣德延 白雲峯下猿啼早 袁州仰 千山添
翠色 崇能 發 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道楷 繩床風雨
爛方丈草來侵 同上 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報恩
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保然 輕烟籠皓
月薄霧鎖寒巖 慧秀 隔岸梦花香 清了 蘆花兩岸雪

江水一天秋 慧悟 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
啼 寂宗 雨過山堂秋夜靜 法智 朔風凜凜掃寒林 慧
禪 破衲蒙頭萬事休 同上 臥聽涼風生竹林 同上 碧
巖深處臥烟蘿 道勤 石角穿雲路携筇意若何 潭州雲蓋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
事十分春色在誰家 酒仙 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
杵落誰家 真歇 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 雪竇 隻履
已歸西國遠北山空有老猿啼 惠宗 秋山落木猿晝
啼 中峯 少林峰頂月 同上 三月嬾遊花下路一家愁
閉雨中門 風穴 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同上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歸首一片白雲橫谷
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元安南度後禪机多用陳語不
吾郡雙林大士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大士梁時人其詩已純入唐格宏
壯整嚴如此惜爲譚理者據之又心王銘古樸典贍
不作西域方言不落南朝綺習必當時一才士也
寒山詩云誰家一女子雜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
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云云黎惟敬劇
喜時時爲余誦之
法眼詠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

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
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
尸也先是胥目爲宗門游夏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
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
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歸來始覺老僧閑千尺絲綸
直下垂一絲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
載月明歸孤猿叫落中峰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
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
所傳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偈語也

吾郡自雙林善慧大士與達磨祖師並顯梁武之世
嗣是禪門高蹈代不乏人玄策禪師親見六祖妙闡
法心天皇悟嗣法石頭與藥山分座贊元以大士裔
孫三歲出家王文公不可一世獨欽仰宗風先緒不
墮俱胝得天龍一指受用終身至截童子指頭使之
立悟尤見機用之妙也
貫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晚唐五代間姓姜
氏字德隱人所共知然傳燈錄又有姜氏子出家名
有規亦婺州人則吾郡有二名僧一能詩一悟道皆
姜氏可謂奇矣有規禪師見五燈會元十七卷雲門派也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蹤
迹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
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分外青
雙溪郎首座詩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
虎丘元淨禪師雙溪人嗣招覺勤
德用禪師戴氏子嗣雲居悟婺州人
玄妙禪師婺王氏子又止觀教師有東陽小威
傳燈所錄燒菴婆供一菴主常令一十七八女子送
食一日令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答曰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婆聞之云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菴按此菴主不以可欲亂心在儒家庶幾柳下遺風而禪門以爲俗漢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叅州以手掐之尼曰尚有這箇在州曰却是你有這箇在此非釋門中僞律禪者當機顯用則不拘知此見燒菴老嫗亦具少知識

曾氏類說引他書一則云末山尼開堂說法鄧隱峰懷白刃夜脅之尼畏死從命次日鄧衆共袒服以示入大衆立散按灌溪臨濟宗支嘗爲末山執役至三

載豈應至此即有之灌溪他日將愧匿不暇乃自謂於末山處得半杓至今常飽不饑且以配臨濟大師並言何耶此必僧徒忌者之口欲以毀末山之開堂并發明鄧隱峰之凶頑耳凡僧例不稱姓而鄧獨以姓稱且臨終倒植而化其妹亦尼詈之曰兄生不循規律死更熒惑于人因倏然仆地云（二人皆見伍燈會元）

洪覺範林間錄五燈會元多采之然其中率不可信如謂杜祁公張文定同居睢陽之類前人辯駁已明余近得就李新刻本讀其卒章又載杜公呼文定字爲安道安道乃方平字非文定也則此事之誣灼然然亦非無因者蓋本捫虱新話而潤飾之今並載二則于左（金湯編又謂此乃方平語然林間作不察稱文定佛祖通載亦稱是文定與金湯編蓋因林間誣也）

捫虱新話云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余疑此說與張無盡戲據以亂吾儒所宗者亦文定好佛致之）

林間錄曰祁公與文定致政居睢陽祁公勁正每笑安道佞佛有朱承事以醫游二老間一日祁公呼朱切脉朱辭以看楞嚴久之乃至祁公責之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何楞嚴爲朱曰以某觀之此經似過孔孟矣公取閱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云云

雙樹幻鈔下

筆叢癸部

丹鉛新錄引

續筆叢甲部 凡八卷

楊子用修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埏靡不該綜即惠施黃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槩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于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剿效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戍滇罕携載籍細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脩往哲隻字中窾咸極表章而脣脣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駁當由傳錄偶之藎臣鄙人于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輙于估俾之暇稍爲是正覆天蠡海亾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于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識

丹鉛新錄引

丹鉛新錄一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四錄

南史齊王融字元長少有儁才三十內即覬覦公輔武帝崩欲擁立竟陵王不遂伏法余始讀用脩序每疑融早年盛氣功名旋爲鬱林誅僅二十七安得言老然猶未敢以用修爲誤及讀王筠傳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太同六年四十載矣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大小百餘卷以備遺忘云云乃知楊以元禮爲元長此丹鉛開卷錯處非記憶之訛則傳錄之舛第或致誤後學故謹識之後做此史稱筠卒時六十九平生著述一官爲一集凡百卷云

五行

洪範五行兆于龍馬之圖列於禹箕之書鴉朝據中土黃冠譸愚坻乃臆撰陰符厚誣軒帝名之曰五賊噫經以符名既已異矣符以陰名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其可以昌乎非寇謙之孽徒妖黨其孰爲此言乎有聖王出君不以造言亂民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儒乃取而註之噫考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按陰符已見國策蘇秦讀之以說諸侯取相印其文固非秦漢以後唐褚遂良嘗奉勑寫一百本至李筌始僞託軒后以欺人謂傳謙之者筌敘云尔六代前固未聞也考亭語錄曰陰符經稱黃帝聖賢文自平正却無蹺蹊如許噫斯言也可以赦陰符之得失矣取而注之者誰耶蓋考亭嘗注參同用修誤憶爲陰符故因黃氏日鈔而有斯說匪實錄也（列有說符莊德充符班志有泰階六符柳子厚有貞符符者合也豈道家符水之符耶）黃東發云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爲五賊謂三才爲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爲昌盜豈所以爲安至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有僞爲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僞爲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脩煉而不能明其所以脩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爲陰符歟唐永徽五年嘗勑褚遂良寫一伯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右見黃氏日抄用脩全襲其語黃以近世大儒亦加品題未嘗謂註解也凡先秦文字名目如聖賢仁義之類皆與儒書不同無論異端卽史子居然可見今欲以儒家槩之彼其能輸服哉

又

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爲軒轅有目者如是乎

此書過韜略遠甚以擬素問汲冢則奇險有加而淳質稍異大槩戰國先秦之作非周非漢高似孫

孰以爲黃帝楊用脩孰以爲李筌皆影響之見不
必深辯

又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惟吳武陵
上韓舍人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
人合發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
之者

噫一陰符耳俄以爲六代俄以爲唐人又俄以爲
後漢何無定見如此蓋既心喜日鈔之說則曰謙
之又得五勝之說則曰李筌又得吳武陵輩之文

則曰東京惟務博好奇故隨所見筆之不忍舍然
使後人何所適從哉

東京末諸書今行世者如吳越春秋論衡潛夫桓
譚應邵等作其文皆弱猥緐冗與西京氣骨絕殊
用脩顧以陰符出其時胡大弗類也或以陰符不
見蓺文志似非先秦此則有說素問靈樞皆漢志
所無而王氷以即內經迄今無復異論者信其文
非先秦弗能也漢蓺文志兵書稱黃帝風后不下
十餘種安知非先秦遺製後世易名以爲陰符乎
余嘗謂鬼谷即儀秦越絕即子胥陰符蓋亦當爾

惜戰國不知何名耳 詳九流緒論四部正譌二書

楊謂唐人惟三子引用陰符此外絕無及之者按
高似孫子略載皮日休陸龜蒙各有讀陰符詩皮
云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中引其語甚詳陸亦
五言長古用修似未覩子略也今類刻百川學海
中

又杜哭鄭司戶蘇少監云從容詢舊學慘澹閟陰
符

又錢起詩有縹緗滿床閒不厭陰符在匣老羞看
之句 見鼓吹

連山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
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
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取賞者耳

右二書據孔安國語周末已亾此桓君山謬論或
東漢人僞作者耳用修何遽信之劉炫隋世嘗僞
作連山以取賞非歸藏也

考隋志有歸藏二卷稱子夏傳或以爲杜鄴子夏
非卜商也按鄴西漢末人與杜欽同時俱字子夏
君山所謂歸藏必鄴所撰東京收合新莽爐餘誤

其字爲上商故太上藏之而桓不考耳第連山終不可知也

語林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云云支遂止

此世說所記考六朝惟裴啓處有語林宋世已亾楊何從見之當淏憶唐語林也六朝雜說有會林對林見隋志又類林辯林笑林見通志今率不存

老子

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叅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亦其一証也

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一十四篇房中類又有容成二十篇蓋戰國本有此書第伯陽所說則未必此也用修以證述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而不作將何據哉

文子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

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聚斂而成蓋書本秦漢人撰而六朝唐人如李暹徐靈府等皆潤益之其書雜取經子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凡稱老子皆假借之詞楊反謂漢儒取入禮記非也

漢書注

薛瓚注漢書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

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汲郡古文者通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言之以皆出于汲冢故也此三條竹書紀年體謂之逸周書非也

考竹書紀年桓王十三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顯王四年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此王指周天子凡年皆繫之無繫諸侯者紀年體例自明）慎靚王元年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按右漢書注三事今紀年並存第小異耳用修但見逸周書而未見紀年

故以爲不載非也其序注蓋六朝人僞者所引新曰汲冢古文而云非發冢何也

逸周書序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太康及安釐並楊誤

公孫龍

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其論白馬非馬亦自附于仲尼楚人亾弓之說

周有兩公孫龍一春秋仲尼門人一戰國平原辯士據孔穿謂公孫龍者仲尼六世孫也而與洙泗門人相值此其誤不辯自明楊徒以姓名偶合則

顏回卽羞帥毛遂果編珉曾參實殺人秋胡皆戲婦耶

夏侯湛

夏侯湛樂毅論以爲近王者之師王通亦取其說過矣

以太祊爲孝若當是傳刻之譌此論余有辯見別編

姑息

檀弓云細人愛人以姑息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晰

按尸子紂棄犂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尸子宋世已不傳通考亦無此用修所引皆得之類書者

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二語相對甚明如楊說上言細人下復言小兒婦女何其複也

秦子符子麟按下一條楊蓋得之御覽者考御覽所引尚衆二書之目並載隋志中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扈雖赤瓊碧瑤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二子之姓名罕知況見其書乎馬總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

按馬總意林有秦子用修所引尚存何云不載也

秦子名菁其書隋世已亾符子名朗傳見晉史

王長公云符子今收道藏中余嘗讀之豈僻人僻書也符堅載記後有朗傳麟按符子隋志列道家稱二十卷今載藏經恐非其全詩家所用孌童承唾卽朗事也楊蓋未讀道藏其曰意林不載則今之節本八十家者非馬氏本書也秦漢閒子書自有僻甚者如纏子之類余詳考列經籍會通九流緒論二書

宋史

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又議論多而成功少見宋史表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元人進史表云論建多而成效少今俱誤與楊語同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攷後漢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攷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按嚴助唐蒙陸賈俱西京人楊所引之書班志並無其目且其體非西京所有蓋如神異經十洲記之屬大抵六朝贋作者此種自是一家學問若阮孝緒馬端臨諸人庶得其要領用修故未了然難與論也隋志有張公雜記注云似博物志而廣記引博物記有魏宮人事蓋漢注即引此書

相貝經乃朱仲上嚴助者諸書罕載僅見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恠奇今錄于此朱仲受經於琴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之以徑尺之貝幷致貝經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清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鵩貝使胎消勿以示孕

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彊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此文奇甚故錄之楊以爲嚴作繆矣

初學記蟲魚類無月屬寶玉類亦無之考秇文類聚乃有之不列于蟲魚而列于寶玉其朱仲一篇正與緯略大同用修蓋誤憶秇文爲初學也

楊方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

世所行方耶曄耶

按隋唐諸志楊方所撰名吳越春秋削繁南史尚存見通考蓋以曄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劉孝標九州春秋抄之類耳夫東京六代文體迥異郎二書並行豈能惑具眼哉方所撰又有五經鉤沉亦見諸書目中

不借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價賤不須借也

陸詩穿林雙不借楊作遊山誤見瀛奎律髓山岩類又屨亦名不借

毋昭裔

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畟藏書最富云云

毋昭裔孟蜀人少寒微借文選不得發憤曰吾他日貴當鏤板行之卒如其言毋畟開元時人與校秘書有群書四錄行世見唐藝文志甚明今以畟為昭裔子豈開元後于五代耶史無攷畟最富之文蓋以收書誤記耳

王起陰符非王起注已辨王楊雁李筌二字今見穆天子傳非入騷名雲谿友議誤也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蟲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

按王起中唐後人屢典文柄為一時儒宗武宗嘗戲制歹旁二字以試之起曰三教書中臣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麥門二字耳見唐詩紀事中又一雜說述起語作八駿圖與楊所引同惟楊以起為貞觀時人又以字為太宗所撰則大誤也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

按王淩傳請灰釘于司馬懿懿即送與之淩因自殺此云曹爽用修之誤蓋因爽禁獄乞食於懿懿送鹽豉大豆等物遂憶為淩也何餘冬錄先出于楊此楊引誤何正指王淩耳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間

唐李益詩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

裊征人三十萬一時廻首月中看柳詩全做此格易其語耳然唐宋界限斬然又李回樂峰前一絕本不勝此唐人兢綺爲圖而此首不聞如京倫其格用之乃特爲好事玩賞固宋人易欺亦詩有遇不遇哉即此二絕唐人何等自然宋人何等費力作詩三昧可見然柳詩亦自佳

唐人好畵蕃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是也又曲名梁州伊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亂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几而亂

凡一代氣運盛衰率有先兆用修之說未爲無理第所引三事殊不類花間詞出晚唐其時祿山已誅吐蕃亟絕矣宋人圖鳴骹胡兒諸畫譜無灼灼者是圖不盛行于宋可知入破乃唐曲調非元人也前人已嘗論之

詩話總龜雅什門載柳彥塗塞上云鳴骹直上幾千尺云云楊作鳴骹又作一千丈並誤第云好事者畵爲圖蓋亦宋初一時事以金元爲應亦遠矣

丹鉛新錄一　　續筆叢甲部

丹鉛新錄二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鍾離權

僊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嵒同時韓湘泉遐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眛矣可發一笑也

用修所解鍾離大可笑按宣和書譜神僊鍾離先生不知何時人自謂生于漢呂洞賓于先生執弟

子禮其狀虬髯蓬鬢鬟髻自稱天下都散漢則漢鍾離之名實出此而用修以杜陵詩誤之其可笑有如此者夫漢鍾離地名而以爲神僊則韋氏妹郎何僊姑耶漫書此發讀者一大噱

神僊通鑑鍾離傳以爲生漢時仕至諫議大夫又仕晉爲大將軍皆附會也蓋諫議附會鍾離意大將則附會鍾離眛耳又有神僊鍾離簡亦漢人又元人慶壽詞明稱漢鍾離豈皆本杜詩耶

塗廪

戰國處士謂舜塗廪浚井遭坑梵而不死列女傳又

言二女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

按左慈劉根皆以幻術聞劉綱妻則傳奇所謂樊夫人唐人以爲女僊者獨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眞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爲宋患十數載後全死新塘楊集群下謂曰三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已矣宋史全傳紀錄甚詳孫東埜語始末尤備悉不言其有道術楊氏與劉綱妻並舉以証塗禀之謬殊不倫豈尭女亦劒僊耶

劉根妻亦稱僊女唐小說太白救張遵言事坐中

數婦人一自云根妻用修胡不并及之 詳太平廣記

大麓

以大麓爲山麓是尭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鬬法哉

孟子言尭薦舜于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亦黃冠之章醮巫覡之降神乎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䟽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内屬於武圉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書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

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三十四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甚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卽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略所引楊云黃帝未知何所據也鬼方前章有以爲楚者以楚俗尚巫

故謂鬼方竹書伐鬼方之上有次荆之文則此說宜可証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以卽貴州黔中然秦始置黔中周世何能至此蓋當時楚地亦極爲蠻落春秋始會盟中國耳 以鬼方爲楚見蔡介夫嘗引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鹽澤見穆天子傳戊子天子至于鹽註云鹽鹽池

也今在河東解縣及竹書紀年王觀于鹽澤是也漢書遠出其後且醋溝方但言未知未嘗自以為知也用修逆探訊之得無以己度人乎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后自注云茶經陸季庇撰庇即陸羽也羽字鴻漸季庇或其別字

羽一名疾字季疵非季庇也見本傳又見皮日休文

天魔隊

宣和畫譜拂林圖蓋如唐人胡旋舞元末天魔隊耳

天魔舞亦唐時樂王建宮詞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麟按用修沾沾此解若以辯二張為獲一頷珠聆者可大為捧腹也第浚亦有說與秦檜同陷岳飛者張俊也浚因酈瓊之軍與岳異同久矣豈全無關涉者哉本傳自明楊不考陳詩秦傾武穆係張俊非浚字其結句云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東瀛蓋以武穆孔明為被誣非楊所見也崔子鍾顧以岳為浚所忌致禍蓋弘正間諸公史學率草草也

握槊

胡奈酒儀以角詩陳思王製其詞云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按事物紀原文獻通考皆無說恐胡公之言亦俚俗傳耳未足信也又如握槊世以子建製及閱洪氏譜雙云謂握槊起陳思者非乃知史傳不載皆俗談不足信也

少時讀一雜說記陳思所製云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凡今角聲將闋有嗚嗚之韻者皆難字曳聲也胡公說或本此楊謂無所出恐未然惟以陳思製則誠可笑云

握槊續事始謂陳思製高承事物紀原同非不見故典者也惟洪遵譜雙謂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爲握槊之戲而不詳其始末讀北史四夷傳絕無此說後閱秘術類蔣少游傳始得之并記于左傳云胡王有弟一人犯罪下獄將殺之弟從獄中上此戲意以孤則易亾也元魏流入中華宣武後大行于世據此則握槊入中國正齊梁間三國時迥未聞洪以中華始創或自陳思不然也陳思寠于子桓以萁豆獲生事固有相類者後人因傳之又子桓亦魏文耳果陳思製胡集中絕不言及耶

又北史吐谷渾傳阿豺命毋弟慕利延取箭一枝折之更命取箭十九隻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汝曹知之（此亦握槊之意並六朝時）

洪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恐未然唐人小說云近有長行之戲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則握槊名當最先雙陸次之長行最後也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槊之器于廡下有博齒其製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按劉以骰子爲博齒其名甚新并之（識）

象經

世傳象棊爲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樵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按象經之製載太平御覽其詳用修似未覩也今象棊唐世亦已有之見廣記岑順下意周武所制不行於時唐世所行自是今象戲耳

周武所造象戲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陰陽四曰時令五曰筭數六曰律呂七曰八卦八曰忠孝九曰君臣十曰文武十一曰禮儀十二曰（御覽缺此二字）與今俗象戲迥不同亦無楊所謂孤虛衝破也

事物紀原引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云足下燕則鬭象棊疑戰國時已有此御覽不引而以周武所造當之亦疎略然古戲如闘彈樗博之屬魏晉史書并詞人題咏亾弗具獨象戲絕無聞焉唐玄怪錄足徵余已詳載莊岳委談今閱紀原亦載茲第玄怪本據當時戲劇作此玩世若毛穎華華耳

紀原遂以眞古承物又夢中說夢也
古所謂象戲者如易象之象耳周武天日月星皆取譬之義玄怪錄所言金象將軍蓋以戲名詭撰中但有車馬卒將等絕無象也今有象當起于宋世又因碁名而增設之非前代命名之意矣
司馬溫公七國碁例云雖名象戲而無象及車者車即將及偏裨所乘象不可用于中國故也溫公蓋以當時象戲有象及車故爲此說而不知古名象戲以取象之義本無象也宋世碁有象即溫公語可徵蓋與今大略同矣
晁無咎廣象戲圖序云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碁之有象起宋世此亦可徵晁序蓋文士筆端不考事實且未別命名之義也
溫公七國碁雖名象戲實圍碁局也今傳于世縱橫各十九路特周處中并四路爲一小異耳晁無咎廣象戲圖亦各十九路而碁用九十八世但知溫公七國而晁戲絕無知者因并識之（并載文獻通考）
後魏侍中游肇撰儒棋其名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善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以投子二視彩而行蓋其製類于握槊打馬而其義類于周武象經皆以退讓爲節不先鬭爭今俱泯滅傳而圍碁獨盛行千載不少廢末世所尚即戲劇亦可占矣

簻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謂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古人謂樂之管爲簻潘岳笙賦云修簻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簻者餘器多裁衆簻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當簻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沈存中說也用修引之失言所自出耳中頗誤數字當是傳錄之譌按西溪叢語駁沈云此說文韻書並不言簻爲樂管潘岳笙賦自是檛字注修長檛大闢開也自與簻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易執持而後可吹也沈說殊牽彊無義理麟按用修似未見姚說者蓋叢語近始有刻本也第姚所引選注亦誤考潘笙賦修檛內辟善云修檛長管也辟開也則善注固以檛爲管矣姚云簻檛並音張瓜反箠也夫二字旣曰通用則皆可爲箠亦皆可爲管奚疑之有融賦此七字乃亂中語今以爲馬策則平易而近俗以爲樂管則繳繞而難

通即季長復生尚費口舌也

王介甫書

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註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時接謂荊公作字似忙者見說郛所鈔宋人雜記乃戲語非評書也

米芾書史云楊凝式書王荊公嘗學之余與語及此公大賞嘆白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類字

又海岳名言云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鑒擬右二條非極許可語然出米顛之口其推服介甫甚矣謂無一人賞音可乎今停雲館有王書然不類楊景度恐非真跡

又書史云王文公作相士俗亦皆學其体則王書當時崇尚可見楊不深考耳夫書畫絕者必傳無疑纔落第二義後世事便屬茫昧即書史所稱劉瑗勝中趙霆沈遼及唐肅誠許渾今博極之士罕能知其略者丁卯自必詩見介甫之罕傳亦何怪哉

墨池編曰天聖景祐以來天下人士悉於書學者稍復興起如周子發石曼卿蘇子美蔡君謨之儔人亾迹存皆著在篇中矣今列於廊廟布於臺閣復有數公有若韓魏公骨力壯偉文潞公風格英爽介甫相國筆老不俗王大參資質沉厚邵興宗思快銳宋次道陸子履碑刻遒麗滕元發王樂道尺牘流便王才叔以婉美稱蘇子瞻以淳古重及蔡仲遠沈睿達之徒皆彬彬可觀予固未量其所至安敢品之然金閨玉堂之士布衣韋帶之流豈乏能者哉予病且隱罕與縉紳接固不得而知也

後之與我同志者固嘗搜而次之右宋人朱長文之說據此則介甫之書當時固已推其與文韓二公並驅楊慎謂無一人稱之皆考覈未精立論太驟之過長文有傳見宋史而墨池編通考失載豈此書近出耶編中所稱王大參樂道才叔之類今皆無遺迹可考魏公碑刻尚行世潞公尺牘載停雲館者殊佳睿達即沈遼朱與米芾交而此殊不列又魯直少遊並亾稱蓋當時未甚重也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用修此意自佳然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着議論知樂府体者可與語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一點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証

按草堂詩餘蘇子瞻洞僊歌云水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影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杜詩非點字余已詳辯詩藪中弟楊引坡詞一點明月窺人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讀本詞楊

之誤不辯自明

李泰伯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云云）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字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宋小說載一士人嘲泰伯非孟子撰二絕句投之李遂醵家釀與飲酒盡乞不復來矣）

此未熟泰伯常語之故常語非孟子甚詳宋人所記李入場屋出題莫解所謂曰吾平生書無不讀必孟子語也拂袖出讀盱江集多引孟語此說因未盡然第今世士人白首論孟主司出題尚有懵懵者李既與軻不合則場中題面或有不省亦奚疑焉余隱之朱元晦俱有常語辯載考亭集中謂小說無根三子語亦無根耶

遡秦論

遡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于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云云）

竹書紀周穆王大起九師架黿鼉以為梁此云秦

始恐誤論擬過秦實宋人塲屋體而此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之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用修自謂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删潤也

璅語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

按秦漢事體懸絕賈治安正病文帝威不克愛豈容以秦諭之揚誤億賈山耳

阮籍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

豎子正謂漢高晉人見解率本莊列豈容以實求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退之諸記但紀事不錯議論尚有前輩典刑特句格大變幻寡澹人渾朴之致耳子瞻正與相反用修好異特引其言豈定論哉

丹鉛新錄三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皐陶有後

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皐陶眞不祀而歿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皐陶子也以是參考之皐陶何嘗無後乎

史記禹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

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于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夫益爲皐陶子則皐陶之後即益也何以封其後于英六而復舉益乎皐益五臣同列虞世益爲皐子史傳蔑聞不祀忽諸之談蓋春秋時或其後中絕如宣孟之忠而無後之義非謂皐陶之身也考英布封九江王都六乃項羽時嗣封者以布自謂皐陶後故都六以襲舊邦非謂禹時所封英六二國秦世尚存楚末乃滅也

陳心叔名熲引路史云皐陶父大業娶少典氏之女名華生陶封於皐故稱皐陶帝王紀云皐陶生

於偃故賜姓偃皐陶長子費是爲大費秦之祖也次子甄是爲仲甄封於六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生大費而正義即以大業爲皐陶殆謬呂覽注云伯益皐陶之子亦謬

麟按以益爲皐陶子謬始曹大家注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陶子皐陶之子伯益也故葛稚川張守節皆本之羅泌能辯益非皐子而不知伯益之即伯翳故又以大業爲皐陶父而大費爲皐陶子其說之舛訛抑有甚焉考史傳伯益伯翳爲一甚明余別有辯（路史謂皐陶之後爲李氏本皐陶爲理官也斯說得之）

路史又云堯之諸臣惟彭祖皐陶伯益爲最壽皐陶年百有六而伯益逾二百計其年皆先禹歿矣據此則益初佐禹年殆百餘而列女傳以爲五歲何老少不倫至是又皐陶少益數十歲而爲父益長數十歲而爲子何後先錯戾如是雖二家言皆謬悠亡足論者然互合觀之寔可一大噱也

考黥布之會垓下史有以舒屠六之文故思玄賦注云楚末乃滅然布傳破籍後封布九江王復都于六高帝末年布反始滅今謂滅于楚末亦注之訛也至抱朴妄援尤不足辯而用修信之何哉

又史記秦本紀云帝顓頊之裔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即秦趙之先尚書謂之伯益是也據此則伯益之父大業而裔嬴秦也謂大業爲皐陶則嬴秦即英六耶用修欲以證皐陶之多男不適以誣伯益之二父耶

陽乕

陽乕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玉大弓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晉明帝覘王敦逍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

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簒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字爲句以上又湖下元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訛惟王楙叢書得之目錄諸右又明帝自湖逍歸遇旅嫗與七寶鞭此云逍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于湖帝自湖歸則歸于石頭耳）

井公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僊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齊陸瑜詩九僊會歡賞六博具娛神嚴各郎徐地銘山櫃隻泰周王子深詩誰

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庚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巳千年庾張正見詩巳見玉女笑投壺復覩僊童欣六博

井公事見穆天子傳楊以井星形如博局當之臆說之絕可笑者蓋未見汲冢書也按穆天子傳第五卷記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而決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古博奕事殆創見于此王子深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子山藏書凡幾代看博巳千

年二語亦正用周穆事舊經稱穆天子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庾詩本之凡讀書未解伏缺疑不妨惟臆說最害事穆滿藏書事見唐詩鼓吹庾子休二酉棲來泓撿疏註中

王僑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僊人廟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僊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僊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僊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史記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家隱注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僊人下復引裴秀記云緱氏僊人廟者昔有王僑云云余按史記正伯僑自是一僊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修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正伯僑而誤也

秋死后言僊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太子晉其一栢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修說同但揚誤加偏傍耳余意王喬爲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淨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舄與爲栢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同顯迹于令時最易相亂非精

加考核未易得之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舊以爲三王喬亦從舊說未安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眞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按此論載俞文豹吹劍錄乃其兄文龍所作嘗用

是說取解于同文館揚以文豹爲俞豹又以論爲文豹之說並誤輟耕錄首末自明

宋鄭如幾嘗作魏春秋其說與俞相出入見兩山墨談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王晉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瓈亞栖比水晶

按九僧乃宋初人與唐邈不相及余載之詩藪甚詳唐僧能書者尚衆如太宗時辯才其一也

蕭方等

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爲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而不思方等之等名方諸萌方知可証乎亦猶綱目不知盧鴻一爲雙名而去一字爲盧鴻也

胡氏注辯方等不當以死節自任初未嘗去等字此乃綱目之誤已見王伯厚困學紀聞用修采其說而訛者也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

盧鴻一見舊唐書新唐書作盧鴻誤也通鑑釆摘止據新唐書故亦作盧鴻綱目本通鑑之誤而通鑑又本新唐書之誤楊前則并此皆歸咎于綱目蓋狃于指摘紫陽又不熟史學之故

中潬之戰

胡致堂云中潬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掎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

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公多舟必破四公子奕棋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子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潬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雄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李郭合筴而成嘉山之功安史由是奪氣二將議擣范陽賊幾成擒哥舒翰敗遂旋軍相州之師子

儀與光弼已有成議以負朝恩不從而潰此皆史
冊大故昭昭者用修不熟史學信矣侯安都
周文育並禽於王琳耿弇吳漢十二將咸衂於隗
囂將不必多古有然者惟相州之役不得以此例
論也前李郭本傳及通鑑肅宗時

岳武穆

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與而兀朮斡離卜皆善用兵取
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弒國又無將取之比武
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上臣皆姦邪失此機會
摟舩載國是冇走於海非不幸也

武穆用兵時粘罕斡离不皆亡獨兀朮在楊蓋誤
以撒离喝為斡离不也粘罕斡离不二酋可當韓
劉輩非武穆敵兀朮撒离喝才又下二酋是時武
穆百勝之師乘之如拉朽耳崔子鍾引李郭敗于
思明為証殊矣夫安史李郭蓋迭為勝負其人逆
順固天淵其才不甚遼絶迺武穆於兀朮自朱僊
以前能少抗乎突厥之彊李靖縛之如拾芥詎可
執一而論若虞允文采石之戰正猶謝玄之破苻
堅玄破秦兵不能越江以復尺寸之中原其時秦
主瓜分勢易為力僅僅若斯正以玄之材力非亓

子寄奴比也逆亮既亡完顏易主大定之治冠絶
無倫雍公將畧何如錡玠而欲乘一日之勝拓累
葉之基難矣哉

郭汾陽衂于安守忠李歸淮衂于史思明李郭又
同潰于相州若子儀之戰新店光弼之戰中潬皆
竭智畢命又藉回紇之師僅克之故知安史二逆
未易易也若宗弼巴蜀則大創於吳玠順昌則折
北於劉錡越江則踣奪于韓世忠其才不能勝三
將而與武穆同年乎況金人全力非安史崛起者
比也丘仲深精究史學而有岳飛未必能恢復之
論竊所未解近日鉅公頗亦采之吾不可以不辯
詳讀史餘論中李郭平安史事熟參唐書通鑑自見邙山之役思明乘機復振他可知

丹鉛新
續筆叢甲部

丹鉛新錄四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與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云云

楚成王滅息以息嬀歸後莊王滅陳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止因自娶之楚遂滅巫臣家然則非亡楚也又息嬀亦未嘗亡楚與晉獻秦堅事不合桂娘是李希烈妾後以計授陳僊奇殺希烈楊誤合二人姓名爲一也陳希烈是玄宗相適隋安祿山伏法者相去亦不遠凡此類姓名偶誤或傳錄者之訛似不必置喙第用修之語後必信之余恐致累學人不敢避也隋之亡當由獨孤后陷太子勇于陳氏無與陳雖爲虜所烝然非衆所由起溧陽當侯景死嘗食其肉然景之亡不由之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唐薛氏文士最衆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略唐書藝文志蓋別有其人非爲將者也唐書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即史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爲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略亦自翹楚用修說俱失之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

六朝名將如韋叡者世但知其功名據南史叡子稜世稱該洽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摘尤精于稜又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船中失火延燒七十艘侃閒略不介懷世但知侃忠勇絕人至風流廓達鮮知者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諸武人能文事者俱詳見詩藪中此二子並梁將偶以僻故少拈及者故因用修語附志之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非女狀元余已辯于詩藪雜編中用修之誤

蓋因元人女狀元春桃記而誤也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錄有其目大槩如琵琶等劇幻設狀元之名耳王巵言直作蜀司戶參軍黃崇嘏最得之陳氏名疑亦仍用修之誤似未詳考黃詩及其事始末也

巵言又云女校書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楊說未確

麟按女子有官位者巵言采摭幾盡視用修所錄殆數倍然尚遺一二女侍中有陸令萱卽齊陸太姬掌國事者見北史齊書通鑑綱目等陳心苿名

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爲中丞尤奇且僻也

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見名疑今以爲男子非是或別有一人耶以其奇僻錄之

女媧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雙柳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

補天之說五尺童子皆知之古聖賢遺迹自有靈異者如孔堂絲竹之音闕里荊棘之闢亦可證其生前乎按女媧又有持雙鯉事見酉陽雜俎使用修憶此將益信補天之說矣

義帝

項羽立楚懷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按立心者項梁非羽意也當時固以爲楚懷王至義帝則羽旣稱霸尊之云爾楊以在如約之前大謬夫孟子固言義之於君臣也莊周曰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子以義言君臣亦主於放弒乎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王楊盧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淸談廢事

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過李平廖立之罰後人
稱之只以才學耳
既謂北海大志直節不當以文章末技掩之又謂
名過其實後人只以才學稱之一文舉也槩以其
善表而出之于前槩以其過表而出之于後與建
安七子並稱且不可而與李平廖立同罰其可乎

大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
兒輩遂以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大字之勝
大破賊大字是晉唐口語如寧可大解事爲微大
健兒之類宋世亦有之何敏中大尉官職等詞是
也若大字則俗談何無此例斷爲刻本之譌好奇
者往往信之槩于世說者自當燭鑑

于蔿

晁炢用詩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蔿過樓前劉後
材曰晁氏家世貴顯而炢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
列而甘隨于蔿之后可謂賢矣伊優事見東方朔傳
人皆知之于蔿事博學者或不知也按明皇雜錄玄
宗御五鳳樓觀酺宴時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各以
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戴樂工數百皆衣文綉服箱

之上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
數十人聯袂歌于蔿而已
新舊唐書通鑑綱目四書並載非僻典也
朱氏綱目云上御五鳳樓酺宴命刺史縣令各率
所部音樂集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云云魯
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命刺史爲散官楊以數人爲
數十又不明著懷州刺史俱未安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
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
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
嶺南雞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李子敖遊鳴鵠嗉中長三寸三分張仲師長一尺
二寸見劉杳傳但云出論衡楊以爲何承天纂文
未知何據按何承天有皇覽至宋已不傳

古今語言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
公事单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
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

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淸雅下之兩句殊爲鄙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卽謂之文猶今乃竊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此劉子玄史通之論用修喜而錄之失記所自出毋寧馨二字今亦爲雅談史通之說驗矣

銑鋧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鋧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

摩訶擲銑鋧中西域胡綱目注云短兵也形如小鑿今以爲簡未之前聞秦瓊用簡與尉遲鬬鞭乃委巷小說平話中事考瓊本傳但言躍馬挺槍取人萬衆中無不如意鄂國傳敬德善馬矟嘗與齊王元吉戰三奪其兵是鄂國所善者矟而胡公所善者槍鞭簡之說絕爲不根自宋元編演小說加以傳奇雜劇令人童稚見之沁入脾肺旣長又不解精讀正史信筆爲其惑亂誤用而不自知余見數文章名家往往蹈之李獻吉乃勸人勿讀六代後書何其隘耶因楊說附記此小說中傳槍與簡亦無大謬

單雄信幼時植一棗樹年十八伐爲槍號寒骨白嘗與秦王戰秦王以太白羽射之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則雄信所用亦槍今俗以爲槊非也雜俎所言蓋卽尉遲敬德報秦王事寒骨白之名甚新

俗傳美良川事亦有因考秦瓊傳從秦王夾擊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國之驍悍當時惟胡公能埒之其後多病常自云吾平生苦戰出血不下數斗焉能不病乎俗傳瓊嘔血事亦有因也必多讀史傳則此等事自能燭照源流洞見眞妄通學問中一大關節不可不知不佞匪其人第能言之耳瓊自破宋金剛後迄無優顯功豈遂以病廢耶嘔血事亦見隋唐嘉話中

畢羅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眞一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筍廚食之精者櫻桃饆饠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畢羅注云修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秕糠饆饠充饑其義可參唐世櫻桃饆饠是借此二字爲食物名非本旨也今北人所謂磨磨乃麪爲之者南人罕能修治文公時南北絕不通焉可據爲是

物也

酉陽雜俎衣冠食之精者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不云牢相櫻笋厨也今雜俎刻多誤韻語陽秋十九卷引之可証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徇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彊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余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死名妬婦津伯玉遂終身不渡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妻配享可也子玄之論義正詞嚴聖人復起弗能易矣用修以劉妻配享未愜當名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可也

妬婦乘騾牛

元制婦人妬者乘騾牛狗部中北齊制妬婦買騾及皂筴

唐文皇以樂酒賜房玄齡婦我太祖爲徐中山易夫人即此知婦人妬者必不容于聖王之世非特乘騾牛賣皂筴而已惜皆不著令甲中

六朝人有妬記唐人有補妬記今亡余嘗欲更衍此書惜不獲用修商之

南齊書劉休傳云明帝憎婦人妒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棋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聞之勅休妾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箒皂莢以辱之右見南齊書列傳十五卷用修以爲北齊制中語恐一時信筆不檢故北齊神武娶蠕蠕女至因寧曉拜之豈辦此哉

妒女廟

妒女廟者介子推妹也在并州壽陽縣妒婦津在洛水

朝野僉載云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妒女泉神廟在焉漢水深沉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妒女者介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尚然女錦衣鮮裙裝束甚都凡有人取儲丹（疑有誤字）百令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右見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近雲間類刻僉載無此文蓋闕氏節本也

述異記曰妬女泉在并州婦人不得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麟按張果傳武后召果果卒死于妬女廟前豈神僊亦畏妬耶

酉陽雜俎曰妬婦津相傳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摒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因名曰妬婦津按二事古今相類有若此者婦人

之惡極矣夷堅志又有治妬龍事以龍王夫人殺其妾因置獄正其罪誅之嗚呼安得天帝盡獄此輩以爲妓悍之戒哉

丹鉛新錄四

續筆叢甲部

丹鉛新錄五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李白出處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正言曰容齋二筆云杜贈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卽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内辨誤一卷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

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証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刻李集首載范碑凡千五百餘字其說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

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白與韓荆州書云白隴西布衣流落江漢汶上倶王陽
秘苑扈言云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
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
初游會稽吳筠隱剡中谷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
廳有白詞尚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
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
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唐
魏顥李陽氷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
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氷

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
東李白亦云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子美所謂汝
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號也然則白本隴西人產
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稱山東
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一統志以白爲
山東人因已俗然用修亦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按古今詩人出處未有如太白之難定者以爲山
東者南部新書也舊唐書傳也元微之杜詩序也
梟氏讀書志也以爲蜀郡人者范傳正碑也新唐
書也劉全白墓碣也魏萬李陽氷曾子固太白集

序也唐詩紀事也彰明逸事也然余考之魏顥序
言白本隴西父家于綿身既生蜀繼以授籙于齊
有子于魯云陽氷序則言白本隴西戍紀人中葉
非罪謫條支神龍之始逃歸于蜀遂指李樹生伯
陽繼亦言授籙于齊紫極宮云云新書傳則言白
系武昭王孫神龍初潛還廣漢遂爲郡人長客任
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云云曾子
固序則言白蜀郡人出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遊
梁最久復入齊魯云云合諸說而訂之則扈言所
謂白本隴西人產于蜀流寓山東其說最完而紀

事末所謂或曰蜀或曰齊或曰隴俱不爲無據也
況白但生于蜀一出后未嘗返其故居隴西以其
本宗山東以其流寓志白奚不宜者用修欲專太
白于其鄉凡諸方有據者一槩沒之非通論也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
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
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
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
不知而引杜詩爲証近於郢書燕說矣

晁公武讀書志古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

陳晦伯曰樂史序並無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之事考白事見新舊唐書本傳及南部新書魏傳正新碑杜田既欺人前代樂史舊序吾子復作僞今將故知心勞日拙實繇有徒矣

麟按南部新書云白歌咏之際屢稱東山李白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當本于此樂史序無此

文用修蓋誤憶不考非僞作欺人也杜田注亦非僞作是引宋楊天惠彰明逸事而誤爲范傳正碑其病正與用修一類今並載下爲二子解嘲然彰明逸事天惠似得之埜人傳聞中間附會匡山隴西穿鑿可笑之甚豈可引以証杜詩乎南部新書東山事又本魏萬碑萬與太白游處宜可信第白流寓山東甚久況舊唐書亢微之序並稱山東即子美以此呼李奚不可者唐時李杜詩題但稱名不稱字詎至如今人以號爲稱此則用修之癖論也景盧晦伯辯白得之獨彰明逸事及魏萬序未及考或亡以服用修之心余説出庶幾盡之

魏萬序云白始娶于宋生一女一男又合于劉劉訣又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又娶于宋間携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駿馬美妾所至千石效迎云云據此則太白蓋四易妻再育子然李華墓志及他記獨稱白子伯禽豈白有三子耶魏萬即白送之還王屋者其契分特深序中所言得之目擊視陽冰傳正輩故應不侔後之考白履歷當以此序爲準用修謂白擬謝安石蓋誤憶唐樂又誤認東山也萬後名顥又李陽冰序亦載東山事

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徑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思軋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山火人歸火不歸太白繼云焰隨紅日去煙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飄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邊朱太白繼云綠髮隨波散紅顔逐浪無何逢伍伯應是想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弃去隱

居載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褵褷已有雛鳳態淳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累謫爲令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魯徂徠山杜甫從嚴武

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蜀甫詩又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

按右彰明逸事與杜田注中所引亡一不合田蓋援逸事以注杜詩非本傳正碣也景盧用修曠伯三君俱似未考此此文載計氏唐詩紀事其傳會之迹灼然因父尉任城白有詞題廳事遂傳彰明令等詩因杜匡山讀書之句遂傳大匡山因白自序隴西遂傳以隴西院因白自號青蓮遂傳以清廉鄉考魏萬李華李陽氷傳傳正諸文無一合者大抵白既生其地則流傳傳會自應亡所不至亡是詩也清廉鄉楊直作青蓮亦誤姚寬叢語引蜀經亦稱綿州大康山等總之附會也又此文稱所收太白少作百餘篇按晁公武云太白全集末載少作六十首皆淺近不類青蓮蓋即彰明令所收今不傳姑孰十咏之類又非此也

李白題詞

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

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叙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証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諸辯悉見前則此又以新唐書爲誤尤不然新書

白傳首言白爲涼武昭王孫其先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巴西白生于此長隱岷山蘇頲爲益州守異之非以白爲蜀人而何李陽氷范傳正俱以白本隴西生于蜀新書葢博忝之楊不畧考下文謬哉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第一則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

藝苑卮言別錄貞觀中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上之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

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葢何足言今欲釐正差訛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云云據此則族望當時自以崔爲第一文皇怒始更定以皇族第一楊說並舛訛也

楊云唐人姓氏譜隴西李氏與王家不同族是也廣記隴西李氏恐不入望以槖駝云云因號槖駝李又詔禁隴西李氏諸姓不得自相婚配可見非唐宗室矣

又

據唐人姓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即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葢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旣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眞僞也觀太白自叙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

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后周豈有金陵之籍哉

唐隴西之李自六朝爲巨族非宗室之李也然李暠都西涼亦與隴西相近葢其望雖異其地則同太白之自稱隴西以地言不以望言也乃太白旣唐同宗當時並不以王孫稱之覩李賀李約輩若不侔者賀約乃高祖文皇之後太白則唐始祖李暠之後其時偏處一隅後又爲周隋臣太白之先又得罪轉竄入蜀其同祖在唐末一海宇之先固不得聯譜牒稱王孫也楊謂唐之李姓皆冒爲帝

家此殊失考唐李姓十三望其無顯迹者難以盡徵相則李義府李逢吉李絳李泌諸人將則李光弼李抱眞李晟李愬諸人文詞則李翰李翱諸人詩賦則李端李益諸人紛紜史傳旁午簡編不啻數十百考其自稱與人稱之無一以爲宗室者揚謂冒濫者務虛名以誇人唐帝亦樂其天潢之繁衍而不問眞僞殆與兒童之見亡異唐書新舊宗支年表具存昌嘗以隴西趙郡等李擬入其中也如適之林甫累係王孫族屬則史傳已亟書之至如長吉才江等一列詞場諸文游稱謂一則曰王

孫二則曰王孫讀嘉祐商隱集中有一于此否耶凡詩人信筆遣詞率難拘狥太白所言吾宗及我本盍通海內李姓言非特指皇室及隴西也

又按用修斷以太白爲蜀人此迺據自序書而信其家世金陵之語何也涼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卽云先世金陵後遷隴蜀亦萬萬不通蓋後人因白僑寓白門而僞作此書益信見公武之精詳而孟浪二言用修躬自蹈也

又

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

藝苑卮言云高宗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等子孫不得自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爲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返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云觀此楊說之誤不辯自明卮言語皆出唐史及廣記御覽等書原文多不能備載

朱文公

安定胡應麟著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竊觀其評論今古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其得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

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顚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訶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凡用修指摘紫陽語皆割截首尾不會全文今詳考錄之則文公之意千載可白用修諸誣不辨自明

考亭所輯名臣言行錄前后二集前集五十五人後集四十二人皆南度以上者也通一代所稱名臣必求粹白無疵自漢唐不過二三數宋諸君子李韓范馬外趙普王旦咸弗免譏刻其餘者今南度前名臣以百計則此書義例可知也蓋盡一代磊犖烜赫事迹關涉者備錄于中其間碌碌甚衆若介甫者詎得而遺之哉

名臣錄雖列文公所引諸家雜記稱與之詞不過十之一而貶剝之說幾于四之三又用修謂朱不當贊其道德文章不知名臣錄第綴緝前人議論元無考亭一語楊蓋未嘗細讀而驟譏之果哉

楚詞後語云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按楊所引道德文章語或出此讀此說終篇其罪介甫至矣楊摘其發端未盡之詞而驟譏訕之豈天下皆可欺乎且紫陽第稱王節行若道德固未嘗許之也語意自明

蘇長公文章氣節世所共推若其少日縱橫建立之念不謂盡無今讀蘇所進諸策使其位神考之世君臣合契以赴功名卽不至如介甫之大壞吾知其不能爲呂文穆李文靖甯也（宋亦數瑀子驕才氣詳語類中）

朱子語類云沈僴問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斯殺按此門人沈僴所問之詞也向前厮殺言諸將大抵欲和獨武穆主戰耳今作文公語且以向前厮殺爲譏何耶

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闒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按此乃朱語見語類百三十二卷文公固極贊岳之忠勇且嘗議之首以汾陽言蓋深悼其壯憤激烈明哲未邉若汾陽與時迻運卒建大業則尤美也當檜亡孝立武穆尚存中原計日垂手而將亡良將喪德遠用李邵二小子卒致大奔考亭所爲痛惜哉若武穆自處至矣盡矣又奚論焉

性理錄文公語云岳飛也橫只要向前厮殺云云直是忠勇故也蓋當時纂集者疏漏誤合二條爲一則而又誤并二說爲一人楊但讀性理宜如此奈語錄瞭然何（岳故昭當時公論固不甚詳引故有以據古者觀金佗稡編亭紋事也）

語類云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已有又不與也又人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何曰當時煞有士大夫獻諛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輩是也按文公極言罪檜今史傳所未詳者凡數十條皆滔天之惡此略舉一二耳楊率未見第拾片語輒肆譏

彌甚矣其鹵莽也夫骨力之云盍江充李訓小人有才謂耳豈稱之哉

考亭于昌黎病其溺文章于歐陽譏其耽詩酒彼儒者論議自往往如此非獨於眉山父子也臧大夫槩春秋以爲賢陳仲子通齊國以爲潔而孔孟之言若彼豈誰毀誰譽仲尼自發而自悖之哉

漢儒董賈尚矣律以孔孟則其言詎能無疵匡衡邪佞比阿遠非二子比謂不成人之美豈不識衡何如人耶宋許彥周云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凡此皆紫陽論道之言楊又不詳考其全文氣脉而毛摘㩁之多見其不量已 辟虞罵衡以下丹鉛新錄蓋有然者豈夫子自道耶

王安石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並列可乎

周名禮字德恭所著有綱目發明淺陋曲士也余以安石者謂爲誤國則可謂爲姦人則不可朱固未嘗以爲姦人亦未嘗不以爲誤國也孰考文公集議論自明 名臣錄辯已見前周所擬介甫君臣似未嘗讀宋世一書者余無識焉

東坡

東坡伊川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故其毀東坡甚至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惟哉予嘗以此事如王后蕭妃爭寵進武瞾以間之荆公猝魂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

紫陽眉山學術元大不相謀非黨程氏也考亭生平嚴闢陸子靜而切規陳同父亦黨程乎一嫗骨辭武瞾之言今以爲碎何也且語類稱子瞻長處一凡十餘條楊豈皆未覩耶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語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語錄者朱子之語而門人錄之豈出自朱子筆乎用修以考亭不識字而妄譏諸葛余亦以用修不識字而妄譏考亭也

考亭論三代而下儒者氣象曰張良諸葛亮只是

太祖蓋以顏孟律之故有此說夫論儒者于三代之下考亭僅舉二子則祖之一字豈易易哉

據楊所引語錄本文元無筞字用修譌誤記考亭論伐吳事耳先主伐吳無功孔明嘆曰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也考亭曰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觀孔明生平議論皆明白正大與詩書相表裏當關羽事蓋有難言者法正輩則疎遠矣故或可以諫止之意此未易識也

凡讀古人文字務須平心易氣熟翫上下語脉得其立言本意乃可况語錄出之信口記之門人非文字銖兩稱停者而毛摘片詞傅會胸臆可乎繹朱語二條皆推服武鄉而楊以為譏議難矣哉

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狡妄為猾伯而聃狼戾為瑣伯蓋擬古四凶也 以語類新附錄

孔明淵明

朱子云孔明之學出于申韓淵明之學出于莊老宋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孔明治蜀不專主寬蓋以劉璋昏懦故稍以法紀振之所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矣夫蚩尤五兵湯武莫能廢即孔明有取申韓亦奚損萬一耶

朱子自據一節言其他如三顧隆中六出隴右大書綱目固以後世無比矣淵明詩詞沖澹玄遠誠老莊意味相近文公嘗謂為古逸民亦何貶哉

感遇詩

或謂予曰朱子感興詩比陳子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辟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妍

取憐埒材角妙不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宋世五言古惟感興三十八章尚有拾遺風格雖多作儒流見解其體製實高出一時梅蘇黃陳諸子各以詩名世無此調也苟律以唐人奚俟用修即五尺童子今皆能道矣夫感興本咏懷者也伯玉唐人不能追嗣宗元晦宋人責以肩伯玉不已外乎 楚辭末附擬招乃呂大臨作考亭為題識今復據為朱與感興並稱亦誤

考亭本意愛拾遺詩以溺于方外故取而筲之夫嘗欲與埒材角妙也夫感遇在唐末爲絕出內感與在宋實自𨗇然謂不當並論則有之耳至孔雀東南飛一篇本宇宙間孤唱而楊以邦鄉才人擬之得無俯劒而歸耶（[illegible]郭[illegible]人一代宋氏正楊有[illegible]其[illegible]見[illegible]集）

朱子忿懥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愼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於聞

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夫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覈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邪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呂子約之死朱蓋惜之語意自明余不復辯餘詳下方）

朱子語類記陸子靜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說得之文卿）右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益記者亦有所疑也凡語類中門人雜記皆筆所自聞未嘗假借他人而此云爾則其說之爲可知竊意朱門好事惡陸氏者設爲此言考亭必萬萬不然而楊執以爲奇貨因家語而波及仲尼可乎

新安平日議論嘗謂陸氏執拗似告子此大衆所聞也苟哭其死而爲斯言何異劉貢父鬭漢卿乎蓋理之必不可信者楊不能辯折反從諛之異哉

朱元晦生平論辯無大疑渦者今錄三律于左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可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子壽）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辯只今（子靜）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文公）

方萬里云文公于二陸輩行仕宦皆先今陸氏兄弟詩題乃云示同志又有榛塞陸沈等語不遜甚矣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反以邃密深沈獎借之蕘其自悟二家氣象居然可見按方非論與子者而

其言如此所謂塗人皆知也楊以爲忿懥然乎否乎

考朱子他日又録安石爲名臣而跡之韓范富歐之等若此豈亦有激於他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又于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讀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與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譏誚陳同甫蹐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鎔也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也

辯已見前不復贅凡所似此等議論皆不錄本書之過也宋名臣錄自大姦慝外凡在是非疑似者皆不遺知雖昔呂夷簡陳錄中類凡例可知

續筆叢甲部

丹鉛新錄七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瓊花

楊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傳子容詩云比瑒如瑤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蘂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瑒玉蘂王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云云張文昌云五色雲中紫鳳車云云王建詩一樹蘢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蘂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回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托言也滇雲處處有之

麟考瓊花玉蘂山礬梔子四種迥異用修合而一之大爲孟浪然其說最易混淆容齋隨筆野客叢

書俱失之惟韻語陽秋辯析精當今並錄其文而稍爲折中于後

楚客簽書云容齋隨筆曰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蘂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詩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即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韻語陽秋云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

以染黃不借礬以成色故以名爾昔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魯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揚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合璧事類引黃詩作木紫不云木黃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俊嘗題詩云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一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

土祠中玉蘂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驎總諸家之説校之瓊花者楊州后土觀中之物世無别種者也玉蘂者長安唐昌觀中之物仙女來遊折花以赴玉峯之期者也山礬者本瑒花而魯直易名山礬者也梔子者佛書所謂薝蔔者也四花皆色白而有香然貴賤若天壤之懸梔子今江南絶多皆夏間四五月間而瑒花自是春開梔子染黃以花而山礬染黃以葉二物迥殊又梔子之名見于本草世所共悉不應復作他稱而薝蔔

之名出自佛經涪老尤不應他有更易此二花之不同明甚者也玉蘂既僅見唐昌及禁苑數處而瑒花紛布野中且既曰玉蘂名甚古而致佳山谷何苦易之卽土人不識玉蘂之名山谷淹洽多聞寧有弗洞曉者此瑒花之非玉蘂明甚者也玉蘂自顯于唐昌而瓊花獨種于后土廣陵長安道里懸絶瓊花世無别本而玉蘂屢見詩詞又玉蘂既卽瓊花諸題玉蘂者不應絶口不及瓊花之名又唐昌去吳誠遠招隱在京口去廣陵咫尺間吳人既絶重瓊花謂無二本不應招隱有此懵然不知俟德裕之至而知此玉蘂之非瓊花明甚者也緣瓊花之名與玉蘂相亂后土祠名與唐昌觀名又相亂瓊花無二本而玉蘂亦僅數處有之瓊花謂種出仙苑而玉蘂亦仙女經遊遂致詩人文士往往合爲一種如宋子京劉原父博洽號爲宋世之冠亦爾承譌而子瞻子容輩之誤又不必論者也用修以卽陳後主玉樹后庭花尤爲鹵莽瓊花相傳唐人所植六朝何自知之如止據玉樹之名何不引甘泉賦中所云也與此花相類又有聚八仙最近似而亦非見合璧事類甚詳

唐詩紀事嚴休復玉蘂花詩首云楊州唐昌觀有玉蘂花大誤也唐昌觀在長安光業坊明皇女唐昌公主下降故以爲名其花乃公主手植者也康駢劇談錄云唐昌觀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瑶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綉綠衣乘馬峩髻雙環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緋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覩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

由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最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雲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休復禹錫各有詩王建宮詞女冠夜覔香來處云云即追咏唐昌事也蓋唐昌觀在長安無所謂長安觀者劉以王建詩爲長安觀之玉蘂而禹錫詩題唐昌亦謬也許氏紀事之誤乃沿尤延之全唐詩話尤號博洽多藏此亦相承劉宋率爾紀載不及精詳也

始讀楊所引傅子容詩疑唐人有遺帖爲証及閱周平園題記乃知宋世僞作唐人帖以致謬吹紛

紛平園辯玉蘂非瓊花得之目擊最詳并錄于此云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瘁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條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開出鬚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衆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無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元之知楊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之注也山谷始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序初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信之其實諸公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

用修以仙女之說爲附會似止據王建詩注言之未讀太平廣記合璧事類雞跖劇談諸書也夫仙女事誠茫渺難信然嚴劉諸人之詩實因此事發不可以事爲附會詩也蕃釐觀后土別名漢郊祀

詩媼神蕃釐此祠后土故以爲名其花後爲金虜揭去根後發榮用修以爲其花後萎亦非也此花聚訟案不啻數十用修于諸書一不之考直據胸臆合一之謬矣哉

用修以玉樹后庭花即瓊花是徒知瓊與玉同也又引曲中瓊樹朝新爲証以曲有瓊字也吾則以爲叔寶詞名本于楊之玉樹青葱謝之林挺瓊樹不尤脗合無隙耶楊好爲傅會往往如此而動譽昔人姑識以當捧腹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

回首驚狂人間日易斜此劉賓客和嚴給舍詩也劉又有楊州瓊花詩序止言后土廟瓊花一株潔白可愛不知實何木也使誠與玉蘂同胡以有何木之疑耶

歷考以瓊花爲玉蘂其誤蓋始于二宋劉原父不能是正從而和之三子皆博極羣書者所見若此故世人無復異議而晏元獻蘇文忠悉承其誤然失之未遠猶可言也洪景盧曾端伯蔡寬夫傳子容以山礬爲玉蘂則失之頗遠矣然其誤猶本之唐人爲帖也用修直以山礬爲梔子既無所因又靡所考吾弗能知之矣

噫一瓊花也以子京原父次道景盧延之用修之淹該同叔元之子瞻曾直之鴻鉅相承而胥失焉餘子益亡足深論名物之學其易言哉

鄭興裔瓊花辯瓊花天下無雙昨因虜騎侵軼或謂所存非舊疑黄冠輩以聚八仙花種其處余細觀熟玩不同者有三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黄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蘂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蘂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余尚未敢自信嘗取二花以試兒童輒能辯之（右辯聚八仙異于瓊花處最明確附於此）

合璧事類辯四花形色甚詳今並錄于此智者讀之不俟見花瞭然矣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楊州后土祠一株耳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詠之昨因紹興辛巳之變虜騎侵軼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非老道士唐太寧者力言其不然鮮不以八仙名之矣蓋此花雖遭虜人之狼藉然其盤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爲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既剪而終盛殼使之然哉

麟按事類所記此花宋末猶無恙今不可見矣

論玉蘂云玉蘂花所傳不一有以爲瑒花者曾端伯有以爲瓊花者李衛公有以爲山礬者黄山谷有以爲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蓋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荼䕷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爲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今長安唐昌觀所植存否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花識者鮮不爲之嘆賞云

論薝蔔云薝蔔花一名梔子花樹高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兎耳或似挪而短凡草木花皆五出惟此花六出色白中心黃春末抽蕤夏初結花又一種樹高五六尺許花葉皆差大謝靈運目為林蘭并筆之

論山礬云山礬花俗名椗花木高數尺枝肥葉脊凌冬不凋花白未開時木犀相似及開差大香絕穠號七里香尋常山林間多有之又有千葉者按椗即瑒音相近也

七修類稿云齊東野語載瓊花惟揚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諸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予考爾雅本草諸書不載惟揚州誌曰唐所植也至正間枯死今不復榮據此則瓊花植于唐再榮于宋又再榮于宋末一楬于金再枯于元世遂無復種矣合璧事類失載墊語事七修類槀又似未考合璧者因並錄之

丹鉛新錄八　　續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周禮屨人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處王后之屨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為婦女作屨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按周禮大宰有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凡王后之六服皆掌之蓋王有外司服而后則有內司服也首服則弁人追師分掌獨屨人王與后共意頗疑之既歷考漢唐五代得婦人纏足所自始載讀周禮屨人所掌王與后及命夫命婦屨名號形色俱同因釋然頓悟三代以前男女屨舄無大異者屨人並掌職此之由且古人履以配冠其階級斬然非內飾下裳比也楊不深考以晚近世弓纖狀律之故極言其褻而周公不免矣今錄周禮原文并考各代履制于後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用之葢古者婦人屨與男子同自后妃以至命婦制度質采咸有等差不得踰僭故成周特設官掌之后世驕寵恣行僭侈后飾以此職廢也昔人以周禮爲致太平之書卽此可見豈淺識所窺哉史記男女同席履舃交錯亦似不甚別也餘詳後條

又追師掌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曰掌后首服對弁師掌男子之首服也夫首服男子婦人異故二官分掌之屨舃婦人男子同故屨人並掌之云疏第以弁尊舃卑爲解蓋疏出唐人其時女子未有纏札之俗履之同異亡從知也

又內司服掌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辨內內命婦之服夫衣視冠則稍褻視屨則較殊故自有內司服掌之然每條之下必繫以祭祀賓客則用之者明各司所掌非燕居之服也使婦人屨猶今世則其事自當職之縫人而內司服且弗與矣夫典絲典枲皆太宰官屬以考婦工者甚客也孰謂休其蠶織哉

雙行纏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彯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

樂府雙行纏葢婦人以襯襪中者卽今俗謂裹脚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肩婦人則羅爲之加文繡爲美觀以蔽於襪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懽知之語意明甚考御覽屨詩云足躡承雲履豐趺觴春錦夫足趺不言小而言豐則古婦人不纏札可決千載之疑矣

杜牧之詩纖纖玉笋裹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也婦人纏足實當起于此時升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可証然合璧引杜詩乃入襪類恐唐人自以足指爲玉筍非必以弓纖也牧集亦作詠襪詩楊誤

自墨莊漫錄以纏足始五代諸小說所見皆同余嘗頗疑之因考古昔詩詞如螓首蛾眉犀齒蟬鬢桃腮杏臉櫻口柳股凡婦人一身摩頂放踵亡不極意形容而足者當今自面目外便爲第一義宋元間咏婦人舉筆關涉六朝前文士詎容全置弗言宋玉登徒賦婦人之陋極矣而不云其足之巨

陳思甄后賦婦人之妍極矣而不云其足之纖又
史傳所載古今美婦人必有大異于衆者果六代
前知纏足則積習之久其創意出奇豈無一二殊
絕而史傳杳不聞又楚宮之腰漢宮之髻皆以風
俗崇尚昭灼簡書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
艷羨當時寧無一踣好者而靈運太白沾沾素足
之女俾千載風流之案迨老鈇而發耶觀木蘭歌
始終改服足其變革之大者而俱置之餘可槩見
矣
唐以前婦人足與男子無異則足之服製可知子

建所稱羅襪成式所賦錦鞋大槩與男子同或加
文繡耳今世纏足已久不稱則衆揶揄之當六代
前不以爲人妖乎莊周云四者孰知正色誠然哉
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衆至楊
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着襪無疑也然今
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謂之膝褲恐古羅
襪或此類載考唐人雜說云昭彥崔與王凝中表
有隙後彥昭相其母勅婢多製襪履曰吾妹必與
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因不敢爲怨夫男子之襪
行多則敝使如今之膝褲卽遠行何以多爲據崔

母所言則唐世婦人之襪誠與男子無異而兩京
六代皆然矣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泉木末沾衣香塵惜羅襪皆唐詩餘尚衆
曹子建賦踐遠遊之文履又繁欽詩足下雙遠遊
蓋魏晉間履名遠遊也夫今之婦人足尚弓小卽
跬步難之豈宜以遠遊名履者第令婦人纖足善
走然深居閨閫亦不宜名履遠遊蓋卽男子履名
婦人共之繁詩曹賦因寄之題詠耳
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
別男女也大康婦人皆方頭履男子無異按今婦
人履與男子絕殊卽欲爲方頭與男子同何可得

而御覽之言若此則六代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以帛繞
脚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札脚五
代以來方有之如熙寧元豐前人猶爲者少近年
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右墨莊漫錄所引
據此則宋初婦人尚多不纏足者蓋至勝國而詩
詞曲據亡不以此爲言于今而極然美色愈無問
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

斷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道中詩云可憐誰家婦淥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答云可憐誰家郎淥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中墮太白全祖之而注不知引

按謝李之題素足又皆本陶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也卽此知晉唐婦人不纏足無疑夫足素則不纖纖則不素未有旣纏之足濯諸淥流者也

昔題婦人足不曰素潔則曰豐妍（豐趺皜春鋭足趺如春妍是也）夫今婦人纏足美觀則可其體質乾枯腥穢特甚使謝李輩含其弓纖而誣以潔素一何舛哉

浣沙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又曰屐上足如霜不著鵶頭襪子嘗戲謂太白何翅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云李可謂能書不擇筆矣

禺山戲語

張愈光晩年好縱筆草書不師法帖嘗題所書後曰野花艶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蟻綠太白詩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奚事金蓮玉弓乎可謂善謔

按陽兩引太白素足女詩而詆其迴盼張又有野花村酒金蓮玉弓之說蓋皆未悉唐初女子不纏足之故也（金蓮始六朝潘妃步步生蓮花事然非言鞋履也後世相承皆失考）

古今制度創革誠有大不同者如書籍之雕板婦人之纏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于宋極于元而又極盛于今二事頗未絕相類纏足本閨幃瑣屑故學者多忽之因歷考其說如右顧六代前載籍浩瀚或他有確証可盡破羣疑者余固不敢執以始于唐末也博極君子幸共詳焉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禺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䟩屣又云搖脩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盆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之舄動止遺光又云履躡華英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葉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鳳靴出翠帷又履𡅗集載

韋仇公鎮成都有眞珠之惑武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悔考也按史記貨殖傳倡優女子鼓鳴瑟跕屣又趙衛女子俞長袂躡利屣揚所引皆小異

雙行纏之說已詳辯于前矣即楊此條所引益之

唐以前婦人無礼足者也

履也屣也屐也舄也四者小異而大同古男子婦人共之蓋其形製不甚懸絕自唐宋五代纏足遂專以弓鞋屬之婦人而履屣屐舄皆歸之男子考

用修所引秦漢六朝語躧屣利履玉屐鸞靴金華遠遊花文　重臺諸製並男子同無及于弓纖者當時婦人足可槩見雖鳳頭牡丹等號類今女子所爲然率是履上加以文繡花鳥作此名耳惟義山詩較似近之實温杜一時事也焦仲卿樂府本云足下躡絲履李華又有絲履與前相應楊作花文履誤又御覽末引陳思王七啓云金華之舄動止遺光非張衡也

唐以前言婦人履舄尚有可考者補錄下方其製作無大異于丈夫亦隨代足証云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服屨爲赤舄黑舄

又曰王后翬衣玄舄玉翟赤舄

又曰命婦之屨功屨散屨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履玄璚文鳳之舄又拾遺記云王母曳丹玉之履

列仙傳曰昭帝葬鈎弋夫人空棺但絲履存

趙后外傳曰后順風揚音帝令馮無方持后履恐遂仙去

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立爲后女弟合德進同心七寶綦履

風俗通曰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綵爲絲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文履一兩

搜神記曰宫亭湖有賈客見一女子曰可爲買兩緉絲履

崔浩女儀曰婦以冬至進履襪于舅姑

齊書曰高帝性儉素宮人皆着紫履

梁書曰江妃寶屧直千萬又西施響屧廊在吳中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着金襬屐

異苑曰丹陽縣梅姑着有道術能着屐行水上

炙轂子曰菲絲爲屩宮人嬪皆着見合璧事類

史記東昏紀云每出遊宮人皆露褌着綠絲屩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靴
太眞外傳云妃子死馬嵬媼得錦袎襪一隻
玄怪錄曰橘中一叟云君輸我王母女龍縞襪八
兩右皆用修所遺然無一語及弓纖也韓詩一娜赤脚老無齒自言赤脚不襪非以纏札言

履考
古篆爲字象鵲形以爲履飾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
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古易屐爲然敬之無咎今文改
爲作錯不識古文也禮注絇履頭飾也周禮黃繶青
絇字一作句王莽傳句履注其形岐頭周禮又有鞮
鞻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爲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

世樞章伶人服之唐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
脫鸞靴入鳳幃之句崔豹云古履絇繶皆畫五色秦
始皇令宮人靸金泥飛頭鞋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
薄履也漢有伏虎頭鞋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
以草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
梁有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靸
瑞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甄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
桃花盛開時採之鍊以松脂逓相纏織成鞋履寄往
都下人皆不辨爲何物稱含南山草木狀云晉太康
中扶南國進抱香履以抱香木爲之木輕而堅韌風

至則隨飄而動
按婦人履倶見前則餘從諸經籍考得者補下方
用修止信筆紀錄宜多失之乃太平御覽合璧事
類等亦往往疎潤遺漏卽一履足推其餘馬端臨
所以嘆著述之不易也以下止錄履名及履事餘屩屨舄等悉不錄楊本言履也
說文云履足所依也
又云靸小兒履也鞮革履也麁草履也絜枲履也
古今注云屐履之不帶者
急就章云麋麈麖鹿皮給履

又云履舄鞜裒絨緞紃顏師古注鞜生革之履也
緞履跟之帖也紃絛履之圓條也
又云靸鞮卬角褐襪巾顏注靸謂革履頭深而兌
平底也今俗呼謂跣子鞮薄革小履也卬角屐上
施也如今木履黃氏補云下卬謂漆履有齒者曰
靳角徐氏云鞮亦履今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
又云屐屩絜麁羸窶貧顏注絜圓頭掩上之履也
廣韻云絜兒履也皮爲之麁者麻枲雜履之名也
又云旃裘鞣韄蠻夷民顏注鞣韄胡履之缺前雍
者是也黃氏云鞣韄胡履也王氏云新唐書西域

傳言曳韓釋履也

事物紀原云世本曰于則作扉履宋衷注黃帝臣草曰扉麻皮曰履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為之單底曰履複底曰舃古今註曰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服曰舃朝服曰履燕服曰屨也

又云[illegible]曰扉草履黃帝臣于則所造宋衷云草屨為扉實錄謂始皇二年始以蒲為履

又云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實錄曰鞋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為

之名鞋也古今注曰魏文帝寵段巧笑始製絲履

按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不履絲屨則周人已用絲為屨也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以為禮

夏鬬龍逢諫桀曰君之履非履也而履春冰（揚作履非）

武王以履賜太公望云東至無棣（左傳邱賜我先君履云云）

莊周云干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

賈誼治安策引古語云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敝不以苴履（急就注引誼疏今人賣僮僕者為之絲履又云美者黼繡庶人妾以緣履）

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方言云履謂之不借朝鮮洌水之上謂之卬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𪨗良徐土邳沂之間謂之卬角（二字疑御覽誤危言載同）梁益之間曰屝關之東西曰緉

六韜曰舜王天下敝衣絓履

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于穆王

莊子曰儒者圜冠方履

晏子曰齊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

國策曰春申君上客三千皆躡珠履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楚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踦履哉（呂氏春秋云踦奇也）

漢書曰鄭崇每朝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粗菲草履今者富人革舄絲履

西京雜記曰慶安世為侍郎常着輕絲履

魏遺令曰可學作組履賣之

後魏書曰王遵業嘗着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絕可與郭林宗墊巾相對杜類避仟履穿或本此）

禮記云披衣靸履

又云鄉長者而屨跣而進履俯而納履

又云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

履
荀卿曰粗絲之履可以養體又大布之衣粗紃之履
東平王蒼傳云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盛德光靈之遠也 漢書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 事文類聚
雋不疑傳云暴勝之屣履起迎 見漢書屣履謂納履未正也
皇甫規聞王符至屣履迎之 後漢書
北齊書云始安王遥光有躄疾餉履者以爲譏巳大恨之
事文類聚云高帝鎮東府衆僚傾下虞玩之躡屐造席如平時 南史

漢書云文帝常履革舄唐書云嗚玉曳履 馬周傳
學齋佔畢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爲靴徽宗世嘗變靴爲履高宗世又變履爲鞋冠履二事反使令道流得竊其似云 節文
韓非云晉文公與楚人戰至鳳皇之陵絲履係因自結之
史記云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
又云黃石公墮履令張良取之
又云蕭何賜劍履上殿

高士傳云陳仲子織履以爲食
列仙傳云嘯父在冀州市中補履數十年
三國志云先主少孤織履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高文惠妻書云今奉織成履一緉愿着之動與福并
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潛潛無履弘從人脫履給之弘令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潛于坐伸脚授之
五燈會元云達磨既逝後三歳魏使過于葱嶺持隻履翩翩西歸門人啓其壙空棺惟一隻革履存焉

唐書云滕王元嬰戲典籤妻鄭鄭以履抵面血流
又云元德秀家惟枕履
神仙通鑑張氳傳云人贈以孔子木履一枚
又仙鑑張氳傳云郭翰贈以孔子二儀履一雙後于晉州尸解與里人劇飲留衣履而別
後漢南陽公主慕道入華陰山駙馬王咸追至嶺上見朱履一雙取之化爲石因名其山公王峯 同上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躡九色之履 見太平御覽道家類
又云東北始陽宮牛元景足躡五色履 此条亦御覽載有誤

葛仙公絳裾朱履于八月十五上昇 神仙傳
洞冥記云董謁老少不常或乘牛或躡履日三百里
葛先公跣足屈氏二女夜從成雙履獻之因得道
劉諷仙去託形杖履瘞桑樹間 神仙傳
葉法善入水衣履不濡云與河伯遊 仙傳拾遺
劉平阿遇異人傳道託形履帽
袁亢先生裼裘草履又何尊師衣敝履穿又嚴東
衣敝履穿惟賫一瓢
張道成瘞後崔穿墓出冠履留棺中 仙鑑
洞神經曰學道之人敝衣草履 九真經曰學道者勿令人犯履犯履有是

玉光經曰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
王喬每乘雙鳧至朝堂網得之乃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 凡稱舄字者皆不錄此有履字故存之杜羙君頁著王喬履出此眞一字不苟也
靈壽光年二百餘卒棺惟履存無他物 並後漢書
神仙傳云薊子訓卒後棺中惟隻履棺蓋飛揚
仙傳拾遺云盧眉娘將瘞舉棺覺輕徹蓋觀之惟
舊履子 太平廣記
王知微羽化後寄書廻家家人發棺視惟衣履
劉玄和卒後尸逝柩空乃葬其履焉 同上
張淡客死徐逢原家每七日遺令令人視之至四

十九日惟敗履存 仙鑑
翟天師乾祐卒後啓其棺惟雙履舒虛寂其弟子
也卒後亦履解棺中 酉陽雜俎
太平御覽云盧耽有仙術州守期會耽後至化鶴
廻翔欲下爲威儀以箒御之得隻履耽遂飛去
集仙傳云劉道成上昇處石上有隻履痕作白色
夷堅志云燕道人尸解柩惟草履一雙
文賓買草履爲業每取嫗數十年輒棄之 列仙傳
侯道華著木履上樹悉折去松枝曰他日得吾飛昇
又云老君遣韓眞人下迎道華乃脫履松下上松

之杪而昇天
虬髯客傳云唐文皇不衫不履 又李衞公得紅拂須戶者無停履
李紳見老叟知爲異人乃具衫履下拜之問姓名
曰吾唐若山也 以上並廣記
東陵聖母師劉綱常從獄中飛出遺所著履一緉
宋徽宗見前后圭履異于常曰吾紫虛元君也 仙鑑
女眞王妙想見仙官劒珮曳履升殿曰吾帝舜也
今王九疑山
陳惠虛好道衣弊履穿不以爲陋 以上並仙傳拾遺
張殖善役六丁每日有天女著緉屐繡衣冠劒侍

前仙傳

太玄女有仙術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坐炎火中衣履不然 女仙傳

衆俱鳳自稱白鹿洞道士每謁貴顯一足草履一足麻鞋 仙鑑

王[redacted]麻衣草履遍遊名山又王十八破衣草履劉晏令妻子拜之又王四郎布衣草履謁王琚 並仙鑑

傳燈錄云南泉禪師舉斬猫兒話示趙州趙州脫履安頭上而出泉曰子在即救得猫兒也

又云石霜禪師謁神鼎脫隻履而覘之鼎曰汾州出此弟子 又大陽以直裰皮履示浮山浮山以大陽皮履付投子俱見傳燈錄

志勤禪師問僧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僧便請師脫隻履拋向前僧至雪峯雪峯問靈雲安否僧脫履向峯面前峯休去

法眞禪師菴側有一龜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僧無語 並同上

眞歇禪師命侍者易新履進正覺覺却之曰吾爲鞋來耶 僧寶傳

悟新禪師聞知事捶行者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謂晦堂曰某禪是悟得的 林間錄

禪宗正脉云靈澄禪師偈草履祇裁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

明辨禪師贊達磨云皮髓嗇成話靶隻履無處埋藏 又隻履已歸西國遂此山空有老猿啼

詩人玉屑云病僧詩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豹履

列仙傳曰故毋班賣書贈河伯貽青絲履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緉

曹寔四民月令曰八月製韋履十月製白履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

甄述女詩云足躡承雲履

荊州記曰與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晉書曰五庫火屢代之寶皆焚孔子履漢祖斬蛇劍並失焉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純青

又曰凡僧賣者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

晉書曰苻健時河水溢津監冦登得一履長七尺

唐五行志曰文宗時吳越間作高頭草履

雲仙雜記曰趙廷芝作半月履以千紋布爲之托

以精銀塡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以貯酒
又曰白樂天製飛雲履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納
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
清異錄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倣孔子履名魯風鞵
宰相以下效之呼遵王履
唐實錄曰大曆中進五朶履
唐二儀錄云大曆中進五朶草履建中時進百合
履 按五朶履楊引作晉或據他書俟考 並見六帖
青州襍記曰桃花有一種盛開時垂絲二三尺者
采之煉以松脂逝相纏織成履寄都下人皆不辨

何物 楊引作齊記恐誤當更考本奈花垂絲故可織履楊說垂絲二字義遂難通 見孔六帖
清異錄又曰曹翰性貪後爲周世宗樞密承旨常
著錦襪金線絲履有朝士某者托無名子作詩嘲
之云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慙媿
絡絲娘
李尤文履銘云乃製茲履文質武彬步此堤道絕
彼埃塵 晉傅玄亦有銘曰履正無邪正者吉之致邪者凶之徵又古詩曰瓜田不納履
劉相晉都賦云纖纖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綦綴
以珠蠙 蘇軾夢中見帝作履銘曰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
梁宣帝履詩雙鳧孜聲宛並飛時表異 以上二則並初學記

李白送人云足下遠遊履淩波生素塵 李白詩
杜甫大雲寺云細軟青絲履
芋亭客話云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仁觀
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舄履
纖悉具備 說郛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以見魏王 莊子
鄭虔履穿四明雲餞拾山陰椽 杜甫八哀詩
郄超云謝玄在桓府使才必盡凡履屐間皆得其
任 世說新語
博異志云王昌齡以黑草履獻馬當山神誤納金

錯刀其中忽有赤鯉魚躍入舟取烹之金錯刀在
魚腹焉 說郛
吳沆題留侯履云躡劍舒國步感項立炎基 文集
春渚紀聞云施彥婆年六十有沈氏二十爲人織
履及綫絹之事 說郛
炙轂子曰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草爲履宮內妃
御皆著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
之名解脫履 說郛
侯鯖錄云蘇子瞻醉臥有魚頭人身者邀因被褐
履草黃冠而去

元微之夢遊春詩云金威重臺履 侯鯖錄

南史云道士邵碩于元嶶二年告人曰吾命終因臥而卒後有人見碩在荊州以一隻故履納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韓子曰鄭人買履者先自度其足爲度乃至市忘操之得履乃曰吾忘度亟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亡自信也 說郛開頃集

遐丞開覽云范寺丞妻大妬一日范偶出同列取官妓雙履置范臥衾中吏携衾歸妻見履神色沮喪自縊 說郛

南齊書云劉瓛年四十未婚太祖與褚淵爲瓛娶妻王氏妻椓壁挂履土落母床上母不悅瓛即去其妻其至孝如此 劉瓛傳

孝德傳云魏湯遜處大道下晨夜葦木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 太平廣記神類

元樂府朱履曲即紅繡鞋也 詞林摘艷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大帶方履 養老奉親書

衡州石室山有僧鬚垂拂履 杜[illegible]編

六朝前率草爲履古稱芒屩蓋賤者之服大抵皆然唐張志和以欆爲履至五代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常履蒲𩏶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用蒲者劉克明嘗賦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窓離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抛擲是何人此詩通篇咏婦人履殊不見弓纖意知五代女子尚不皆纏足也 今世蒲鞋盛行海内然皆男子服婦人以纏足故絕無用之者矣

丹鉛新錄八 終

藝林學山引　　續筆叢乙部 凡八卷

用修生平箸述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編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間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亦間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爲錄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曉曉焉數

以辯譁其後後起者藉焉子其窮矣夫丘陵學山而弗至于山幾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訓荀晦伯正楊古今其然亡取苟合不佞于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玆藉手而奚庸目睫誚也夫用修之可栁下也不佞之不可聚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栁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逌然聽哉庚寅七夕麟識

藝林學山引

藝林學山一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錦城絲管 詩話上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眞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唐絕增奇取此首入妙品

花卿蜀小將耳雖恃功驕橫然非有章皐嚴武之權王建孟昶之力即欲僭用天子禮樂惡得而僭之用修以子美贈詩爲諷眞兒童之見也凡詞人贊歎聲色不曰傾城則曰絕代子美蓋贈歌者偶姓字相合亦云花卿實何戡薛濤輩用修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然求其說不得也故有僭用禮樂之解匡衡解頤阿乎絕倒斯兼之哉

李群玉贈歌妓詩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與杜合豈亦有所諷耶

工部諸絶非漫興則拘體以入歌曲自不宜獨此首風致翩翩音節調美故諸妓女習之其爲贈歌者益明信如楊說則一老頭巾咏史語耳風致音節何在用修以後世頭識在唐妓人之下不惟誣後世并誣妓人矣杜他詩自有諷刺事者若此篇雖用修復見了矣余不敢謂然

用修唐絶增奇序以龍標太白爲冠而謂工部不當學論自卓然然實本高廷禮品彙語高曰盛唐絶句太白高于諸人其次則王少伯二公篇什亦盛少陵制作雖多理趣甚與僅取數章至正聲則杜七言絶無復選者噫宋元而下有能明目張膽首洩此機者乎余不敢以用修爲陰襲陽詈然二君書必皆傳于後世讀者當自有公論也

李群玉見江平不流下

李群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

此李端古別離詩見本集及英華品彙甚明且群玉晚唐亦必不辨此也楊後引李端全篇亦載二語此當是一時誤記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二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有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横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考子美不但虛心太白卽高岑輩無所不傾倒然二子詩推敬杜者亦無幾遂謂子美出高岑下可乎文人相輕尚矣子美揖讓諸公正其卓爾難及處後世騖奇之士遂爲口實奈何杜以降鑿鑿李大似輕薄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絶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見無味矣

此晚唐小巧語何絶倡爲入玄怪錄可耳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二語殊不類浪僊似許渾姚合語坡注未足憑

屏風牒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錦張牒卽疊也

牒卽案牒之牒子雲所書意如今圍屏十二扇者以文翰故借牒爲言耳太白屏風九疊自咏廬山楊曲引以証余戲謂子雲誠善書然必以天池爲

研五老爲筆庶可逞尋丈之勢又恐爲飛瀑所侵
也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晉孫綽作慕容攀墻視慕
容謌作樂府皆失其名

慕容攀墻視三首今載樂府殊不類番自作蓋當
時童謡耳廣記錄唐文皇過番墓見一人因問之
答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
苦追尋此則番之鬼所作然當番偏覇之日文皇
不知竟何狀耶漫書發一笑

金雌詩 焉按南齊書引郭文舉金雄記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見高帝紀末并諸讖甚詳

隋經籍志郭文著金雄記金雌詩
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雄記無所謂金雌詩也

江陵

盛弘之荆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
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
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朝辭白
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
巳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
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

此寸木岑樓鉤金輿羽之說也予答是也何有李
杜並有岳陽樓詩錄左方以質用修
太白岳陽樓詩云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鴈引
愁心去山啣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
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右李作亦五言律視杜吳
楚東南乾坤日夜等句何如亡論二公敵國即李
之鳳皇何如崔顥杜之五夜何如王維耶
二公製作他不必多論止據自相酹和之篇杜贈
李二十韻真可驚風雨泣鬼神而李飯顆山頭四
語殊近鄙俚豈止兩岸猿聲江陵白帝之相去哉

然以此定李杜優劣誠坐井窺天也 右與長語其詳具詩數中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鮑照詩二崤虎
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驥子
鶯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羊腸熊耳六代尋常開府之工不在此高鳳聚螢
大家戲劇工部之偏不在此
楊又謂杜白白江魚入饌來語粗不若韋長江鈎
白魚江平不肯流語拙不若李水深難急流則皆
近之然杜前句意自工後句意過苦耳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謂太白詩儒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

二楊語皆為李左袒者也其說非更僕可明大畧具見詩藪第二子所引古人擬倫俱似亡當余嘗以李猶莊周杜猶左氏庶幾近之

詩史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為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謂之詩易可乎

按以杜為詩史其說出孟啓本事詩話非宋人也若詩史二字所出又本鍾嶸直舉胸臆非傍史詩之言蓋亦未嘗始于宋也楊生平不喜宋人但見諸說所載則以為始於宋世漫不更考恐宋人有知揶揄地下以明人鹵莽至此乎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此高仲武中興間氣評語比興情也筋節骨也楊解殊誤然高評亦未當余謂君平之詩比興不深於長卿筋節不減於皇甫也

杜詩

韓石溪廷珪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雲霾龍虎卧江清日抱黿鼉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

疑似之狀耳雲霾坼峽山木蟠拏有似龍虎之卧日抱清江灘石波盪有若黿鼉之遊余因悟舊註之非其云雲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圍抱黿鼉出曝真以為四物矣

峽坼雲霾作形似之狀亦詩家當行未為無見然下云扶桑西枝封斷石則上當作實景不然冗矣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葉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也（麟按二句今本唐人林易一字然實勝之）

疎影橫斜于水波淸淺之處暗香浮動于月色黃昏之時二語于梅之真趣頗自曲盡故宋人一代尚之然其格卑其調澁其語苦未足大方也仲言含霜映雪却月凌風二十字韻度天然亘千年咏梅亡及者六朝人可易忽哉用修說亦有此見第此解黃昏引宋人謬

又

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敷蘂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

花之香於晚者惟梅蓮茉莉爲甚若蘭蕙之屬則

不然矣高燒銀燭照紅粧自言花色非言香也且海棠世謂無香而楊引之以證花之香於夜者尤可絕倒坡詩題海棠也次句言香霧霏不主房堂亦詩之病詩家不必深泥亦不可不知

澁浪

綦衡仲舉溫庭筠詩澁浪二字問予予曰宮墻基疊石凹入多作水文謂之澁浪衡仲嘆曰不通水經知澁浪何等語耶因曰古人賦景福靈光含元者一一皆通水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

一雅謔最可解頤錄于後見松窓雜錄

唐玄宗欲求良馬伶人黃幡綽遽對曰三丞相皆通馬經帝怪問之黃曰臣見三丞相所乘皆良馬非通馬經而何夫所乘騎駿則丞相皆通馬經所作賦工則詞人皆通水經又奚疑焉

綠沉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鎗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抛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沉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淵綠沉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之綠沉乃

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卽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虞世南詩綠沉明月絃劉邵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沉若如薛與趙之話鐵與竹豈可爲弓絃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鎗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沉色爲漆飾鎗柄耳

此說本姚寬叢語余謂綠沉當有二隋書所載鐵名也王帖所云漆色也老杜或以鐵名對金鎖漆

色雖意義可通然古人之鎗往往有純鐵者如王彥章之屬詎皆漆柄又杜以鎗對甲則所重在刃不在柄安得據以漆色爲是鐵名爲非耶如據楊說鐵與竹不可爲弓弦則據隋書漆亦詎堪爲甲耶若周趙二子之見則誠可唾也

西溪叢語云杜甫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鎗薛倉舒注引東類秦書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綖以縲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奫綠沉甲武庫賦云綠沉之鎗唐鄭綮有亭亭孤笴綠沉鎗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提

綠沉漆合王羲之筆經有以綠沉漆管見遺亦可愛玩蕭子雲詩綠沉弓項縱恐綠沉如今漆調雌黃之類非精鐵也按用修駁周趙諸人之誤而姚語未盡引援因并錄之

余更總會諸家說酌之姚楊執以綠沉爲漆固失之薛氏執以綠沉爲鐵亦未盡竊意綠沉者顔色之名凡諸物有此色皆可名之或言鐵或言漆或言竹或言瓜惟所遇耳工部意自當主鐵然謂綠沉之鐵則可謂綠沉即鐵則不可也

續讀王懋叢書論綠沉乃知古人已先得矣王曰杜之綠沉正謂精鐵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苔爲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爲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

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綮詩嘗曰亭亭孤笴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右王說自當但云物色深者爲綠沉稍未安不若言綠色深者爲綠沉也

裴迪詩

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

荒莊蛤茶井今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廸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

陸鴻漸與皇甫曾權德輿李季卿輩游往是大曆元和人唐書及紀事並同傳雖稱羽天寶中爲州伶師然其時固未嘗以茗荈著也而裴廸右丞輞川酬倡自當爲盛唐人去陸頗遠即廸視維稍晚出後或及羽周旋亦當年行懸絕今此詩乃似羽爲前輩而廸咏其故居者必非裴作甚明蓋用修誤記或後人僞撰若李亦之題姑孰耳

幽怪錄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云楊柳梟梟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云云 按此鬼詩也見劉諷條下初不言爲唐人

牛僧孺所撰本名玄怪錄近時乃競刻爲幽怪不知始於何時觀用修所引則弘正間已誤矣

御黎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梨秋

此李頎七言律句非昌齡詩詳其聲調自得之今李集有此而王集無可考也出天苑故曰御梨意自聯屬必以文選爲證亦太拘也

方澤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警人今惟存華淸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近注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

三體選杜常華淸宮一首壓卷而方澤自有武昌阻風一首今云惟存一首誤也二子唐諸集皆無自是周弼誤釋天隱注巳明言之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落絮無風凝不飛云云

楊所引唐宋人用者十餘然俱落何遜梅花詩後也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

戎昱是中唐薛逢是晚唐皆非盛唐

劉元濟詩

近隨見廬山舊志見月　劉元濟經廬嶽廻望江州想
洛陽有作云
此詩英華紀事品彙諸選並載非不甚流傳者元
濟當作允濟其人文名灼灼景龍間讀唐書者自
能識之二十四學士之一也
寄衣曲
長孫佐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
錄之
按佐輔中唐人見紀事及品彙謂盛唐誤
嚴光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
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
按徐道暉詩梅福神僊者新知是婦翁最明可証
徘徊
宋當花釣魚詩徘徊無別押者傻人有太多之譏余
思相如傳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楊雄賦徊徊徨
徨唐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徠徊當時諸公未精
思耳
數語惟遲徊當行徐徊稍可餘率非詩家語余謂
上五字誠工卽徘徊百押不妨愈出愈奇不爾卽

徊字百易所謂多多益醜也唐詩有車馬繫遲徊
楊雄甘泉賦云徒回回以徨徨兮見漢書及文選
俱非此徊字其末又有徘徊招搖之語楊誤無疑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
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
聞也
八士季隨迄今不能定其何世蒙山隱迹誰則傳
之奇聞哉米顛謂霍卽杜荀象卽章得也
余意蕭詩當是漢魏六代間別有字季隨而隱蒙

山者非必名姓也羅沙謂王吉張敞咸十有八此
豈可爲局促道哉宋有胡季隨見朱氏語類又范季隨見用修詩話歷代可推
韓詩
韓昌黎贈張曙詩久欽江總文章妙自嘆虞翻骨相
屯以邪佞氏人而忠直自許此昌黎一生病痛也
樓船敗將也杜送武臣用之昭陽禍水也李賦行
樂引之律以楊說則長卿子雲太白摩詰盡當高
閣束之而楊馬李王世惟恐不得當者則何以故
哉

藝林學山二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古字窺作闚 詩話

古字窺作闚論語闚見室家之好易闚觀利女貞史記以管闚天莊子上闚青天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與杜詩天闚象緯逼正用上數語不識古字者改爲天闕王安石云天閱黄山谷亟賛其是東坡云只是怕他末句是張文潛語作子瞻誤天闕本龍門故事珊瑚鉤之論確矣介甫之閱用修之窺一而二二而一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吾未如之何也已

游景仁黄鶴樓詩

游景仁黄鶴樓詩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萬景收漢水北吞雲夢入蜀江西帶洞庭流角聲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兩岸秋黄鶴樓高人不見却隨鸚鵡過汀洲景仁名侶廣安人南渡四賢相之一也文集今不傳獨此詩見楚志

宋七言律可追老杜者僅此篇然詩人玉屑以爲游儀伯莊楊作景仁恐誤此詩余已錄詩藪中玉屑帆影作野色不如帆影之工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鬭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波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絶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粧勻膩雪風吹凉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莫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杜祁公以厚德稱而絶句精工乃爾詩藪雜編搜輯殆無餘力復遺此因錄之仲默故匪讀書者迺其人溫然長者以爲倔強寃矣細看不佳乃老顛述王晉卿語楊以事相類彊移而之吾不可不爲

雪

休洗紅

余於蜀棧古壁見無名氏號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裡回黄

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李賀詩云休洗紅洗多顏色淡輕卿騁少年昨夜殿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覩前詩何啻千里乎

此詩二首不著時代詳其聲調在六代前建安下詩紀附晉人後大槩得之其前首云休洗紅洗多紅色淡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妹近東西京然非漢詩也郭茂倩在嚴羽卿前嚴詩評往往引之今曰元人誤矣

金海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滿嶶撰萬字文

齊張融集名玉海在梁武前王伯厚蓋袒之非始創也伯厚書名虽本張融實與金海同爲類書

緜知一緜音叜

緜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邀緜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無我如此沈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錄如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

王無競初唐人沈佺期初盛間人皇甫冉李端並中唐人樂天舉四詩蓋以時代言非次第優劣也四詩以全首論當是皇甫冉第一而李端次之佺期無競俱景聯佳而沈之起語頗生澁王之頷詞畧偏枯未若皇李二子之調美也但王沈詩讀之自是初唐而李作盡露中唐面目惟皇甫全篇合

作渾成流麗便入盛唐右丞嘉州莫能過也

薛徐州過巫山讀前人詩悉劃去獨留李作不知三子詩已經劃去耶或壁間不列薛未及知耶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譃幽與之辭書曰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遠揚求救於楚師輸胥井而稱麥麴狀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楚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蟹筐淳于髡之盤螺甌窶雜見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

書言無徵而可畧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漢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在詩賦類恐不得如楊所稱考唐皮日休亦有隱書其詞乃山林之士假著述以自見者非隱語也余意以藝文志例合唐人所著推之必漢時摟逌之流所作詩賦如考槃述民等篇耳據楊所說此書當入子類雜家不應類此矣

十樣蠻箋

韓浦詩十樣蠻箋出益州云云

蠻諸書悉作鸞此蓋傳錄之誤非用修意也

木客吟詩

山魈一足之怪家語所謂山之怪夔罔兩王肅云夔罔兩似夔而非夔也夔亦一足罔兩字一作魍魎唐小說有一足叟自稱太上隱者作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指此詩

太上隱者詩云偶來松樹下閒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見萬首唐絕甚明用修所引自是木客詩然非太上隱者也木客乃秦時伐木者若毛女之類見廣記

鐃歌曲

漢鐃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留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此說似是而非鐃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峭訛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韋昭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即漢人本詞可知詳見詩藪

五雲太甲

杜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覩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据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曆張燕公段柯古之碑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右一則全錄王伯厚困學紀聞語或用修喜此說信筆鈔之葺丹鉛者不審混載楊集非必有意剽王也王楊諸子世知其巧麗而不知王之學術有大過人者星曆尤其所邃楚蓋以下語斷有所出非杜撰之文惜不獲起子政元伯輩問之

嚴羽卿云太甲疑是太乙之誤然杜已全用王語不得爲字訛第未知杜于此出處能洞然否也

戴石屏

戴石屏名復古字式之能詩江湖四靈之一也

按晚宋四靈俱永嘉人故亦號永嘉四靈一趙師秀一徐道暉一翁靈舒一徐致中戴雖與同時自是天臺人與四靈絕無與赤城集瀛奎律髓甚詳又詩家鼎臠詩人玉屑俱可証

紇石烈子仁

元將紇石烈子仁上平南辭云蠢鋒擡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巳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此亦虜也天欲戕我中國人乃生此種反指中國爲妖氣也耶非我皇明一汛掃之天柱折而地維傾矣

此金將詞載齊東野語云元將何也當在張浚用兵符離時故有首二句紇石烈姓金最多元將此姓絕少子仁破宋兵大書史鑑楊誤乃爾王長公詞用修詳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覺稗史亦未詳也

䌲字音義

東坡醉翁操琅然淸圜　云云

蘇詞今石刻載甲秀堂帖曰琅然淸圜非䌲字也楊解䌲字爲明潔之義不知琴譜有疊䌲謂二指後先齊下也坡詞必用䌲字亦當出此楊所解失之

鬧裝

京師鬧裝帶其名始于唐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鞾曲有角帶鬧黃鞓今作傲非也

按樂天寄翰林學士詩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白集及文獻通考俱同（通考翰林院郡引此詩）非帶字也薛田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鞾正用白語鞾與轡互証自明楊因近有鬧裝帶之名遂改白詩轡字爲帶以附會之又改元詞傲黃爲鬧黃噫

亦太橫矣儆黃蓋頭色之名如楊說則裴可闊黃亦可闊帶可闊裝罷亦可闊裝耶
闊裝帶余遊燕日嘗見于東市中合衆寶雜綴而
成故曰闊裝白詩之鸞蔣詩之鵝黃皆此類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
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子美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
此事不知者改爲舍耳

按社舍南舍北皆春水蓋在蜀草堂詩也花溪僻
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此詩上以舍字引起下用
群鷗而花逕逢門意脉直貫若改爲社則並不露

帶矣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豐遲之地而杜詩
下有盤飧市遠之句何耶又既曰倡優取媚酒食
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適與鄰翁對酌何耶
杜他日絕句云雲生舍北泥豈亦社北耶考杜集
他本絕無社字之訛特用修讀書偶得此遂白賴
少陵耳

真珠肞肞音船

王應麟嘗言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

正楊云王嶽之嘗謂讀書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
見陸農師詩注

麟按此實王徽之語然困學紀聞嘗引之故用修
云

唐詩人鄭仲賢

余弟姚安太守未菴慥字用能酒邊誦一絕句云亭
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
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爲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則
張文潛詩也未菴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
唐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
限或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之作耳

按唐詩人並無所謂鄭仲賢者恐草堂注誤此詩
亦類文潛當是其作俟續考之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草堂詞品

昔宋人選塡辭曰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爲詩之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辭品首揭之云

此用修詞品中第一誤處蜀草堂始自子美李於杜年行俱先詎肯以其草堂名集蓋楊以李爲蜀

人故傳會其說靡所不至夫草堂所選太白止二首余嘗疑非其作餘率宋人之製安得盡系於李之草堂哉二詞非太白作余詳辯于莊岳委談李集名草堂見唐藝文志當自他有取義

又

詩聖如杜子美而塡詞若菩薩蠻憶秦娥者集中絕無云云

菩薩蠻起宣宗世杜何緣預知其調搦便遣太白承當故娓娓不已且波及少陵一小詞累二鉅公可笑

辭名多取詩句

辭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故歌其勇生查子査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辭粉蝶兒共花

同活句也餘皆類推不能悉載

詞名如點絳唇青玉案等或若所言餘率偶合豈必盡自詩中哉如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凄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如用修箋意義殊不通可一笑也

用修謂查卽古槎字故凡遇此字輒附會之夫古字固有通用者詎容盡爾詞名生查卽歸博望藥名山查亦可乘耶只今惟有西江月一作大白今執爲衛萬恐未然

菩薩蠻古西域女蠻國其人皆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謂之菩薩蠻非專指婦髻也且浮屠未有婦人

為菩薩者女蠻國亦未必皆婦人唐宣宗時來貢因寫其事取此名而後人以詞始太白絕無謂詳見別編女蠻國者蓋以甚飾類婦人故名女蠻使果皆女子何能萬里入貢唐朝乎

蘭陵王者北齊高長恭破周師勇冠三軍故時人寫之爲蘭陵入陣曲見本傳通鑑甚明用修解似在影響間王長公謂楊博于稗史忽于正史信然哉余遍檢唐人大林事考不傳及唐雜說俱未見所出當是誤據元人雜劇功臣讌耶并識以俟博考

上江紅

唐人冥音錄曲名上江虹卽滿江紅云云

冥音錄今見太平廣記中古今樂府多有名同曲

異者如唐人清平調與宋人清平樂逈不同太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僞作因李有清平調故贋作此詞傳之至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一剪梅鷓鴣天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況冥音所載一字偶同者乎

十三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僊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詩娉娉嫋嫋十三餘之句也宋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僊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也

按坡遊人都上十三樓或其地自有此樓名坡直用之如綠衣公言之類非故事也娉娉嫋嫋之句杜牧本咏婦人于樓何與楊以十三餘卽爲十三樓大可笑十四樓語近出足爲詩家新料并識之

辛稼軒

辛稼軒辭泛菊杯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烟輕

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白裘手邪

辛李皆南渡前後人相去不遠又二人皆詞手安得謂辛剽李語耶

孫洙

孫洙字巨源嘗注杜詩今注中洙曰者是也元豐間爲翰林學士與李太尉往還尤數嘗飲李氏聽新納妾琵琶會中使宣召促行因作詞投李云云或傳以爲孫覿非也余按孫覿字仲益與周平原同時所著內簡尺牘鴻慶集皆行世余並有之

注杜詩者王洙原叔今序載杜集中謂孫洙誤甚

亦有進士王洙字學源見東陽夜怪錄
拊掌錄云孫巨源内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莫能分也劉曰既皆髯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于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按漢杜欽杜鄴並字子夏而欽盲人呼爲盲子夏欽因故製小冠冠之人遂呼小冠杜子夏而鄴呼大冠酷類此云

余戲謂巨源生前之墨既爲莘老所留歿後之詞復爲原城所奪何一姓一名觸處不利耶聞者大笑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辭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歿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閒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藏取潙山此辭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潙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此全用靈祐和尚賭潙山踢倒軍持事出處甚明楊語皆臆度也今錄左方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

右見五燈會元潙山靈祐禪師下用修所解並誤推骨山肉人語見前本意自謂百丈不當住潙山

耳楊云骨肉不相離亦誤會也又以骨人爲骨山肉山爲肉人總之皆出處未真影撰之語

日暮

南史王融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暮作暮淺矣孟蜀牛嶠辭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融語此語宋人已用如魚鳥留連不覺日暮之類今改爲暮未詳昔蘇長公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留直與文潜語定以白爲日字張後語蘇蘇笑曰黄九要改作日字也無奈他何用修謂哉

唐詩翻三百篇意

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違斯一句其疏云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此去更轉遠於餘方韋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此本於詩汎彼柏舟一句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其餘尚多類是三百篇爲後世詩人之祖信矣用修之說則然第恐劉韋興到成章無暇讀三百篇注疏耳又仁人不見用等解尤謬詩家切忌道着昇舉似後人

黄眉黒粧

後周静帝令宫人黄眉黒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黄無限當山額又額黄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黄半未成又雅黄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黄罷其証也然温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鴉間黄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宫嬌額半塗黄事已起於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録神女智瓊額黄

鞂苑卮言云丹鉛録稱後周静帝令宫人黄眉黒粧云引蘂黄無限當山額又額黄無限夕陽山語

爲証謂唐尚然又引荆公詩漢宫嬌額半塗黄以爲漢已有之詳詩意乃是額間小黄靨耳非黄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黒粧蓋眉不用黛而止用黄不欲其飾之美上等宫掖耳全非額黄意也亦非静帝

麟按介甫題梅又有額黄映日明飛燕之句詩家用漢宫猶長安字而非必謂其時有之也（智瓊事見廣記）

張安貧兒鏤骨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鏤骨或謂之剳青狹邪人與倡押多爲此態）

此事見酉陽雜俎張安是長安字楊非誤乃傳刻訛也唐宋閒惡少競刺其身恣爲不法雜俎此類甚衆非狹斜故也宋至度南尚多此俗水滸傳至不足信然亦可徵當時俗習若此　國朝此風遂絕惟冶遊兒與倡伎密或刺名號以互相思憶斯用修所見者耶

醉公子

唐人醉公子辭云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韈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僊則言水僊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辭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醉也

按諸詞所詠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如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制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他可類推

近世論樂府必欲求合本事青蓮而下咸罹訕譏余謂樂府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詠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可以爲二曲否乎考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

右說詳載詩藪論樂府卷中以詞尤易見故因楊語漫發之

擣練子

李后主擣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深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擣練子即咏擣練乃唐詞本體也

人月圓

王晉卿辭小桃枝上春來早初試羅衣年年此夜華燈盛照人月圓時人月圓即咏人月圓猶是唐人餘意

乾荷葉

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云云此秉忠自度曲亦唐人餘意也

按此類余嘗疑其先有詞而後命名非先命名而後製曲也如憶秦娥本自名秦樓月乃曲中有此三字摘以爲名與醉公子等實微不類他如唐莊宗如夢令毛澤民惜分飛亦然又宋人得舊詞不

知曲名因摘末四字名之曰魚遊春水後遂相沿又蘇長公百字令以末有酹江月語易名酹江月云又一說論今曲謂黄鸎兒素帶兒亦未嘗咏帶者也非曲名與詞不同嘗以鈴聲帶以寓情耳

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鷓鴣天本寓思歸意故曰家在鷓鴣天今以曲名始此則雞鹿塞又入何調耶黄鸎兒水底魚鬭鵪鶉混江龍等又本何人詩耶

藝林學山三　　續筆叢乙部

藝林學山四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鍾馗楊子危言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眞有其人矣

又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愼按硯以鍾馗名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陳心叔曰鍾馗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死后見夢

明皇曰臣終南進士鍾馗願除天下虛耗之孽事見逸史唐書不載或云北史堯暄字辟邪本名鍾葵馗葵音同見續博物志又按周禮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云終葵椎也正韻云葵亦作揆楊子卮言即以鍾馗之訛本於此似無確據若以字音相同則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爾雅釋草篇有終葵中馗二草名豈可由引為証或云鍾馗當作終葵謂六書本義終有窮極畢死之義古文夔一作馗集韻馗夔逵䫋通用夔山谷孔㲉子所謂土石之怪夔罔兩是也窮治邪鬼故稱終夔耳此亦

意撰也若然則作鍾馗亦可鍾有收聚之義何必改鍾為終俗繪鍾馗執鬼以衛宅韻府云鍾馗鬼名非也又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則鍾馗之名不始於開元時矣

麟按鍾馗之名當起于六朝蓋習俗相傳鬼神名號固有不可致詰者必求其人出處以實之非穿鑿則附會耳楊謂鍾馗傳為文人戲作拔為卓識其謂大圭之首為終葵者本以起下文晉宋間人名終葵後因人名而訛為鍾馗非即以大圭之首為鍾馗所本也名疑謂無確據而引左傳爾雅以

駁之似未深會楊意然楊亦本金石錄堯暄字辟邪之說而堯暄乃北朝元魏人非晉宋人也又暄本名鍾葵而以辟邪為字辟邪因啖鬼之訛所自出求之鍾葵義了不相關又安知堯暄本名非出于左傳爾雅而出于考工耶凡此類俱荒忽誕漶起自閭閻里若本諸史傳記志者雖瑣屑隱微有考必得也用修心叔俱以鍾馗不始開元時第據孫逖張說謝表言余考鍾馗傳明皇因得夢而召吳道子圖其形正與孫張二子同時蓋文士因謝表有之而戲作此傳以為明皇時也傳中本稱武

德進士楊以為開元亦誤宣和畫譜楊棐傳下稱六朝古碣有鍾馗字則不但不始開元亦不始武德矣余意鍾馗之說必漢魏以來有之如神荼鬱壘之屬載記偶亡無從考訂後人但見孫張謝表而戲作此傳世遂以為開元人不必深致辯也

畫家鍾馗嫁妹圖亦有因沈氏筆談云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矣按沈謝　一似可笑豈有婦人名鍾馗即以為啖鬼之鍾馗耶第六朝人好用佛家語

及鬼神名以爲小字或當時已有此畫因以名其女子亦未可知（如佛達摩醯闍摩訶之屬）或因婦人貌陋而以鍾馗名之亦未可知（今俗嘲以女子陋者尚有斯稱）然則存中所引石誌意蓋以鍾馗之名其傳在六朝之前非以婦人名鍾馗卽以爲世所畫鍾馗張本也存中旣能考訂而此竟缺焉豈亦以無確証耶乃畫家所傳鍾馗嫁妹必因此而謬矣（華里似無疑亦以鍾馗已爲唐人俱誤）續考北史及魏書堯暄傳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賜名暄聡了美容貌以武功至大司農云云然則暄名正作鍾非終也暄以美容貌宗氏以婦人而並得鍾馗之稱可謂枉濫無辜考宗在魏文時而宗慤當梁世其時相去頗不遠固宜爲兄妹耳聞者噴飯大噱

按暄本名鍾葵而以辟邪爲字辟邪于暄字義旣絕不相蒙于葵義又了不相涉則所謂辟邪何指也金石錄徒見名鍾葵而有辟邪之字便以爲啖鬼之說所自起後人求之弗得惟此說僅似可信故靡然從之卽不以暄爲鍾馗鮮不以鍾馗之謬本此亡疑余始亦大以爲然及閱事物紀原引沈存中說又取沈說反覆之而意宗慤之名本于鍾馗而得又取魏書反覆之而疑堯暄之字若于鍾馗有連者因豁然大悟曰鍾馗之說蓋自六朝之前固已有之流傳執鬼非一日矣堯暄之本名鍾葵宗氏之妹名鍾馗皆卽以鬼神爲名故暄名鍾葵而字辟邪者卽取鍾馗能驅邪辟耗之意後人旣不得鍾馗出處見暄名鍾葵又有辟邪之字反以世傳鍾馗爲出于此豈不甚乖舛哉余久畜玆疑未能解脫一旦參會群籍不覺涣然信古今事方冊第存亡弗可究也硏名鍾馗或如今硏上所刻魁斗之形揚以硏形如圭當之亦大附會胡不云如椎耶附笑

續讀龍舒淨土文有唐人張鍾馗蓋亦借鬼神爲名若堯暄及宗慤妹彼此互證益信余所見不誣不爾則鍾馗已見武德開元際豈復襲此人名耶堯暄舊名馗作葵當是音同致訛不必深辯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可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

牛僧孺不聞有好石事李德裕平泉醒酒石恐楊

因牛李誤舉之俟考

錦繖夫人

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綉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綉旗女將見宋史李全傳止云綉旗女將馬上衝擊未審何人此云金史考李全未嘗降金當是楊誤冼氏六朝人見史鑑綱目等書婦人知大義者不止備智勇福也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靑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深波

按此本隋煬故事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曌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聞之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卽曌字耳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儷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養陽方二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

卷張衡同聲歌天老教軒皇蓋出于後世房中淫邪之說其來遠矣郎仁寶云漢成畫紂踞妲己于屏此春畫所自始也（凡房中稱帝王皆假託者然足見其來之遠秦漢已然矣）

周昉畫

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畫譜亦言周昉畫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尚予謂不然觀楚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留佳麗之譜與畫工也（肉不豐一生色骨不微田家新婦耳）

屢瞰用修論色似左袒豐肥者亦自得此中真趣他日與陸子淵論書又有不豐不艷之說其意居

然可覩第周生馳譽丹青正當開寶後先是玉環以豐腴傾動六宮號秦諸姊妹繼用體貌親幸宮禁貴戚習以相高積漸入于繪工之筆畫譜所云非無謂也東坡書尚肥于畫家宜有此論余雖不及覩朝雲知其必以肌勝矣附笑

清溪五曲

琴曆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融甚異之

林氏藝書嘗載此說亦失于辯正楊復引之而無所發明豈其以爲實耶（青溪千仞餘乃郭璞游僊詩觀晉前無此說不必辯）琴譜所傳曲此類彌衆琴曆今不傳此亦載于類書者有名而無曲若今琴譜五弄曲又僞之僞也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蓋絕藝必審觀而後論定也

此闡立本事非吳生也畫家亦有酷類茲事者楊弓虞賀不甚切何若歐陽率更觀索靖碑耶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辯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謂孝廉郎終軍旣辯豹文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决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宻書如攸言賜帛百疋此事蓋兩見

野客䕺書云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僅往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鼮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得豹文之鼠問群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郎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决錄亦謂竇攸

按此事兩見雖王伯厚亦未能定其是非惟䕺書此辯甚明余考終軍傳誠無此事但兩漢書或他

有未盡讀者故引之以質諸精洽之士

六么

古之六博卽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卽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

六博者投六箸行六棊古詩儇人攬六博其時未有骰子也骰子當在魏晉間與握槊相先後古云起自陳思不必盡然疑漢以前未有也六朝盛行樗蒲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犍曰梟其制如銀杏仁僅二面程氏演繁露考訂最爲精詳儇然六朝遺制在目其彩初無么二三四五六等稱今乃以梟爲么實所未諭且五木止用木五枚故曰五木詎得六彩之么耶晉書謝艾無傳附見張重華傳中古投子制不可知今制未有以么爲勝者顧所値何如耳非若盧雉類有定程也

演繁露曰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安樂之言耳鱗按演繁露論盧雉最爲精詳獨梟不審何采考六代諸人擲五木但呼盧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鄧當作謝程誤）

碧雞漫志云六么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乘記云合韻奏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綠腰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絶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指無過六者故曰六么至樂天

又獨謂之樂世它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么者卽霓裳羽衣之曲按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當思講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違幸有正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賣嘖或遺禍於天下樂曲不足道也按此說則大么本綠腰之譌篇末數言恍若預爲楊發者錄之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産梁米土沃

類蜀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梁州本邊境唐人寫其意爲絶句歌之故號小梁州凡稱小曲名中倒有此字今必求出處以梁米當之則小伊州豈亦稻名耶

藝林學山四　續筆叢乙部

藝林學山五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孟子注譌舛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者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也

長字當讀爲長少之長凡年長禮當拜妻長則無拜之理故曰非禮之禮也不然人長拜其妻尚可言禮哉用修以爲古今畏內之最當是誤讀長短之長耳且古今畏內更有劇甚者質之拜妻詎足當首席耶錢樹出唐小說某伎人歿其子謂母云阿母錢樹子倒矣

隋志孟子有鄭玄注七卷劉熙注七卷綦毋邃注九卷通考並無之蓋宋世皆亡惟趙岐注存今人亦罕讀矣

又丹鉛錄載馮婦章句讀云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云云按此說士字前後相應文理暢然過前人所定者不可沒也并錄之

二唐書

五代時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遂有新

舊唐書之名𦾔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
張公漫錄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歐爲宋一
代文人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所著絶懸如此今載
二書之文于左歐爲宋以下論十事要說
南園漫錄滇人張志淳撰張含父也又有續錄十
卷家君官滇俱得之余遍閱絶無論唐書語蓋用
修戍滇日或相討覈則有之余謂二書得失猶叅
楚㑹衛與其爲舊史之猳亡寧爲新史之僻也
十事要說舊唐書所無見吳兢昇平源所述姚佑
辯已明若新唐書乃列傳中語傳皆宋撰而敵責

于歐陽何也

欄柄

張無垢云欄柄入手則改頭換面隨宜說去今講學
者悉用此語而不知所自出也
宗杲謂張無垢云門下既得此欄柄可改頭換面
說向儒家用修亦未知張語所自出也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
袵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
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
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
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
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
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默流
傳妄哉
此等語皆用修太偏處子安誠俊才第此文之工
詎在此事杜陵用事之妙絶出千古即子安生開
元間亦當退舍何以云不能追也都緣四字稍僻
楊讀六朝人語偶得之便自手舞足蹈亦子安有
緣耳

三國典略丘悅撰以江南關中鄴下爲三國此謂
明與僧辯書蓋即蕭淵明唐人避神堯諱也子安
才藻獨步唐初入盛唐似過右丞而遠韻不及終
是弱于李杜若其學術殊有足稱非浮華士也見
史

晁公武讀書志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
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
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
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白之生則在蜀本其

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蹟略如此

太白余別有辯唐英君房誠失之乃陳氏遺論耳然即此便謂晁氏多誤是放飯流歠而議人齒決也楊執以太白爲蜀人故凡謂白非蜀産者必峻其指擊晁不幸適當之

劉向七略別錄阮孝緒毋煚書錄近世俱不傳獨晁全編載文獻通攷所持論甚有可觀楊似未深考者博雅士自能識之

紫電清霜凡語也子安幸而合于楊故凡語而劇賞唐英君房小失也公武不幸異於楊故小失而大議皆非平心易氣之道也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兕者隨毋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按楊說皆臆度未必然果爾則商羊即盤庚之羊孔雀即曰孔之雀耶諸書皆秦漢人撰必自有此獸非若六朝唐人造作名義如銑溪玉格之類也

又丹鉛總錄二十五卷云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毋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耶

此又以說苑爲晏子春秋夫子毋可爲隨則二兕亦可爲隨且安知二兕之云非即子毋二兕也書稱殺隨兕不出三月既能爲人禍福必爰居[illegible]刹之屬非恒有物也此類他無注釋可考與其鑿也毋寧闕之果子毋相隨不可殺則昔人射斷腸之猿行青蚨之術者俱無一禍福耶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懵於此也

丁卯詩淺陋誠有之而俊語亦自不減在晚唐歟

錚錚廷禮品彙傳釆唐詩固不得盡廢也至正聲
則渾之近體無復一篇意可見矣用修不詳考第
據方回律髓之語而槩譏之非通論也楊載仲弘
詩名元世選唐音者自是楊士弘字伯謙合而爲
一果有目者耶
又按稱渾詩遠賦不如不作乃唐人語下復云非
謂不工謂無益風教耳則唐人固匪論其詩也
無已學杜與許絶不同言自應爾然亦趂渾字韻
不然區區一丁卯何苦發此機耶方引陳詩作雖云學許渾

許渾詩

劉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
山細思之烟字爲勝
山字勝烟字非也雲盡而山出語意自然易以烟
不贅乎觀下句對巴蜀雪消春水來氣脉可見即
烟字果渾手書吾弗許也
方萬里詩下句最佳上句不及亦非是然揔之晚
唐境界耳渾烏絲襴手書詩見海岳書史頗米盛
稱之世遂亡一知者古人遺迹泯没不傳何限惜
哉

坡詩

東坡春事闌珊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趂韵非也唐劉
瑶詩瑶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真詩燕折鶯
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芳草亦未歇謝康樂詩也坡當祖此楊所引誤

詩句相犯

徐鉉隣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
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正鉉詩上聯乃梅作也

淩歊臺詩

許渾淩歊臺詩曰宋祖淩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

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
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
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
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
胸中無學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
之旣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
仲弘高棅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故至今不廢耳
此本瀛奎律髓語楊剿以劇駡郢州耳丁卯詩誠
爲孱弱其佳處亦何可掩如殘雲歸太華疎雨過
中條樹色連關迥河聲入海遥楸梧遠近千官冢

禾黍高低六代宮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
城來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
寄征衣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
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之類選唐詩者可
盡遺乎高廷禮品彙以渾爲正變之首而正聲則
但錄絶句數篇此深合取舍之宜非楊所解也
詩人語豈可以事實拘用修引程泰之論上林賦
似得此意者今欲罵郢州則又主方萬里之言何
謂耶 此詩佳句如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雖晩唐格調而清新自得未易輕也
選唐音者楊士弘選鼓吹者元好問用修自以工

考訂饒問學而仲弘天挺屢以無鞏遭劇詆不亦
冤哉 論郢州得失者顧華玉王敬美最當見唐音評點較圖擬餘余非右詩以揚語太過中耳

估客樂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
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令釋寶月被之
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紕越布爲帆綠絲爲
帆縴鍮石爲篙足篙旁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
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
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
節儉之稱南史齊書並可考見楊劇詆許渾無學
而高武二君之事彰明簡冊憒憒如此古人目睫
之嘆有以哉 此條耆字正楊亦有辨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
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
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
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
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夕夜晨曉若用自是六朝詩病老坡二句是文法
尤達於詩
八詠各爲詩題故篇中前六句皆時令語又夕行
晨征解佩朝市皆平頭也四聲八病試於休文此
可爲律祖耶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絶奇麗遠出李義山杜
牧之上而散見於唐音及品彙鴻隱叢語長安古志
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於此
唐詩紀事並載四首楊蓋未見此書然以魯詩爲

精練奇麗則誠然

草逕回磴一首漁隱已有評謂勝義山

近人詩誤

薦者祭之名士無田則薦是也未聞送人省親而曰好薦北堂親也夜郎在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但用之孟諸在齊東而送人之荊楚皆用之泄瀉者穢言也寫懷而改曰泄瀉是口中暴痢也館甥女婿也上母舅詩而自稱館甥是欲亂其女也真如諸天禪家語也而用之道觀遠公大顛禪者也而以贈道人送人屢下第而曰批鱗書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虎本不年邁而曰白髮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寄雲南官府而曰百粤伏波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號為作手編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矣謂近日詩勝國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慚大言造作名字掩滅前輩是可以世道慨豈獨文藝之末乎百粤伏波是仲默寄黔國詩何害其美

詳此條語意皆譏李獻吉好薦北堂親批鱗書幾上山連夜郎客麋鹿上姑蘇戎馬豺虎白髮衰遲悉李詩也楊說甚拘而可笑然亦李勸人勿讀書有以致之子玄所謂時無英雄易為王霸者哉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父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蠣苗也

江瑤柱見秇苑巵言甚詳與蠣黃殊不類楊合而一之誤

錄秇苑巵言說于下方

蘇子瞻詩云金虀玉鱠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人或問蘇以荔枝風格云江瑤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云余甚豔羨其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即尾壠子稍大者也己巳晤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韌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雞汁熟過之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瑤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舌蠣黃寧波酒蚶遼東鰒魚為最龜腳蟶吐鐵黃螺之類次之以上俱巵言說蠣黃余遇閩人每食之蓋類淡菜而差勝獨江瑤未染指云

庾信

庾信詩為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之曰綺豔杜

稱之曰淸新又曰老成綺艷淸新人皆知之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淸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淸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

淸新綺艷六代之常獨老成二字於庾爲合楊說是也綺多傷質四語尤名言惟以庾爲梁冠則非江鮑諸人皆出庾上置何地耶庾父肩吾乃梁人信入周北朝宗世

王維詩

余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宮室盛矣秦川八百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皆離宮也奢麗若此而猶以惜露臺事比之可謂反而諷矣

右丞自紀景物露臺引韻耳楊解甚迂知詩者不待辯余笑用修露臺右丞用使極貧窶若丁卯用而丁有秦川一半之語又不知何等譏責矣

前人詩自有託風者如沈佺期漢文宜惜露臺費武帝須焚前殿裘李商隱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之類意皆顯然詎可一律自世人酷好附會遂使池塘春草宮殿微風氣韻半神盡入烏有至有

以落霞爲飛蛾者斯文之厄至是余敢嘿嘿哉

藝林學山五

續筆叢乙部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越絶當作越紐跋 升菴文集

越絶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説也而越絶二字尤非解者曰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内能約巳外能絶人故曰越絶又曰聖文絶於此辯士絶於彼故曰越絶二説似廋辭隱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而巳王充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紐録紐即絶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雋之例也絶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者在卷末無人知之盖觀書者鹵莽閲未數篇巳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

越絶書名解今在篇首其文字灼然東漢末人與著書者相去不遠盖其書東漢人本伍子胥而潤色之者也即所解絶字未暢不得以爲紐字之誤嗣是隋唐宋秇文志馬鄭諸家書目並無作紐字者况紐字文義曲迂又甚于絶乎

越絶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

五百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説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唐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顔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云云以上俱本書跋語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越絶一書于子胥始末特詳且稱揚其賢者不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諭來今豈東漢越中文士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爲此編易名越絶乎不然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暢子胥且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擿以去爲姓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胥撰述之説明記始末而不復詳詧亦得其一而不得其二者與余著九流緒論以越絶本子胥是時尚未參此跋也

此書以爲子貢作者絶不經又一無左驗弟劇亂

務存胥一篇爾用修以爲妄說是也詳味此敍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書爲誡議惡爲誡泊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敍之以傳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于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于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此屏也其云禹來東征死葬其鄉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爲亂兵戕于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詞定自于邦賢也

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未及究其顛末之悉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有時與庸錄諸此俟異時博宗之士（漢藝文志兵家亦有子胥）

山海經序

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

孔甲者黃帝史官見漢藝文志夏帝亦曰孔甲非史官也終古在履癸世見竹書盤盂者書名列班志小說類師古無注其義不可知今以爲黃帝姚姒盤盂之銘豈附會湯之盤銘耶又孔鮒亦名孔甲亦著書名盤盂余有辯見九流緒論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壁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藉諸明高亦德又群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毋藉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于人之心也經猶招也注疏射者也一人射之未若众人射之之多中也

檀弓之文當在左傳考工上公穀遠所不伴楊今而一之未當經猶招也數語可謂名喻矣

大易詩書春秋文之神檀孟左國聚史文之聖班氏下逮韓蘇其文工陳思以迄盧駱其文巧此古今文章高下大槩也無已品文爲三獲麟兩漢其說亦公至于莊列宜登逸品列之于巧竊所未安公穀傳注之文又當別論

稱名實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敍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

溺楚狂晨門荷蓧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卑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漁父此同後人別號之所昉乎沮溺或自是姓名未可知楚狂姓陸名通或出後人撰造海濱漁父神僊傳以爲范蠡號見孔安國傳中余曰計然未詳范蠡自稱鴟夷子皮此鈌皮字疑刻本遺誤然楊辯西施一則亦鈌皮字何也樗里疾號樗里子甞與卑茂爭宜陽事故用修誤而一之已見陳晦伯辯伍員范蠡卑茂樗里疾生世既大不相先後互爭一號可笑也

古文參同契序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僊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按參同契文字極古漢人所著無疑其隋唐經籍志不列者蓋二史于道藏釋典皆不分疏群書之目惟統紀部數卷帙而參同契在道藏中故用修以爲不載而實非也自鄭氏藝文略始分疏群書馬氏因之然尚有不盡錄者云

又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覩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云云

用修所序本今已刻行然未可遽信爲古書也此書歷世相承雖不無淆亂安得古文驟出于千載之下若汲冢竹書乎楊所云作僞者稱雲岩道人杜一誠

水經

余近得水經喜其紙敝墨腴乃重爲校讎止存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葉太蘇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泛引佛經恠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又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噫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已

用修酷重水經注嘗欲鈔其精語以洗卧遊錄之陋此序雖尊題當爾亦撿點之疏也

西溪叢語云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又別有書也右姚說未可盡憑然足爲水經補逸並錄之

藝林學山六　　續筆叢乙部

藝林學山七　　續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鬼谷子上 正楊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 云 注即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畧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論乎

正楊曰史記注鄭玄云鬼臾區黃帝佐也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爲容區豈見鬼耶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者見谷名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后出妄言亂世難信令諸子畧柳子亦未見耶 以上俱正楊

麟按楊子法言云儀秦師鬼谷習縱橫家言注引應邵語則漢世已盛傳其人矣若其書之僞余已詳辯于四部正譌中楊以鬼容爲鬼谷直當一粲耳 今閩本漢書眞有以鬼容誤刻鬼谷者用修兄此本又將引以爲証尤可一抵掌也

女匽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

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
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
五妃之文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即古舜字
山海經帝舜妻比登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
檀弓注疏集說引之並二妃爲三
山海經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
俊之妻生十日今以俊即古舜字止云帝俊妻而
不言羲和是欲指爲女匽耳不又爲五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云俊即舜

字假借音也不云古字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若云古字后稷便是舜字常羲又其一妻耶
史帝紀注及郭璞山海注引禮止云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而禮云三妃蓋世遠傳訛陶陰久誤必欲
求其人以實之夏五郭公意耶思玄賦李善注引禮亦云二妃
麟按山海經所載帝王如黃帝顓頊之類皆古聖
人無創撰異名若鴻濛鵲鈌類者獨帝俊求之史
傳絕無其名郭氏按文義參考謂即帝舜是矣第
此書所載帝王名號則實其事則往往無稽其尤

甚者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雖夷堅齊諧
之誕不至是也讀者政當付之一笑迺楊陳皆以
爲事實而引之辯之故用修謂舜有三妃而晦伯
謂俊非帝舜何異蕉中之鹿哉余讀山海經頗得
其解郭氏注中時發新義亦似稍有見者漫因舜
妃及此兩君聞余說當絕倒于九京也
晦伯又謂世遠傳訛云云此說極得之後人可無
誣矣夫書固明稱二女即禮經匪誤吾猶未敢從
也李善博核群書必見禮經善本其引注文選者
尤足証明

陳心叔名燧云舜二妃帝堯之子一娥皇一女英
紀載紛然不一皇一作媓一作黃英一作瑩列女
傳云堯二女也史記正義云娥皇爲后女英爲妃
或云即楚詞湘君湘夫人妄禮記又云舜葬於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祗云釐降二女而
禮有三妃之文鄭氏不得其實乃云舜但二妃其
云三妃衆共貫耳此臆說也大戴禮云帝舜娶堯
之女匽氏或謂女匽與娥皇女英爲三路史云舜
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一人三妃登比
氏生女二人庶媵作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比山

海經又作登比豈卽大戴禮所謂女匽者邪尸子云堯敎舜妻之以媓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卽女匽邪

麟按女英與女匽音甚相近名疑以爲匽卽英字之訛當矣書及孟子俱言堯降二女于舜禮記後出雜以漢儒穿鑿或因山海經而言三妃或山海經因禮而妄撰女匽登比之文或二字訛爲三俱不可知至如路史弟博采前人遺逸務得其說以傳三妃之名其是非悉不暇討矣

又按登比與女匽並出山海經羅氏路史顧以登

比皇英爲三妃而不及女匽者蓋亦以女匽爲女英也皆由傅會禮經故耳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正楊云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爲壁飾也

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爲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卽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珍恠蓋未詳也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以上俱正楊

麟按晦伯並引諸說而不須言玉樹爲何物然埜客叢書之說尤詳惜陳未及引之今備錄左方而訂以鄙見于後

野客叢書云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

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楊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長安記間見錄等雜著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在神宮中本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

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屑曹植詩綠羅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

按此事辯者紛拏獨叢書最詳核故錄之但玉樹如楊所引亦可通而王陳未有以破之余謂賦中本言翠玉樹之青葱使果珊瑚衆寶爲之可言翠及青葱乎余此辯自謂足破千古之疑博識者定焉

嫦娥

月中姮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古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姮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楊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大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

正楊曰此史繩祖學齋佔畢緒論耳歸藏云嫦娥奔月是爲月精非始淮南也

麟按史氏之說得之而未盡山海經云常羲帝俊

妻生月十有二月中嫦娥其誤當始此山海經之謬則本之常儀淮南之誤又本之山海非常儀占月則常羲生月之說亡由附會也非常羲爲帝俊妻則嫦娥爲羿妻亡由附會也

晦伯謂歸藏有嫦娥之說此不足憑歸藏六朝僞書蓋又竊淮南之說因此說又益見歸藏爲僞書也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太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后閱酉陽雜俎藥有太極泉蓋神漿益漿之類也宋務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正楊云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爲萬物獲福無方之源沼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

酉陽雜俎僊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誚其虛誕又取以証者何耶

麟按楊引詩此類却無妨蓋雜俎雖唐人采摭然所記大率本諸前代遺書如任昉述異記二卷皆雜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也酉陽所摭書近率

不存故讀者似爲成式自撰今考其所引道釋二
典及山海經博物志者往往本書具存卽其他可
見揚所引太極泉或成式雜錄往事焉知非出于
六代之書乎惟唐事多段自紀熟玩雜俎自當得
之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
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
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
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幸遇子
而雪之亦一快哉

正楊曰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
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
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
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
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
藝苑巵言云用修證西施之沈江與陳晦伯證西
施隨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
記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
潛通三年始達於吳此太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
南一百里爲吳地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
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閒而不露露
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也

麟按長公所駮陳引吳地志當矣然越絕書載女
陽亭事云句踐入臣于吳夫人道中產一女于此

亭句踐勝吳名亭曰女陽更就李爲女兒鄉蓋吳
地志卽此事加于范蠡其誣灼然不待辯而亦可
見西施隨蠡唐俗已有此談矣非唐俗元有此談必不傅會蠡也
西溪叢語引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楊所引
逸篇謂出修文御覽此書殊祖珽撰通考尚有其
目近絕不見傳恐楊所引自是太平御覽不爾則
晦伯所謂影撰耳叢語一則幷錄下方附以鄙見
俟精識定之

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閒道扁舟歸去仍

攜西子于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
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
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
得浣紗篇云越女顔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
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
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此又
云復還會稽俟詳考之
按西施事諸學士紛紛迄無定論麟謂詞人之言
乘興點筆自老杜外罕足據者況牧之延清子瞻
二三君子用事多誤者耶王性之所解紫微詩尤

乖剌不通而姚令威引之疎矣核其可據以考此
當時惟越絕及吳越春秋耳吳越春秋東漢趙曄
撰而越絕雖有戰國西京之辭其說要爲得之太
史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
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産明甚以余億蠡之爲人匪
泊然貨色之外者亡吳之後成名畏禍舍其纍爵
厚祿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蘇詩
又有他年一舸鴟夷去正用杜牧詩而王銍所解
之謬益徵矣蘇又有更憐夫子得西施之句今詩家萬口相承即蠡無此事難乎免矣

六赤打葉子 一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后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燭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
光輝圓魄啣山冷彩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
鎭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
印成六赤者古之瓊畟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酒牌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正楊曰咸定錄云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
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
尚之不知正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子乃二十世

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
人有姓葉號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
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后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
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
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
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耳唐世士人
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漸廢不傳今其
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昝楊大年好之仲簡大
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府亦有此格后失其

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豈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上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戲即今升官圖）

麟按洞詩六赤即今之投子是也葉子形製或如今酒牌然今之酒牌不用投子唐之葉子詳洞詩意或以骰子行之楊以為即今酒牌誤矣歐公以為備檢亦非今韻固有作葉子者以便分拈故耳第今韻書從帙故便于檢閱歐公時印冊尚稀或以備檢未可知也彩選格久不傳據房序絕類近陞官圖與葉子全不類云

鄭氏經籍目編金葉子格一卷新定編金葉子格一卷俱不題撰人又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題李煜妃周氏撰楊以編金為編金又以編金格為周氏撰俱誤鄭書目又有小葉子格一卷亦不題撰人

鄭書目彩選格尤衆并錄于左方以資博聞之士

骰子選格（二卷）　漢官儀彩選（三卷）　新彩選（一卷）　文武彩選（三卷）　春秋彩選（一卷）　元豐官制彩選（一卷）　慶曆彩選圖（一卷）　尋僊彩選（七卷）　選僊格（一卷）　選佛圖（一卷）

葉子彩選之戲今絕不可考惟李易安打馬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弹棋世無傳者藏酒樗蒲雙蹙融今漸廢絕大小象戲奕棋又止可容二人獨彩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嘗恨采選叢繁勞于檢閱能通者少難遇勍敵打馬簡要又苦無文云云據此則葉子與彩選迥然不同葉子宋世已無能者彩選宋晚尚能為之然李稱采選叢繁難遇勍敵則此戲政未易言非若今官制之易又今紙牌童孺皆能李何以有不傳之嘆楊說之誤明矣

李所舉當時戲劇又有打褐大小猪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等今絕不知何狀又稱選僊加減插關火質魚任命無所施人巧智按選僊圖見鄭氏書目與彩選連類而此以為質魚任命者詳之正與今選官圖類蓋與彩選形製相似而實不同也亦猶序中所舉長行樗蒲雙三戲相類而實不同國史補云今世盛行長行之戲生于握槊變于雙陸

是也打馬圖今尚傳吳中好事習之迩年頗有能
者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
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韓書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
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以上王[illegible]語
陳心叔荒史引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
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壄塄者千八百餘所韓
嬰亦云自古封禪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

識云韓按陳所引韓語見意林并所引莊語見陵尉修之藏正楊援証不若是之切也

韓子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
子韓非也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
謂之連珠

賈誼新書目有連語而韓非子無之恐楊誤記當
考韓非書若內儲外儲等篇皆先列其目為經而傳以解之然今人體與連珠不甚類

安定胡應麟著

天祿上楊

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
烏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
爲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
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

陳晦伯曰天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
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
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

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
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右見瑞
應圖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諱童戲語相仍即謂蝦蟆爲天祿何哉以上俱正楊語
麟按天祿宋時嘗入貢見夢溪筆談余已詳華
林博議中所引詩見韻語陽秋云黃庶字亞夫嘗
咏假山曰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殿
前私語心對口曾見漢家池館來蓋以天祿辟邪
譬假山耳語意甚明楊謂古詩題墓前石獸誤也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

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倖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嘗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嘗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雖數言故鳳永等因天變切諫云云

又云敘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據此則予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麟按永傳疏云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什倍于前如淳注曰謂趙李從卑賤起也絕無小臣二語而晦伯不引豈以上無小臣字耶如蓋會下文入註耳疏後稱成帝數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參以如說則小臣從上爲句甚明用修以即從帝微行者殊自可笑第李平班姬以德進今與趙氏姊妹等列何哉

顏注趙飛燕李夫人固不倫楊謂趙季李款則尤舛二人陽翟亡賴遊非朱家郭解輩步兵何取而稱述之劉辰翁以實有此人不必泥者差得之然余意直並舉交游氏姓如杜詩高岑殊緩步之類使常侍嘉州二集不傳今亦不知何等人矣又杜孟子論文更不疑非自注孟雲卿則孰不以孟軻況承上李陵蘇武耶用修以王右丞日夜經過趙

李家駁劉不知王正引用阮事豈必唐有此人晦伯所引康樂語亦是祖襲嗣宗下屬程鄭似是一人姓名然以相字推之當作二人爲是或康樂但據嗣宗未詳可也

大顛書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羼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欸案猶可擲也

正楊曰韓郁外集考誤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耶

又引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晦翁識高一世而所定若此殆不可解

按前人俱已辯明姑寘勿論可也已上俱正楊語

麟按用修謂昌黎偽書乃外集所載三尺櫝也文公所言昌黎欸欸自是與孟簡書中語語類載之甚明惜晦伯未及引之以摧五鹿之角今錄左方語類百三十一卷云退之晚年所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如答孟簡書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欸欸楊以答孟簡書為答

大顛書又改欸欸二字為欸案二字不知前人文卷亦曾否審詳耶又懷素歌用覆作然非素撰也素自敍雖載名士詩李無一辭語類又云退之與大顛書歐公謂實退之語集古錄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蓋未見耳然則考亭之先歲論已然楊獨誚朱何耶

考亭上下千古三代以還所推僅王通韓愈然王之中說畧加品藻而已惟韓集參會諸家精為校釋蓋六經論孟外獨肆力于此書其視昌黎何等人物也所執大顛三書以退之遷謫寂寥或當有此因據孟簡書及歐陽語不沒其實且不忍沒其文也而楊以朱忌而毀之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乎

又文公昌黎傳注引皇甫湜所撰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爲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云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歿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盡不以為然也以上俱考亭注中語今韓集皆有之麟謂考亭誠欲擠韓晚或釋教則于皇甫當據大顛書以指斥其不然何至引皇甫碑以証洪譜之漏逸且極

稱其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爲後世師法也楊別則又謂文公反覆鍛鍊必使昌黎不爲全人而後已且謂文公忌韓必欲自留一着締觀斯説皆不攻自破矣

傳燈錄載韓公訪道大顛以軍州事繁欲求入處大顛不正答而使侍者三平授之先以動定後用智援二言此則僧徒僞撰以自尊其道用修不亟破此類而汲汲三書蓋其意本欲指摘考亭非爲昌黎也此釋家所載諸文學士談禪理者率不可信如李翱杜行之屬皆其徒僞撰居多

夷羊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愼按三説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按瑯伯正楊歷引諸証辯鹿臺非養麋鹿之所商辛非棄良馬之人確矣第史記此文全引逸周書逸周書本曰夷羊在牧不曰麋鹿也二字自是史記誤徐廣但云夷羊怪物孔晁周書注及諸家史記注並不言余考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八年夷羊見正與逸周書合蓋商羊羵羊之類殷將亡之兆也諸注略無及此者至引喻設譬尤迂而可笑因錄後云蜚鴻今周書作飛鴻詳本文起語及夷羊則蜚必亦怪物以他無可考不強爲說云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自不能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正楊云索隱司馬貞著曰承禎誤并下二條俱陳瑯伯說

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云今云未見妄說何耶

又鹽鐵論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爲秦致利成業

則開塞俱實字也乃云第七篇塞矣開之不類
麟考商子書實如楊語然是宋晁公武所言楊全
錄之惟司馬承禎之誤則屬用修耳見文獻通考
商子下楊既以公武多誤此特引之而不著所出
尤可笑也以小司馬爲承禎意當是傳錄門人之訛若乾石烈子仁孫洙之類則誤無疑

劉綺莊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楊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
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
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
何時人詳聲調必初唐也南部烟花錄似無綺編諸家書目並不載或楊誤記

陳晦伯云綺莊大曆時爲崑山尉作崑山編行于
世見志及中吳紀聞麟按中吳紀聞宋南度龔明之作而通考不載余有此書
又云綺莊集有上白敘中啓
麟按此詩聲調雖近初唐然實綺莊作據劉姓名
見唐詩紀事及文獻通考甚明楊至以不知何人
亦大鹵莽也紀事又載一詩亦五言律格殊相似但語不佳知前首劉作無疑也
劉氏集類一百卷宋藝文志鄭藝文畧皆云綺莊
撰通考載晁公武云綺莊毘陵人嘗爲蘇州崑山
令家多異書采摭事類五十萬言上之朝萬希序

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有上白敘中啓疑
非玄宗時當考陳晦伯所稱崑山編據中吳紀聞即此書也
紀事綺莊下載此詩稱其善樂府嘗守藩與白敏
中韋琮崔元式善宣宗時人據此劉晚唐人明甚前疑可盡釋矣

石尤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
尤風打頭逆風也
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
旅似非打頭風也
麟按用修解本洪氏隨筆云石尤風不知其義意

打頭逆風也唐人好用之陳子昂苦風云寧知巴
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人云知君未得去慚
媿石尤風據唐人諸詩則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
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颶狂飈之類今江湖間驟
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
所謂大風三小風七余過淮徐間往往遇之唐人
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
正指此也以此意解唐人詩亦無不通若以爲打
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安得尚有四面斷行旅之
說哉

又按此詩容齋隨筆作司空曙諸家皆同楊作士元誤

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詩意其爲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求風助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愁以上俱王伯厚說余謂石尤之尤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六憹催青絲笮凌晨只欲開狂風起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上從舊尤字近得此忻然附錄以貽同好云

廣文選

近閣廣文選宋玉微咏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咏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

正楊云微咏賦陳仁子文選補遺已載之矣

又云王微本傳不云有咏賦之作豈別有見耶

麟按此說則用修爲得髯伯失之以陳詞賦非長故不辯六朝戰國面目耳史傳中詞賦之名安能盡載不可以本傳不錄爲疑惟廣文選之誤是承纂補遺用修亦未審也

藝林伐山

用修諸撰述此無敘亦不言伐山字何所從出

按王氏四六話云四六有伐山有伐材皆伐材者已成之法略加繩削而已伐山則蒐山開荒自我取之伐山生事也伐材熟事也楊蓋出此

赤牘清裁

漢以前赤尺通用已見王長公卮言余所閱尚三數處自唐人下用者絕希惟宋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綵書牘四赤長五六赤正用此字用修本意印證無所余每以二君好尚相似卽此一字亦大是詞場佳噱也朱長文宋史有傳與蔡同時撰墨池編者唐亦有詩人朱長文

唐絕增奇

據序用修自謂前人遺珠茲前綴拾以唐絕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云云然歷卷秦時明月一首唐詩品彙已收工部錦城絲管一章敖氏絕句亟取前人遺剩不過數篇耳至所差品第亦多未安不若總會唐絕以四品該之余蓋有志而力未逮云

譚苑醍醐

此書首篇莊子注外餘盡載丹鉛錄中間有未見

者不過數條而已疑是丹鉛錄中纂出單行者故自敘謂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自許可謂至矣今讀之其踈略殆有甚焉如執吳兢爲劉眴誤伯謙于仲弘至士會之氏張浚之名幾于戲矣豈醍醐之說亦方朔滑稽玩世哉（諸辯詳卮言正楊中）

升菴詩話

詩話今盡載丹鉛總錄庚集二卷中而辛集又有詩話二卷則藝林伐山事率具焉凡用修所輯諸書幾百種（詳丹鉛錄序及藝苑卮言而未能盡）余所得近四十餘編

然內多重複名有實亡者汰之僅三分一耳若其綴緝之勤嗜好之篤固不可誣也（如墨池瑣錄之類似未成書）

韻林原訓

是編凡五卷藝苑卮言不錄余嘗疑爲原書閱丹鉛錄序始信之用修饒字學所著轉注古音等六種余悉有之中門與鄙見未合者畧具他編

千里面談

楊所手書寄張愈光者張刻之滇中亦卮言所未載因識此首錄溫子昇等四章謂七言律所自出然末二句皆五言余遍閱六朝得隋煬帝庚開府陳子良三首雖聲調未諧實七言律濫觴也惜無從質之楊子云

五言律祖

楊用修生平嗜古盤胸糾腹皆秦漢六朝而尤好竄集若金石古文風雅逸篇選詩外編古文韻語等手到輙拈指南來學標幟前聞厥功甚偉惜不無遺誤耳此編輯六朝近律者以明唐體所自出入門士執習下手足可盡湔輓近塵陋超而上之舍律而古當塗典午始基在焉用修之識致足仰也第中實合唐律僅三四篇余更蒐獵梁陳間得

鈍吟老人雜録十卷

（清）馮班撰

清康熙刻鈍吟全集本

鈍吟雜錄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卷首自署曰上黨，從郡望也。是書凡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頗多，沒後大半散佚。其猶子武搜求遺稾，僅得九種，裒而成編。家誡多涉歷世故之言。其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爲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閒附雜論。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誡子帖多評古帖。論筆法末附以社約四則，皆論前書之法。遺言將死之鳴皆與家誡相出入。通鑑綱目糾謬尚未成書，僅標識五條，武錄而存之耳。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務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之餘波，僞體競出。故班諸書之中，詆斥或傷之激。然班學有本源，論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間有偏駁，要所得者爲多也。

鈍吟集序

文章者載道與治之器而非人則莫之託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權在匹夫蓋千古之變端矣漢唐而降朝野相參而鄉大夫之力恒勝其上者經術事功足以震耀海內故一言之發舉世誦之即其僅以文言自見者類學富而名高不挾官位以爲重其光芒氣燄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無敢苟爲異同豈若幽潛之士老爲蠹魚或瑰詞自賞或寓言託諷幸則知名於時不幸則與身俱沒漢無關於文章之數可勝道哉宋儒紛紛道與治分浸而道與治與文分分則文章爲無用之物而制義出焉夫文章惟無用也則無一定之是非是非無定則爭爭則求爲必勝於是鄉大夫恒以官位之力勝匹夫而文章乃歸於匹夫矣常熟馮定遠先生其人也先生承父兄之學窮其博而致其精未嘗刻

傍他人門戶也動不諧俗人目爲狂疏而爲文者採精擢了無牽合傅會其論古今成敗必瞭然於其時勢依倚人情可見諸行事不肯[illegible]求人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本詩騷務裨風教至於修辭體製俗唱雅則[illegible]宋以來未之有也書法直接晉唐引其隆緒所論[illegible]中嗚呼借使先生躋高位都大權得以行其所[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三代之[illegible]其能[illegible]非使天下無異同若韓歐陽其庶幾也而卒窮老以死抑先生[illegible]使居高位而都大權其所以[illegible]於此邪然而[illegible]名鄉大夫與先生相後先者詞華可以傾軋當代焉[illegible]以炫惑後來往往[illegible]所謂日以斯滅以視先生之久而彌彰人無異詞相去奚啻什佰乎[illegible]集也非惟後之學爲文章者因以求古人之[illegible]蓋[illegible]與[illegible]所[illegible]成於是焉在始先生[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

借故隨手亡失先生既沒其友人陸貽典輯其詩爲七卷其鈍吟雜錄八卷先生長子行賢嘗攜以入都大爲[illegible]中間厥代糾謬一卷尤鉅公所深忌[illegible]與先生邑子[illegible]學[illegible]行賢與[illegible]亦已謝世[illegible]三十年不[illegible]法先生莫有[illegible]者矣先生[illegible]武[illegible]行[illegible]先生遺詩[illegible]一卷[illegible]錄後[illegible]世距先生之[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江南[illegible]其成也康熙丙戌秋分日[illegible]門人[illegible]序

鈍吟雜錄總目

第一卷　家戒上
第二卷　家戒下
第三卷　正俗
第四卷　讀古淺說
第五卷　嚴氏糾謬
第六卷　日記
第七卷　誡子帖　附社約
第八卷　遺言
第九卷　通鑑綱目糾繆
第十卷　將死之鳴

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然[illegible]有二病焉不與[illegible]如[illegible]涉獵經史[illegible]究不得古人要領其病若[illegible]肓好翻駁古人不[illegible]誣聖非經[illegible]爲新奇[illegible]世之[illegible]其病[illegible]僻顛狂者膏肓[illegible]病止一身狂走[illegible]病在天下後世非[illegible]也先仲父定遠[illegible]深惡之[illegible]自少厭薄制舉業[illegible]意古學研乾至老其[illegible]

越怨尋怨惡世中偕子皆以爲迂獨於古人精神脈合春有風世於是非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嘗遍家藏見案頭有少微通鑑一書正色命武曰昔人之學成[illegible]已見得失頭然不須更翻[illegible]凡爲此書不過好立異論求免耳食之譏耳[illegible]讀書須善寫時勢[illegible]所[illegible]味將正心誠意[illegible]語妄斷前人凡此書及我室嘗見以至近世李氏藏書及[illegible]數[illegible]嘗[illegible]如[illegible]死竭[illegible]不見爲李卓[illegible]歐公老泉[illegible]仲[illegible]由諸公亦須[illegible]嗚呼斯言也豈獨爲武也道乎[illegible]著書無定所或嘗友人齋頭或書[illegible]行[illegible]理以鼓[illegible]後多散[illegible]武竭蹶[illegible]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illegible]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讀[illegible]淺說病中[illegible]子[illegible]武者家誡則得於[illegible]之正俗係女弟子[illegible]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illegible]中嚴氏糾繆癸見諸本今另爲一卷誡子帖散見於小啓編成後家履中織寄編目糾繆五則暨遺言遺囑三種其餘詞有壁魯二卷讀古心饗葫蘆私語書論數種無從尋覓亡失頗多有同嗜者儻常公之于古不至如向了期冀其覆也武向讀顏氏家訓夢溪筆談容齋示兒編容齋隨筆諸書未嘗不嘆古人學問具有功後學今公之斯編多發諸公之未發使讀之者知古人之學自有入處如康衢大川一望了然嘗不徒使下劣惡見蟠踞胸中窒斷多生正見也武幼遭家難孤露失學未能數承

□前讀書遺所聞以及搜訪之艱如此已矣

竹春上游□子武再拜謹記

[illegible]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一

家戒上

上黨馮班定遠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倫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與之確較愼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人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是天下之良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採取以善我身教我子弟可勝歎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毎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

是仰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俗人只爲不知學問識見淺薄遇要緊處料理不來任情隨俗做得不好便把人品弄壞但孝悌二字甚不易料理沒有十二分學問舉手動足便錯了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是儒者功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儒者學問藍圖上験也殊不了事

程子教人讀書曰邪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名論語聖人說話简略說得渾融一時那會不深是難讀也亦敢步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步讀

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如吾所見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亦是一句說話但此是道家學問不如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字最妙積善成名不是虛名這名便不害事若為惡於其實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惡字一毫來不得如老子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話卻好小人只看了疏處不曾看他不漏處便去放肆是他識見不滿看理不明也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便是積的工夫
俗語亦有益人處吳人諺云風潮過了世界在吾一生用之雖經歷事變身亦無大患但衆人渺渺肸而不聞他卻自己和倒搖擺的定了便安耶晝乎時候錯了事卻有報亂世一毫苟且不得一失腳便送了性命

信而好古溫故而知新是讀書得力處
儒者有一種門戶有一種習氣須洗得盡方是好學的人方是真儒
孝子之孝莫大於教子須教得好祖宗之業便不墜於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與無後等
儒者之業莫如讀書記誦以為博是讀書病處亦强似不讀
讀書有一法覺有不合意處且放過去到他時或有懂人不可使說他不是
君子立身行已只要平實不行險事無福患不作僥倖無敗此是實實受用儒者功夫不是老生常談君子居易以俟命不願乎外只是一個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實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云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為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　致堂胡氏作讀史管見其論人也如酷吏之獄詞見法輒取不原情不考事君子惡稱人之惡此便是他心不正辯於惡人而不知其美斯言之玷也
孔子罕言仁孟子道言仁義義字難體認有硜硜小人之義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更有刺客游俠盜賊奸人之義君子不可不明辨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賢臣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孝子也敗國事滅家族以死求名者賊儒也亂臣逆子之尤者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有所不敢避儒者之死忠死孝皆之至義之盡也然乎死孝父必不全臣死忠君必有害忠臣孝子平居無事不忍言之近代有平居無事處心積慮冀君父之有難以成其名者此亂臣賊子之不若也當平康之閒好名者猶不敢幸乎君父之有難社稷蒼生六親九族一切不顧而可曰仁義乎好名之忠貞有不可言者
曹孟德將殺陳宮謂之曰公臺如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婉而不屈然竟全其母方孝孺將死必與十族此為不如陳宮矣孝孺雖遜詞亦不免九族然亦不至於十族矣
論忠貞之書用以熱人人知為膚語也論周孔之書則以禍天下而不以為膚論我不知何說也腐儒者非孔

子之徒也不惟一時禍天下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君子當大難亦不徒死也持其危扶其顛盡心力而為之事窮勢極然後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文文山其人也

君子有心於古道慎無以學術誤天下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便麗可喜言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風雲月露之詠使人意思蕭散寄托高勝君子為之其亦賢於博奕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猶勝於風刺而輕薄不近理者此有識之誚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親教擇師亦是難事氣習相染師不如友處子

弟者必慎其所與御寧厚而家風者為上其次貽自好讀書者市井輕薄最不可近

先兄謂我曰見利思義義不勝利小人必不能自克我應之曰不若見利思害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況乎為不善以求之乎君子固窮不求利所以無害則利莫大焉

或曰裴晉公之功名富貴可謂盛矣還帶小善恐不足以致之余曰大人君子好義為善其根伏於胸中如火之伏於薪下也特未發耳一發則燎原矣晉公之致福亦猶火發之燎原也事之大小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一事之善如將枯之禾偶得一溉其福微矣然必勝於不為一善者

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狄施之於亂世可以傚利事平則受其禍矣秦二世而亡是也天道神明好

此術者必有殃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漢儒釋經不必皆合然同六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去聖未遠古人之遺其有所受之也宋儒視漢人如讐是他好善不高處議性命殺人倫苟無宋儒人其為鬼魅乎但於世事上少疎旋之於事不見作用朱子嘗自說如此

尚論古人不是與古人爭是非好議論者其為學必不得益

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為負恩者喻也中山狼所在有之但無與老牸枯樹語則可矣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小人之敢於為惡有助之者耳天下惟助惡者為無人心

禍福之來天與人相參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委之於命者愚人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其所以亡也

盛怒不可飲酒

凡人之是非當決之於君子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　聖人好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

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較說得透爽夫子曰習相遠也朱子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較說得圓滿虎狼好搏噬是氣稟所拘父子不相食是性善相近處正是習相遠處即是惡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善念是獨發的惡念是有習而發的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方可言性善如此不好者好矣不好惡自愛也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君子有惜身以益人只從自愛處推出

既制宗法族不敬古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

事

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嘗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溫柔敦厚先生似不足

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爲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爲不忠我最愛此說

君子處人骨肉之閒不可無作用亦不必多作用只是個不怨一個忍耐

六親不和有孝慈君子不可不勉 [illegible]

婢媼用事則婦女生變外家太親則兄弟疎

嫁女娶婦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古人云娶婦當娶其不如我者嫁女當擇其勝我者此言大有病外家貧薄爲累最重不可以一端盡且婦女之性罕能自知只如婢妾此不如我家亦甚矣一旦得寵自無正嫡不如

我家不足恃也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婦女以家勢相軋我家子女必爲所薄則一日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儒者論事多空中揣摩不試實事故多敗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須是實實體貼空中揣摩便是白面書生不通事勢爲天下安用腐儒謂此輩也

孝弟孔子之行也小學朱子之行也但朱子有小疵處醇儒不習事也亦不過一兩段耳此良書不可不讀

宋儒有四大病近代猶甚不喜讀書則君子小人漸無別不作文字則詞氣鄙倍而不自知不事功業則無裨於世不取近代事則迂疎

君子使人可愛不如使人可敬敬人者人恒敬之亦有叩敬而不可愛者也 [illegible]

孟母敬姜千古難得婦人教子未有不敗壞者也汝欲教子者必不可使母攙一字

非生蕩言上古上古之施必不可再得於今即徒使背人放蕩不事事宋儒專言三代其於三代之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徒使方孝孺輩迂執不通其言不可誤天下蒼生則一也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愼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强者懟而爲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逆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

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子弟刻薄一時無所展其惡必先施於父母師不孝必先用於兄弟一家不和即蕭牆起變矣兄弟至親至近不和使伸手動脚不得

外人不和只一遍相爭便走開去了兄弟不和終身併做一處有許多不便世人之不睦於兄弟都自以爲得計我不知其何心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足好處楷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個庸人把子弟弄壞了又有一種人一味獎譽都不課實後來弄得虛驕都不成器了弟小時極難調養

與君子交當以君子待之或有不如人意時也與小人交當以敬小人始以傲人也

不得快意語不作快意事人此尤快也分便減却七分

言有近止而實不近人情不合聖人之道者儒者多有之大略近於陽殘便不是如語

釋氏言地獄報應儒者論之遂言無鬼無鬼非聖人之言即爲異端若無鬼則聖人宗廟之禮愚凡詭矣此種議論大害事能知阮宣子是異端可與言儒矣

俗人說通變只是小人而無忌憚不是君子之時中

文人儒者大有異端不信五經喜毀古賢人招合虛聲立黨敗俗皆聖人之罪人少正卯之流也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逆氣迎人慘於戈矛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亦有一法大略取其平和近人情者則十得六七矣

周孔之道是謂之儒人不可不學儒學儒必從師師最難得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不讀書者便是小人儒　俗儒多僞使不合孔子之道儒者必詠俗儒多短見故好非古人

凡學問皆須實見實行不可虛空揣摩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良然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榜貴人相得名於時者未有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躓於場屋猶爲名於一

時爲人所宗與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爲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計豈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爲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悌處世則隨波逐流作諸不善不知者猶得爲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殺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士人危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有一老儒見門人讀書則杖之罰錢一貫斯人也竟困於青衿而死亦何益哉

仁義聖人之道也徐偃王宋襄公以之敗亡而儒者猶稱之斯亦仁義之惑也韓文公作徐偃王碑公羊稱文上之師是已近代建文君又不及此二君者也至今好事者猶惜之或曰仁義足以敗亡乎余曰此徒慕而爲之其心則善矣實不得聖人之道也如燕噲之讓子之亦慕堯舜也此亦可稱耳建文君有大罪令人不知耳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建文不孝不孝足以亡身但其心實慕聖賢當時臣下果於行其所學願齊黃輩以至於亡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建文之九族何如是身能法堯舜

人各有業所以爲生也祖父之業子孫習之長而安焉廢而習其所習敗而無成者十八九矣讀書業之美而貴者也余何其廢之耶

人於其所當爲生之力而爲之所求其便者必爲其難者告少年學舉子之業教其者曰此敲門甎也得第則捨之矣但須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躓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

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爲欺我誰不知者而予欲欺之以淺易乎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爲良農賈必爲良賈工必爲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爲其不良者何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知人之所不能知盡心力而務之不得科必得名人皆不如我得名利也　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何嘗有文錢牧翁重之然無名者其人如娥同學者惡之也如娥祿損名如張湯有後可以爲法

俗人多不喜子弟習技只是一個俗如書如射自是學如何不知他如琴奕之類近雅者亦不妨爲之我見一局變技當百發無誤忘其愛之二郎好而我不以爲不可但有一說不精而爲之便是費日苟能精之則古人亦如此也先君子生命之書多爲日者所欺

然倘無大害[illegible]郭春卿其父錄得古墳[illegible]
數行借下不過一遍則暗誦矣後爲惡人所誤言不古
發之紫藤纏帽軸之流汁如血春卿歸讀書強記不復
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衿卒先兄爲俞仰樹所欺從先祖
母葬我家道從此大誤也[illegible]亦是要事也并存忠戒
以夏月多飲水今痛者腸中[illegible]以爲勞來有決冬我兄
之悍然日服此將甚已而果劇易醫而疾發癘之冬月
病痢醫用黃連其人臟腑素患虛寒我與錢夕公皆云
不可服之不信也後得名醫來夕公以其意告之投桂
附而痊不然幾殆如此類不可盡述君子不可不知醫
不知則爲庸醫所欺害至於終身讀農黃之書操死生
之權或以爲賤業何哉但不精亦誤人學之須審耳我
未嘗自用藥知有所靈也
學知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

爲惠而望報不如勿爲也報怨之道也
小人至惡然其所爲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不
爲也惟愚人爲不可知愚者自以爲智其思往往出人
意外不可防也先兄奮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不然及
更事多然後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老者亦不可近
終日言人之惡人未必信然所益多矣惡人所爲有人
不肯信者必不可言待其自露可已友人有狎一小人
者吾諫之再三子掩耳而起後經半年始謝吾曰果如
學者益悔之也 [illegible]

鈍吟雜錄卷一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二

家戒下

上黨馮班定遠

好伐惡爲老子所謂代大匠斲也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朱夫子待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世有做此輩
者自以爲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 [illegible]
爲善無他法但處心平易使常有喜氣自然無不善
天生殺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
木無知豈有冤報只自全其仁心而已王楚志云辛苦
因循受肥甘爲我須莫致閻老判白取道何如
料中者不可以訴悔好奇者不可與慮事辯口者不可
與言也
凡爲天下國家雖有善法美意行之必有次第不知緩
急先後則事壞

廉者最多容其病在酷而無所容所以清官無後爲上
不親聖人所飛君子不爲不可經事有便於一時而
後世爲弊者不可不知也
古人之善意可師也然臨事亦須審其所急如南宋之
時邊寇內亡矣而儒者方講井田封建豈當時所可行
耶又若蘇管仲亦何益於事我讀陳同甫文集未嘗不
很也君子使人也器之如管仲子産遇湯武豈不爲賢
臣乎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非不發矢不在王良
儒者好言範吾馳驅而不計功業皆變矢而加之以罪
自也此言非欲詭遇也正謂範吾馳驅非失禽之道也
定上只御后羿操弓雖若丘山可矣儒者做事不來須
[illegible]還求一個發矢若只是自己無能則孟子之言非誣
學之地 儒者多言管仲詭遇非也五伯假之也正假
詭御馳驅之法仁義是也管仲範吾馳而而假者也

之遇足決做不得的者使其良從爲之亦恐不能善其
後衆野之敗獨可見矣我嘗讀史見小人之好爲詭遇
以其後必有大敗
毋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也毋求備於一人使人也器
之爲上之道也
君子有容人之量所以可重然有人焉不可情求不可
以理喻不可以勢禦更不可利結此人之難容者也斯
人也所爲如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且宜待其自及勿
與爭也
小人之怒氣氣則止惟君子之怒不可犯
終身讓行不枉一舍此至言也荀子曰君子讓而勝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況於古人乎儒者曰三代已後無
元人後儒因之遂不肯學三代以後之事戀三代之事
其傳者百不一存也不法後賢其於天下之事不知者

純吾雜錄卷二　二

多矣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爲是非則不齊推之至於天下
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道也
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
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
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
以語道矣
讀古人之書不師其善言好求說異以勝古人者愚之
首也
人有好事必成就之勿沮敗也佐饔者嘗焉我將獲其
利
過惰之事雖善不可爲
臨事不可有成心然志於善不爲惡其立志亦不可不

定也
爲政不以方略而曰我不貴權詐此君子之過也戒諭
愈繁而民不從無權略也君子之有方略所以便民不
以詐也
盲者慮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此謂善
避其所短爲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好更張者不知爲政喜事者難與爲善
好以言欺人者無口者也言雖辯人不聽之則辯无益
也言即諭人猶疑之如是則誠亦不行矣此與啞者
師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與自殺之也一間而已嗚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
兄今之好罵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燒近水先溺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喪其利也

純吾雜錄卷二　三

好傷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傷人
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業遠不如管仲孟子賢之抑勝於管仲則
不免刻論此有說也使管仲當七國必并天下而王矣
然管仲得志則湯武之事其遂絕於後世乎漢唐以來
可見矣如蕭何即管仲之亞也漢道不如三代孟子病
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施皆自托於伯御
亦仲之流弊也諸子之言以救時也仮牟之治當時說
客以自托者多矣孟子賢百里奚而辯之亦救時之論
耶宋人不知也
今之偏服者其爲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釋氏
儒教衰矣儒教衰則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學釋氏也好
善之念不嘗忘於人心有釋氏而不學儒也韓文公亦

自不得不辨學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齊家修身則不得不
辨釋氏儒者亦自有性命之學顏曾公學道學釋不妨
爲忠臣爲儒者

君子之道聖人之道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乃云子
產於道未有聞朱子之言我自所不敢信事上敬
行己共養民惠使民義此四者終身由之亦恐未必能
盡不知朱夫子內省於此何如

殺人如草却買螺蜆放生以此爲爲善吾不解也近有
聲伎弟之生業而做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心哉

讀書勸誡錄書節抄都不可讀

大儒之爲義也若生受其福小儒之爲義也不惜其身
以禍天下此不講於義之過也此亦不讀書之病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讀書霍子孟
不學無術有書儒者又不可以不讀書

宋太祖以讀書爲學故曰顏曾公子產管仲不學不如
此諸君子者立身行己均天下治國家一塊是讀書
中來聖人教人讀書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以爲佞
也

儒有讀書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讀書無益只是不
會讀書觀其尚論古人處皆是以意是非不曾實實
經如此則讀書無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請以一事爲
證只在論語經中也程子論討陳恒乃曰上告天子下
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實考之則是虛論夫子尚不能得
於魯哀公能請之周天子乎當時無方伯不知程子欲
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晉人則夫子不能得於三家能得
於六卿乎三家畏陳恒自陳氏得政魯人無歲不被
兵於討陳恒與不可若晉之六卿其忌陳恒也至矣豈
可告乎又云率與國以討之霸者爲會盟有諸侯就能
摟諸侯以伐諸侯魯人將與何國乎此皆不曾實實考
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豈敢少之哉只於考論文
字少工夫大略近來儒者爲正論多是硬板死局不考
實勢所以做不得事小人苟且趨利譏謗人儒亦爲儒
者有此一種議論與此亦作口實也　孔子云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程子不曾思量只齊之不與陳恒者則是
齊之義士其與陳恒者是小人懷其施惠而不知大義
者也因齊之義士以伐其不義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較
力之說也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末世薄俗無害也能
齊家則上下有節衣食有度雖貧而不困也聖人之道
只在日用間

自所不爲則人信之

多能鄙事則爲人役亦要酌量藝之勞而賤者身之災
也

隱士不避聚能自貴也有才能而自晦謂之隱無能
之人只謂之不仕

善人爲善極有受用處無過一箇心安

人畜守狗爲人用也畏虎而惡之爲其噬人也虎豈不
如狗乎先兄取人好虎而惡犬臨難所以不敗也我至
今以爲歎

君子一飲一食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不有不讓子路率
爾而對夫子哂之漢文帝位東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
禮也自漸王爲天子可無讓乎儒者譏之爲不知禮矣
若如所論則一部儀禮人半是僞周公亦可譏乎

臨大難當人事不可無學術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於家不齊然
後可以看大學不然便以爲架子說話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儒者務本只在這裏做工夫去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如此便可以覩心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程子云本來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這句話不曉得似是木做如此說本來混成無名無字又何嘗有仁義禮智然程子亦非無所見只是他不會做文字語言說得夾口便有滯處學者當會他意思便曉得他不錯

存心養性只在愼獨工夫

看朱夫子註易知王弼殊不濟看詩知不如毛公詩是八面看得活潑潑的朱子以文害詞以詞害志一股皮不個看得死了我予便無用毛公雖不必盡卻有來歷說得開闊鄭公亦無大發明朱夫子之功更勝似維予他人非所論也朱子大略於文字處雖詩是一部文章

初隨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後讀朱子語類始知先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醇小疵後儒專取他那小疵處便不好看而性與性理的全體兒識今日後生輕蹈非薄古人皆不知學問者也朱子引京房易傳性理疑偽誤字當時人不學如此

韓予愛今文而古之歐陽予愛古文而今之古文則來服今之弊不可勝言有心於古文者能稍變今日之陋文易之以古則善矣雖然吾懼其不能行也古文之佳已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文字都當愛之餼羊也儒者惡文字惡讀書恐天下之人皆化爲市人矣不讀書何以知聖人之道不作文何以能使後人如儒家語錄率然之詞往往意是而詞不達使人讀之淡認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二句詩也不幸此只是爲東坡而發不知聊知道者和也作文也知道者知須細玄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不知文不當理所以儒者不愛文

賈子過秦論班孟堅正其知昭明選之遂去一篇古人文字如爾雅類與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錄文字謝疊山文章軌範稍非他專以詆毀古人爲有英氣此爲害事

君子見賢思齊如讀春秋於易才豎刀之事則當思賢臣之言不用其禍如此王景略之於苻堅桓公之於管仲是也如衛靈公之於史鰌則善矣讀李習之兩懷賢則當思韓門文字如此韓退之化也其有功於萬世耶如讀唐史見陽道州之事則當思諫臣之道不在屑屑言瑣如荀彧責以取勝人主如用宰相國之大事君子去小人進國家存亡所關專無急於此都諸葛公所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是也裴延齡不爲宰相道州之力如此則讀書有論者歐公上范司諫書蘇公管仲論皆不足取歐公讀李翱文足一篇大關係文字但云韓吏部得一飽而足非君子之言也史部爲人見唐史文集具在豈不如習之乎歐公州不好善要求古人過失說話帶門病此是大過其去讀人後人不能如可誠善游詞君子勿爲也

有一禪者好押韻童又好賭博我譏之嚴武伯酷嬖以爲禪者不妨其論甚高我不習禪不解也問之一座師乃曰居士觀此人所作是慧是癡若只是癡便做不得我見其人兩目有細相法當徑乃自以爲重聽思做天

子尤可怪
福德報應之書頗多庸淺然皆讀之使人多發善念亦養心之一助
米元章論書不喜顏柳公王書蘇子瞻論文不喜揚子鄒聽他不得
儒書尚實行不離日用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急不知日用間喜怒哀樂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教箇甚麽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為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
陸子言無極即在鵝湖所言太極內亦有極只是意見得同耳如朱子更增出許多層數亦不差只是易所謂太極凡看與說如譯語人曉得不同處未嘗不同便會看書省却許多諍論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子之戲如虛舟之觸可喜也而不可怒戲語毋傷人心人有所諱不可不避好訐人之諱忌禍之道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事之難者也若曉得人所不欲己雖不以為苦亦不得施於人方是恕
小人做惡事只是把事不通君子務善只是看理不通而理不通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論刻則使人不樂為善
小人無所容君子懼不免如此未有不敗者也
我目所見二君子皆不得中道齊鶴不容小人黃石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寬也惜乎君子也未聞孔子之大道也
讀書須求古本近時所刻多不可讀
不學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學道而好義必悻惡悖戾

也而有分別
儒者只說是非不論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下者非也是非莫大於此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開卷疾讀日得數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無益此有說也疾讀則思之不審一讀而止則不能識憶其文雖勤讀書如不讀也讀書勿求多歲月既積卷帙自富經史大節只一遍讀亦不盡
少壯時讀書多記憶老成後見識進讀書多解悟溫故知新由識進也
曾讀文中子聞諸葛孔明能興禮樂否先君子曰臣向和暢是樂節制是禮又嘗問曾子一貫先君子曰曾子孝於時聞之悚然後更讀孝經大學遂無疑正心誠意至德要道只是這箇先君子學識如此錢牧

齋題某孫朱及之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為盡言之
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跡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匝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之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為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公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如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疵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黃山谷云石刻不必如此知此君憒憒黃山谷純用禪[illegible]其用筆得於周子發俗山谷用[illegible]欲高故道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道健學者

更弱倚董公却不倚　虞世南能筆齊不傾側歐陽詢
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
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偏妙處歐虞一片神骨極
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歐虞變變于山一流人有精
壁所以不如姜立綱尤倚
惡人必有天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我耳目所聞見
多矣灼然不謬不可不知惡人有隱德好人有隱惡其
報更有甚者
子孫作一賢人不如作一君子生一不如不如生一一起
者
處大變與惡人遇當有避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臨大
節而不奪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也
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中庸曰天
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觀於曾子可見矣然天

下不均社稷不安以爲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一段看差了極誤事孟子却
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寧失之文弒父與君而不知其惡亦從一
箇野中來野便無禮無禮則無所不至失之文做惡來
便有閑手處
進德修業只懈怠處便是墮落處
好古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不學而思遂成僻見見處堅固入道之路絕矣今有人
爲禪子尚是也聰明人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遂肆言無
忌乎陷于難今有人爲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學佛如此
一人之誤當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鸞降仙道家戒之
決不可爲惹魔也金若采全壞於此
少欲則易足易足則身心安樂此是真受用

人之多欲如火伏於薪下纔紅透風則洞然不可撲滅
一事引起則諸惡俱發須要鏟去其根方妙
血氣盛時起惡念做惡事却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
不難及至血氣既衰從前習氣一時俱發便把捉不住
此是自家實實體驗知他人所不知這路只爲心體不
明從前只是強制所以如此
勸人爲善不要把苦的勸他至於勸老人不可不先安
他強他便不妙
初看程夫子說英氣害事竟不以爲然後讀朱夫子綱
目多不合處似乎議論過當朱夫子自云和氣少始知
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荀子言
性惡便不知禮他不過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轉便
爲李斯

家不知多由如人女人故難安旋
儒教說話須要徵於文獻做事須要講書與釋教不同
儒者不知有書多可笑處譬如論語云治國其如視諸
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省文也豈可
曰仲尼不曾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儒者乃譏子貢曰不能如曾子之唯記有詳略安知子
貢不曾唯按此書語氣亦不肯唯曾子曰唯門人能問
之子貢若未達如何不問此等皆是宋儒病處
孟子多近人情與迂儒不同
蘇子瞻韓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是錯也如
贊孔子云走僵煙閣便非好話即讚蘇公走僵少游曾
直可乎蓋詩正之文張文昌之詩亦豈易言
詩文風刺須有爲而發若無端亂說一味罵人便不是
人臣諷諫做不得家常說話有時一發則使人感動聳

子之講書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厭好於本文外生意尤不可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賦如此千古以來諸葛孔明庶幾似之不知管仲如何宋儒看得輕只是不曉事曾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路子路不知是何等人曾子與他宋儒卻爲要尊曾子苦苦排抑他宋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學曾子當時門人不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書時須自省如此大是無謂便是宋儒心不正處

○君子當末世自然不敵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勝敗壞了國家大事這個便是黨好君子惡小人公也非黨也相攻以誤事便爲黨不可不知

鈍吟雜錄卷二

鈍吟老人雜錄第三卷

正俗

上黨馮班定遠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今也凡物以諧音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於鍾石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刪詩上自文王關雎之事下迄陳靈株林之事凡三百五篇王道浹人事備矣於商惟有頌虞夏佚亡矣尚書論語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宋不足徵就是而言殆恐當時虞夏殷之文不如周詩之備非略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辭賦始於屈宋歌詩起於荊卿易水之歌惟與於雍孔已後於理爲得近代詩選古自上古年祀綿邈真贋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數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擬其所棄昔嘗與程孟陽言詩譬之犬之拾骨非從戲言也鍾伯敬指摘王李不遺餘力獨於此處不知矯正詩歸之作較之詩刪殆有甚焉今按詩人之文至唐宋變爲詞賦漢書藝文志不載五言五言正盛於建安陳思爲文士之冠晉宋已降迨於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並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者今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矣詩騷已前不論可也

古人文章自有所附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爲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箴誡祝讚謠詞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爲賦頌銘誄大

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頌讚箴
詠祝誄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詩詩人
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與詩書
外此又後人所分也
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論陰
陽非言志緣情之文也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直是不解
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詩外而不問其
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論之曰夫鏡圓
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為詩亦猶此耳若四
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絃奏不
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乃并取之然未為失
也　南北朝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至於唐今凡文章
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論是何物矣

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閑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
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
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為
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已有不歌者矣後代
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
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為嫌唐人歌行皆如
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
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
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
古人已具何煩賡贈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
人增損併合剪截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皆可以為例
也杜子美創為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
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傑作
絕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

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也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
為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豔歌
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
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眞可抽口也既謂之歌行
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
別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
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
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
判之祇如西漢人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
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
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驛
人之後文多道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
并樂府應有文明二祖仰而不逆大略占直樂工採歌

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鐃歌聲詞混填不可復解是也
李于鱗之流便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
不可通之語題為樂府集中無此輩語則以為歉樂志
所載五言四言卻自雅即可誦都不之讀耶
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
梁體與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略避雙聲疊韻然文
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
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為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
一絕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
不拘此論見李賀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
第二字用粘平側側平為偏格側平平側為正格見沈
佺期集詩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為優矣近體
多是四韻古無明證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
聯絕粘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一聯

平平相粘也中二絕側側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與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韻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論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與過遠聯絕之外無所歸是也今人多有疑語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宋人不知乃以是絕律詩首尾不識了之人妄為詩話以啟後生亦似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四首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起已録律詩也元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不足據宋人集所存近人不肯讀古本多存中亦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本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新本亦有翻宋板可據耳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倡起於數百年後自追阮公創爲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作詩式敘置極爲詳盡允當今人弗考曠廢已久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之論者雖子美稱與

開府太白服謝玄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於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鍼詩格托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弇州卮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文謝靈運傳讚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韋於文勢不得分別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略記於此後有博學之士爲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爲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故字屬元韻端毋雕字爲蕭韻端毋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

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爲鶴膝上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爲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侯云一節之內音韻盡殊兩韻之中輕重悉異此則八病俱在亦何必細分其名目也

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其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所論或起於此應論八病事但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講何以稱律

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仄韻者

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

七言絕句始於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今書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

至唐開元中漸變其體王摩詰尚有全篇作偶句者高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至李太白遠慕詩騷刻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蔚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諷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

太白雖奇然詞句多本古人杜多直用當時語然古人皆言杜詩字字有出處不可不知也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知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効阮公感興之文千古絕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唐人自此詩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氣故鍾參軍疑爲陳王劉楨和以爲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體式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紙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謂之似則于鱗之論當以何時爲腳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詩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

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譬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與近之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則過矣所學之何如耳近代只學王李而自許漢魏盛唐我不服也恐爲論識所笑耳

古詩十九首機杼其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爲古和江淹所擬從軍一首最合嚴滄浪於此處不解也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

韻書定於陸法言廣於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因取數人定則定矣遂把筆記之按洛下爲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洛下金陵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時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時已即欲合南北而後定之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

節說韻與即數如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嚴南多借韻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今人宗之不知北人知切韻正便易字韻不得不嚴南人雜淨一字或數韻叶韻可借沈若全不解也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周德清中州韻所編韻止是當時語音自云嘗於都會之如聞人間通濟之語也即沈約知之時已數百年諸部詩變韻叶以合時從開迎定和人等和取和韻之正知古人音韻正韻於韻許叶陰不陰作則流俗方言詩即所謂以正之正如許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韻書知德清尚不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豈不可歎或難曰周德清識不知古音與陸法言聲亦應是當時語音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樸傳皆有讀釋漢末已有翻切觀陸德明經典釋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作歷行本類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

定韻書其裁之也矣不如德清宜以爲突也休文問入於長人以爲猶近若問於佛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也然字有陰聲有陽聲有亦不辨也今製詞者都不知誠齋又有要林雅韻全用北音又與周韻不同詞賦古人之法自當以沈韻爲正何必用周德清可矣[illegible]

吳才老韻補余初時不伏以爲秦漢古書多韻語不應多據唐人也後自爲之三十年不成乃知才老此書殊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議如此[illegible]

安陽姚逵老不知是何人其書述似元人爲一韻詩凡古字律詩不便用者盡去之前列韓文公一律賦杜少陵五七言各一節其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其有意嘗見此書於吳人處其人已亡不知存否有暇當更爲之初學有所實用力也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詩不着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爲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者何以都不讀

錢牧翁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illegible]

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書中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滿往往使才不盡多讀書則胸次自闊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捨三也

今人讀書自有通病好以近代議論亂駁古人也以僞本誤書校勘古本也所考據朱瀏儀號爲多學者也而

公論詩是非若杜詩其學問所自不離李于鱗詩滿朱君校水經詩譽之極然直以俗本爲據意有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此二公且如此何尤乎不學小生耶小友錢顧仲喜作快語與客論書或稱海岳名言誤須譽公顧仲勃然曰吾雖王獻之亦不從何況海岳吾於時甚訝此語因徵其說顧仲曰公不學右軍耶大令自云勝父何可信也我時最賞其能言學問未到古人是非之論且可識之亦不當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之人大言無愧讀其書使人笑來淺學一爲所誤梗梗胸中天地易位雖破萬卷惡識先據於胸中終不解一字矣

鍾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爲得眞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爲是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

王李何之論詩如貴冑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錢牧翁選國朝詩選余謂止合論李何王李如伯敬輩本非詩人耶而不取耶也[illegible]

鈍吟雜錄卷三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四

讀古淺說

上黨馮班定遠

六籍裁於聖手，然秦火之餘，諸儒傳錄，豈無訛舛？大體不失，先生於千載之下，方欲追而定之，非愚則妄矣。但有不安，存疑可也。宋人紛紛之論，多有不信六經處。其所得亦無大益，一有僻失，則得罪於名教矣。繫詞朱子深辯其謬以愚論之更不必多言只……能作繫詞否？不信繫詞，又何功於天下？亂世惑人……不待細讀。

儒者於六經，如法吏之於三尺，一字動搖不得。法吏之舞文，必據三尺；儒者論事，必本六經。舍六經而儒者之……也，所以邪說競作，既無以服之。宋朝諸君子亦是……其害耳。讀六籍心有不合，如見父母之過，口不可言……

初讀時多不合，久後學問進，便覺得自家錯了。

訐也，訕也，稱人之惡也，宋人謂之英氣，君子之所惡也。

一部讀史管見，都是謗毀古人。

讀孟子有與論語不同處，當信孔子；讀程朱之書有與孔孟不合處，當信孔孟。

程子論左傳云：信其可信者。如愚則不然，不如闕其所疑。

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問好古，只是一肚皮不信。

太史公之於道，吾未之審也。此公自是一代賢者，只不消得開卷便苦口指摘，須不比揚墨。吾於此甚不平。於揚子雲只是不喜他，如誣詞賦爲童子之爲，亦是妒相如。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大學問，若於道何下不得和……只是正心誠意處不曾細細理會。

孟子不爲管仲，他的時節，霸道救不得也。宋人也學他說，却是風痺，不知痛癢。說話須理會金人。

作文不可不識字，如貫穿字不應作串，聽字不應作所，體字不應作体，皆別字也。許氏二字也，王弇州誤重用，觀呪古今字也，錢牧齋誤作二字，皆文字大病。

御書不可……知文字。

詩胎骨，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稱王荊公菊花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以爲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荊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閑人二字牽湊，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語意俱足。鄭詩亦混成，非荊公所及。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也，明遠變色。

何如看齊梁詩，與如看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說齊梁詩……

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却得他縱橫處。

今人說李太白，都不知他學問來歷。

或問老杜學何人，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下古惟老杜可比淵明思王。

放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曹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書也。

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大約唐人詩只大細，宋人不如也。看明人詩却須一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畢止學他不得唯笑怒罵皆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才今小人只讀坡仙集

有一欽聚三自許甚高論詩云必得如杜子美余戲之曰當今人才冠絕千古或問其說余曰千古只一陳思王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今聚三論詩但不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小兒女子皆須若此天下詩人多矣不知今日如何生得許多子美嗚呼此正是不知子美耳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個老杜恐不可得不讀書人讀文字一味都是虛氣

有一塾師浩歎曰鄭子產親遇聖人而不聞聖人之道應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吾丈有幾變色曰朱夫子曾說來應之曰吾丈不是朱夫子

文人有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便隨他一樣說

揚子雲曰淮南聖人鮮取焉斯言過矣蕘之言聖人擇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斯言也諸葛孔明嘗取之矣

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為人歐文忠公云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詞一篇豈得古昔人都無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後人亦學他說話便是吹聲之犬

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禁浮屠老子之學當時只沙汰僧道耳未嘗禁其學也老子是唐人之祖如何禁得此言若在唐以前人不妨傳笑一代矣宋人却多如此只是後代人不讀書易欺不敢駁正耳

學者意不誠心不正所以不能論古人只如夫子直道而行無毀無譽處都不曾理會

功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嚴滄浪之格言也

儒者議論好與聖人相反臧文仲孔子所惡却要尊他好處子產孔子所敬尊要說他不是儒者信孔子不如信孟子今人信孟子又不如信程朱此事之不可解者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子厚多學呂書作文字

少正卯吾不知其何人也據後代之人言之甚似王安石行僻而堅尤相似

姦雄最難處置無罪而除之則無名待其有罪則天下之事不知被他壞了多少孔子殺少正卯在後世便行不得朱子疑此事為虛只是不曾實實體究不知他害事處奸雄不早除久後便除不得

漢人八分勝唐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漢碑年遠多損剝唐碑年近多完好今人喜學漢碑損剝處以為學漢可笑漢碑自有完好者

揚鐵厓詩不解用古事剪截無法比偶不倫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淺也

李太白歌行句句有本

圖驊騮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駑駘之驅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娼萬曆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驊騮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欵段之駟里門之娼也遂謂里門之娼勝於西施欵段之驅勝於驊騮豈其然乎況今日之虞山詩人特儈斜斜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欵段之馬寫里門之娼者也宜為世人所笑錢遵王以為詩妖此君亦具眼

學者須學真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語不是不學古人

余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遠者數千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誣也宋人作論多犯此病[illegible]

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他心不正處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宋儒云三代已後無完人於孔子所云擇其善者而從之一句都不曾理會但事出三代已下雖極好處亦一槪不肯學[illegible]

凡人作文字下筆須有輕重論賢人君子雖欲糾正其謬誤詞宜宛轉若言小人雖賊不妨直罵今之作古文者多不理會先君子教人作古文云使鈍吟看却便知

一字難下不得後曾與徐昆夫言此則云不必且引蘇子瞻爲證不知此正是蘇文字不好處不惟子瞻唐人已有此病[illegible]

楊子雲引天下之文字歸之六經有功於聖人之門發於蘇氏父子至近代王弇州李于鱗而掃地無餘矣

古人學問可敬可信學者不可不知然大謬處亦宜仔細如歐公以八分爲隸而此不待道明滅章悖而後知其誤也今人從而不改不知何故近孫子長好以楊用修言語駁正文字許大人作戲了詩用金鏤樹者子長以爲誤云是金縷樹此事出吳越春秋初非僻書子長不知蓋爲用修所誤用修好奇而健忘其牽書熟於一字而所恃名欺人不顧萬世之笑用修人品不妨可貴其文字欺妄非痛駁不可

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况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禿之談道此誅絕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爲無一人此公心術久正於此可見譚元春鍾惺之論詩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識一字此乃狹邪小人之俗者名滿天下真不可解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已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謂詩也如此則非詩也其有韻之文耳禮有易之繇銘孔子誄春秋左氏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所區不以爲詩也漢人墓碑多云誄曰亦多有韻曰蔡中郎集碑改爲

銘曰此公不學可笑今世編昇平帖可考然陝西所刻亦改之矣漢人碑銘亦云是詩其體相涉也然古人文字自有所區終是碑文非詩也唐人亦多言銘詩祖漢人也

賦出於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　賦須本詩也後人始以屈原有楚辭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而有比興之體梁末始從爲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楊狀元不知槪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此公誤耶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

有燕歌行至宋齊多有雜言詩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時文士爭和鄭漁仲通志藝文志有燕歌行集今其書不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見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為興至賦則不啻遂以為聰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近有一人言沈休文八詠以為似賦不知詩賦體相涉也昔人又有五言之賦幸此輩不見見則不勝其譏笑矣

古人墳籍散亡略盡僅有存者多被後人改壞不可據凡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耳如張博望乘槎事古人通用然弱侯以為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外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公未知也

東坡云鯀蓋剛而犯上者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如所論則堯典洪範皆不足信耶宋人好立異論不肯詳考然其大略如此至程子之說則尤甚矣

太史公云諸家言黃帝多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其不好奇帥矣揚子雲不知何見識以好奇如子雲作蜀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蠶叢已來亦事類有存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道恐太史公不必信也伯夷傳云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此一言也鄭漁仲蘇子由皆不知觀子由古史直似未嘗全讀史記者可怪也

或曰史記敘下宮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然也趙亡上溯與末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故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且云公孫杵臼程嬰趙氏廟祀之此千古義人太史公欲詠其死或感末稍

史有傳疑不可盡觀如孟子敘子濯孺子事亦與左傳不同豈得便駁孟子 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據乎蘇子由言太史公不學止以其尊信六經不取異說耳至於此事文必以左傳駁之誤矣太史公之不為後人所容也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抵梧疏漏注家已詳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便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楊子云史不研當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尊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為無心於儒學

左氏太史公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記

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在

歐陽公作馮道傳不敘而人品自見不激不矯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

平生不喜新唐書列傳近日讀之其論議大有不可及處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心不平作史論則不便

蘇子瞻表忠觀碑真子長之文矣或云六朝文妙在不學古人何耶坡公作補孟嘉登高文便似晉文此公真才兼千古矣四六最妙

張文昌之詩皇甫持正之文坡公以為走僵而不能為韓公者也然坡公視此二人其工夫精細處坡公亦不如他坡公才大自可上掩古人但前人有工夫於今所不及也

余嘗讀爾雅有偽者相規曰此等學問支離瑣碎不足

勞心嗚呼此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其人徒衆皆懇然如市中小人自以爲高而不可諫既不識字所行便多乖謬噫盡如此豈君子小人無別矣

韓吏部言文從事順淺者以爲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句讀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今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較之譌字且數十宜其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未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爲工今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爲古文講之其文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爲尚有古語不如歐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詩文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於里俗雅頌大

文多朝廷作者爲之雖有如寺人孟子之類然得列於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得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鍛鍊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美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學之周公仲尼之道未墜於地散在諸子二戴搜集以遺後人崇禎間有一妄人上疏請更定禮記我不知此人欲從何人定之士大夫不察或惜其言之不行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我讀論語鈔爲文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討論之事至宋人而廢矣或疑其說應之曰子以蘇子由何如曰賢矣子由論劉先主曰用孔明非將也據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時未嘗爲將至南征始自將耳若不據蜀便無地可以措足此語乃不討論之過也宋文多如此而讀者不以爲恠故知當時論文無討論之功也如韓退之絕無此等病累

荀子言殺詩書焚書之漸也歷詆諸儒坑儒之漸也荀子好言禮實不知禮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先王順人心而制禮以其違性者强之乎荀子言性惡則其所謂禮者政刑之末耳非禮也古人所以制惡人者也李斯之學全出於荀卿坡公論之不詳也

論語醇乎醇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楊子醇疵半荀子時有可採耳 [illegible]

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朝錯往受之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

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宋儒多惑於衛說致疑於尚書今按衛宏之言妄也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云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因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又考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所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朝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已九十餘矣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朝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

爲讀之耶又余嘗身至潁川濟南其語音絶不相接遂古今或不同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衛宏不足責顏師古注漢書最詳論亦贊列此論疑誤後人可惟也 雖前外校有此段今文尚書無此則之例附是漢儒注釋中

不信爾雅正以書難通也不信則詩俱不通矣但以相傳嘗用之字讀三代以前之書不通則云有誤或也自孔子刪詩書弟子相傳書所釋義訓伏生必有所本不足疑也孔安國亦因伏生耳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

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僞造直以古書所引寘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總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易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蓋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僞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存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僞近代則放言無忌矣若釋氏之言不妄此輩應防拔舌地獄

姜堯章之論書嚴滄浪之論詩似高而實非白石於書全欠工夫 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鷹李北海如俊鶻

宋儒多不解詩朱紫陽詩人也然所得頗淺比興乃詩中第一要事二字本出大序大序出於毛詩齊魯韓皆無此序朱子既不信序文却不應取此二字既用二字又不應不用毛解毛止有興也本是意興之興非興起之興又比興是詩中作用詩人不以比興分章朱子篆甚如朱說則興者乃是說了又說重複可厭又如此解興字亦鄙而拙 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雝雝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僻此僞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近代多僞書初學誤信之文字引用爲識者所笑如大癡開外史湘烟錄於陵子音之乘楚之檮杌子貢詩說石經大學之類日增月益不可枚舉又有古書宋人以爲僞者卻亦可用不必以宋儒之說爲疑也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又古書字多不同不可以此語彼 古人以興多用物至漢尤盛漢人以興多用事至唐而然

論詩止取五言相比作詩可以一解相許

鈍吟雜錄卷四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五　嚴氏糾謬

上虞馮班定遠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盡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也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顛倒耳具疏之如左

滄浪引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已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已還之詩者曹洞下也

糾曰　乘有大小是也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大曆已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有權乘所未聞一也初祖達磨自西域來震旦傳至五祖忍禪師下分二枝南為能禪師是為六祖下分五宗北為秀禪師其徒自立為六祖七祖普寂以後無聞焉滄浪雖云宗有南北詳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却云臨濟曹洞按臨濟元禪師曹山寂禪師洞山价禪師三人並出南宗豈滄浪誤以二宗為南北乎所未聞二也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滄浪云大曆已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曆已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曹洞為小乘矣所未聞三也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於胸中然後此物可得而喻滄浪之言禪不惟未經參學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謬如此引以為喻自謂親切不已妄乎至云單刀直入云頓門云活句死句之類剿竊禪語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極

滄浪云不落言筌不涉理路　按此二句似是而非蓋人為最大迷悟相對則假言以為筌邪正相背斯循理而得路迷者既覺則向來之言還歸無言邪者既返則向來之路未嘗涉路是以禪教紛紜實無一法可說也此在教家已自如此若教外別傳則絕塵而奔誠非凡情淺見所測吾不敢言也今於詩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滄浪論詩止是浮光掠影如有所見其實腳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又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更自確然灼然也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如此公未得向上關捩子

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製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製渾然不知今列之於後

滄浪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云云　按此一段雖無大謬然憒憒無所發明多有疏贅

建安體云漢末年號魏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詩

按一代文章惟須舉其宗匠為後人慕効者是矣泛及則為贅也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仲宣休璉多有名作仲宣七哀從軍休璉百一皆後人之師也若元瑜孔璋書記翩翩不以詞賦為稱子建行孔璋不閑詞賦之言建安詩體似不在此人不當兼言七子也又五言雖始於漢武之代盛於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

初之年諸子淵謝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爲之說又
有黄初體也
永明體齊梁體 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公
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未知一時
文體驟然一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
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
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沈佺期宋之
問變爲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爲古
詩後代文人始爲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
之格矣今敘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
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憒憒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
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嗣
即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如王元長謝元暉皆
殁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

一時名人竝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名以詩體
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
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
不知或以爲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
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爲律體如此方明此
非滄浪所知
元和體 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曆之時李杜
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
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韋
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
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
爲宗師務學之功少也
以人而論至云云 按此一段漏略疎淺之甚標舉宿
而遺羲娥知此人胸中不通一竅不識一字東牽西扯

而已
建安以後詩莫美於阮公詠懷陳子昂因之以創古體
何以不言阮嗣宗體
潘張左陸文章之祖前言太康體似矣以人言則何以
缺此四君
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淸言旣盛於時詩人所作皆
老莊之讚頌自顏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文章
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
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也陸士衡
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代對偶之祖也三
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
不臧則有沈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陶公始之
也國風好色而不淫[illegible]楚詞美
人以喻君子五言旣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

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
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
樂微矣今謝康樂之後不言顏延之則梁人[illegible]之又不
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
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
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
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
美頌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
體不可缺齊梁已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
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
有非輕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
氣格清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唐初文
致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宋人頗學唐人滄浪敘唐人差整彼有所受之也然沈

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劉隨州李商隱以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夢得皆缺也

又有所謂選體云云　此一段敘論駁雜淆亂不可釐正

云玉臺體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　宋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艷詩明矣又其文止於梁朝今云六朝皆有謬矣觀此則於此書殆是未讀也

云西崑體注云即李義山體然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而名之　按西崑酬唱集是楊劉錢三君倡和之作和之者數人其體法溫李一時慕効號爲西崑體其不在此集者尚多至歐梅始變江西已後絕矣及元人爲詩復從之義亦皆謂崑體李義山在唐與溫飛卿段少卿號三十六體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於時無西崑之名按此則滄浪未見西崑集序也[illegible]

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　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寫平是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是三句不是一句滄浪讀誤本漢書又健忘所言童謠失邙二句可笑

云有琴操注云古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別鶴操高陵牧子作　按琴操豈止二篇水仙操亦不始辛德源觀此則滄浪不知琴操也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　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避

病爲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聲病之學至宋而謬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唐宋所言皆以意妄測誤也已繆考證此不具今人則但以對偶爲律矣[illegible]

云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按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韻間字古韻通何言全無韻也

云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注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

按三百篇已有此體

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　按律詩有粘不知所起河岳英靈集序云[illegible]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光有聯綴體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今云折腰而不言[illegible]折腰者如絕句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不用粘者是也

詩法

云用事不必拘來歷　按此語全不可解安有用事而無來歷者

云參活句勿參死句　按禪家言死句活句與詩法全不相涉也禪家當機煞活有時提倡有時破除有時如擊石火閃電光有時拖泥帶水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不得轉身之路便是死句詩人所謂死活句全不同不可相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敘事理或有詞無意死句也隱者興在象外言盡而意不盡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亦何益凡滄浪引禪家語多如此此公不知參禪也

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觀

之不能辨則眞古人矣　滄浪之論惟此一節最爲謬
人滄浪云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又云作詩正須辨盡
諸家體製滄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處由此論之古之
詩人既以不同可辨者爲詩今人作詩乃欲爲其不可
辨者此矛盾之說也
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
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按玉臺集北宋本止
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 [illegible]
云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若若山上亭已下其義不同
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按此本二詩樂工
合之也樂府或一篇詩止截半節或合二篇爲一或一
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於一時之作樂工
取以爲御擲歌以合故陳王陸機之詩時謂之乖調
末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全不省乃云郭茂倩

不辨耶
云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
招隱操又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按九章
有懷沙賈太傅無懷沙也招隱士亦非操哀郢是九章
九歌是祀神之詞何得有哀郢滄浪云須熟楚詞今觀
此言楚詞殊未熟疑恐是宋時有後聞賈生爲長沙王
傅自傷而死遂以爲有懷長沙不知懷沙非長沙也彼
知屈子不得志於懷襄而死直哀郢必妙不知九歌無
哀郢也望影亂言世人爲所欺何哉

鈍吟雜錄卷五

[illegible]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六

日記

上黨　馮　班　定遠

史漢當時皆是分書多假借字與漢碑上字正同不可
改也今刻板多失體宋書有梁時字亦與今人不同後
人好改古書只是學淺
王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序樂毅論殺
字異字黃庭經耶字道教經身字今皆不行晉時書體
如此六朝唐碑存者多與今人書不同今人所用只是
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本盡去之矣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版論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
字作小楷不得體也取科舉常痛言之
或云右軍行書聖教序是集成若尋常作書須大小相
參此說亦有理然右軍宮奴帖小字亦無大小相參者

唐人碑比行書勁自勻整
爲李北海不是眞跡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
觀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古私爲公自環爲私止戈爲武會意字也古說不可改
或云武字從亡聲尤不通
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爲篆
字 [illegible]
李陽冰篆不依說文
周伯琦鄭漁仲趙撝謙三人皆不解篆鄭尤妄
唐人說文與今宋說文不同
漢分書不純爲唐分書不純屬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
與勸進碑耳
科斗大篆今絶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
章名印一時用字憒憒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

秦人剝書令不知者亦以爲篆
邯鄲淳書唐人已無今却有二印同鈕小篆工絶非漢人不能作也

八分書只有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眞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熟觀體勢須使筆毫畢肖百日已後便解自作書矣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illegible]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illegible]

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最佳可破惑者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跡也然眞跡只須數行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處筆筆一一盡理至與到之

時筆勢自生大小相稱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成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却甚備便初學[illegible]

姜白石論書豎有梗概耳其所得絶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折壁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也鋒皆未銳不快禿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illegible]

[illegible]人作橫劃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廻筆至右方腕實畫至右住處却又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却回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illegible]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謂筆勢爲之也大字蹙令小

鋒藏勢使筆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却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爲所誤山谷止自言其所得耳

右主吻右主稍歐陽詢書不用此法[illegible]

書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書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

晏子采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跡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晉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作書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正書與小篆不同猶小篆與大篆不同也略言一二可知矣知雜字石鼓文作隹大篆也嶧山碑作雜小篆也今作小篆自然

不用隹字如華字本花葉字今爲律詩乃有重押二韻處豈可用華字耶自應作花也

經史古書多有古字自應換本寫之若自作書正用干祿字書爲得[illegible]

今人論字有不可行者切忌之如然字本火然泉達之然也借作然諾字取聲不取義也今去火作肰是何說肰自是犬肉字無然諾義也貫穿本穿字讀作去聲串本是貫字詩云串夷是也今俗誤讀作穿爲正書字作丙點從大篆也今人作二點從小篆古人殊不然惟王右軍遺教經有一字作匆與鳥雁字相亂又難用也字和字石字右字而字無字都小篆和字而大篆無和則伯琦作六書正譌大謬也[illegible]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佳作雅字也隹爲短尾也近時人作佳作麗字盡誤

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乘字作重來今人改作
東字誤也見沈括筆談
俗人讀書不多好以意改古書如邑人五川楊儀號爲
多讀書名士也得其萬卷樓所藏書雖黃庭皆不足据
他人可知矣
顏魯公書蘇落鬼戮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
非至今人直以爲恠矣
吾衍子行作學古編多誤人言此公無學淺而自信太
甚輕於持論其書不足据也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
撇是古丹字
漢律分離以漢人石刻較之多不合不足据也不如漢
隸字原 [illegible]

延陵十字碑李陽冰所袒不必仲尼要非後人所能作
君子存不解大篆
張遷碑多作易誤也古碑如此亦不可用亦不可不知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
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 [illegible]
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
人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
法二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爲對
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堪擬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
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
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
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余所見如此更與

博雅者商之 [illegible]
今人不解宋元學古印皆以爲漢印顧氏印藪中往往
有之
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
字古法蓋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却字
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千字文自是梁人文字法帖中有漢章帝書謬也歐公
名重千古而不知此何耶 [illegible]
米元章論古人真僞好惡自是一家議論抑揚過當殊
不足據初學切忌讀此等書 [illegible]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眞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冠武師學
令是歐法姜白石不知也
毛芳本以東坡子昂二真迹見示坡書點畫學顏魯公
龍蛇筆勢其風格雲翁過之若將飛動趙殊稍直

遇右軍然余謂自不及宋人不堪竝觀也寶書真有怒
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跡不知視此何
如耳 [illegible]
坡公少年書雜摩絹小楷直過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
徐浩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眞迹然不是
不學碑刻
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潁川却云不然我信山谷 [illegible]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洒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
法 [illegible]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
領而已
邑人顧道普名澤家藏有右軍二謝帖有上能民者妄
人也目誰見右軍既會作此字余目能作此字即右軍

叏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畫右軍[illegible]
古人文字少多假借文義兩通處則有疑後人多作別
字以別之至有本字爲借義所專本字却用別體者
听字俗以爲聽体字俗以爲體帘字俗以爲穿[illegible]此不
可用
覘字有去聲後人別作覘[illegible]本知訊詩是一
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
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從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
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既知其不同且疑唐尚
分書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
亦多異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
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稱學鍾
王也[illegible]

謂宋人書其稱述前人者當審思之至於譏刺古人往
往不近理不可苟信或疑此說應之曰歐公不信易繫
辭王臨川不信春秋此亦可信邪大抵宋書不必盡求和
宋人議論
韓吏部變今文爲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爲今文
史遷極重仲尼史談乃尊老子父子異論
宋人云太史公義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
遷史只是遊俠貨殖二篇爲孟堅所譏耳謂之亂道可
乎不知孟堅如何云不好如唐子西真亂道也
先君云讀書須從上讀下知先看後人却於古人好處倒
不知見[illegible]
虞舜先廪後井二妃教以龍工鳥工見於書傳者非一
處宋儒以爲無此事今列女傳刻本已削去之宋儒所
以也此猶可說也至吳太差亡國之君昏緩之跡過於

吳中史記載其無道此何足疑今孟子註疏引史記勾
踐進西施夫差幸之市人欲見者投金錢一文今史無
此文蓋亦宋儒所去也宋人不通理大略如此古書所
存無幾如史記者後人豈知其不全乎
有古詩不妨有律詩有古文不妨有四六歐陽公作尹
師魯墓誌不言揚錙之知達識也[illegible]
文章無定例只在合宜王荊公論仲尼不應作世家只
是不知變例以死抱湖禮餅文章便無意只是不曾學
春秋
今人讀史記只是讀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讀史也
宋有中筆談論律詩偏正格甚詳但不知所本益相傳
如此唐人絕句不拘者爲折腰體河岳英靈集序云有
粘綴寀樂府香奩云聯綴體蓋唐人之法疑如沈宋也
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讀也却用陳澔注禮記程

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從朱子二程朱子格言至
論可破者多矣後人所引用都是他不穩當處好處都
沒却可慨儒家語錄多有意是而文不妥者只爲他不
做文字讀者不知往往信差了誤人
史記敘事如和之傳器加點深淺印印然相應宋人論
文有照映波瀾起伏等語若着一字於胸中便看不得
史記[illegible]
近日顧朗仲評雲鴻名儒也論史記每題一字用重圈
別之以爲文字之眼予鄙其傳題一儒字便貫不去
真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唐人論文絕無此
等議論
近代丁李之文歸震川嫡派之王李妄庸庭人都不解
只是彼他們了六經架了詩不相勻爲人窮也不知爲
祀佛也

鈍吟雜錄卷六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七

誡子帖 附跋約

上黨 馮班 定遠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師之也過米元章以爲惡俗多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書中有筋骨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塔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轉融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書至晚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爲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時好後來便可厭只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 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頭硬而骨格并法也看楷書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濶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殊無法但亂寫而無意不成字也可勉之 佈置用筆于古來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詳思

汝有玄秘塔否我要緊用不然汝習永千文在否凡學書人千文少不得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

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學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路眞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今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古法也

教人作書皆便於柳法今日殊不快意無柳帖也

謝二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塊方好也至囑至囑

學書皆有古人法然真跡難得看石刻極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爲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汝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骨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汝宜留心

所去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算書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無字中三筆須不同在字右倚人側右在兩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太似無講貫也今後千萬不可草草至囑至囑

日來學作虞法覺其和雅規略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都不是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處其遒勁多失之與永師千文參看方有得只是見來如此下筆甚粗而板寫了便要塗去又無人商量悶極也強作數行汝試評之不是處須說

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人之門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右軍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人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晉人碑

上字耳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
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
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觀入骨無人如此言極妙米海
岳以爲過老謳之偏見也米黄論書殊不及波然今人
多信米所詆癡人前不可說夢米黄俱好爲快語并葛
論也我嘗謂嚴貞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
大過使人不樂聞耳趙子昂用筆絶勁然避刻從易變
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
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illegible]之如[illegible]得他不[illegible]
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
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救舒爲任學者或不
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云云 以下不全
趙松雪書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
時誠爲獨絶也自近代李禎伯刻奴書之論後生耻以

爲師甫習執筆便爲言摸倣古人晉唐書法於今掃地
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耳誤之以奴不已過乎
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
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禎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
如哉
近日讀書多有所見與人不同前有草藁爲贊伯取去
其好意也然意中頗有所欲更定處不可漫留以誤後
人也
樂天見李義山云他生願與此人作兒故義山名子爲
白老今許貞服自云學辭吟乃輕薄溫李斯何說耶又
好唐子畏不知唐詩自學難江東不學白也小兒輩妄
言使人發惡錢牧翁學元裕之不留過之卦稱宋元人
輸王李之失也既孟堯本無所知乃云唐人不足學斯
言也不可以欺三歲小兒邑人信之爲可笑錢公係學

唐但齊梁已上未免憤憒耳元遺山不解陸士衡此之
於布穀知其胸中未嘗有古人一字也[illegible]所作
亦時有可觀大略疏淺不足深觀耳吾嘗言錢公之文
過於王李而其後人不足與鍾譚爲奴此言當有解者
學爲古文詞不得有近代俗語著於胸中此最損文格
吾年七十因叙成病頗有惡夢想不久矣特力疾作遺
囑此我末後之語汝宜聽之遵之我有微名汝襲之似
易勿廢吾業也汝詩全不是只路頭已正耳今詳告汝
先看毛詩離騷則六義風刺曉得根本來歷朱子註看
不得淺薄易入人一入此門路便不會做詩耳戒之戒
之朱子詩註全不足經只是一部山歌曲子俗人拙文
字耳五言始於漢盛於魏曹植千古之師也勿云不及
蘇李蘇李作用少也詩人說色說酒說山水皆在晉末
陶酒鮑色謝山水而對偶用事顏延之爲祖此後世詩

人之祖也子美中興使人見詩騷之義一變前人而前
人皆在其中惟精於學古所以能變也此曹王以後一
人耳汝學詩不必求高但得體格成就理不背於詩騷
言之成文便是名家近代已來能如此者不過一二十
人不爲不高也汝書無作用勉之而已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
落下便有拏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下
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試以我言用
功何如汝學顏書大略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
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
見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也小處用功
便不死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衰元白學杜者也
元和時有學太白處韓門諸君兼學李杜韓左司自是

古詩與一時文體迥異大略六朝舊格至此盡矣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脈却與齊梁人相接溫全學太白五言律多名句亦李法也與羅隱忠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効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令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代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筆全無右軍體自宜帖尤惡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今老矣不能復成其技以此三言爲贈[illegible]

古之名人皆是博學大才一時取然所傳文字又經歷代凡識審鑒以至今日其有譌繆乃是萬中之一近世輕薄之流果於非古非惟貽笑將來亦懼有損盛德凡我同人讀古有疑恐是思之未至切須博訪詳問慎勿任意詆訶也以下四則是戒約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涉覽既多才識自倍資於吟詠亦不專在用事今之律詩始於永明成於景龍既以儷偶爲文又安得以用事爲諱况瀕世增耕不全師匠曠絕假今力學猶懼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縱使暗好不同慎勿自隱短薄肯人學問便謂詩人不課書史也

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若朝暮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尚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悞更以教人少年能於討求從之而廢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絕之可也

古人議論自有異同或由同時嫌隙或由時代懸遠風尚乖隔或是救時之言矯枉過正或一時快言不爲篤論假如王安石不信春秋李泰伯不喜孟子此亦可從耶凡我同人古人所稱自當研求遇所詆刺且宜存而不論斯亦遜悌也

鈍吟老人雜錄卷第八

遺言

上黨馮班定遠

讀神農黃帝之書而爲人者庸醫也讀周孔堯舜之書而亂天下者腐儒也庸醫人惡之腐儒不於責天下其禍烈矣儒者猶歌頌而尸祝之何哉

少正卯吾不知何如人若吾夫子之言則王安石似之

若少正卯生於宋雖有孔子亦不得而誅也

趙普小人也讀論語而用之宋以二百年方孝儒君子也讀大學衍義而用之建文君之亡忽焉辟之於奕大學衍義如奕譜有鐵綱局雖奕秋亦只如此至於對局爭勝之時却有靠不著他處論語便句句用得趙韓王若用得論語全便是伊周也

論語文字甚妙宋儒語錄不做文字無討論潤色之功便有泌漏處偏枯過當處不善讀者往往認錯不免被他誤了

太史談尚黃老而薄儒術楊雄班固皆以爲譏文中子儒者也却云史談善言九流何耶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然則儒者可久只簡易而已烏得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耶史談只論得後代傳經之儒周孔不如是也

程子云孟子有英氣余初不解此語後來見俗儒有非孟者始知英氣害事孟子只要說得透快如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言可也又說王公之尊賢便生出後人許多議論毀了他天下罷了逃女兒都要他的不免已甚只當云尊其位重其祿行其道讓天下者自唐虞以後不可行也孟子說話都說得極透堯舜以道相傳天下非所私也古人爲道如此三代之下雖言矣如桃

應問曰一段亦是透頂說話後人便道他行不得便是不知孟子意思

做得文字好便是不幸程子有爲言之也不如孔子云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較說得周匝詳穩

大略浮名最害事

儒者最忌二事有門戶有架子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顧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道去之遠矣

莊子云虎狼仁也父子不相食只此便是性善假令下愚不移他也有澌滅不盡處荀子說性惡都不曾在源頭上理會

蟲鳥猶有一倫焉五倫不備何以爲人

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沒而大義乖處士橫議九流沸騰構之有故言之成理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非聖人不能辨也如管子有儒家說話有道家說話又有刑名家說話然其好處自沒不得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然則誦詩讀書尚論古人只應求他善處宋人論古事如酷吏案罪見法輒取不肯原情考實此無他只是好善不誠心不正惡而不知其美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也

太史公識見極高從百世之後論百世以前之事而曰其事可信其事不可信非愚則誣矣一本於六藝則無失雖有疏略亦史闕文之義也蘇子由古史全不解此意

儒者之言曰食取其充腹無事於膏粱也衣取其禦寒無取於文繡也文貴其達意無事於華綺也應之曰不得膏粱而食蔾藿不得文繡而衣疏布蓋不得已也必

葵藿疏布而後衣食則惑矣孔孟之文皆如金玉古之人必有道矣齊景公有言曰不見君子不知小人之拙也小人之言鄙其極也必至於倍君子出詞氣必遠於鄙倍矣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云見人題壁可以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是一病

聖人之所是賢人之所非吾必從聖人凡有是非而無証者雖先儒所言吾有疑焉存而不論可已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爲況於古人乎況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楊墨不得已也世之詆古人以成其文者斯言之玷乎

詩曰巧言如流孔子曰巧言令色謂佞人之口也如左丘明微得文字好子產爲命豈是巧言儒者試誤認

今有郡邑於此賦稅不均民困盜起用子産乎儒者曰用子游子賤噫不得子游子賤不免於用庸人也君子使人也器之不當求備

有　者以眞天眞地立教其言曰自地以上皆塵也非眞天也應之曰自足以上皆血肉也頭非其眞頭乎

曰微塵眞地也應之曰眞者假之對也必微塵爲眞大地爲假乎合之爲大地散之爲微塵眞則俱眞假則俱假

謂其門人曰使古無庖戲八卦我能畫之也徐子儀以告馮子馮子曰京房郭璞儒者所譏也彼之所知猶未知爲能畫卦乎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又曰諸家言黃帝文多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不變詞也則亦發之或未盡耳楊雄以爲多愛不忍非也

漢初文字駁雜至楊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於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楊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是也儒者頗譏之吾以爲此人有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士於聖人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止知惟寂惟寞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比之孟子則過矣直以爲有罪無功亦未平

觀戰國文字聖人之道絶矣惟詞賦尚有詩人之遺楊子雲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班孟堅則云相如之文與詩人之諷刺不異論與知者論之

子雲云長卿文麗用寡則是矣并言賈誼則甚矣

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管子一生好處全在不王天命已絶人心已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命未絶人心未去而求王則

是反而已矣若以管子不王爲器小商鞅其大乎請隧召王亦可以無譏矣然則云器小何也曰論語已明言之矣大抵器小者易盈伊尹周公何嘗欲然也管子之器不勝其功不覺過分僭妄其量已滿論語亦要微文字兩個或曰狀得極醒

或曰孟子不爲管仲不知孟子亦不爲顏淵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晉楚亦不道齊太公之事

儒者以六藝爲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也子長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黃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

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黃老而後六經明甚

今之儒者皆曰禹稷契皐陶何書可讀孔子曰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何也又曰聖人之學不是讀書孟子
曰尚友古人則曰誦其詩讀其書顏子言孔子欲人博
以文約以禮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道都是甚的
是故惡夫佞者
書契以來便應有書禹稷契皐陶亦怕不是不識字的
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已不可見只如伏羲八卦亦是書
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
朱子曰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吾亦曰有朱子之易
朱子之言他實實有見處方有以言其得於易者深矣
然易已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
日用而不知今之妄人不去理會伏羲之易只去尋文
王孔子不是處於朱子之語便不曾理會也
朱子云公羊穀梁善說道理今之讀春秋者可不知道
理乎

蘇威好古物文中子譏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
古者聚財諒哉言乎然鍾鼎珪璧可以觀禮君子尚之
可也不知書而好古器者賈人而已評其價值加之以
作偽非賈人而何更有可恨者修改割截以求利古器
之賊也
肉刑三苗之刑也堯舜以來仍而用之遂爲帝王之法
然漢文已革之矣若今日用之是又爲三苗也歷代以
來無肉刑天下未嘗不治廢之可也余十二歲時先君
子試以肉刑論爲之文曰仍而用之則三王之舊法也
已廢矣創而行之則三苗之淫刑也先君以爲知言
凳倚卓靜坐做功夫儒者如此然亦非教人枯坐也如
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事有理須要學知非靜坐不得
文中子論人怨論事質宋人惡之非公論也房杜王魏
諸君子非懵然不知人者北面事之其人可知

唐之興廟堂之上皆河汾諸君子也可以知儒之效矣
宋之興趙普學論語可以知經之用矣
宋人談性命真開千古之絕學章句之儒陋矣其論忠
孝節義使宇宙間一日無此議論人道其化爲鬼魅乎
爲禽獸乎但論人物談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說話
讀朱子語類朱子今書斯人也尸而祝之可也看諸儒
捐他的說話却把好處都麥去了
歐陽公論朋黨爽快語也但君子以公義相取不是黨
君子有黨亦害事觀東林諸君子可見矣如萬曆時定
儲天啓時閹禍則諸公者皆非天下之正人乎但實與
相處未免東門戶便有私意其間大有可議處
儒者都好立黨有心天下者不可不知只觀他論古人
便見如曾子畏子路子貢與衛將軍文子言稱曾子當
時何等相重宋儒只爲要說曾子傳道遂看了路子貢

務要尋他短處與他結下冤讐論語說十哲諸書說四
友只爲中間沒了曾子一個便生出許多議論如此見
識處班行之間是非不平一味門戶自然激出事來不
能容小人尚且害事他每亦容不得君子如何不是個
偏黨私意
漢人之黨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
名之士也宋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
雍季範我馳驅者也舅犯爲之詭遇也用舅犯賞雍季
晉文公譎而不正亦不純尚詐也詭遇而獲只可一試
常用之則敗矣故曰雍季之謀萬世之利也治天下國
家詭遇不得孟子云未聞手援天下者也五霸假之正
是做這個馳驅之法但祿用譎詐有時詭遇耳管子正
處多宋人亦說他是詭遇都不曾細細排擲了子思子云
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管子之謂也以爲說

遇非也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於漢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
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五言濫於晉宋之際自魏
末苦清言以老莊爲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爲達文人
承流而作謝靈運肆覽莊易放意山水陶淵明詩篇篇
有酒鮑明遠創傾側紅紫之文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
儒者不解詩多以緣情之作爲無益然亦敬杜少陵至
匹之郭子儀朱晦菴亦學陶公夫山水之文使人蕭遠
無鄙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爲之可也陶公言飲酒即
七賢之志也彼皆有爲而爲之君子不可無陶公之志
苟非其時則沈湎亦可戒也
或曰儒者不喜文章亦不是聖人之道也近似墨子之
非樂彼云文章無用若如所言則金石絲竹鐵不可餉
寒不能盈先王以之立教何耶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儒者末之學耳
韓吏部之原鬼非儒者之言也古之聖人皆不言無鬼
若無鬼祭祀爲欺人矣
韓吏部曰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荀不止小疵也言性
惡殺詩書與時遷徙與世偃仰一變而爲李斯宜也
先王順人情以制禮故天下信之行之禮曰非從天降
也非從地出也生乎人情者也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耳
若違人情徒以天子之勢彊而行之必且導之以攻爭
之以刑異乎儒者之道而近乎刑法家言矣誰謂荀卿
知禮者
荀子之言惟二戴所取爲醇也彼有所受之也
文章之人大者與六籍同義其爲用也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君臣非此不通朋友非此不合君子以喻其意衆
人以辨其事言之也有徵出之也有倫可以久可以遠

彬彬乎君子之言也小人則不然拙者則鄙而倍衍罪
於名教不合於理人自是而不可諫巧者則順非諂俗
不可以對君子此只是言之不文也儒者好爲鄙語而
惡文章不知其敝也
過秦論論之首也昭明止選上篇爲班孟堅之言也然
則當時選文猶以理之得失爲文工拙至宋人而文章
一變儒者不喜人作好文字亦惟他不得每見村塾小
兒讀文章規範意中常發惡此書全不論理今具論其
失如左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學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
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
放謝疊山句句創試了至于俗氣文字中一毫著不得
乃云由俗入雅眞賤論也東坡先生云嘗讀孔子世家
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

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爲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教放
膽文開口便言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
不教壞了初學
韓吏部文章之聖也其諍臣論文則工矣未免爲失言
韓公於是乎不如人矣韓公順宗實錄於陽道州之卒
敘其生平此文雖班固不過如此可謂極筆且昌黎之
集著文多矣何必選此不惜不愛陽道州亦非所以愛
進之也
歐陽公之文刪革楊劉之浮華首變唐人之艱澁千古
絕作也至於人品之高見於史册此泰山北斗豈可議
乎然有一病其爲文也喜稱人之惡而不樂道人之善
謝枋得云學歐不成必無精采是何言歟乃稱其縱因
論上范司諫書一文歐陽公之過也讀之使人裂上指
鈍吟雜錄卷八

鈍吟老人雜録卷第九

通鑑綱目糾謬

上黨馮班定遠

初命魏斯韓虔趙籍爲諸侯

胡氏曰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云云夫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並出莽操懿温接迹於朝効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患

按胡氏言謹微是也然周道壞於幽厲非直微而已至六卿並起云云則謬甚矣舜誅四凶天下咸服凶人不可容也苟莽操懿温可使効忠宣力又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家不藏甲都城不過百雉謹微也若三家並出六卿並起跋扈放恣尾大不掉慎微者有是乎且如曹孟徳以其才爲能臣牢其頭而用之在太平時可耳若一旦國有大變其人亦難信投間伺隙

爲能爲蛇亦恐不可制若仲達之陰忮全忠之凶狡此聖人所誅也如王莽者似恭漫天當日之共工也流之幽州猶恐不足盡其惡也假令都無惡意爲國宣力其躁擾愚妄則誤國殃民亦何忠之可効易不云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不云乎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胡氏偕言與經背何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之報讐乃挾匕首詐爲刑人入襄子宮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胡氏曰豫讓可謂義士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爲人臣之勸哉

謬哉胡氏之言也按史記襄子如廁心動執刑人知爲豫讓義而捨之又爲死人臥橋下襄子過橋馬驚得豫讓以兵圍之曰吾赦子亦已足矣使自爲計讓請襄子之衣三擊之乃自殺待之有禮矣又按賈子讓刺襄子五起而不中襄子爲之一夕三徙夫晉陽之事曲在智伯襄子無負也其臣爲報讐心動馬驚天也豫讓亦難避矣豈必赦之而後爲義正應殺之以成其名耳吾聞古之賢君舉士未嘗無征伐也孰無人臣使報讐者必不可殺則人主亦危矣哉周公誅武庚亦何以勵臣子乎且捨義士以爲人臣之勸亦非所以責分者之趙氏謬哉胡子之言也輕身以殉一夫之義如王子慶忌之成要離乃俠士之爲非儒者之大道也趙襄子不幸而死趙氏之亡未可知襄子何以見簡子於地下哉

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徙都大梁魏惠王嘆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

胡氏曰使鞅而殺[illegible][illegible]而魏常無患未害爲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

甚矣胡氏之無識也殺商鞅猶殺虎也虎之類不可盡過虎不殺曰天下不止一虎非大愚不爲此言也吾聞聖賢之人不世出當喪亂之時才術智能如商鞅者亦不易有云天下不止一商鞅何言之輕也且云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益愚矣小仁大仁之賊也孔子誅少正卯姦人之雄也須其有罪則國家之事受其敗矣譬如一虎必須其食人而後殺之仁者豈如是乎秦用商君天下後世受其毒罪亦大矣不早殺之而待其罪罪已成則無及矣遠於欺公子而取河西魏能殺鞅乎大抵書生淺見輕言天下之事輕視天下之人如蘇明允云天下有桓公而無管仲吾不信也夫晉文之才過於齊桓五臣者顛頡誅四子亦無及管仲者抑舉春秋之世盡未有如此人也吾夫子誅少正卯朱子亦疑之皆

胡寅之類也英雄幹實之人往往惡儒生文士正坐此哉是皆禍於吾道遂使無忌憚之小人肆意妄行輙議詩書腐儒之爲患於儒門非小

漢王奪韓信軍

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疎潤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也

楊氏之不知兵甚矣韓信漢將也將者漢兵也漢使至必有符驗証據然後可入軍門非敵人所能爲也漢王自稱漢使必示以符驗証據軍門不疑也既入其軍取其印符以麾召諸將而易置之莫敢枝梧此亦惟漢王所以能爲之當是時信所將諸將如曹參之輩皆漢王舊將見王至自然厭伏故可易置若是敵人軍門不可入即入亦不能入臥內奪取其印符即奪之矣麾召易置諸將諸將亦不聽二人起此人者可斬也楊氏書生

妄言人或信其說可嘆可嘆

漢遣侯公說項羽請太公呂后羽乃與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饑疲今釋而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程子醇儒也知小義而不知大義夫張子房以五世相韓報秦於博浪沙中義也以祖父事韓君也身事韓王成而楚殺之若漢王西歸釋羽弗擊雖叩頭流血以爭之可矣程子以爲不義且曰不義甚矣此何哉夫楚漢之事英雄相競以智力耳此固難以儒者之道論即以儒道論之程子之說亦非也請詳言之項羽弒義帝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月告諸侯曰寡人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今若與項羽約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於天下也夫君子爲義當務其大者項羽剽悍賊害漢王與戰不能當也幸其失計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時捲土再來楚漢之成敗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塗炭亦未知何時而已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較之失小信於項羽孰大孰小救民於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弒君大不義也湯武行之大易以爲應天順人孟子以爲誅一夫項羽屠殺之慘桀紂亦不至是區區失小信而取之不義亦殺矣救民於水火之中猶賢於湯武之放殺也若曰湯武必不失信又不然高祖有太公父也猶武王有文王也太公執於楚人侯公要之以中分天下曰自鴻溝以西爲漢鴻溝以東爲楚文王囚於羑里太公散宜生請之於殷必因殷爲天子周爲藩臣世世子孫不敢有貳若直告之以發政施仁日辟百里之事文王且烹醢矣及戰紂之際殷人大恐儒者謂之殺武王曰此西伯斧文王也赫赫[illegible]於

阮羅臨衡折於紫禁豈亦武王乎奄有其土從而居之何也如宋儒之見則當請於天子爲二國置立賢主乎取之大不義也

公閱未終冊偶識五則由此以推則所當駁者殆未可量也　衛子武記

鈍吟雜錄卷九

鈍吟老人雜錄

卷第十

上黨馮班定遠

將死之鳴

忽感小疾遂至沈篤引鏡視面殆恐不濟年近七十亦無餘憾所可念者汝輩生計貧薄學業無成以爲慨慨耳我平生更歷患苦見事頗多內省自訟豈惟五十知非今以所見識之於紙汝輩時一省之所益非少長簽之後此書存者如我未死也

家世素業不可輒廢吾家以讀書相傳業之貴者也變革以來寒進路絕子弟多廢書吾毎恨之正未之思耳貧販小人知畫甲乙能記姓名便與流輩不同況士君子之後何渠無益古人三餘讀書亦不妨於諸業也上人染於禮教雖有不令未至十分顛蹶流冗市井所爲鄙倍有不可以理格者所知一人頗能治生亦非大不肖一旦盡伐其先壟松栢余驚而止之乃曰夫家遠守之爲難不如伐去用心如此先人不保丘墓矣可不懼哉此無他不學之患也

士君子不必有奇節惟平惟實可以保身平則無一朝之患實則患至可以不懼然此二字殊不易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以俟命平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實也聖賢亦秖如此

余生於萬曆之季當時士大夫子弟衆業之外不得通一技觸事而牆往往可笑在今日豈得爾諺云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一技足以養生也但爲之須恒不恒則不成學之須精不精則無名苟祿祿在千百人中亦不可得食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非保生之道也先兄每云見利思義義不勝利思必不能自克余應之曰不如見利思害先兄浩然而歎以爲知言夫有無故之利必有無故之害倚伏之理然也惟有道者知之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小人識慮淺短惟見其疎不知其不漏爲（[illegible]）以爲天道無知積惡滅身受禍慘烈耳目所見吁可畏也其遠者乃在子孫如葉林宗何士龍身死無子遺可以爲監明哲保身但問克終何如一時之間小小利鈍不足計也亦安知其不爲福書易多言善惡之報聖人之言必無欺人

黠者損人以利己愚者損人以害己黠者可以情測愚者不可以理格君子避之孔子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愚者難防正以其行詐先兄毎相戒勿與愚人共事

好酒之人勿與謀事防其醉而泄也（吾親經此非常語也）

不孝以無後爲大有子而不知教不孝殆有甚焉繼志述事非所責於市井小人常見冠蓋之家吏於皂隷正爲子弟無教耳

古者不親教蓋望之切責之急必至於賊恩孟子之言最得人情非後世愚儒所解也然今時無良師那得都不親教但勿傷於過嚴耳過嚴之弊子弟馴謹者必愚黠慧者則憝鞭朴之下使人不生善念（先叔祖振峯公二子皆不肖太嚴也此我所親見恐汝輩不知）

婦人不知男子之事勿令教子

萬曆之末士子不學然一時名士亦無頓至憒憒所見如方應祥胡震亨李流芳皆胸有數千卷有一俗儒嘗言黃蘊生必不第蘊生連中兩榜余戲之曰蘊生竟何如面發赤而走自鼎革以來余遊北方士君子好爲詩山人詞客縱橫於道路讀書者亦不至饑餒也蘊生名淳耀死節名人也

鈍吟雜錄卷十